

武俠世界
相思崖
第37年
27
$20.00

編者話

今期乃選刊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男盜女捕」。霍刀刀女承父業，五年來緝拿了不少惡貫滿盈的大盜，成爲了京城名捕。禁宮寶物失竊，白興和捕頭奉命查緝，霍刀刀毅然接下了此棘手一案……這是一篇風趣的故事，男盜女捕本是對立關係，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奉命追緝的霍刀刀却在幾次追捕過程中與大盜梁尚君不打不相識。欲知故事詳情，請閱本故事，故事的大結局更是出人意料之外，佳作當前，千萬切勿錯過。

* * *

本期續刊溫瑞安先生撰寫的「紅電」，司空羽先生所著的長篇「飛鷹」之二，以饗愛好者。

短篇選刊穆武先生撰著的「雪山雙鳳」、麥美倫先生所著的現代故事「荒島奇遇」，故事短小精幹，引人入勝，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東方宙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寶馬迷城」，屆時請留意。

* * *

84.11.24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27期
（總號188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奇情武俠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男捕女盜

女承父業　屢建奇功

人生是永不完結的競爭故事，你追我趕，他逃你捕，永遠沒有盡頭。

天下有很多第一，京城之中，更多第一。

有名震京城的第一名捕霍刀刀。

捕快本來是男人的職業，男人成為京城的第一名捕並不奇怪，也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之事，但世事往往是出人意表。

霍刀刀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霍刀刀並不是個男人，卻是個捕快，一個女捕快，姑娘當捕快，已是震動京城，不過，霍刀刀並不以此成名，而是憑她本身的實力。

表現一個捕快的實力，當然要看他的捉賊成績。

霍刀刀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她入行五年，第一年已捉到一個著名採花大盜洛風流；第二年更有進一步的表現，勇擒了兩個孿生兄弟大盜文一多與文二多；第三年，她祇捉了一個人，這人名為郭有道，他一連刼殺了京城十大富翁；第四年，她又捉了十個闖入禁宮的無名刺客，這十個刺客其實並非無名之輩，而是大有名聲，禁宮也不敢公佈其名字，免至引起聖上的恐慌。

其實在這四年當中，她還拘捕了不少大盜小盜，上述的祇不過是其中最惹人注目的。

而今是第五年。

霍刀刀的上司是老捕頭白興和，他在京城當捕頭，已經三十多年了。

三十年來，他見盡不少土豪惡霸，也見過不少汪洋大盜，當然，他見過的捕快更多。



捕快並不是一行易當的行業，有人當了一天，便立即請辭，當然，有些人卻是越做越有興趣，白興和便是一個典型的上佳例子。

霍刀刀一開始便引起白興和的注意。

第一，她是位未嫁姑娘，竟然選擇了這一個行業；第二，她是名捕霍一陽的女兒。

開始之時，白興和對她期望並不大，甚至懷疑她的能力，不過，她是霍一陽的女兒，而霍一陽與他，是老朋友兼老搭檔，有道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不得不把霍刀刀收為自己的部下。

不過，霍刀刀並非以父之名，而濫竽充數，她不單沒有辜負父親的威名，甚至把父親之威名，更加發揚光大。

而今，白興和也以有這一個部下，而感到光榮。

那日，他特別召見了霍刀刀來家。

霍刀刀自小便來過白府，因此，不用甚麼通傳，她便可以直入白府大廳之內。

從大門一直到大廳，所經的花園、迴廊，每見有傭僕，霍刀刀都非常有禮招呼。

而年老的傭僕，都會尊一聲霍姑娘，而年輕的，卻恭敬的叫聲霍捕快。

兩種稱呼，霍刀刀都不以為意。

大廳之內，白興和早已坐着等候。

霍刀刀上前，拱手恭敬道：「白捕頭！」

「刀刀，你來到世叔家中，還是那麼拘謹客氣？」

「白叔叔！」

白興和道：「請坐！」

「白叔叔，你客氣！」

白興和笑道：「大家都不用客氣！」

傭僕已奉上了香茗。

白興和道：「刀刀，我今日叫妳前來，是有兩件事要詳細的問妳！」

「甚麼事？」

「有私事，也有公事！」

「私事？」

「妳入行五年了？」

「應該是第五年的開始！」

「妳十八歲跟隨我？」

「對，多謝白叔叔四年來的栽培！」

白興和笑道：「妳確是我的世侄女，但我從來沒有刻意栽培過妳，這一點妳清楚。」

霍刀刀好像點點了頭。

白興和續道：「其實，我祇是破例收了一個女捕快！」

霍刀刀道：「白叔叔，便是這一點，我便要多謝！」

「其實……妳父親已去世……」

「五年了！」

「是的，五年了，妳父為國殉職而死，如果不是他臨死之前，叫我照顧妳，我也……」

「多謝白叔叔悉心照顧！」

白興和道：「刀刀，妳根本不用我來照顧，其實妳反過來幫了我不少忙！」

「侄女不敢！」

「其實……我祇想問妳，妳照顧自己完全沒有問題，可有想過找個人來照顧一下？」

霍刀刀有點愕然，對於白興和的意思，她有點迷惘，有點不知所措。

白興和笑道：「我的意思是妳也應該找一個婆家了！」

霍刀刀立時臉泛紅霞，低下頭來。

白興和道：「想不到我這世侄女，也有羞赧低首的一刻！」

霍刀刀仍然低下頭來。

白興和不再笑，嚴肅地道：「刀刀，對於妳自己的終身大事……」

霍刀刀見白興和不再笑，她也不再羞赧的仰起頭來，道：「多謝叔叔關心，侄女祇望多爲朝廷效力。」

「這一點我早已明白，不過，妳仍要多多關心自己，免至芳華虛渡！」

霍刀刀道：「一切隨緣！」

「好極，一切隨緣！」白興和見無法說服這位既是下屬，也是世侄的姑娘，也祇好微笑舉杯，與霍刀刀同飲。

放下了茶杯，道：「刀刀，私事已表過，而今我們來談談公事！」

「是，白捕頭！」

「喲，妳又拘謹起來了！」

霍刀刀道：「既然是公事，在下當然要謹遵捕頭……」

「不，刀刀，其實這公事，本應在衙門內與妳傾談，但其中有一件要事，我要先與妳詳談，才再作決定，因此，這件事在而今，可算是半公半私！」

「白叔叔請道來。」

白興和道：「當年，我與妳父親一同當捕快，從一個小小的捕快，陞上作捕頭，妳以爲用了多少時日？」

霍刀刀道：「十年？」

白興和搖頭道：「不，再多一倍！」

「二十年？」

白興和點點了頭，道：「從一個捕快，陞上一個捕頭，要二十年時間，妳說是多還是不多？」

「那是機緣際遇！」

「好，世侄女，妳眞是洞悉人情，明白事理！」

霍刀刀道：「世叔當年，天下太平，沒有甚麼重大案件，無法表現實力而已！」

「妳却不同！」

「我？」霍刀刀有點不明白，問道：「爲甚麼問到下屬身上？」

「妳當了四年捕快，却遇到四宗聳人駭聞的大案，妳自己認爲，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

霍刀刀似乎也沒有想過這一個問題，道：「想起來，却是有幸也有不幸！」

「幸運呢？」

「我有此機會表現自己的能力，更邀天之幸，得叔叔照顧，全賴叔叔，鴻福齊天，才有此幸。」

「不幸？」

一時之間，霍刀刀不知如何作答。

「不幸的是要在刀口上舐血，過着刀光血影的日子！」白興和索性代她回答。

霍刀刀道：「白叔叔，這是世侄女自己選擇的道路，一切與天無怨，與人無尤！」

「好極，好極！」白興和對這世侄女，實在感到十分滿意，道：「刀刀，你的選擇沒錯，而我的決定，當然也沒有錯！」

「甚麼決定？」

「我決定陞你爲捕頭！」

「我？」霍刀刀似是吃了一驚。

「當然是妳！」

「爲甚麼？」

「因爲妳有功於朝廷，而且有能力擔當此職！」

霍刀刀立時道：「不！」

這一個答案，也是出乎白興和意料之外。

霍刀刀道：「不！」她一再强調這表態。

「爲甚麼不？我想，在我下屬之中，倒有幾十個人，一聽到我這個決定，一定答應還來不及！」

「是的，不過，我仍然要多謝捕頭關照提拔，不過，我實在不能當此要職！」

「爲甚麼？」

「請聽下屬道來，第一，正如叔叔所言，我祇做了四年捕快，怎能當此要職？」

「不過，妳有突出表現！」

「那祇是機緣際遇而已，我要是當了此職，會遭人怨，也不服人！」

「不會的。」

「他們服我，那也祇是碍於叔叔情面。」

「還有第二呢？」

「在下在過去，有此成績，絕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勳，我與同僚合作，大家一同出生入死，才會有此成績，假若我以此陞爲捕頭，豈不是招人笑柄？」

「刀刀，妳實在太謙虛了！」

「不，那是事實！」

「刀刀，其實我也有些顧慮，因此，我才在此，與妳先交換意見，才再在衙門公報！」

「叔叔，你千萬不要逼世侄女……」

白興和道：「叔叔也不是個不明世事的人，怎麼會逼妳？」

霍刀刀聽了，似鬆了一口氣，道：「多謝叔叔！」

白興和道：「我當了捕頭三十多年，從來沒有見過像妳這麼謙虛而且又有才幹的捕快，更加可貴的是，妳還是個女孩子！」

霍刀刀道：「那是托叔叔鴻福齊天！」

「不過，妳一定要坐上我這一個位置的，除非……」

「除非甚麼？」

「除非妳要嫁人！」

霍刀刀一聽，又再臉紅耳熱。

「那麼……那麼，侄女我不嫁人了。」

「不，不，千萬不要這樣，女兒家歸根落葉，到底是要尋一個好歸宿！」

「但我又想當個女捕頭！」霍刀刀俏皮地道。

白興和被她說得有點不知所措。

霍刀刀道：「叔叔，其實我並沒有甚麼大奢望，我祇想當一個好的捕快！」

「妳已經做到了！」

「並沒有！」霍刀刀鄭重地道。

這又是一個令白興和出乎意料之外的答案。

「爲甚麼妳這麼說？」

「因爲我今年還沒有甚麼表現！」

「妳的意思是……」

「最近有一宗大案！」

白興和想了一想，道：「妳是指禁宮大盜？」

霍刀刀點點了頭。

「其實那並不是一件最近發生的大案，這案子一直……應有五年以上！」

「爲甚麼不交給我試一試？」

白興和道：「這件案可算是斷斷續續，在過去一年，那大盜似又聲沉影寂！」

「不，在下聽另一同僚所言，最近這大盜又死灰復燃，又入了禁宮犯案。」

「是的，祇偷去了一個小玉瓶。」

「既然他又再犯案，何不派我追緝下去？」

白興和想了一想，道：「如果你有興趣，我當然是求之不得，不過，你首先要了解此人。」

「此人是個獨行盜，從來不與人合作。」

白興和點了點頭。

「第二，他祇盜取禁宮中珍品，却又未見他把贓物出售於民間。」

「對！」

「第三，他並不是個草菅人命的大盜。」

「對，你怎知得如此詳盡？」

「我閱過衙門中的卷宗。」

「啊，那麼，要是我不讓你查探下去，你自己也一樣會追查下去。」

「尚望捕頭成全！」

白興和撫着頷下白髯道：「好極！」

霍刀刀道：「謝謝捕頭，不過，在下也有一些條件才接此案！」

白興和道：「刀刀，是你要求接辦此案，爲甚麼又有條件？」

「捕頭，請聽下屬道來，這是一個獨來獨往的大盜，因此，要追捕他，便是無時無刻，祇要一發現他的踪跡，便要出動，對嗎？」

「這個當然。」

「因此，我要求你擔保我，自由出入禁宮。」

「這並非難事。」

「第二，這大盜獨來獨往，如果他逃走，可能逃至京城之外，甚至非常遙遠的地方，我也可以自由前往追捕？」

「可以。」

「第三。」

「還有？」

「是的，我這個要求，可能有些過份。」

「但說無妨！」

「這件案可大可小，祇想向白捕頭你一人報告。」

「沒有問題。」

「我一舉一動，將會直接向你交代，如果一旦離京，我也會用信鴿，傳遞我一切有關追捕的消息。」

「好極！」他頓了一頓，問道：「還有甚麼？」

「沒有了。」霍刀刀似是十分滿意。

白興和道：「你有沒有想過，你這一接此案，可能是經年累月的工作，也有可能要離鄉背井？」

「有，但我不介懷。」

「你一個姑娘，穿州過府，你不怕嗎？」

「正是屬下一個好好磨練的機會，我相信，當我捉了這一個禁宮大盜之後，我當有足夠的經驗和閱歷，也有足夠的能力，去當一個京城女捕頭。」

「好極，但願我能見此一日，還有……」白興和從懷中掏了一件古玉出來。

這是一塊白玉，在光線之下，通透無比，而且全無一點瑕疵。

白興和把白玉遞與霍刀刀，道：「霍捕快，這白玉是我私人珍藏，我交與你了。」

「下屬怎敢奪捕頭所好？」

「我把這玉交給你有三個原因，第一，我與你父是世交，你是我世侄女，我把這幸運白玉給你，望你托白玉之福，百無禁忌，平安是福。」

「謝謝！」

「第二個原因，是因爲這白玉，是我私人珍藏，其實可以代表了我，江湖之上，見此玉的人，無論是黑道白道，自然會給予我幾分薄面，那麼，你在需要之時，把這白玉展示，相信對你極有幫助。」

「謝謝捕頭關心。」

「第三，行走江湖，確實需銀兩，當然，你可以在各地銀舖，支

到你的餉銀，但很多時候，到了窮鄉僻壤，未必可以找到所屬京師銀舖，不過，你出示此白玉，也可以在其他銀舖，暫時借到銀兩。」

「多謝捕頭爲在下設想，照顧週全！」

事情便這樣決定了下來。

＊　＊　＊

霍刀刀那天在白府內與白捕頭詳談之後回家去，這晚她覺得非常興奮，身心舒暢，好好的睡了一大覺。

翌日一早醒來，已有一個同僚捕快來，催促她立刻回到衙門中去。

捕頭白興和比她更早的到了衙門。

當霍刀刀一到衙門，白興和便立刻請她入他的私人捕房之內。

白興和是一臉嚴肅，道：「霍捕快，昨夜可會好好一睡？」

「睡得好極了。」

「那麼妳有足夠的精神，全力追查此案。」

「甚麼案？」

「便是我們昨天所說過的『禁宮大盜』。」

「爲甚麼捕頭突然如此着急？」

「因爲我昨夜才接到禁宮錦衣衛通知，宮廷因失去了那個小玉瓶，催着破案。」

「這事已發生了幾天。」

「是的，但這玉瓶之內，裝有儲妃娘娘一些寶藥。」

「寶藥？」

「是的，這些寶藥，是內廷一位御醫所研製，專爲儲妃娘娘而製。」

「沒有了這些藥，可以再製。」

「本來可以，但這老御醫已死。」

「處方呢？」

「儲妃娘娘也沒有處方，而這些處方，御醫是不會用筆墨記下來的，祇會記在他頭腦之內。」

「那麼，御醫既死，處方自然湮沒。」

「正是，但儲妃娘娘最近亟需此藥，因此，宮廷下令，盡快追回玉瓶。」

「這很難，因爲玉瓶早在幾天之前被盜，而盜瓶的大盜，亦早已消失得無踪無影，叫人如何追查？」

「不過，以前卷宗所載……」

「卷宗所載，也是幾年以前之事。」

「妳想怎樣做？」

「如果我可以到禁宮……不，應該到失去玉瓶的現場查探一下，也許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白興和眉頭一皺道：「幸好妳是個姑娘。」

「爲甚麼？」

「如果不是，妳怎能入儲妃娘娘的閨閣？」

「我眞可以去？」

白興和道：「我還不知道，我立刻派人入禁宮查問，妳在捕房之內，等我的消息。」

霍刀刀懷着忐忑之心，回到捕房等候。

其實，她對這案子，一直甚有興趣，祇不過，一時之間，却沒有想到，這麼快便要開始偵查，而且要入禁宮之內，儲妃娘娘閨閣處查探。

下午，白興和捕頭已接到了消息，並且准許霍刀刀一人，入禁宮之內。

白興和囑咐霍刀刀道：「刀刀，宮廷不比其他地方，一定要處處小心，更不能開罪裏面任何人等。」

「屬下當會隨機應變。」

「這案妳是單獨向我報告，並且盡量不要洩露事件於人前，就算同僚，也不要讓他們知道。」

「我知道，屬下當悉力以赴。」

「我等待妳傳來佳音。」

霍刀刀由白捕頭帶入禁宮，再由禁宮錦衣衛再帶入禁宮之內，再交予御林軍總管，幾番曲折，才到了儲妃娘娘的閨閣。

儲妃娘娘有病，因而在另一個山莊養病，霍刀刀可以直入閨閣之內。

負責接待霍刀刀是儲妃娘娘一個貼身丫環，她是特地趕來把事情告訴霍刀刀的。

這丫環叫玉翠，生得嬌俏可人，口齒伶俐。

玉翠一直把霍刀刀帶入了閨閣。

閨閣外表堂皇華麗，裏面却是十分簡單，祇有一個大廳，然後是一間大房。

玉翠道：「這是儲妃娘娘起居的大廳。」

「玉瓶放在那裏？」

「是這個櫃。」

大櫃是用酸枝做成，木色黑得發亮，看來已有一千幾百年歷史了。

玉翠打開了一格，裏面有很多大小玉瓶。

「這麼多東西，賊人爲甚麼不會偷去？」

玉翠道：「這是個藥櫃，儲妃娘娘那個玉瓶，本來是放在這裏，但那天爲了吃藥，放在床頭小几之處。」

「玉瓶的形狀如何？」

玉翠道：「我打開這藥櫃，正是讓你看看這玉瓶的模樣，是這個……」

這個玉瓶，祇有一隻中指那麼長，成一個豬膽之狀，並有一個玉

製之塞。

玉翠又道：「這個玉瓶，也是裝藥的，不過，這瓶用完，我們拿了另外一個，裝滿寶藥，給儲妃娘娘應用，那知道，用了一次，便失去所踪。」

「可否帶在下看看儲妃娘娘的臥室？」

「可以！」

玉翠帶了霍刀刀入內。

房間相當大，但陳設却是一般。

儲妃娘娘的大床前，有一個小几，几上放有很多小小雜物，而今仍有一些看來是香脂水粉之類。

玉翠道：「據娘娘所言，玉瓶便放在這几上。」

几後是一爿牆。

霍刀刀擧頭一望，却見上面有一個窗，這窗是裝有琉璃，讓光線透入。

霍刀刀問道：「我可以上去看看？」

「上去？」

霍刀刀點了點頭。

「我叫人替你送一把梯來。」

「不用了！」霍刀刀一挺身，已上了上面一條橫樑，站在樑上，可以看到這一個琉璃窗。

窗是關上的，却可以一推而開。

忽然，她發現窗椽之處，有一些乾了的泥土，霍刀刀用手揑了一些泥土。

然後，她躍了下來。

玉翠望着霍刀刀，有點呆住。

霍刀刀問道：「怎麼了？」

「姑娘眞厲害。」

「有甚麼厲害？」

「這麼高的橫樑，妳竟能一躍而上？」

「雕蟲小技而已。」

「這些也是雕蟲小技？」

「當然，偷走儲妃娘娘的玉瓶，才是大有本領。」

玉翠一想，也覺有道理。

霍刀刀又道：「附近有禁衞軍守衞嗎？」

「有，日夜也有人巡查。」

「儲妃娘娘甚麼時候失去玉瓶？」

「玉瓶在前一晚仍好端端的放在几前，我自己也親眼見過，但翌日一早，便不見了。」

「那麼說來，應該是夜間被人所盜？」

「照理是如此。」

「有沒有人……」

玉翠果然聰明伶俐，道：「不會，我們這裏的丫環奴才，出入並不多，而且，儲妃娘娘對我們一向不錯，沒有人會偷去的。」

「謝謝玉翠姐姐，我暫時要回衙門。」

玉翠領了霍刀刀，出了儲妃娘娘閨閣，交與御林軍後，再帶到錦衣衛處，才可以出宮門。

回到衙門，已是黃昏時分。

白興和捕頭，仍然在等她。

他一見了霍刀刀的面，便問道：「有甚麼發現？」

霍刀刀搖搖了頭，道：「禁宮之內，守衛森嚴，照理是難以下手！」

「是的，不過，此賊武功高强，出入自如，視禁宮如無物！」

霍刀刀把今日所查到的事情一一告之。

白捕頭聽了，道：「霍捕快，一切要靠妳自己了，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霍刀刀點了頭，道：「我與你說過的條件，你也答應了，而今依然有效？」

白捕頭點點頭道：「有效，不過，事發突然，刑部下了這一個命令，要盡快找這一個玉瓶，因爲玉瓶之內是寶藥，如果太久都沒法找到，會躭誤儲妃娘娘的病的！」

霍刀刀道：「下屬盡力而爲，不過，却不能保證甚麼……」

白捕頭道：「這點我當然明白，刑部亦會明白！」

「由明天開始，我不再依時回衙門報告。」

「我會知會衙門內部。」

霍刀刀離開了衙門，並不是立即回家，她在向白捕頭報告之時，漏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細節，那是在儲妃娘娘閨閣那個半空氣窗窗椽上的泥土脚印。

她不提這一點，也許有些自私的心，希望可以憑這一個小小的線索，可以一擧而破案。

她明白自己這種想法，其實有點天眞。

不過，既然是唯一的線索，也不妨依此調查下去。

她來到一間在市場末端的小茅寮。

「九叔！」她朗聲叫道。

有人自茅寮內，應聲道：「九叔睡了！」

霍刀刀聽了，爲之失笑，道：「你睡了我也要進來！」

她推門而進。

這是一間百來尺的小茅寮，沒有間隔，整間茅寮都堆滿了各種不同的草草藥藥。

原來九叔是個生草藥師，屋內所有的草藥，都是他自己親身去山上採摘回來的。

而他也就是靠替人看看病然後賣一些生草藥給病人治病來維持生計。

當然，大病他不能醫治，但對於一些小病，甚至一些無名腫毒，由他配藥外敷，往往倒有奇效。

九叔並不是常常在家，因爲他有很多時候要上山，有時一去會去大半個月。

霍刀刀自感有些運氣，因爲九叔並沒有出外。

草藥當中一張很窄的牀上，睡着一人。

霍刀刀道：「九叔，我今日來……」

「來幫我買藥？」

「不，並不是買藥。」

「那你找錯地方了！」

「沒有——其實我是來考一下你！」

「考我？」九叔從那狹窄的牀上，挺坐起來，九叔年紀不輕，但依然腰板挺直，雙目烱烱有神，說話之時，更中氣十足。

「對，考你！」

「快說！」九叔是個十分心急的人。

霍刀刀故意逗着他，道：「據說你走遍了附近山頭，沒有一處地方你不熟悉！」

「當然，如果不是，我怎會採到這麼多藥？」

「你不單知道甚麼地方有甚麼草藥，連每一處地方的泥土也知道。」

「當然知道，不同泥土生長出不同植物。」

「今次我來，並不是考你藥草，而是考你泥土。」

「泥土？」

霍刀刀從腰間掏出一個小包，用紙摺成的小包，並把它遞了給九叔，道：「小心打開，如果打一個噴嚏，那便甚麼也沒有了！」

九叔依言，小心打開了紙包。

紙包之內，只有一些小泥塵。

「這難不倒我！」九叔一看便似有十足把握，道：「這些泥土來自京城的北面！」

「北面！你怎知道？」

「當然知道，因爲北面有一個防風林，防風林擋着北來的風沙，而這些沙土，便是來自那裏！」

霍刀刀道：「多謝你！」

「多謝我甚麼！我只是把所知道的說了出來，霍捕快，怎麼對泥土也研究起來，難道妳也要來作個採藥姑娘？」九叔開玩笑地道。

「暫時還不想，不過，我早已在你身上學到不少草藥的知識！」

「妳偷師！」

「當然，只有聰明人才懂偷師！」

「對，當年我爲認識這些生草藥，也是偷師學回來的，那個師傅根本不肯敎我！」

「你學成後，自立門戶，那更是聰明之極！」

九叔高興得呵呵大笑，原來他也喜歡別人稱讚自己是個聰明人，就更具有信心。

霍刀刀道：「我要告辭了！」

九叔道：「妳的金創藥可用完了？」

「身上還有些！」

九叔道：「難得你來，我送妳一件禮物！」

「禮物？」

九叔站了起來，拿了一個用瓷器所製的小葫蘆出來，遞與霍刀刀。

霍刀刀拿着，用力搖了幾下，只覺裏面裝着一些水，便問道：「是甚麼藥酒？」

「妳果然是個聰明人，不過，這小葫蘆之內，並不只是有一種藥酒！」

「不是一種，那麼有多少種？」

「妳猜！」

「兩種！」

九叔搖了搖頭。

「三種？」

九叔依然再搖頭，道：「加多一些！」

「四種！」

九叔竟然點頭，並且神情有點驕傲。

「怎會，這一個小瓶，竟然可以裝四種藥酒？是否四種藥酒溶爲一體？」

「非也！小葫蘆之內，分作四格，每一格裝一種藥酒！」

「怎會如此？」

「妳看，小葫蘆的瓶頭處有四個小孔。」

霍刀刀小心一看，果然有四個小孔。

九叔道：「設計這瓶子之人，極具天份，只要你按着其中三個小孔，再把小葫蘆傾斜，僅有一種藥酒流出來！」

霍刀刀道：「設計倒是巧妙！」

九叔道：「內裏四種藥酒，更是巧妙！」

「這個當然，用藥配酒，天下那個能及九叔你？」九叔聽了，雖然明知自己並不是霍刀刀所說那麼有本領，但心下總是覺得非常舒服。

九叔嚴肅地道：「這四種藥酒，第一種是解毒，第二種是療傷，第三種是使人甦醒，第四種是止痾的。」

霍刀刀道：「有了這個小葫蘆，倒可以暫時作個大夫郎中！」

九叔道：「是的。」

「不過，我怎知這四種藥酒的位置？」

「妳看，每個小孔都有一種顏色，紅色那一個，載的是解毒；黃色那一個，載的是療傷用的；藍色那一個，能刺激人鼻孔，使人甦醒。」

「最後一個，白色的，當然是

止痾用的！」

九叔微笑，沒有再多說話。

霍刀刀道：「謝謝你！」

九叔道：「有空再來，也許下一次，我有更好的禮物送給你！」

霍刀刀離開了小茅寮，先去買了一匹馬，逕往北面的防風地區而去。

京城是個風沙之地，每年入秋，北風開始肆虐，便會從北方戈壁大沙漠，帶來了很多風沙。

風沙一起，每人眼睛也睜不開來，更加把每一處地方都鋪滿了沙泥塵土。

因此，北方地區，都種了很多防風林。

這一帶地方，都是郊外，並沒有甚麼人居住，只是其中有些山谷，有幾戶人家，種田聚居。

這些人家，都是十分貧苦，他們仍然依照幾千年之前，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的規矩，與世無爭。

霍刀刀騎着馬，過了幾個山谷，只見處處平靜，山中茅舍炊煙縷縷，這證明屋中有人居住。

不過，在這地方想找一個曾經踏過這些泥土的人，這比在大海撈針更困難。

她一直往前漫步騎着，直到大半個太陽，已陷下了西山，忽然，她聽到了人聲。

人聲來自東邊。

東邊是一個山谷，這谷比較深，從上面山道，可看不到谷下有些甚麼東西。

不過，人聲便是來自山谷下。

霍刀刀下了馬，因爲往山谷下去，只有一條羊腸小徑，連馬匹也不能容下。

她下馬沿着小徑，轉了一個圈，眼前豁然開朗。

原來這滿佈荊棘的山谷下，居然有一塊平地，平地之上，有幾戶人家。

而當中一塊黃土空地之上，有十來個人聚在一起，有男有女，都是莊稼人打扮。

其中十多個人，都是閉目躺在地上。

這些人正在談論，其中還夾雜一些哭聲。

忽然，有個小孩道：「有人來！」

衆人都望着霍刀刀。

霍刀刀覺得有點尷尬，道：「在下路過此地，感到口渴，特來討杯水！」

有人答道：「喝水？我們這裏，喝水喝出了大禍！」接着是你一言，我一語。

霍刀刀走近，只見那些閉目躺在地上的人，並非在休息，而是昏迷。

「發生了甚麼事？」

「不知道，今天下午，有人肚痾，有人昏迷……」

「他們也許吃錯甚麼。」

「或者有邪魔降臨這林……」

霍刀刀走近其中一個已昏迷的人，用手輕觸那人額頭，只覺仍有體溫；碰那人鼻孔，仍有氣息；她又再按按那人胸口，只覺仍有心跳，不過，心脈慢而亂，她失聲叫道：「中了毒！」

「中毒？中甚麼毒？」

一時之間，七嘴八舌，霍刀刀也不知如何作答。

在衆多莊稼漢之中，一人排衆而出，這個人却不是一個莊稼漢的打扮，看來是個獵戶。

那人器宇軒昂，道：「姑娘，可知他們中了甚麼毒？」

霍刀刀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我不是個郎中，還是快找個郎中來！」

「郎中？」衆人似是失笑。

「這荒山野嶺中，哪裡找郎中？」

霍刀刀忽然想起九叔給她的那一個小葫蘆，她掏出了小葫蘆道：「我有些藥，不知可有用！」

「快試一下！」

霍刀刀把解毒那孔的藥倒了些來，餵了一個正在喊肚子疼的小孩吃了。

過了一會，小孩安然的睡了。

衆人都覺得，這藥似有靈效。

霍刀刀道：「我這裏只有很少的解藥，你們暫時分給一些昏迷的病者試試，我要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竟然有這麼多人中毒！」

她離開了人羣，那個器宇軒昂的漢子，却跟着她。

離開衆人不遠之處，有一口井，霍刀刀鼻子極靈，嗅到了一股古怪的味道。

「你嗅到甚麼味道？」她轉過頭來，看見那漢子的表情，似有同感。

「有，有些腥羶之味！」

他們不約而同的望着那口井。

兩人走近那口井，那種羶腥之味，更爲濃烈。

他們往下一望，却看不見甚麼，因爲井底極深，而且那時已是天黑，根本看不到下面有些甚麼。

漢子道：「我去拿火把！」

不一會那漢子拿了一支火把來，並向霍刀刀道：「妳那些藥倒很靈驗，很多人都醒了！」

霍刀刀道：「好極，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找出毒性的來源！」

「對！」

那漢子把火把伸到井口處，兩人往井內深處望去，仍是一團漆黑。

漢子道：「怎會如此？」

霍刀刀問道：「甚麼怎會如此？」

「井底如果是有井水，一定會反映火光，但火光照下去，仍見漆黑一片，沒有道理！」

霍刀刀道：「道理非常簡單！」

「甚麼？」

「因爲井底有一些東西，這東西足以蓋過了水面，那麼，火光自然反射不上來！」

「對，就是這個道理！」

那漢子說罷便想從井口下去。

「你想下去？」

「下去看一看，便明白！」

霍刀刀想阻止，可是來不及，那漢子已滑下井口處，看來這人身手敏捷異常。

霍刀刀用火把照着那人，看着他一直往下滑去，他用雙腳撐着，不一會已到了井底。

過了一會，那人在井底之處，似是濺起了一些水花，然後用手一撈，似撈着一些東西，便要上來。

本來下井容易，上井艱難，可是，這漢子却並不，祇見他吸了一口氣，身體便往上提升，看來一個普通莊稼漢子，並沒有這樣的能力。

霍刀刀這麼一想，那漢子身已升上了井口，祇見他手中提有一些黑色而軟綿綿的東西。

漢子把手中的東西撻在地上，叫道：「蛇！」

這話一出，吸引了其他人，一湧而過來。

霍刀刀看着，也覺嚇了一跳，因爲躺在地上的，竟是一條足有十尺長，有兒臂般粗的大蟒蛇！

蛇已死去多時。

衆人看着，你一言我一語。

漢子道：「這蛇已死了多時，單是那股臭味便可知道！你們都飲了這井的井水？」

衆人答道：「飲過！我們這村，唯一的食水便是這口井！」

霍刀刀道：「慢着，這是一條大蟒蛇，蟒蛇大而無毒，任何一個人也知道！」

「對，對，蟒蛇沒有毒！」

有人提上了一桶水來，並放下了一支銀針，祇見那支銀針立時便變黑了。

「水裏有毒！」

既是水裏有毒，定然是從這死去的蟒蛇而來，但蟒蛇却是無毒，那麼，毒從何來？

那漢子突然從懷中掏出了一柄匕首，匕首出鞘，發出光芒，那漢子一刀剖進蛇腹。

立時，一股更臭更腥羶的味道，攻入每一個人的鼻孔，中人欲嘔。

漢子掩住了鼻，再剖開腹內一團東西，祇見那胃內有黑色的液體，他再用刀撩開一看，道：「原來如此！」

「怎樣？怎樣？」衆人爭着問。

漢子道：「這大蟒蛇全身無毒，可是，牠吃了一條有劇毒的蛇——相信是一條青竹蛇，因此，蟒蛇中毒，在死之後，跌下了水井，因此，你們喝了井水，自然中毒！」

有人叫道：「那麼，咱們是中了青竹蛇毒！」

「對，是青竹蛇毒！」

「那麼我們有解青竹蛇毒的藥！」

「既然有，還不快去救人！」

衆莊稼漢都合力救人，其中一個看來像這村村長的人上前，道：「兩位，多謝你們路過救我們，請問姑娘高姓……」

霍刀刀道：「在下姓霍。」

「多謝霍姑娘。」他轉向那個漢子，問道：「請問好漢高姓大名？」

「在下姓梁！」

「多謝梁大哥！」

兩人同聲道：「不用多謝！你是……」

「我是這裏的村長華四，姑娘的解藥果眞靈驗，妳是個女郎中？」

「不，這祇是我一個草藥朋友送給我的，想不到可以幫助你們！」

華四道：「梁大哥，似有點面善？」

梁大哥道：「我是附近的獵戶，也許平日在附近山頭野嶺走動，見過村長也說不定！」

「你們是本村的大恩人，你們一定要留下來吃飯，以表示接受我們的謝意。」

霍刀刀道：「不用了。」

梁大哥也道：「我還要把獵物送回家去。」

霍刀刀也道：「我也要回去！」

華村長多番挽留他們，但他們都堅持要離去。

霍刀刀道：「村長，你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快替你們的村人清毒，比招呼我們更有用處！」

村長無奈，便叫了個人，和他一起送兩人出了村口，梁大哥手提了一串野兔山雞之類的東西。

村長直送兩人至大路之上，村民又再向二人多謝，並殷殷話別。

霍刀刀找回自己那匹馬。

那位梁大哥並沒有馬匹，來到大路路口，對霍刀刀道：「霍姑娘，就此拜別！」

霍刀刀也道：「是否用這馬匹，送你一程？」

「姑娘不用客氣，後會有期！」

當梁大哥一轉身之際，霍刀刀無意之間，却從他胸前衣襟之處，看到了一件東西。

那是一個玉瓶！

梁大哥身穿那些獵戶的粗糙衣裳，因此，精緻細膩的玉瓶特別顯得刺眼。

霍刀刀覺得那玉瓶好眼熟，突然，她覺得心頭一震。

天，這個玉瓶豈不就是儲妃娘娘那個？

天下玉瓶那麼多，或許有巧合？

不過，霍刀刀還是忍耐不住，叫道：「梁大哥，你不怪我有個唐突的要求？」

梁大哥回首道：「請霍姑娘道來。」

「你懷中有個玉瓶？」

梁大哥似有點奇怪，問道：「甚麼玉瓶？」

「你衣襟之內。」

「我是個獵人，常常攀上爬下，怎會懷有個玉瓶？」梁大哥似乎有點介懷。

不過，他也打開了衣襟，道：「你看！」

衣襟之內，並沒有那個玉瓶。

霍刀刀道：「對不起，我看錯了！」她話雖如此說，但心中却大惑不解，因爲她確實認爲，自己並沒有看錯。不過，既是如此，她也無話可說。

梁大哥道：「後會有期！」

霍刀刀看着梁大哥，消失在樹林盡頭之處，不過，她也下了馬，決定去追踪一下這個梁大哥。

梁大哥是個獵戶，身手好自然是沒有令人懷疑的地方，不過，霍刀刀看過他下井上井，並非一般手腳靈活的人便可以辦到。

壁虎游牆功？對，祇有這種武功，才可以在井內上下自如。

想到這裏，霍刀刀加快了腳步。

如果以一個普通腳程的人來說，霍刀刀是可以追到他的。

可是，一直走到盡頭的地方，却看不到那梁大哥的任何踪影。

假若他是一個眞的獵戶，他一定在附近有個落腳的地方，可是附近一帶，却無房屋。

霍刀刀在附近走了一個圈，毫無發現，心下却是十分不明白，自忖道：「沒有道理找不着他，就算他有飛天遁地的本領，也會留下一些痕跡！」

於是，她又再把搜索的範圍擴大了一點，直到夜半，仍然沒有半點發現。

突然之間，那姓梁的漢子，似乎在天地之間消失了。霍刀刀辦案經驗雖然不算十分豐富，但總算是個有成績的好捕快，怎麼今次一出馬，似乎找到了線案，却又無端端的失去了可以追尋下去的線索？

她一直走到近乎天亮，她感到有點疲倦，找到一處較爲掩蔽的地方，坐了下來，閉上眼睛，休息一會。

突然，她聽到「啪」的一聲。

那聲音並不十分響亮，但很明顯，是一枝樹枝斷裂的聲音。

她感到一陣心寒，她睜開了眼睛。

這時，她才發覺自己所坐的地方，其實是一叢樹林的進口地方，她面對的是一座濃密的樹林。

在這時候，有樹枝斷裂的聲音也並不出奇，大有可能是風吹斷的，也有可能是……

忽然，她看到樹上，那棵離她並不太遠的大樹之上，似乎有一個黑影。

她再看眞一點——對，是個黑影，而且是一個人，那人躺在一枝粗大的橫枝之上，隨着微風，輕輕擺動。

可以這樣安躺於樹枝上的人並不多見，這人除了有一身武功之外，還要有足夠的定力，還有一點，對自己要有極大的信心。

霍刀刀已把幾支鐵蒺藜握在手中，祇要那人一動，那幾支鐵蒺藜便會飛擲而出。

那人並沒有動，像是熟睡了似的。

霍刀刀心想：「走近前看清楚一些也好！」

於是，她緩緩的站了起來，那睡着的漢子並非面對着她，就算他突然醒來，也看不見她的移動。

不過，她低估了那漢子。

「你一直在找我？」

這聲音嚇了霍刀刀一跳，不過，她隨即便鎭定道：「你一直在逃避我的追踪？」

「我們萍水相逢，又都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熱血的……兒女，有甚麼要知道的，何不直接問？」

「啊！原來果然是梁大哥！」

「在下梁尚君，姑娘有何指教？」

「沒有甚麼……」一時之間，這一反問，使霍刀刀不知如何答上，過了片刻，才道：「祇因爲我好奇！」

「好奇？好奇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壞事！」

「好事？」

「天地萬物皆存學問，我們好奇，所以知悉不同的學問，如非好奇，何能得知，這豈非因好奇而成了好事？」

「對，梁兄所說甚對！那麼，壞事？」

「可曾見過一隻小鳥，因爲好奇，走近一隻看似熟睡的貓，因此自招殺身之禍，這豈不是壞事？」

「非常好的比喻！」

「姑娘亦問得很好，不過，我們仍未入正題！」

「我的確看到兄台懷內有個小玉瓶！」

梁尚君笑道：「果然是鍥而不捨，佩服佩服！」

「那你承認我沒有看錯？」

「沒有。」

「那你爲甚麼要隱瞞？」

梁尚君道：「姑娘喜歡那個玉瓶子？」

「喜歡！」

「好極，我也喜歡直接而坦白的人，你可知這個玉瓶子的來由？」

霍刀刀本想說出，這玉瓶子像是儲妃娘娘失去的那一隻，一模一樣，但回心一想，如果這人眞是一個竊匪，豈非這話一出，打草驚蛇？

「我生來好欣賞玉石，但見用玉雕成的瓶子並不多，因此，一眼看去，便覺不捨。」

「姑娘在何處看過這玉瓶兒？」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你那玉瓶兒，我祇不過在一些古董店內，看過一個，但與梁兄懷中那個，我看有雲泥之別！」

「姑娘眞是見識廣博又好眼力。」

「那你承認這玉瓶兒有些不凡？」

「是的，姑娘更是不凡。」

霍刀刀心中奇怪，爲甚麼這梁尚君話題一轉，竟落在自己的身上？

「我有何不凡？」

「不凡之處實在多。」

「但請說來聽聽無妨！」

「姑娘打扮端莊秀麗，但竟有一副助人的熱血心腸，此是一不凡。」

「梁兄過獎，天下一家，既可助人，又無損自己，這這……何樂而不爲呢？」

「姑娘風姿綽約，身手靈活，此是二不凡。」

「在下稍爲涉獵武功，並無不凡之處。」

「姑娘既懂把脈，又懂看病者中毒，更身懷解毒之藥，更是不凡。」

霍刀刀笑道：「這不凡却要拜先父所賜。」

「爲甚麼？」

「先父生前，醫卜星相，琴棋書畫，皆有涉獵，可惜的是，樣樣不精，在下自小跟隨父親，因此也是樣樣皆看過聽過，但沒有一樣精通，這簡單歧黃之術，又怎算是甚麼不凡之處？」

「姑娘實在謙虛！」他頓了一頓，道：「姑娘，妳既然喜歡這玉瓶兒，那我可以送了給妳。」

「送給我？不，君子不奪人之所愛。」

「我並不是白白的送給你，而是有一些條件。」

「條件？甚麼條件？」

梁尚君道：「第一，我想知道，妳要這玉瓶的眞正原因，假若妳能說出一個令我信服的原因，那麼，這玉瓶兒可以屬於你。」

霍刀刀聽了，心下覺得有些奇怪，此人似乎想在自己的身上，找一些線索。

不過，爲了繼續牽制這玉瓶兒的線索，她不能不與這人在口舌辯論方面較量一下。

她又自忖道：「這人並非奸惡之輩，假若他眞是那個入宮盜寶的大盜，大有可能，他自有其苦衷，他是個聰明人，何不在言語上給他一些暗示，使他改過？」

霍刀刀突然用柔和的語調道：「梁兄，我欣賞玉瓶兒的玉質晶瑩，雕工細膩，自是喜愛這玉瓶兒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爲了瓶內的藥。」

「瓶內有藥？」

「你似乎並不知道！」

梁尚君並沒有回答。

「在下在京城有一位遠親，近年來身罹一個怪疾，幸遇上一個大夫，配了一些藥給他，而藥便放在一個玉瓶兒之內，可惜，最近，玉瓶兒失踪了，因此，我一見玉瓶兒，便以爲是……也因此，可能得罪了大哥。」

「啊，難怪姑娘喜愛此玉瓶兒。」他頓了一頓，「其實這個玉瓶兒，也非我所有。」

「然則梁兄從何處所得？」

「說來也許姑娘不信。」

「爲甚麼？」

「因爲這玉瓶兒來自宮中。」

「宮中？」

霍刀刀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朶，這梁尚君竟然這麼坦白，也這麼大膽！

「是的，這玉瓶兒來自宮中，不過，並非由我入宮中盜來，而是一位小太監。」

「他盜出來給你？」

「他是否盜來，或是宮中娘娘們賞賜，我則不知。」

「不過，他爲甚麼會送給你？」

「當然不是白白的送給我。」

「你買回來的？」

「可算是，但又不算是。」

「爲甚麼如此說？」

「因爲我既用錢換來，却又不是眞金白銀。」

霍刀刀越聽越是不明白。

梁尚君道：「很簡單，我是贏來的。」

「怎贏來？」

「我在京城附近出入，間中入

茶館聽書，認識了一些小太監，小太監日中無所事事，祇是好賭，我有機會與他們賭了一些日子，贏了他們一些金錢，可是，他們却無現錢還賭債，便把這個玉瓶給我。」

這個理由不由霍刀刀不相信。

「妳遠親在宮中？」梁尚君忽然這樣問。

霍刀刀道：「不。」

「那麼，這個玉瓶並非妳想找的玉瓶，不過，我仍然會把這個玉瓶送給妳。」

「好極！」

「但仍有條件。」

「但說無妨。」

「我一向自認是一個眼光非常準確的人，妳對我這話可有反感？」

霍刀刀搖了搖頭。

「我想再考驗一下我自己。」梁尚君道。

「怎麼考驗？」

「我問妳答。」

「沒有問題。」

梁尚君頓了一頓，似乎是非常小心的提問：「姑娘並非來自江湖的人。」

「對，我並非江湖人。」

「却與江湖人常有所來往？」

霍刀刀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因爲這一個問題既可答是，也可答非，兩者對她來說，也並非謊言。

霍刀刀反問道：「梁兄可算是江湖人？」

梁尚君道：「是！」

「那麼，我與你對話交談，豈非與江湖人有所來往？」

「姑娘答得非常得體。」

霍刀刀沒有回答，不想表示太多。

「姑娘雖謙說對很多學問，皆有所涉獵，然學藝不精，但有幾種功夫，却是有過人之處？」

「是嗎？」

「第一，妳善於飛簷走壁，輕功一流。」

「這點我自問尚可，不過，在梁兄面前，我却不敢多言一句。」

「爲甚麼？」

「因爲我追踪了梁兄半晚，却一無所獲，因此，在輕功方面，尤其是在梁兄面前，實覺慚愧。」

「第二，妳騎術很好。」

「我生性好自由，向來不喜被羈絆，這一點我可點頭承認。」

「第三，你暗器奇佳。」

「暗器？你如何得知？」

「因爲妳一直手執三顆鐵蒺藜，祇要我一動，三顆鐵蒺藜便會飛射而出。」

霍刀刀聽了，心中暗暗吃驚，此梁尚君實在非凡，在這黑暗當兒，竟可以看到自己手扣暗器。

霍刀刀忍不住的問道：「你怎知道？」

梁尚君祇是乾笑了幾下，然後道：「最後一個問題，也是我的一個答案。」

「你說！」

「妳是一個女捕快！」這一句話斬釘截鐵，毫不含糊，直叫霍刀刀不知如何作答。

過了一會，霍刀刀才道：「如果我是個女捕快，那又如何？」

梁尚君並沒有回答。

霍刀刀又問：「假若你猜錯了又如何？」

仍然沒有回應。

霍刀刀再側首一看，樹上那黑影已失去所踪，她立刻跳了起來，往那大樹走去。

那粗大的橫枝仍然有些震盪，但樹枝之上，再沒有梁尚君的踪影。

不過，橫枝之上，却有一個玉瓶兒。

這個玉瓶兒，正是梁尚君懷中那個，霍刀刀立即一躍上樹枝，取了玉瓶下來。

她並沒有見過這一個玉瓶，但見過其他一個，應該是與這個一模一樣。她輕輕搖了一下，玉瓶當中，果然還有一些藥末。

霍刀刀吁了一口氣，道：「得來全不費工夫。」

不過，她心下却有些失落。

梁尚君是否那個大盜？他得知了自己的身份，以後又會如何？

本來，她一出馬，便找到了儲妃娘娘要找的玉瓶，這個功勞之大，不單自己受捕頭獎賞，而捕頭也一定受獎，甚至受到皇上的賞賜。

可是，霍刀刀並不覺得十分開心，她似乎得了這玉瓶，却失去了一些東西。

甚麼東西？一時之間，她却又說不出來。

這時，天已漸亮，霍刀刀不再搜索這個樹林，因爲她知道，梁尚君的武功比自己高出許多，如果他要躲藏，自己一定無法找到他。

帶了玉瓶回見捕頭，捕頭當然非常高興。

霍刀刀並沒有要求甚麼，不過，她獲得的，便是要她更加落力追查這盜寶大盜，因而，她獲得的自由度更大，她甚至可以自由出入禁宮，查辦此案。

禁宮寶物　頻頻失竊

轉眼過了十多天，霍刀刀並沒有梁尚君的任何消息，她決定再去上次見過梁尚君的地方，希望可以找到他的踪跡。可是，在整個防風林邊緣走了大半天，亦是一無所獲。

將近黃昏，她策馬回到京城，已是入黑，她覺得有些餓，本來打算找一間小舖，吃一碗肉麵便算，可是，却見幾個年紀並不很大，穿着非常貴重的絲綢衣飾的人，一同進了一間叫醉翁居的大酒樓。

這幾個人臉孔稚嫩，看來還是些未成年童子，但身穿綾羅綢緞，手帶粗重玉鐲，怎會如此？她一時好奇心起，也跟進了醉翁居。

醉翁居大堂零落，但那幾個人，一走進大堂，小二早已熱情的招呼了他們上二樓的雅座。

霍刀刀入內，有小二上前招呼，霍刀刀露出了刀柄上的啇門徽號，道：「我上二樓。」

小二當然沒有阻止她，並且道：「上面自然有小二招呼差……」

霍刀刀連忙用手示意，叫他不要再說下去。

她上了二樓，也露出了啇門徽號，另一個小二，立刻依她意思，找了一個近着剛才上來那幾個童子旁邊，坐了下來。

那邊傳來的聲音，非常稚嫩，根本上是未成年的孩童聲音，他們用詞粗鄙。

「今日手氣眞壞，一連輸了十五鋪大。」

「你算差？他媽的，我買十口射三門番攤，竟連一口也沒有中過。」

另一個「呸」了一聲道：「你們祇掛記着賭，那邊怡紅院來了幾個江南妞兒，燕瘦環肥也有，我混了入內，扭了其中一個一把，那味道……」接着說下來的話，都是淫褻非常，不堪入耳。

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有人又加一句更淫褻的話，一時之間，吵鬧非常。

可是，並沒有人上前干涉，那些小二站在屏風外面，彎腰俯身，不敢稍有得罪。

霍刀刀覺得奇怪，這究竟是些甚麼人物？如果是紈袴子弟，應該沒有那麼粗俗。

若是一些世祖之流，也不一定要談賭論嫖。

「小二，快來最好的葡萄酒！」

「要冰鎭的那一種！」

另一個却說：「酒又有甚麼好喝，我要來一杯大大的酸梅湯！」

霍刀刀越聽越覺得奇怪，這些人之中，有些扮作粗豪，有些却未掩其天眞，究竟這些是甚麼人？

「小馬子！」

「不要叫我小馬子，叫小馬！」

「小馬子！」

那叫小馬子的發怒起來，一拳打在那個開口的人身上，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竟在屏風之內，扭打起來。

霍刀刀一聽到「小馬子」三字，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幾個人，都是宮中的小太監。

這些小太監，可能是陪伴老太監出來，他們便趁此機會，出來泡妞、賭錢，甚麼事也做。

以他們這個年紀，如果不是當太監，又那有能力穿金戴銀，衣着那麼光鮮！

其中一個較大的小太監喝道：「你們在扭打，下次出宮，再沒有你們兩個份兒！」

那兩個本來在扭打的，才停了手。

「吃些甚麼？」

「宮中甚麼也有，還有甚麼好吃？」

「我想吃煎魚餅！」

「我要燒大腸！」

這些其實是非常低下的食物，不過，在宮中當然吃不到。

那小太監爲他們叫這些食物，那小二聽了，有些爲難。

小太監道：「我們要吃甚麼便有甚麼？難道你們不想做我們貴公公的生意！」

小二連忙道：「當然要做，當然要做，貴公公要甚麼當然有甚麼！」

「銀兩不是問題。」一個小太監道。

那小二哈腰退出，衆人都笑了起來。

「銀兩不是問題！」另一個小太監，學着另一個小太監的模樣與口氣，衆人又再大笑。

那個年紀較大的小太監道：「如果你有那個翡翠玉玲瓏，你以後也可以說這句話！」

「甚麼翡翠玉玲瓏？」

「是宮中皇太后的神枱上的裝飾，昨夜也失去了。」

這話引起了霍刀刀更大的興趣。

「失去？是……是那個甚麼飛天大盜所偷？」

「皇上也相信，不過，而今在皇宮失竊，只要是貴重一些，也全數算在那個飛天大盜的身上的了！」

「不過，皇宮近日失竊 之事頻頻，單是這一個月，不計這個所謂的玉玲瓏，便已失去了兩件。」

「還有儲妃娘娘那個玉瓶兒！」

「早已失而復得！」

「甚麼？」

於是衆人你一言，我一語，說了起來，霍刀刀當然感到興趣，那是因爲與自己有關，可惜他們自說自話，嘈雜一片，反而不能聽到他們說些甚麼。

這時他們見點的菜來了，衆人才靜下來。

當那捧菜的小二離開了，那年紀較大的太監道：「據說我們宮中

皇太后、王后，儲妃娘娘常用的寶物也有十件，而今只失去兩件，總算萬幸！」

「難保那人不再來偷！」

「看來不可能了，御林軍、禁宮錦衣衞都爲了此事而大加派人手，宮殿已是銅牆鐵壁，就是飛天大盜也難飛入！」

「那麼厲害？」

另一個小太監道：「在未失竊之前，你們還不是沒聽說過甚麼天羅地網，那飛天大賊還不是來去自如！」

忽然，樓梯處傳來一陣咳嗽的聲音。

衆小太監立時靜了下來。

霍刀刀從屏風的隙縫望去，只見衆小太監已站在樓梯之處，垂手而立。

兩個中年的太監正扶着一個老太監上來。

他們身上並沒有穿着任何太監服飾，不過，從他們的走路體態，那種娘娘腔，那種陰陽怪氣，一望而知，他們都是宮中太監。

正在上樓，仍不斷咳嗽的，應該是他們衆人口中的貴公公。

衆人小心侍候，找了一個最舒適的座位，讓他坐下，已有人奉上香茗，水煙。

貴公公道：「吃飽了沒有！」

太監道：「還沒有！」

「那要快點，因爲我們要早些入宮，否則要經過很多關卡，那太麻煩！」

小太監道：「難道我們貴公公入宮，也要搜查？」

「雖然不用搜查，但爲免節外生枝，我們也必早些入宮，可知那個甚麼飛天大盜一來，與那些錦衣衞或御林軍打起來，我怕會殃及池魚！」

「公公說得是！」

這貴公公倒是極有威嚴，本來那幾個大小太監，粗言穢語，動粗打架，現在也停了下來。

霍刀刀心想：「難道這飛天賊眞有三頭六臂，可以在禁宮出入自如？」

忽然，她又想起，那個飛天大盜，會不會是梁尚君？一想這裏，她也想進宮去看看。

假若那人並非梁尚君，那更加好，她心裏希望不是梁尚君，因爲禁宮大盜一案，已全權落於霍刀刀身上。

既要捉賊拿贓，就非要入宮不可。

可是，霍刀刀的內心，却有一些懼怕，她懼怕那人就是梁尚君……

他武藝高强，自己並不及他。

他輕功厲害，自己也追不上他。

她最害怕的，其實並非這些，可是，在這時候，她却想不出有甚麼令他害怕的理由。

總而言之，她內心忐忑，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過了一會，貴公公道：「起行了！」

衆人護着貴公公下樓，外面早已有了一頂轎，迎接貴公公，然後是前呼後擁，離開了醉翁居。

霍刀刀匆忙的吃了一些東西，離開了醉翁居，回到自己的住所，換了一套夜行勁裝，逕自向紫禁城而去。

爲了查探飛天大盜的踪跡，她當然不會用正途進入禁宮之內，雖然她有入禁宮的特別通行證件。

* * *

雖是剛剛入夜，看來紫禁城的保安情況，嚴密得多了，一隊一隊的巡查隊經過，而且還有很多明卡與暗哨，這些都難不倒霍刀刀。

她越過一個牆頭，飛身上了瓦頂，直入內禁宮，入了城牆之後，不再是普通軍士巡邏，而是錦衣衞在巡視，再入一重，又再改爲御林軍的守衞。

每個御林軍的小隊，都有一個手提燈籠的人，後面又有一個手挽大刀的長官押陣。

守衞刁斗森嚴，却攔不了霍刀刀。

她一直向皇帝的雍和大殿進發，她以雍和宮爲目標，其實並沒有甚麼重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雍和宮較高，而且附近散落的大小宮殿，都是聖上與他的妃嬪日常起居的地方。

這一帶宮殿，都會有一些日常使用的寶物器具，當然，這些寶物，在一般人民百姓眼光之中是寶物，但在宮中太后妃嬪們的眼中，却並不一定當那些東西如此重要。

正如那個「翡翠玉玲瓏」，也只是太后神枱上的一個裝飾擺設，可想而知，這些寶物，並不難盜去，只要你有本領入得禁宮，那便易如反掌。

霍刀刀一口氣來到雍和宮大殿之頂，倒也有些疲倦，於是，找了一個並不太當風的屋角，暫作休息。

京城向來風大，在這些宮殿之上，更覺風大，大風吹起一些宮殿飛簷裝飾用的風鈴，發出一陣似簫非簫，似鐘非鐘的聲響，打破了冷冷夜空的寂靜。

霍刀刀環視四周，並沒有甚麼動靜。

看來飛天大盜並不是夜夜出動，那要看看自己今夜的運氣了。

初更響起，也無動靜，但宮殿之上，寒風中，使霍刀刀也有些瑟縮的感覺。

二更又起，霍刀刀有些睏倦的感覺，忽然，遠遠的西邊，却有一條黑影晃動。

霍刀刀整個人精神抖擻起來。

那黑影來勢極快，轉眼已入了紫禁城，來到這些宮殿的屋頂。

飛天大盜來了？

霍刀刀有些緊張。

忽然，那黑影又不見了！霍刀刀一提氣，躍過了另一邊較高之處，仰首遙望，但仍不見那黑影。

她心想：「那黑影本來是朝着這方而來，突然失去影踪，可能在那邊，找到一個落脚的地方。」於是，她決定往那邊尋找看看。

從一座宮殿過了另一座宮殿，突然，她又見到那個黑影，她心下很高興，飛身過另一邊，準備繞過另一邊，可以找個地方，監視那黑影的一舉一動。

下面是燈火通明，一隊接着一隊的御林軍，不斷的在宮殿與宮殿之間的地方巡視。

果然，那黑影正蟄伏在那邊。

霍刀刀所處之位，並不可以直接監視那黑影，她決定再飛身向一邊。

她吸了一口氣，飛身過了另一邊，那知道，剛落下一足，她便知道自已有了大麻煩……

因爲她似乎是踩着一些柔軟的東西。瓦頂之上，那會有柔軟的東西？很明顯，那是一個陷阱，霍刀刀發現自己足踏陷阱，看來已是太遲！

不過，她在忙亂之中，仍非常鎮定，一個翻身拗腰，並沒有滑了下去。

可是，附近已有銅鑼大响。

一聲銅鑼响中四方八面的巡邏御林軍，已經湧向這一邊來，並聽到有人叫道：「小心，有刺客！」

霍刀刀飛身再上，那知道，這屋頂附近，已滿佈了陷阱，無法踏足。

只要一落足，不是响起銅鑼聲，便是身陷下去，無法立足。

看來這個陷阱，是爲大盜設的，自己心急，却成了替身。

眼看霍刀刀再無法站穩，只要一跌下去，幾十個御林軍將一湧而上，霍刀刀就插翅難逃！

當她感到無法控制自己之際，眼前一晃，似有一條細繩索在飛動。

她不理會甚麼，把繩索一拉，這一拉令她暫時穩住了身子，免跌下去，然後，她再用力，再拉一下，身體向上，而那繩索也迅速收縮，一直把她拉離了那滿佈陷阱的屋頂，霍刀刀終於穩身於另外一邊。

這時，下面御林軍十分嘈雜，他們正在等待他們佈下陷阱所獵得的獵物。

可是，獵獲物並沒有跌下去。

「走了！」有人叫道。

另外一個聲音道：「搜！」

於是，那些御林軍，又分開幾路，在附近一帶進行了搜索。

同時，有幾個武功較高的御林軍統帶，也飛身上了屋頂，四周眺望。

霍刀刀早已躲在一個飛簷之內。

那幾個統帶，也不敢在附近屋頂上巡查太久，一來可能不小心踏入陷阱，二來，他們也害怕有刺客或者飛天大盜躲藏在上面。

他們再看了一會，都飛身下去。

經過一番擾攘，下面也再度沉寂下來。

霍刀刀抹了額上的一把汗，想起剛才一刻，實在令她也覺得冷汗滞滞，假若跌了下來，雖然並不一定有難，但要解釋一番，也大費唇舌，而且會令衙門蒙羞。

她知道救自己並不是別人，一定是那個黑影，他實在感到慚愧，本來想監視人家，却反被人家救了。

當一切恢復平靜，霍刀刀却不再見那黑影，不過，在感覺上來說，她知道那人應該還沒有離開。

霍刀刀低聲地道：「恩公！」

沒有回應。

霍刀刀把嗓子提高了少許，又道：「恩公！」

「不要出聲！」這是回應。

不過，還有更多的回應——霍刀刀所躲藏的屋頂附近，幾十個黑影正翻身上來。

這些人並非甚麼人，而是御林軍的統領！

一共是十個人，團團的包圍了霍刀刀所躲藏的屋頂，雖然她仍隱蔽得很好，御林軍統領仍未看到她。

不過，霍刀刀心中也暗暗叫苦。

這十個有本領飛身上來屋頂的御林軍，武功當然有一定水準，否則他們也不會冒這個大險。

自己以一敵十，未必有把握。

最麻煩的地方，自己要暴露身份；最令她不安的，自己奉命調查這案，出身未捷却……

這十個御林軍，雖然看不見霍刀刀，但已經肯定他一定躲藏在當中，於是他們把圓圈一步一步的縮小。

他們看來訓練有素，而且似有計劃，極有步驟。

霍刀刀正想現身，與他們一拚。

可是，突然那一條飛索又現在

眼前，她知道那個黑衣人又再援手，霍刀刀也不猶豫，一手抓住那繩索。

繩索極其靈活，當她一抓着，繩索一拉，她祇覺人若插上了雙翅，飛過另一邊。

衆御林軍祇覺有黑影飛起，不敢即刻加以攻勢，稍微一退，再作打算。

這一退却已給了霍刀刀有足夠的時間，一個大飛身，已過了另一邊。

她看到抓着繩子那個黑影。是個黑衣人，但在此時，無法看到他的面目。

霍刀刀剛一穩身，那黑衣人已轉身而去，他沒有說話，但搖手示意別聲張。

霍刀刀祇好跟着他，猛力向那一邊逃去。

過了不知多少個屋頂，然後是出了圍城，那人一直在前面，霍刀刀總無法跟近一些，當她稍爲快些，那人也快些，當她慢了下來，他也慢了下來。

那黑影總是與霍刀刀保持了一段相當距離。

他們不知奔了多久，霍刀刀感到雙足發軟之時，他似乎仍未有停下的跡象。

東方終於露出了曙光。

霍刀刀才發覺，自己不但出了紫禁城，還來到了城郊，並且到了防風一帶。

她慢下了脚步，正想說話，抬起頭來之時，却已不見了那人。

霍刀刀輕聲道：「恩公！」

她等了一會，並沒有人回答，

她想起剛才，也是因爲這一句話，幾乎令自己被那些御林軍所捕。

不過，而今不再在紫禁城內。

「恩公！」

「你是誰？」聲音來自對面一棵大樹之上，但霍刀刀並不能看到那人模樣，甚至躲在樹的那一部份，也暫時無法看到。

她走上了幾步。

「不用再過來！」聲音似乎是裝出來的，相當蒼老。

「是的，多謝恩公打救！」霍刀刀拱手而道。

「不要叫我恩公，幸好有你的出現，我也應該叫你恩公……女恩公才是！」

「爲甚麼？」

「因爲那屋頂的陷阱，本是因我而設，那知道，你却代我而試了這個陷阱！」

「爲你而設？」

「當然，如果沒有你，也許我也落入了他們手中！」

「不會，恩公你武功高强！」

「也不一定，有道是當局者迷，如果我一跌身下去，我也不知結果將如何！」

「請問恩公……」

「咱們當然是行家！」那人似是失笑。

「行家？」

「這麼晚才入禁宮，又躲在屋頂之上，除了做賊之外，還有甚麼可能？」那人笑着道。

「還有另一個可能！」霍刀刀道。

「還有一個可能？」

「是的。」

蒼老的聲音沒再回答。

「爲甚麼要救我？」霍刀刀問。

「因爲是同行！」

「同行如敵國！」

「不，妳我同行不一樣，不用成爲敵國，反而應互相攜手，互相協助！」

霍刀刀嘆了口氣。

「你爲甚麼嘆氣？」

「因爲我不是！」

「不是甚麼？」

「不是你的同行。」

「也沒有甚麼關係！」

「可是，我可能是你的敵國！」

「甚麼？」那聲音似不明白。

霍刀刀把頭巾一揚，東方的曙光正照在她的臉上。

「啊！」那聲音似乎發出了一聲喟嘆。

霍刀刀道：「恩公，我是個捕快！」

那聲音並沒有回應。

霍刀刀又道：「其實，我昨晚來，爲的是抓你！」

「抓我？」

「而今我知，大約我並沒有這個本領！」

「那也未必！」

「而今你更救了我！」

「其實我不用救妳，妳是捕快，自然與那些錦衣衞，那些御林軍是同一路……」

「不過，無論如何，我也要多謝你救了我這一遭。」

「不用客氣。」

「大丈夫恩怨分明，你這大恩，我無論如何要報！不過，撇開大恩，你我是天生註定的對頭！」

「註定？並不！」

「我有機會報了你的恩後，我仍然要抓你！」

「不，既然你有此職責，那我也不會怪你，既是上天所註定，我們又何必逃避？」

霍刀刀說了這番話，自己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自忖道：「爲甚麼要告訴他，自己是個捕快？」

她隨即又安慰自己道：「就算不說，他早已猜到八九分了！」

「恩公……」她等了一會。

沒有聲音，那邊的樹林似乎也空空洞洞的。

霍刀刀往那邊的樹林走過去，並沒有人阻止她，她一直到了防風林處。

一排一排非常豐茂的樹林，那裏還有那個影子的存在？

那人早已走了。

霍刀刀感到一股難以言喻的惆悵。

* * *

霍刀刀回到家裏，感到異常疲倦。

剛一睡下床，便給外面人聲吵醒。

霍刀刀披衣出外一看，竟然是老捕頭來。

老捕頭一見了霍刀刀，便道：「刀刀，打擾了你？」

「沒有甚麼！請坐。」

「我不坐了，今早一早我便接到上面的命令，據說昨夜皇宮又來了夜盜，這一次夜盜，不再是一人，而是兩人，看來這飛天大盜，邀來幫手，要大展拳脚！」

霍刀刀聽了，幾乎失笑，不過，她仍然忍着。

「因此上頭更下了命令，要咱們早日破案，宮中的兩個統領也來了衙門！」

「向你質問？」

「不，他們來探詢我們衙門所作部署！」

「你如何答覆他們？」

「我當然把這案件原原本本告訴他們，並且指出，我已全權委托於妳！」

「他們說甚麼？」

「他們想見一見你，商討一下。」

「那也好！」

「當然，我們在外，他們在內，如果商討出一個計策，裏應外合，飛天大盜，定然手到擒來！」

「不過……」

「我知妳昨夜可能出去探查，我已代妳應承了他們，午後來討論決策！」

霍刀刀答應了老捕頭，並且送他離去。

霍刀刀心想：「這可能是一個報恩的機會。」

她睡了一會，然後回到衙門。

兩個統領已在等她。

當捕頭介紹霍刀刀與這兩個統領認識之時，他們發現是個女捕快感到有點愕然。

捕頭道：「這位是錦衣衛統領仇呈祥，這一位是御林軍統領狄金。」

「在下是捕快霍刀刀！」

仇呈祥道：「霍捕快果然是英姿颯爽！」

狄金也道：「見面果然更勝聞名！」

霍刀刀的名字，較為古怪，看不出是男是女，大概人們都以為當捕頭的，一定是男人，而且名內有刀刀，那一定是男人無疑。

想不到却是個姑娘。

老捕頭白興和又道：「霍捕快的令先父曾與我一起工作，想兩位亦聽過！」

仇呈祥道：「是霍一陽捕頭？」

霍刀刀道：「對，那是先父！」

狄金道：「怪不得，怪不得，原來霍捕快家學淵源，虎父必無犬女！」

霍刀刀道：「那裏那裏。」

白捕頭道：「大家都不用客氣，霍捕快，在這一件事情上，應好好向兩位統領學習！」

霍刀刀點頭，道：「下屬當會虛心向兩位統領學習。」

於是，三人開始討論宮中失竊之事，當然是從那天晚上那個飛賊，並帶有一個同黨的事開始。

霍刀刀一直沒有作聲，因恐參與之事言多必失，洩露於兩個統領之前。

兩位統領也沒有甚麼懷疑，祇是覺得霍刀刀為人謙遜，虛心學習。

仇呈祥道：「霍捕快，妳認識禁宮內的情形？」

霍刀刀道：「認識也祇限於文字與圖畫方面！」

狄金道：「那麼妳未曾親歷其境？」

霍刀刀搖搖了頭。

仇呈祥道：「其實我們這次來，是有一個計劃，引領那飛賊來，佈下天羅地網，一舉而擒之！」

狄金道：「如果霍姑娘不熟悉宮中形勢，說出這個計劃來，也不能全然了解，倒不如我們一起回宮中，一邊勘察，一邊講解，必然事半功倍！」

霍刀刀當然沒有異議。

三人告別了白興和老捕頭，一同入宮。

仇呈祥與狄金二人，俱是宮中重要統領，因此，沿途在禁宮之中，都非常受人尊敬，每一處見到下屬，他們亦打招呼，十分親切。

兩人對霍刀刀亦十分照顧，一路解釋禁宮內的道路，也告訴何處是禁宮禁地，連他們也不能亂闖，霍刀刀是個非常聰明的人，都一一銘記於心。

果然，由兩位統領帶着走了禁宮內一圈，霍刀刀才眞正明白禁宮內的形勢，想起那天晚上，假若不是那飛天大盜引領自己，早已陷入了他們的天羅地網之內。

三人巡走了半天，終於回到御林軍統領狄金的統領處，這地方是個捕房，不過，比起其他捕房，當然是精美得多。

狄金道：「經過前天晚上，我們幾乎捉到那個飛賊的經驗，我們再度佈置了一個天羅地網。」

仇呈祥說：「這一次是針對那個飛賊的最佳本領而設，讓他落在我們手裏，也敗得心服口服。」

「對，霍姑娘可知那飛賊本領？」

霍刀刀道：「知道，那飛賊輕功極佳，在禁宮殿頂，飛來飛去，來去自如。」

「對！」仇呈祥道：「既然他輕功本領好，我們便設了一個空中羅網。」

「甚麼叫空中羅網？」

狄金道：「上次我們在屋頂處設陷阱，往往都是因為這廝本領高强，反應快捷，一陷入網羅之中，便飛身直衝，那網羅無法將他捉住，不過，這一次不同，當他稍為一觸動機關，霍姑娘，妳可曾看過漁翁撒網？」

霍刀刀點了點頭。

「漁翁撒網，網向外抛，換句話說，當那飛賊發覺陷入羅網，飛身而起之時，也不能逃去，因為那個羅網會像漁翁之網，撒向半空。」

仇呈祥又再加以解釋道：「漁翁撒網也有另一個解釋，姑娘可知？」

霍刀刀搖首，表示並不知道。

仇呈祥道：「漁翁撒網，另一個意思是盡量把網撒開，以免掛一漏萬，或是掛萬而漏一。」

兩人又再用紙用筆，把他們所佈署的另一個天羅地網，解釋給霍刀刀聽。

其實，計劃並沒有甚麼新意，祇不過是配合了更多人手，佈置了更多網，務求把飛賊手到擒來。

「有沒有問題？」

霍刀刀搖了搖頭，道：「整個計劃之中，在下並沒有甚麼……」

狄金道：「啊！不，不，霍姑娘在這計劃之中，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仇呈祥也道：「如今是萬事俱備，祇欠東風。」

狄金道：「霍姑娘便是東風。」

「如何？」

仇呈祥道：「為了盡快把事情弄好，把飛賊打下天牢，我們一定要他盡快來。」

狄金道：「引他前來，非易事，霍姑娘在京畿外面工作，當有辦法？」

霍刀刀道：「散播一個謠言，讓他上當。」

狄金與仇呈祥同道：「正是！」

霍刀刀道：「好極，這個責任便落在我的身上。」

狄金道：「最近宮中娘娘喜歡玩天九，她們那副天九牌，世上獨一無二。」

仇呈祥道：「是一副白玉天九牌。」

霍刀刀問道：「她們眞的用那白玉天九牌來打？」

「當然，那天九牌，一共三十二隻，隻隻用白玉雕成，這白玉與其他的白玉不同，無論你多大力，把牌拍在枱上，拍在牌上，也不會裂。」

狄金道：「一般玉石，都喜人氣，這白玉天九牌，也不例外，娘娘們天天打牌，手氣沾在白玉牌上，更使玉牌晶瑩通透。」

「竟有這麼一副天九牌，既是如此，這天九牌一定價值連城。」

「當然，如果以這一副天九牌作餌，還怕那飛天大盜不來？」

* * *

霍刀刀亦心中有數。

翌日，霍刀刀微服往幾間賭坊去走走。

賭坊內閒雜人等極多，正是龍蛇混雜之地，那些賭坊，也有用天九牌，不過，他們並不用來打天九，而是用來作推牌九之用。

推牌九是極具刺激性的賭博，上落又大又快，兼且極有豪情，最吸引那些豪賭的賭徒。

所謂豪賭賭徒，便是那些既要作英雄，又要有錢的大爺。

不過，所謂大爺並非指年紀大的人，有時，年紀小小的孩提，也可稱作大爺。

那當然並不是普通人，而是那些宮中小太監。

霍刀刀見過那些作平民打扮的小太監，他們愛賭愛玩，是一些可利用來散佈謠言的好人選。

整個早上，她走遍了幾個賭坊，却見不到那些小太監在其中出入。

她向一些賭坊人問，知道那些小太監，要在下午才會出現，但並不是天天都到，有時，要十天八天才出現一次，霍刀刀心想：「那要看自己的運氣。」

她來到了「醉翁居」。

上次，他也是在這大酒樓遇到這班小太監，當她來到門口，便見那頂非常豪華的大轎。

那是貴公公的大轎。

祇見幾個小太監，雖然他們是穿着便服，但看他們的行藏舉止，加上他們正在扶貴公公入轎，便可以肯定他們都是小太監。

那大轎由八人抬起，八個小太監在旁，垂手而立，大轎慢慢沿街而行，但八個小太監仍肅立目送，當大轎消失在大街盡頭，八個小太監才嘩然叫嚷。

他們先進了「醉翁居」，大吃了一頓。

霍刀刀也上了二樓，靜坐一

旁，聽他們談話。

有一個小太監提議喝酒，但遭其他人拒絕。

其中一人道：「你怕沒有得喝？我們下午回來，才好好喝一頓，而今要保持頭腦清醒。」

「賭錢？」

「怡紅院？」

他們各有所好，有好賭也有好色的。

霍刀刀注意其中四個好賭的，打算跟着他們往賭坊，趁機會利用他們散播宮中的白玉天九的事情。

霍刀刀爲了行事方便，在附近一間店鋪，買了一些名貴衣服，化裝成了一個豪客的模樣，才跟着那四個好賭的小太監，進了那間如意賭坊。

如意賭坊十分熱鬧，擠滿了人。

四個小太監入內，便有人上前特別侍候，他們不喜擠在人羣，賭了幾鋪，有人提議推牌九。

霍刀刀聽了，精神一振。

立時，又有專人上前，招呼四個小太監走進一間偏廳，偏廳佈置優雅。

當中有一枱牌九，本已有八人入座。

其中一人，便是霍刀刀。

四個小太監入內，便有四個人讓坐，四個小太監，也不客氣，開始呼盧喝雉。

賭了一會，有贏有輸，賭得興濃，開始下大注，霍刀刀早已與賭場中人打了招呼，她是城中捕快，賭場中人早已認識她，當然要給她幾分薄面。

其中一個豪客，狠狠下注。

那豪客大喝一聲，叫道：「雙天至尊！」

衆人立時垂頭喪氣，因爲這一副牌，是牌九中最大的一副，殺得各人垂頭喪氣。

可是，小太監們越輸越心有不甘，下注越大，他們也輸得越慘。

一張一張的銀票都往那個大莊家而去。

其中一個小太監道：「呸，這是一副甚麼邪牌？」

霍刀刀一聽，知道機會來了，接口道：「對對，換過一副牌，趕走那邪氣。」

四個小太監當然附和。

換過了一副天九牌，但他們手風也並沒有多大改進。

霍刀刀故意道：「也是邪門。」

「邪門，邪門之極！」

霍刀刀道：「我看甚麼牌也沒有用，除非……」

一個小太監道：「除非甚麼？」

霍刀刀故意欲言又止道：「除非用一副玉牌。」

「玉牌？甚麼肉牌，又不是用來作咕嚕肉。」

衆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霍刀刀道：「你們見識少。」

四個小太監都是宮中下人，但來到這些地方，却是人上之人，他們最不喜歡有人小覷他們。

他們對霍刀刀這話，尤其敏感。

其中一個小太監道：「我們也算見識少？」

另一個道：「我們甚麼牌九沒有看見過？」

霍刀刀故意刺激他們道：「你們見過白玉天九牌嗎？」

「我們怎會沒見過？」另一個小太監道。

「宮中娘娘天天玩的天九牌。」

另一個年紀較大的太監清清喉嚨，似是向那個說話的小太監示意，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霍刀刀却道：「眞有白玉天九牌？」

「你才見識少！」

霍刀刀道：「是的，是的，我剛才祇是順口開河，唬唬你們而已。」

「我們天天要抹白玉天九牌，有甚麼稀奇？」

霍刀刀作出很不相信之狀，道：「你們看過白玉天九牌那還可信，要說天天抹白玉天九牌，那我怎樣也不信。」

「爲甚麼不信？」

「因爲祇有皇宮才有。」

「那我們便是來自皇宮。」其中一個小太監，突然忍耐不住。

霍刀刀道：「幾位大爺，來自皇宮？」

那個年紀較大的太監，本來不想展露自己的身份，而今却見霍刀刀本來不大尊重他們，但一聽他們來自宮中，却是肅然起敬，因此也不諱言：「咱們來自宮中，有甚麼稀奇？」

「宮中有很多奇珍異寶？」

「當然。」

「那眞是大飽眼福。」

其中一個小太監故作不屑之狀，道：「那也沒有甚麼，閒事而已，見慣不怪。」

「那副白玉天九牌是怎樣的？」

那幾個小太監，便你一言，我一語，把那副本來已是十分名貴的白玉天九牌，更是說得天上有，地下無。

這話使霍刀刀伸出了舌頭。

其實在場的人，都暗暗驚異，皇宮之中，那麼多奇珍異寶，連娘娘們耍樂的，也用白玉天九牌。

這話一個傳一個，外面的人都知道了。

賭場內的人一知道，也當然是一傳十，十傳百。

他們說了一會，其中一個小太監不耐煩，道：「有賭未爲輸，再來……」

梁尚君身穿野天蠶絲護甲，可以刀槍不入……

於是，他們又開始下注。

也許，停了一下，他們的手風開始轉順。

其中一個道：「那副白玉天九牌就是摸一下，也可以辟邪。」

衆太監附和道：「是，是。」

霍刀刀心中暗喜，這一趟「白玉天九牌」一定傳遍京城，那個飛天大盜，怎會不知？

果然，她一離開賭坊，已在市井之中，聽到了有關「白玉天九牌」的傳說。

這些傳說不單把「白玉天九牌」更加美化，還說成價值千両黃金，有些人却說值萬両，更有人說這是無價之寶。

「白玉天九牌」的外形，更被傳得多姿多采，有些說晶瑩通透，雪白無瑕，有些却說成這些天九牌，是翡翠綠玉。

總而言之，這一副「白玉天九牌」，被形容成美觀無比，價值連城。

那天晚上，霍刀刀好好的睡了一覺，翌晨一早便循正途，進了宮殿，找着二位統領。

仇呈祥與狄金兩位統領，一見了霍刀刀，便不約而同的道：「妳的本領眞厲害！」

霍刀刀道：「我有甚麼本領？」

「妳把『白玉天九牌』的價值被渲染得連我們也垂涎三尺了！」

霍刀刀聽了，也笑了起來。

狄金道：「連宮中的娘娘也怪責起我們來了！」

「怪責甚麼？」

「她們不敢再玩那牌，恐怕那飛天大盜在她們打牌之時，突然出現，不單會偷盜白玉天九牌，還怕會被竊玉偷香呢！」

霍刀刀聽了，道：「老實說，這飛天大盜雖一直以來偷東西，但還祇是偷東西，並沒有發現有其他作奸犯科……」

仇呈祥道：「我也知道。」

霍刀刀其實並沒有見過那副「白玉天九牌」，便問道：「那白玉天九牌究竟是如何樣子！」

「你想看看？」

霍刀刀點點了頭。

「好極，而今娘娘不敢玩了，正好給我們一個餌，我們已把餌安放在天羅地網之下！」

於是，三人離開統領處，進入儲妃娘娘的宮闈。

這時，已是日上三竿，不過，四處都是一片寂靜，祇是間中見有一二個宮女走動，並沒有見到甚麼貴妃娘娘。

霍刀刀覺得奇怪，問道：「爲甚麼不見貴妃娘娘？」

狄金道：「而今是貴妃娘娘們

的安寢時間，她們玩耍作樂，在下午開始，一直是通宵達旦！」

「怪不得！」

三人來到一個相當大的花園，入了花園，然後是一個樓閣。

他們入了樓閣之內。

祇見樓閣當中，放着一張八仙枱，枱上正有一副白色的天九牌，齊齊整整的疊在枱上。

那白色天九牌並不十分起眼，並不晶瑩，更不通透。

霍刀刀道：「這便是白玉天九牌？」

「正是！」

霍刀刀拿起其中一隻，看了一下，道：「並非想像中那麼名貴！」

狄金道：「你以爲眞是你所形容的，晶瑩通透，白璧無瑕？」

霍刀刀道：「那也是那些市井之徒，加鹽加醋！」

仇呈祥道：「那是好事，越是宣揚得價值連城，那便更加吸引！」

接着，仇呈祥與狄金二人，介紹他們所佈置的天羅地網，那個會撒出的大網，做得非常堅韌，而且十分巨大，一經撒出，實在難以擺脫。

另外那個控制撒開巨網之機關，是由宮中匠人所做，用的是精鋼焊金，十分靈活，也非常有力。

看來一切佈置妥當。

兩位統領安排了一處地方，讓霍刀刀好好休息一下，並且約定她在入夜之後，開始巡邏。

霍刀刀睡了一個午覺，黃昏之時，與兩位統領吃過晚飯，開始巡邏。

宮中地方極大，要巡視每一個哨站關卡，也要費了大半個晚上。

有些地方，又是儲妃娘娘與及其他美人出現的地方，他們又不便巡邏，有時要繞道而行，更費時間。

當他們看過一切佈置，已是初更時分。

三人來到那個擺放「白玉天九牌」的閣樓，分別躲藏在三處飛簷之內。

二更更報響起，並沒有甚麼動靜。

等待並非一種好受的滋味，不過，仍然要等。

那天晚上，飛天大盜並沒有出現，三人在天明之時，拖着疲倦的身軀離去。

霍刀刀並沒有離開宮殿，日間休息，三人翌晚又再等過。

第二天晚上，突然刮風，細雨迷濛，看來是飛天大盜出沒的好時光。

可惜的是，飛天大盜依然沒有出現。

第三天晚上，沒有細雨，却有寒風，一陣一陣的北風吹來，吹得霍刀刀遍體生寒，幾乎要打噴嚏！

就在這時，外面似有異動。

霍刀刀連忙提起了精神。

等了一會，外面果然有一個黑影，這黑影身穿黑色夜行衣服，包了頭蒙了面，祇看見黑漆一團。

黑影飛快地來到這閣樓。

這人輕功了得，一起一伏，有如一隻夜梟，不動聲息，也不着痕跡。

三人却知，這便是他們心目中的金鰲，白玉天九牌便是香餌。

三人屏息靜氣地監視着。

飛天大盜入了閣樓，早已看到桌上那副白玉天九牌，他走近一看，搖搖了頭。

他們都不明白，爲甚麼這飛天大盜會搖頭。

然後，那飛天大盜，一個轉身，便要飛出窗外，這時候，天羅地網已彈出！

這巨網眞厲害，所囊括的範圍極廣，一時之間，飛天大盜未躍窗口，已被巨網網入其中。

三人俱歡呼起來，走了出來。

一羣在外面的御林軍，已燃起了火把，狄金與仇呈祥各拿了一支火把，照着躺在地上被巨網所困的飛天大盜。

狄金笑道：「我還以爲飛天大盜是甚麼厲害角色，害怕眞要失去這副天九牌！」

仇呈祥也道：「很多事情，經人們的傳說總是誇大，飛天大盜又如何？不也要被困在咱們天羅地網之內！」

霍刀刀沒有火把，但見那飛天大盜，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她知道這人並沒有受傷，怎會如此？

她再走近一點，想看清楚。

那知道，此際那飛天大盜在巨網之中，一躍而起，衆人驚呼之際，霍刀刀祇覺頸間一涼。

那飛天大盜已從巨網中躍了出來。

衆人看見他把一柄匕首架在霍刀刀的頸上，一時之間，沒有人敢稍作異動。

霍刀刀不理會頸上刀，突然出手。

她出手極快，那知道飛天大盜出手比她更快，早已一手抓着她的右手，並且反抓過來，他稍一用力，霍刀刀忍不住呻吟起來。

飛天大盜用低沉的聲音喝道：「退開！」

有人質在他手上，衆人祇好讓開。

霍刀刀叫道：「不要理我，捉這飛天大盜！」

話是如此說，沒有人敢動。

飛天大盜道：「這匕首可割破你們的天羅地網……」

衆人聽了，更不能不讓開，因爲天羅地網用了最堅固的繩索所制，這匕首可以輕而易舉的將網割開，那麼要割下霍刀刀的首級，並不是一件難事！

霍刀刀也感到匕首那種令人遍體生涼的寒氣。

飛天大盜一直利用霍刀刀作掩護，來到窗前，然後一躍，多了一個霍刀刀，對他來說，無損他的輕巧靈動。

他一上了屋頂，收了匕首，却提起了霍刀刀，往前走去，霍刀刀掙扎，但力不從心，看來飛天大盜已下了手脚，點了她重要穴道，叫她掙扎無從。

霍刀刀祇覺自己在騰雲駕霧似的，却不知向着那一個方向而去。

在這飛騰之間，霍刀刀懷中突然掉下了一張東西，飛天大盜看見了，他停了下來，拾起那東西，然後繼續他的行程。

過了足有半個時辰，他們已來到山野，黑暗之中，霍刀刀不辨方向，也不知道是甚麼地方。

飛天大盜入了一個山洞。

山洞並不寬敞，但非常乾爽，並有簡單傢俱，一張破桌之上，有一盞油燈。

飛天大盜把霍刀刀放在那張簡陋的床上。

然後燃亮了油燈。

霍刀刀雖然全身無力，但仍可清楚地看見周圍一切，心想：「這飛天大盜已帶了自己回家，難道……」想到這裏，心中瀰漫恐懼之感覺。

那飛天大盜全身黑色，祇露出兩隻眼睛，那雙眼睛望了她一會，望得她遍體生寒。

然後，他似乎記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從懷裏拿出了一件東西，這東西正是霍刀刀剛才從懷中跌了出來的物事。

那祇是一張紙。

飛天大盜把紙張打開，放在油燈之下，仔細閱讀。

霍刀刀知道，那是宮中一張簡圖，是她自己畫下的，以免在宮中迷路。

想不到這地圖，無端落在飛天大盜的手中。

飛天大盜看了一會，眼睛充滿喜悅之色，雖然看不見他在笑，但霍刀刀却從他的眼神感到他在笑，而且笑得很開心。

飛天大盜站了起來，對霍刀刀道：「兄台，對不起，暫時委屈你一下！」

他出手極快，使霍刀刀避無可避，祇覺昏昏沉沉。

然後，山洞之內，漆黑一片。

飛天大盜也離開了山洞，這時，祇是四更左右，天仍未亮。

飛天大盜竟然再向皇宮那個方向奔去。

霍刀刀躺在那張簡陋的床上，似睡非睡，似昏非昏的過了不知多少時間。

突然，眼前的油燈又亮了起來。

飛天大盜已在床前，而桌上却放了一盒東西，他把盒子打開，祇見裏面放着一副天九牌！

白玉天九牌！

飛天大盜看着那天九牌，然後拉開了蒙着臉孔的布，笑了起來。

他再看看霍刀刀，道：「多謝女捕！」

霍刀刀掙扎了一下，無法起來，却知道自己還可以說話，便道：「謝我甚麼？」

「謝你……」他並沒有說下去，臉上露出一些極爲詭異的神色。

「你是……」

「我是甚麼？」

「你是霍刀刀姑娘。」

霍刀刀並沒有回答。

飛天大盜走近霍刀刀。

霍刀刀道：「你不要……」

飛天大盜道：「我知道是妳，但不得不如此做，請原諒。」

霍刀刀也看清楚這飛天大盜，道：「竟然是你！」原來這飛天大盜，正是日前所見的獵戶梁尚君。

梁尚君笑道：「我們實在有緣！」

霍刀刀道：「甚麼緣？我是兵，你是賊！」

「這也是一種緣！姑娘，實在對不起，有冒犯之處，請原諒！」

霍刀刀道：「你不必假惺惺作態！」

「我不是假惺惺作態，不過，在當時的情形，我要走出紫禁城，唯一的方法，是找個人質！但想不到，却抓着了妳！」

「既然落在你手上，我認命！」

霍刀刀道。

「不，我要多謝妳！」

「謝我甚麼？」

「你看，這一副才是眞正的白玉天九牌！」

霍刀刀伸出脖子，看着桌上那白玉天九牌，忍不住道：「好像不是我今天所見那副！」

「當然不是，那副放在桌上的，祇是一副贋品！」

「你早知道？」

梁尚君點點了頭。

「怪不得你一走近那八仙桌，看見那一副白玉天九牌，便徑自搖首。」

「我一看便知那一副是贋品。」

「你怎麼知道這一副才是白玉牌？」

果然，這些白玉牌，才眞是晶瑩通透，光潤油滑。

梁尙君道：「事情非常簡單——整個京城都知道儲妃娘娘有這一副白玉天九牌，目的當然是引我這個飛天大盜，既是香餌，怎會用眞的，此其一。」

霍刀刀聽了，也不得不佩服此人極有分析能力。

「第二，不過，這些珍貴的東西，倒也不能憑空說出來的，因此，寶物一定是有的，但並不會隨處放置，我看過那副假東西之後，心想，如果眞有一副眞正的白玉天九牌，那應該眞是無價之寶，可惜，我並不知道眞品所在。」

「但你又怎會……」

「啊，那得多謝妳……」

「我？」

「妳忘記妳跌了甚麼？」

「啊……」

「一張宮中簡圖，我出入皇宮多次，不過，我祇知道大略的情形，而今看了你的簡圖，才知道皇太后眞正所住之宮殿。」

「妳去了皇太后所住的太康宮？」

「當然，我便在她那裏把這副眞正的白玉天九牌拿了回來。」

「爲甚麼會在她那裏？」

「我其實也是去碰運氣，因爲既然人人提起這寶物，后宮當今最有權力的人當然是皇太后。」

「聖上？」

「聖上是青年人，對這些白玉，並沒有甚麼特別興趣，因此，皇太后是最有可能的人選。」

「你並沒有猜錯，對了，爲甚麼你回來之後，又立即出去，你不怕又再被圍攻？」

「我剛才在宮中，與他們鬥了一會，被陷於那個羅網之中，對不起，我爲了安全，才把妳當人質，讓我逃出來了，不過，當那些守衛經過一次戰鬥之後，無論成功或者失敗，都會立時鬆懈下來。」

「對！」霍刀刀實在不能不佩服，此人心思縝密。

「守衛最鬆懈的時刻，豈非是我動手最佳時刻，所以，這東西手到拿來。」

霍刀刀奇怪道：「梁尙君，爲甚麼你一直要偷盜皇宮中的寶物？」

梁尙君並沒有立即回答。

霍刀刀道：「你有收藏之癖？」

梁尙君搖了搖頭。

「你想成爲富可敵國？」

梁尙君也搖了搖頭。

「你欣賞藝術？」

梁尙君聽了，竟然笑了起來，半晌才道：「所謂藝術品，有人欣賞的時候，那便是無價之寶，但擺在那裏，不能給人飽肚也不能溫暖，根本上無一用處。」

「不過，這些寶物可以變錢！」

「對我來說，一宿三餐，所費並不多。」他這話並非自謙之詞，但看這地方陳設簡陋，便知所言不虛。

「那麼……」

「其實……我與妳說下去，也沒有甚麼意義。」

「爲甚麼？」

「第一，我們地位根本天生敵對；第二，妳有沒有捱過肚餓的滋味？」

霍刀刀覺得有些奇怪，因爲這兩個問題，根本上是風馬牛不相及。

霍刀刀道：「我們天生敵對這一點，請暫時放下，你怎會無端端問我，有沒有嚐過肚餓的滋味？」

「因爲我嚐過，我也看見過很多人嚐過，而且，現在正在有很多人受着飢餓的折磨。」

「你嚐過？」

「我自小便是無依無靠的孤兒，吃了一餐，永遠不知下一餐如何。」

「你出生是如此貧苦可憐？」

梁尙君並沒有回答她，祇道：「我看到那一些比我大一些的乞兒，甚至一些貧民，沒有東西吃那種苦況，開始是吃樹根草皮，接着連自己的衣物也吃，最後，他們是互相咬噬而一起死亡。」

梁尙君是個漢子，武功了得，甚麼場面沒有看過？可是，當他描述那些沒有得吃的人的慘況之時，眼中竟然也充滿了恐懼之色。

「他們血肉模糊一片，最後因爲無力咽下對方的一塊肉時，哽死了。」

霍刀刀聽了，也覺毛骨悚然，極爲恐怖。

「最近黃河又再泛濫，而且有一部份河流改道，冲塌了不少陸地，更傷害了無數人，那些死去的，不用再理會，生存的既無家可歸，也無物可吃。

「那些賑災的都是貪官汚吏。」梁尙君說起來，似乎是怒火中燒。

「你怎知？」

「水災已發生了個多月，賑災亦已開始了半個月，但一分一毫，或者是一粒米，也沒有落到災民手上。」

「你想去賑災？」

梁尙君竟然點了點頭。

「你有那麼多錢？」

他看看桌上那白玉天九牌，又道：「連我在宮中所偷的，看來也暫時可以救災民於水火。」

「這東西可以變錢？」

梁尙君點點了頭。

「怎變？」

「我認識一個大富豪，他願意以最優厚的價錢，收買這些皇宮臟物。」

「原來如此！」

「霍捕快，我代表災民向妳致謝。」

霍刀刀聽了，不知如何作答。

梁尙君又道：「霍捕快，我想妳沒有見過災民的悽慘情況，如果有機會，我相信妳也不會再爲朝廷作這個走狗的工作。」

霍刀刀道：「我當個捕快，是爲民請命，保護人民財產，並非如你所言。」

梁尙君嘆了口氣，道：「以前，我聽過有一個出名捕快，也姓霍的，叫霍一陽。」

霍刀刀心中一凜，道：「如何？」

「妳也姓霍，有沒有甚麼關係？」

「霍一陽正是先父。」

「啊，妳是克紹箕裘——妳祇知道當捕快是一種正常的生活，一種正常的職業而已。」

霍刀刀道：「對，我並不是朝廷的走狗。」

梁尙君似乎不願再說下去，道：「霍捕快，妳我總算相識一場，而且妳總算幫過我，我亦非常感激妳。」

「你打算怎樣對付我？」霍刀刀問，她仍然覺得全身無力，穴道仍未能打通。

梁尙君道：「妳好好休息一下。」

說完之後，他自己在這山洞之中，找了一處地方，不再多說一句話，便睡了。

霍刀刀覺得此人，眞是十分古怪。以前也有很多人被稱爲俠盜之流，所謂劫富濟貧，但在她的捕快生涯之中，祇見那些人以俠盜爲名，利己爲實。

不過，這一個梁尙君，似乎並非浪得虛名之輩，雖然她並沒有看見過他如何濟貧，但在劫富這一方面，他劫的不單是富，而是皇宮中人，劫富之名，實非浪得。

她這樣胡思亂想一番，不覺也睡着了。

當她再醒來之時，外面陽光已透入了山洞之內。

她掙扎起來，全身似乎再無束縛，那些被點的穴道，早已在睡眠之中，自然解開。

她害怕梁尙君仍在洞內，不敢起來，祇是四處環視一番，却已不見了梁尙君的影踪。

霍刀刀慢慢的坐了起來，等了一會，仍不見有梁尙君的踪影。

她跳了下床，鬆了一下筋骨，穴道果然是完全打開了，身上並沒有任何損失，連自己的佩刀也在。

難道梁尙君眞的這樣放了自己？

當她正在懷疑着，祇見那破爛的桌上，再沒有那副白玉天九牌，却多了一張字條。

「盼有緣再聚！」

祇是寥寥的五字，沒有署名，霍刀刀看着這五個字，似乎有些傷感，有些落寞。

當她走出了山洞，祇見附近是荒山野嶺，離防風林很遠，山上有很多這一種泥洞，有些泥洞似有人居住過，但大多數都是空置的。

他在附近望了一會，並沒有發現梁尙君留下的痕跡，梁尙君果然如其言，北上去賑災？

忽然，霍刀刀有一種衝動，這梁尙君是否挾了寶物而自吞？

既然他要賑災，自然是到了最大的災區，要找他，要看他是否欺世盜名，那並不困難。

霍刀刀回到衙門後，把事情告訴了白興和捕頭，又再往宮內，見了兩位統領。

狄金與仇呈祥正在非常擔心她的安危，却見她無恙回來，倒也放下了心頭大石。

霍刀刀並沒有把被人擄劫作人質後的詳細情形告訴他們，祇說自己被挾持之後，被抛在荒山，醒來再不見那個飛天大盜。

狄金與仇呈祥正在爲太后失去了那副眞正的白玉天九牌而頭痛，也沒有餘暇理會她的一切。

皇宮內加强戒備之時，與霍刀刀並沒有甚麼關連，因此霍刀刀先拜別他們，並請他們有用得着她之時，再密切聯絡。

霍刀刀從宮中回家途上，已購備了一些遠行用品，因爲她已下了決心，往災區追踪這位梁尙君，假若發現這人一旦欺世盜名，那便立時拘捕他回來。

她並沒有把這個想法，告訴宮中兩位統領，也沒有告訴白興和捕頭，因爲她不想其他人插手，干預這一次追踪之事。

白興和捕頭則早已說過，這一件案全權由她負責，她用甚麼辦法去拘捕盜寶之人，也無關係，如果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他，反而令他擔心，甚至阻撓她的去意。

霍刀刀是個非常有主見的姑娘，她立下決心之事，沒有人可以阻止她。

那天晚上，她不再穿衙差服飾，買了一匹馬，一個人奔馳向追緝梁尙君的路途上。

飛天大盜　劫富濟貧

霍刀刀一路上打尖投宿，也一路打探梁尙君的影踪，但說也奇怪，這條路是上黃河的重災區，却打探不到梁尙君任何消息踪影。

霍刀刀感到有些失望，大概這個梁尙君，也是欺世盜名之輩，拿

了寶物並沒有，往重災區賑災。

霍刀刀自言自語道：「天下間豈有如此眞正俠盜之人物？那祇是自欺欺人而已。」

不過，她仍然堅持往重災區之道路上走去。

她越是走近災區，越見民不聊生的景象。

那日，來到一個峽谷之前，霍刀刀稍有遲疑，雖然，她在江湖走動日子不多，但總知道遇到這些峽谷之地，一定要非常小心。

這些峽谷之地，常是一些草寇經常利用來作打劫之地，霍刀刀身上雖無長物，但不想無端惹來一場打鬥。

不過，根據她問過路人所知，這峽谷是一條必經之路，並沒有其他道路可以繞過。

最後，她還是決定上路。

入了峽谷，祇見到處花香鳥語，霍刀刀心想：「原來是自己嚇自己！」

走了一會，却見山邊出現一些人影，這時，她已提起了十二分精神。

再走入一些，她感到有些疲倦之際，正想坐在樹蔭下，先喝一口水解渴。

這時，十多個黑衣漢子，已站在面前。

其中一個叫道：「姑娘眞好膽量！」

霍刀刀站了起來，道：「你們想怎樣？」

那人笑道：「姑娘問得眞好，兄弟，你們想怎樣？」

那些嘍囉齊聲道：「想爲寨主找個夫人！」

霍刀刀一派鎮定地道：「你是寨主？」

那人道：「我不是……是不是又與你有何干？」

霍刀刀道：「不是寨主本人，當算是下人！」

這話激得那人火起千丈，第一個撲了過來，一言不發，舉刀便劈下來。

霍刀刀也不猶豫，舉刀還擊，一招連消帶打，反刀劈向那人。

那人起初看不起這一個弱質女流，以爲只要三兩刀，便會制服這女人，那知道自己未使出三招，已被她迫得有點手忙脚亂。

他呼嘯一聲，其他嘍囉也一擁而上。

霍刀刀也不害怕，從容揮刀，三兩下子，已劈倒了一兩個嘍囉。

那爲首的一人，再沒有最初那種氣焰，被霍刀刀再劈幾刀，心下慌了起來，忽哨一聲，衆人立時竟作了鳥獸散去。

霍刀刀也不追趕，心想：「祇這三脚貓功夫，居然學人打劫？」

她再休息了一會，見附近並沒有甚麼動靜，便也再上路，希望在日落之前，趕出峽谷，投店打尖。

那知道走了不久，似乎有點不大對勁，峽谷兩邊山頭，出現一些人馬。

騎馬的人並不多，只有三個。

這三個人，威風凜凜，正居高臨下。

忽然，三個人同時策馬而下，直衝霍刀刀而來，霍刀刀也毫不畏懼。

其中一人道：「女孩子，剛才是妳傷我手下？」

霍刀刀道：「是又如何？」

另一人道：「這女娃子可眞大口氣，既然妳也承認，咱們也不客氣了！」

第三個人却道：「慢着，這女娃子姿色也不錯，我們三個人，如何分配？」

第一個人道：「當然是先把這個女娃子活捉的，便可以任由我們……」

這人語氣帶邪，氣得霍刀刀已是怒火上升。

第二個却道：「那麼我先下手，你們勿把我的女娃子弄到受傷！」

「怎麼說是你的？」

「不是我的，難道是你倆的？」

三人故意用調笑口吻，並且越

說越是粗鄙不文，霍刀刀一怒之下，飛身一個大風車，人隨刀轉，猛劈這三人，三人料不到她如此厲害，只好退後避開。

霍刀刀人未穩身於地，已然又再攻。

那爲首的人，叫道：「好厲害！」他接着大刀劈下，霍刀刀連忙用刀擋格。

雙刀接觸，發出「轟」的一聲，霍刀刀只覺虎口震裂，幾乎握不穩刀。

這人武功不弱，內力也是個大行家。

另一個人，亦持刀撲上，他身形飄忽，已來到霍刀刀面前，一刀劃來，竟是向着霍刀刀的粉臉！

霍刀刀當然是拚命躲開，那知，正猛閃，却着了他的道兒，劃臉的一刀，是個虛招，另外一刀，直劈她肩膀而來。

霍刀刀爲躲臉上一刀，身體重心已失，再被那人一刀劈下，避無可避，只覺肩頭一痛。

另一人叫道：「我早已叫你不要傷我女娃娃！」那人是故意調侃，又是一刀，這一刀却是攔腰而劈。

霍刀刀提氣一躍，上了半空，避開了這一刀，然而爲首的一人，也飛身而上，在半空之中，二人相對，雙方互格，兵器發出「鏗鏘」的聲音。

霍刀刀心中暗驚，原來這三個人，並非前來胡謅，而是似有目的而來，而他們目的，似並非要收她爲押寨夫人那麼簡單。

霍刀刀叫道：「你們三人欺我一個……」

爲首一人道：「三人欺妳一個？難道妳忘記了三十個人欺我兄長一人？」

「你兄長？」霍刀刀問道。

「霍捕快，讓我們淸楚的告訴你，一年之前，妳在京畿之內，殺我們兄長，我們今日便是爲他報仇！」

「你們兄長是誰？」

「周宏！」

「採花大盜周宏！這人在京畿之內，姦殺許多個無辜稚女，死有餘辜！」

那人怒道：「我不爲我兄長作任何爭辯，那次妳領三十多人，圍攻我兄長，要他死在亂箭之下。」

霍刀刀對那次圍捕這個採花大盜之事，記憶猶新，因爲周宏這人，武功高强，曾多次被他逃離，因此，霍刀刀那次一發現了他，知道不容再失，領着手下三十多人，迫他來到一個谷地，發箭射死了他！」

那人又道：「我們兄長，身背數支箭，仍然逃了出來，與我們見最後一面，他吩咐過我們，定要挖你這個姓霍的女娃子的心肝來祭他！」

另一人道：「姓霍的，妳在京畿之內，廣佈線眼，勢力龐大，又有白和興捕頭撐腰，我們實在無奈你何，但想不到妳也有離開京畿重地的一天！」

「你們早已監視我行踪？」

「當然，快來受死！」

霍刀刀實在想不到，年前殺了一個採花大盜，却在這峽谷之內，受到這三人報復。

這三人武功，個個與霍刀刀伯仲之間，不過，合三人之力，却肯定勝過霍刀刀。

霍刀刀極有自知之明，既然明知打不過這三人，當然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不過，這三人也知形勢大好，打算先用拖字訣，先把霍刀刀打至疲憊不堪，然後再下手殺之。

霍刀刀却不上當，她猛力招架幾招，拚命尋找缺口，便往前逃。

可惜的是，這是一個山谷，四面是山，無法迅速離開，走了不久，又再被這三人追到，又來一次猛烈圍攻。

霍刀刀畢竟是個女娃子，氣力有些不繼，不過，她爲人聰明，三個大男人，多次追逐之間，竟又是無奈她何！爲首的一人，開始有些焦急。

他的焦急，也並非無因，因爲這時太陽快要下山，當暮色四合，那對霍刀刀來說，非常有利。

忽然，那爲首的人，說了幾句土話，霍刀刀並不知道他在說些甚麼？

這話一完，三個却向三邊山壁逃去，轉眼之間，三人已是不見。

霍刀刀心中疑惑，他們要弄些甚麼花樣？

可是，疑慮還沒完，此時三面山谷，已出現了無數嘍囉！

這些嘍囉，手持弓箭，正瞄準着谷中的霍刀刀！

霍刀刀環視一周，心下也涼了半截，因爲每邊有三十多個弓箭手，一聲令下，便有百多支箭射下來，自己怎能有逃命的機會？

爲首的一人，站在山崗上，叫道：「姓霍的，快束手就擒！」

霍刀刀叫道：「放箭吧！何必多言！」

一個道：「女娃子，妳仍有選擇餘地，下嫁我們其中一人！」

霍刀刀怒道：「你別妄想！」

第三個道：「只要下嫁我們其中一人，妳成爲了我家嫂子，大家便是自己人，甚麼仇恨，也一筆勾銷！」

衆人聽了，大笑起來，連那些嘍囉聽了，也一齊笑，一時之間，

笑聲震邊山谷。

霍刀刀自知無法倖免，只要他們一聲令下，自己便會萬箭穿心，不過，她不想自己在黃泉道上那麼寂寞，雙手一揮，幾十粒暗器，已飛射而出。

前面那排弓箭手，卒不及防，也不知她會發暗器，冷不防下跌下好幾個嘍囉，爲首的那人怒極，喊道：「放箭！」

一時之間，箭如雨下。

霍刀刀只有奮力以刀護身，但箭從四方八面而來，任你武功如何了得，總也無法全然躲開，她身上中了幾箭。

那三個賊人，仍然想活捉霍刀刀，見她身上已中了幾箭，便下令停止。

霍刀刀感到身上灼痛，但知道這只是皮肉之傷，並不致命，立時向山谷的通道跑去。

說也奇怪，那些人並沒有追來。

她拚命的跑，希望可以衝出這山谷，那還有一絲生機，她見沒有人追來，心下稍安。

可是，奔不了多久，前面出現了一個岔口，她不知那個岔口，才可出谷，正在猶豫之際，人聲又響起。

她再無選擇，只有奔向另一條沒有人的路。

那些賊人，也從後追來，並且有時發出幾箭，似乎是威迫着她。

霍刀刀沒有時間再多加考慮，只有拚命向前跑。

一會，却見前面有一個小樹林，有了小樹林，暫時可以避開那些亂箭。

入了小樹林，走了不久，當中却是豁然開朗，那是一塊黃沙土地，但寸草不生。

霍刀刀正在奇怪，外面人聲又響起來。

這些人自恃人多，又熟地勢，一舉攻入林中。

霍刀刀無路可走，拚命走向那個黃沙土地，當她踏下了第一脚，已知中了敵人的奸計。

原來這一片黃沙地，是一個大大的滾沙池！

她踏了一脚下去，整個人已沉入浮沙之中，她想回頭，被浮沙吮着，無法轉身。

三個賊人，故意迫她入此小樹林，目的就是她陷入浮沙之內。

霍刀刀半截身淹在浮沙之中，自忖道：「爲何天公如此絕我？」

爲首的賊人道：「姓霍的，妳也算好運了，這個浮沙池，浮力相當大，一時之間，妳還不會被浮沙溺死！」

霍刀刀稍用力，動了一下身體，果然覺得，浮沙極有浮力，一時之間，她並不會完全下沉。

另一個道：「浮沙有如水銀，極有滲透肌膚的力量，妳身上中箭的傷口，正好讓浮沙侵入！」

果然，那些浮沙，一近她中箭的傷口，果然入侵，有一種微微的痛楚感覺。

第三個賊人笑道：「那些浮沙入侵傷口，擠塞妳所有血管，使你四肢內臟，無血液而死！」

霍刀刀聽了，知道這並非虛言，心下驚慌，可是，人在浮沙中，不由自主。

爲首的賊人道：「霍娃娃，你還有最後選擇，求求我們，救你起來。」

霍刀刀並不回答。

另一個也道：「求我們吧！」

第三個賊人叫道：「妳如果仍然口硬，遲了我們也幫不了妳了！」

霍刀刀自忖必死，也不再與他們作無謂口舌之爭，索性閉目待斃。

爲首一人道：「女娃子閉起眼來，更加漂亮！」

衆嘍囉起哄大笑。

霍刀刀身受此辱，心中悲憤莫名，但身又不由自主，慢慢沉下，忽然，她想嚼舌而死。

當她正想一口咬下自己的舌頭，突然，她聽到了一陣風聲，從自己頭上飄過。

她睜開眼睛，只見一條絲索，在她頭上飛過，絲索極幼，不過，在夕陽下，霍刀刀仍然清晰可見。

可是，在岸上的賊人，却並沒看見。

那絲索飛入了樹林之中，突然，一棵高大的樹竟被絲索拉得彎了下來。

樹枝彎下，突然，絲索一鬆，樹枝「啪」的一聲，彈了起來，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嚇了衆賊一跳。

當他們仍未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之際，左右兩邊，一連幾棵樹像被甚麼神奇力量壓下，却又突然彈起，打在那些人身上，被樹枝打倒的，痛楚非常。

衆賊大驚，以爲來了甚麼妖魔鬼怪，一哄之下，各自東奔西跑！

三個賊人，想喝令也來不及。

然後，又有一些絲索飛來，却看不見放絲索的人是誰，他們作賊心虛，也各自逃走。

霍刀刀在浮沙之中，見此古怪景象，心中也莫名其妙，不過，可以肯定一點，有人正援手相救。

這時，霍刀刀已下沉到胸前，浮沙壓着胸口，有說不出的鬱悶，連話也講不出來。

她拚命掙扎，身體却迅速下沉，一時之間，她不能再呼吸，昏了過去。

＊　＊　＊

當霍刀刀再醒來的時候，她發現自己睡在一張溫暖而舒適的牀上。

不過，她立時又覺得，床是應該靜止不動的，但這張床却似在晃動。

她微睜開眼，祇見四周密封，她立時知道，自己身處一個篷車之內。

霍刀刀看看自己，竟是半裸，肩上多處，敷了金創藥，並縛有繃帶，她心中有點驚慌。

忽然，有一個中年女人模樣的人，自車廂另一邊上來。

霍刀刀自然而然的，把身上的被子拉上，緊緊的裹了自己，問道：「你是誰？我在那裏？」

那女人道：「姑娘放心，妳很安全。」

「我在一輛馬車之上？」

女人點點了頭。

「我身上的傷……」

「都是由我爲姑娘敷上，不用擔心！」

「請問……」

「妳叫我郭大娘吧，人人都這樣叫我。」

「郭大娘，謝謝你，妳究竟是誰？是妳救了我？」

郭大娘道：「不，我沒有這個本領，救妳的是……」

「是我！」這一個口音，又似乎有些熟悉，聲音來自外面，不見人。

「請問閣下是……」

「梁尚君！」

「是你？」

「奇怪嗎？妳不是一直在追踪我嗎？」

霍刀刀不知如何作答。

梁尚君居然在篷車之外，道：「霍姑娘，妳不用擔心，好好養傷，身體好了，再作打算！」

霍刀刀想掙扎起來，但又發覺自己衣不蔽體，不能起來，祇好道：「大恩不言謝！」

「又不是甚麼大恩！」

「你怎會在浮沙之中救了我出來？」

梁尚君似乎已離開了這個篷車，再沒有回答。

「郭大娘，你知道一切？」

郭大娘點點頭，道：「妳不知道尚君自小便玩得一手好絲索？」

提起絲索，她想起了自己陷在浮沙之中的情景。

「那些絲索是梁尚君所放？」

「是的，他用絲索把浮沙附近樹枝壓彎彈起，嚇得那些賊人東奔西跑，以爲有妖魔鬼怪出現！」

「原來如此，那麼，我也是被他用絲索拉了上來？」

郭大娘點點了頭。

「那三個賊人呢？」

「他們被繩索綑了。」

「綑到那裏？」

「入了浮沙池之內！」

「死了？」

「沒有多少個人，能像妳那麼幸運！」郭大娘道。

霍刀刀聽了，才吁了一口氣，假若梁尚君來遲半步，自己將不是躺在這裏，而是躺在閻王君的眼前了。

「梁尚君怎知我在那谷中？」

「妳一開始出京城，他便知道妳跟踪他！」

「我並沒有找到他！」

「當然，你們所走的路，並不相同！」

「他去了那裏？」

「對於尚君的事情，我看妳親自問他好了！」郭大娘轉了個話題，問道：「妳睡了這麼久，也應該肚餓了！」

沒想起肚餓，霍刀刀也沒有甚麼感覺，經郭大娘一提起，她眞的立時感到腹如雷鳴。

郭大娘出了篷車，不一會，已捧了一碗白粥回來。

對這時的霍刀刀來說，這碗白粥有如山珍海錯，天下第一美味。

她吃了一口，問道：「郭大娘，我們正向黃河災區進發？」

郭大娘道：「正是。」

「我日前也一路在災區上走，到處饑荒，民不聊生，你們怎有這麼好的白米？」

「我們多的是。」

「怎會如此？」

「妳吃完了白粥，有了氣力，自己出篷來一看，便知道其中原因！」

霍刀刀實在不明白，但也祇好聽郭大娘的話，吃完了白粥，覺氣力稍爲恢復。

不過，因爲她身上中箭多處，有些射入深至近骨之處，使她仍感痛楚，一時之間，未能走動。

馬車似乎並沒有停下來，由午到晚，甚至夜間，也沒有停下來，不過，速度却相當慢。

過了兩天，霍刀刀已經可以起床。

在這兩天當中，霍刀刀仍然沒有見過梁尚君，不過，他雖有來，祇在外面與霍刀刀談了幾句話，當霍刀刀想多問幾句，他又不見了。

第三天，霍刀刀已經可以起來。

剛巧郭大娘不在篷車之內，她立時走到車尾，揭開了那篷布。

眼見外面，是一列一列的馬車。

每輛車子，由兩匹馬拉着，不過，車子是慢慢的走着，看來每一輛篷車是十分沉重。

忽然，她看到旁邊有一匹快馬經過。

霍刀刀叫道：「梁大哥！」

她一說出了口，覺得有點不對，爲甚麼自己稱呼梁尚君爲梁大哥？

梁尚君聽了，策馬上前，道：「霍姑娘，你好了？」

霍刀刀道：「好了，你可以和我說話了。」

「可以！」梁尚君向後面發出了一聲哨聲，另一個人策馬上來，梁尚君躍上了霍刀刀的篷車。

霍刀刀問道：「爲甚麼這麼慢？」

「因爲每一輛車，都載了幾千斤大米！」

「大米？」

「當然，賑濟饑民，還有甚麼比白米更好？」

「這幾十輛馬車，都載有大米？」

梁尚君點點了頭。

「那麼，眞可救災民出生天了！」

霍刀刀入了篷車之內，梁尚君也隨之而入，並關切地問道：「你已完全恢復了體力？」

霍刀刀道：「我眞不知如何報答你了！」

「霍姑娘太客氣了！」

「其實，我墮入了浮沙之內，自忖必死無疑，爲甚麼你會突然出現？」

梁尚君道：「老實說，我並非專程來救你，而是我剛巧也經過那個峽谷！」

「照理你離開紫楚城比我早，你應該比我早過這個大峽谷！」

「本來是……」

「爲了甚麼？」

「爲了這些大米！」

「怎麼？」

「我拿走的那副白玉天九牌，雖然是價值連城，但總不能吃的，除非……」

「除非換了錢？」

「對，我便是去找一個買家！」

「買家？天下間竟然有人有這麼多錢？」

「有，天下甚麼人也有，有妳這麼一個忠心耿耿的捕快，也有像我這樣一個賊！」

「梁大哥，我知道你並非是賊！」

梁尚君聽了，吁了口氣，道：「妳終於明白？」

「是的，其實我這次追出來，名義上是追捕你，但實際上，我是來看看你，是否一個欺世盜名之輩！」

「欺世盜名？」

「是否一個眞正的俠盜，一個劫富濟貧的俠盜！」

「在下自愧不如！」

「看來你不單是名副其實，事實上你爲貧民設想極爲週到，並沒有辜負俠名！」

「姑娘誇獎了！」

「沒有，事實是擺在眼前。對了，你爲何比我遲到峽谷？」

梁尚君道：「我找那個買家，他是誰，我不想說！」

「我是個捕快，我也不想知道！」

「他買了我那副白玉天九牌，並且還有那件翡翠玉玲瓏，我換了很多黃金，但在這個災荒的時刻，有黃金也無用！」

霍刀刀嘆了口氣，道：「亂世，亂世！」

「我又要多費時日，往找一個大米商，把黃金換來這一車一車的大米！」

「你打算把這些大米如何賑濟災民？」

「我想還有兩天路程，便開始進入災區，我會一邊走，一邊派米！」

「梁兄眞是造福蒼生！」

「生逢亂世，也是盡一點力而已！」

霍刀刀自與與梁尚君初識至今，一直是一個對立的狀態，而今却似乎成了一對莫逆之交。

「你怎會來到浮沙池處？」

「我經過峽谷之時，早已覺得奇怪，因爲這峽谷已是出名的草寇出沒地方，但我走過之時，似是完全沒有了盜賊的模樣，那並不正常！」

「你四處找？」

「我在小樹林之前，看見很多箭散於四週，附近並且混亂一遍，但看不見一個人影，於是，我走近樹林，便聽到那些賊人的叫囂！」

「他們才是眞正無惡不作的賊人！」

「唉！」梁尚君嘆了口氣。

「我說錯了甚麼？」

「天下百姓，那個想淪爲盜賊，除了那些天生無良之徒，大多是爲生活所迫！」

「我明白。」

「如果天下太平，人人豐衣足食，天下又怎麼會有如此多的盜賊，落草爲寇，打家劫舍，過這些刀口舐血的日子，也並不容易！」

梁尚君如此說，自有其一番苦心，因爲他自己其實也是一個被迫而成爲盜賊的人，祇不過，他武功極好，而且有一顆慈善的心。

「當你見到我之時……」

「妳已是背插箭羽，身入浮沙！」

「你怎麼救我？」

「我單人匹馬，也戰不過一大班的盜賊，就算能戰勝他們，也要

費一番時間，因此，我決定先救你，才再作其他打算！」

「我看見你出現的前一刻，好像風雲變色，那些樹木也東翻西倒！」

「我一個人對付不了這麼多人，於是，我利用一些繩索，壓下樹枝，利用樹枝的反彈力量，把那些盜賊嚇走。」

「梁兄的繩索武功，實在厲害！」

「也並不是甚麼神奇武功，最神奇的便是那些繩索，那些索子看來沒有甚麼特別，但非常堅韌，我在其末端縛上一個大鈎，鈎向樹木，可以壓倒一大片樹枝。」

「這是甚麼索子？」

「是先師遺下，據說是一些野生天蠶絲！」梁尚君拿了一束出來。

霍刀刀用手摸摸這些絲索，道：「這眞是天下奇物之一，看似透明無力，却是如此堅靭，假如能用此絲，編成一件衣服，那將是一件神奇護甲。」

「可以用來編織？」

「可以。」

「那麼，姑娘你可要費心了。」

原來梁尚君的師父，遺下了一大束這種野生天蠶絲線，梁尚君祇懂用來作武器，不知還有甚麼作用，而今霍刀刀說可以用來編織成護甲，他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好好利用野蠶絲的機會。

「你還沒有說，怎樣救我？」

「我利用樹枝，打得他們七翻八倒，陣脚大亂，再用繩索鈎子，鈎了妳上來。」

「如果沒有這些繩索，想救我倒也是要大費周章。」

「是的，其實妳也好運。」

「好運，陷入了浮沙之內，還說好運？」

「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爲浮沙之內，有些浮沙，下吮的力量非常大，任何物件，一陷其中，迅速下沉，如果妳入了那些浮沙，我想……」

霍刀刀而今想起來，也覺猶有餘悸。

忽然，她又想到另一個問題，有點羞赧地道：「當時我身上滿是箭，受了重傷，是誰……」

「當然是我……」

「你？」霍刀刀心下大驚，臉上紅霞乍現。

梁尚君立時續道：「是我叫郭大娘爲妳把箭拔了出來，又替妳洗好傷口，妳要好好謝她。」

「啊，原來如此！」她的心才寬了下來，但隨即又想到剛才那種羞態，又覺得不好意思起來，道：「梁大哥，原來你也喜歡作弄人。」

梁尚君道：「希望姑娘不要怪我。」他頓了一頓道：「我還要出去巡視這些馬車，妳好好休息一會。」

說完之後，便離開了這篷車。

霍刀刀實在想不到，這著名的飛天大盜，有膽入皇宮盜寶，當然是一個粗豪硬漢子，但也有他溫柔的一面，想到這裏，她忍不住微笑起來。

可是，回心一想，自己一直由捕快的父親帶大，滿腦子都是爲朝廷服務，以緝捕匪徒爲己任，怎能與這一個盜賊爲伍，甚至成爲一個朋友？

想到這裏，她眉心微蹙有點不大開心。

「姑娘，你在想甚麼，想得那麼入神？」

霍刀刀抬頭一看，不知甚麼時候，郭大娘已進了篷車內之內，她也不知道。

「沒有甚麼。」

「妳不要騙郭大娘了，我看見妳臉上，一時是歡喜一時是憂愁，心裏當然是想着一些難題。」

霍刀刀並有回答她。

郭大娘又道：「說給我聽聽，讓我替你開解。」

一時之間，霍刀刀却不知從何說起。

郭大娘道：「妳不說我也知道……」

「妳知道甚麼？」

「尚君告訴過我，妳是一個捕快。」

「那又如何？」

「尚君天生是個劫富濟貧的人，那麼，你們是天生對立的。」

霍刀刀愁眉暗蹙。

「所謂天生對立，祇是妳自己的想法，我問妳，妳做捕快，爲的是甚麼？」

「保護百姓財物，維持地方治安。」

「對，但最終目的是甚麼？」

「當然是爲了黎民百姓，讓他們安居樂業。」

「對，那麼，尚君而今出生入死，賑濟災民，目的是爲甚麼？」

「爲了幫助災民渡此難關，以後有好日子過。」

「對，你們手段不同，但目的一樣。」

「對！」

郭大娘道：「那麼，你們之間還有甚麼對立？」

霍刀刀搖了搖頭。

郭大娘果然是一個說話的高手，三言兩語，已解開了霍刀刀心中的結。

這時，霍刀刀才看見郭大娘手上拿着一包東西，便問道：「這是甚麼？」

「剛才尚君告訴我，妳懂織

衣？」

「怎麼他的天蠶絲會帶在路途之上？」

「並不是他帶的，是我帶的，我自小養大他，知道他的脾性，他向來非常敬重他的師父，連他師父留下的東西，也十分小心保護，當作寶似的，因此，很多時候，我也把這些蠶絲線帶在身邊。」

霍刀刀接了過來，打開一看，祇見那些天蠶絲，看來十分柔軟，但撫摸之下，却有非常足夠的彈力與韌力。

「可惜！」

霍刀刀問：「可惜甚麼？」

「而今沒有工具，妳不可以織護甲。」

「可以，有了這些蠶絲便可動工。」

「用妳雙手？」

「除了雙手之外，我要多一雙筷子。」

「筷子？容易極了。」

郭大娘找了一雙筷子回來，霍刀刀用刀把筷子削幼磨光，居然可以用來織衣服。

郭大娘看着她，道：「妳的手眞神奇。」

「有甚麼神奇？」霍刀刀一邊編織，一邊問道。

「還說不神奇，妳可以雙手握大刀，又可以雙手編織這小巧的絲線。」

「其實妳的雙手也神奇。」

「我有甚麼神奇？」

「妳可以雙手療我傷，也可以用雙手煮那麼好吃的白粥給我吃。」

「那祇是輕而易舉的事。」

「梁大哥是妳撫養大的？」

郭大娘點了點頭道：「我本是他師父家中一個傭僕，他自從進了師門，我便看着他一天一天長大，他遵從師父教訓，誓要幫助天下所有不幸的人。」

「他去竊皇宮寶物，妳不介懷？」

「當今天子昏庸，讒臣當道，他們那些東西，還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得來的，他們用不法手段搶來，尚君也用不法手段搶回，而且歸還給有需要的災民，有甚麼不對？」

霍刀刀聽了，也開始明白，世事並沒有絕對，祇不過她自小聽慣爹爹一面之言，而忽略了很多事實之外的眞理。

郭大娘道：「君仔並不打算永遠去盜寶，他也明白，無論一隻獵犬如何精靈威猛，總有一天會在山上喪命的。」

「那麼，他想怎樣？」

「他想安定下來，不過，他說過，那是十分遙遠的事。」

安定下來，豐衣足食，那個不想？天下人人也是如此想，不過，能實現的，又有多少人？

霍刀刀一邊與郭媽媽談話，一邊手不停編織，過了兩個時辰，居然編織了一塊前襟那麼大的一片。

馬車不停地走。

霍刀刀手也不停地織，過了一夜，翌晨，她已織成了一件護甲。

郭大娘見了，也覺得非常高興，立即告訴了梁尚君，他也來到了篷車內。

霍刀刀道：「梁大哥，你來試試！」

梁尚君立時脫下外衣，穿上了那天蠶絲護甲，她並沒有預先量過，穿在梁尚君身上却非常合身，便問道：「你沒有替我量度過，怎會如此適合？」

「這天蠶絲十分奇妙，可以伸長縮短，你可以穿，我也可以穿。」

「眞是如此神奇？」

「還有更神奇的地方。」霍刀刀突然一手搶了梁尚君手上的大刀，然後一刀砍下。

梁尚君本來想縮開，但回心一想，霍刀刀沒有理由亂砍，因此便任由她砍下。

他這柄佩刀，十分鋒利，砍在天蠶絲護甲之上，竟然把刀鋒反彈，不能砍入。

「眞神奇！」梁尚君忍不住讚歎。

霍刀刀道：「那是野生天蠶絲之功。」

「可惜我祇有這一束。」

「一束已足夠了。」

梁尚君沒有再說話，郭大娘却道：「他還想爲妳多織一件。」

梁尚君看了郭大娘一眼，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郭大娘笑道：「我一早看穿你的心。」

梁尚君雖是個堂堂男子漢，聽了這話，渾身不自然，忙道：「霍姑娘，妳穿上這件護甲吧。」

「不，我在這裏十分安全，那用護甲，你在外面，有了護甲，更加安全。」

「不，還是妳……」

郭大娘道：「我沒有說錯，霍姑娘，他想一人一件更好了。」

霍刀刀聽了，也低下頭來，連脖子也紅了。

梁尚君也借故出了外面。

＊　＊　＊

爲了盡快把白米運到災區，這一隊馬車，連夜趕程，希望在明天下午，可以到達災區。

霍刀刀經過一夜辛勞，她倒在床上熟睡。

突然，馬車猝然停下，驚醒了霍刀刀。

郭大娘並不在篷車之內，霍刀刀近車帘撥開一些，祇見前面一片火光，火光通明。

霍刀刀連忙穿回了衣裳，手握佩刀，上了篷車之頂，她經過了連日休息，身體已完全恢復。

望過去，祇見整隊馬車已停了下來，梁尚君與幾個手下，正面對一班蒙面人。

蒙面人當然是不懷好意。

梁尚君已經開始與那些黑衣蒙面人對打起來。

霍刀刀下了車，鬆了其中一匹馬，策馬來到梁尚君與賊人對打的地方，也加入了戰圈。

賊人衆多，除了幾個領導人物，武功有些水準之外，其餘的原來是烏合之衆，無大威脅。

不過，他們人多勢衆，其中有一些，開始搶劫，拉下了一包一包的白米。

有些人叫道：「米，是米！」

他們個個歡天喜地，竟然你一包我一包的搶起來，這樣把白米倒了大部份在地上，反而浪費了這些白米。

原來這些賊人也是災民，不過，他們較一般災民爲强壯，因此糾黨出來打劫。

他們很久沒有見過白米，也想不到劫這馬車，竟然劫到白米，不禁搶了起來。

梁尚君見狀，大聲喝道：「你們要大米？」

衆賊都停了下來。

其中一人道：「我們個多月沒有吃過米了。」

「你們也是災民？」

「是的，我們這一班人，離開了災區，却依然找不到米，因此便出來，希望可以找到米。」

「你們是災民，而我這些米也是用來賑濟災民，你們有多少人？」

「除了我們這裏三十多人，山上還有老孺弱小，大概有一百多衆。」

梁尚君道：「既有這麼多人，我留下一車米給你們，也可以暫解燃眉之急。」

那個首領聽了，還以爲自己聽錯了，道：「你給我們白米？」

梁尚君道：「但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們暫時有米可吃，不要再下來打家劫舍，爲害人間。」

「這個自然，你以爲我們喜歡做賊？」

「你們既已逃出災區，也不要再回去，白米之中，也有一些穀種，你們可以開山劈石，就在這裏，另立一個天地！」

衆人都轟然叫好。

梁尚君吩咐手下，果然把一車白米留了下來。

幾個賊首領，向梁尚君千恩萬謝。

霍刀刀看見梁尚君眞的把白米送與這些災民，心下也好生感動，知道他眞是個好人！

馬車隊爲了把米留下給這些攔路劫賊，也阻了一大段時間，直到天亮，他們才繼續出發。

霍刀刀上前，見梁尚君神情有些疲倦，便道：「梁大哥，你還是休息一下吧。」

梁尚君道：「不用了，我們已分別輪班休息，而今離災區已是不遠，我們希望盡快趕到！唉，爲甚麼妳你也下來，並帶了佩刀！」

「我還以爲這些賊匪……」

「他們也是被迫而作賊的，而今有了米糧，他們暫時可解愁困。」

「梁大哥，你眞是個好人！」

梁尚君道：「難得你明白，我很高興！」

梁尚君又留下一輛馬車，讓他們可以運回山區之內。

臨走前，梁尚君道：「你們一定要安份的生活下去，我回頭之時，看你們是否眞的改過自新，否則，我到時一樣也不會放過你們！」

衆首領齊道：「我們怎好辜負梁大哥一番好意！」

梁尚君與霍刀刀和他的幫手，看着馬車將米運往山上，每一個人都歡天喜地。

霍刀刀從事捕快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這情形，眼前的情景，使她心胸激盪，久久不能平息。

馬車隊繼續他們的行程。

＊　＊　＊

霍刀刀已換過男裝衣服，與梁尚君二人，騎着馬匹，在前領導着車隊。

一口氣走了十里，馬匹却要停來休息。

梁尚君見前面有一個小樹林，林邊又有一條小山溪，正是上好休息的地方。

衆人停了下來，馬夫帶了馬匹飲水。

梁尚君與霍刀刀下了馬，也在樹蔭之下休息。

霍刀刀道：「送了白米到災區之後，你會去那裏？」

梁尚君想了一想，反問道：「妳會回京？」

霍刀刀並沒有回答。

「難道妳還要我回京？」

霍刀刀搖了搖頭，道：「怎會？我的責任是捕捉大盜回京，你並不是！」

梁尚君作出吁了一口氣之狀。

霍刀刀道：「梁大哥，你在作弄我！」

「不，」梁尚君道：「我還以爲

妳要捉我！」他頓了一頓，道：「我送完了這些白米後，先回長白山去！」

「長白山？那裏是你家鄉下？」

「不，我不知那裏是否我的家鄉，不過，我師傅一直住在長白山，死後也葬在長白山，我做完了這一件事，回山拜祭他老人家，讓他知道，我沒有辜負他的教導！」

「妳眞是一個好徒弟！」

「妳有沒有到過長白山？」

霍刀刀搖搖了頭。

「那麼，你可想去看看？」

霍刀刀沒有表示。

「長白山有很多奇景，也有很多寶物。」

「寶物？」

「是天生的寶物，並非皇宮寶物！」

「有甚麼寶物？」

「長白山的野生人參妳可聽過？還有雪桃，你可聽過？」

「雪桃？有甚麼用處？」

「雪桃是一百年才開花一次，結果一次！」

「一百年那麼久？」

「是的，而今年便是開花期，也是結果期，吃了這些雪桃，據說可延年益壽，還可青春長駐！」

「那麼厲害，倒要去見識見識！」

「那一言爲定！」

原來梁尚君輕描淡寫之下，已經與霍刀刀定下了這一個約會。

霍刀刀正擔心無法回京覆命，既然有這一個好去處，當下心裏也是十分歡喜。

忽然，前面塵頭大起。

梁尚君站了起來，道：「各位小心。」

話未說完，前面已有了一大隊人馬的踪影。

霍刀刀一看，叫道：「小心，可能是官兵！」

「官兵？」

衆人更加緊張起來。

梁尚君道：「不用害怕甚麼敵人，官兵也好，賊匪也好，我們誓死保護米糧！」

衆人齊聲應好。

梁尚君道：「霍姑娘，既是官兵，我害怕他們有些人會認得妳！」

「不用怕，你不是看見我已換上了男子裝束？」

不一會，一大隊軍兵已經走前來。

爲首一個軍官，叫道：「你們是甚麼人？」

梁尚君上前道：「咱們是正當商人，北上做生意的！」

「做甚麼生意？」

「普通買賣而已！」

「甚麼買賣……搜搜馬車！」

梁尚君怒道：「搜？爲甚麼要搜我馬車！」

「我恐怕你們有些不法貨物！」

那些軍兵上前，護車的當然不讓搜，一時之間，互相打鬥起來。

有人趁此空隙，打開了篷車，大叫起來：「白米，是白米！」

那軍官道：「白米？而今糧價這麼高，你們却是屯積居奇的奸商！」

梁尚君道：「奸商！你們這些狗官……」

話未說完，那軍官已策馬上來，一柄大關刀，已經向梁尚君劈來。

梁尚君舉刀護己，那知道，這軍官非常狡猾，向下一刀，原來是虛招，到了招式未老，突然揮刀一轉，斜斜的劈下梁尚君肩膀之處。

這一招實在狡猾而厲害。

梁尚君一時間，竟無法躲開，他只覺着肩一沉，非常疼痛，而膊上衣衫已被撕開。

可是，梁尚君並沒有流血！

那軍官覺得奇怪，怎麼一刀劈下，此人竟可以只有衣衫破壞，而一滴血也沒有流出來？

梁尚君領教過這一招，再不敢小覷他，更不敢怠慢，向後猛退，然後，再躍上半空，揮刀而劈。

軍官想用刀格開，但梁尚君這一招也是虛招，刀鋒一轉爲橫砍，一刀削過，竟然削去了那軍官的一隻左手，橫飛出去。

那軍官痛極，跌了下馬。

其餘官兵，都害怕起來，另外幾個較爲高級的，都撲上前來，圍攻二人。

霍刀刀與梁尚君第一次互相合作，與官兵對打，這些手下，武功都不及那首領軍官，不及三五十招，已被二人打傷或嚇走。

梁尚君的手下，也非泛泛之輩，那些兵丁，無謀無勇，三兩下手脚，開始有些退後，當他們見首領軍官，受了重傷，更無心戀戰。

兩個手下，抬了首領軍官回去，一時之間，本是來勢洶洶的兵馬，已是落荒而逃。

衆人點了一下馬車，並沒有受到甚麼損傷，只是其中一輛，被官兵砍開了，漏出一些白米，衆人立時修補，又再上路。

梁尚君道：「霍姑娘，如果不是妳，我早已被那狡猾的軍官，一刀劈斷了手臂！」

「你武功這麼厲害，怎會？」

「怎麼不會？妳不是看見他一刀劈下，却是怪招連出，改砍爲削！」

「是的，那人武功也厲害！」

「這一變招，實在猝不及防！」

「對，你衣衫已被刀削爛。」

「那是因爲你織那件天蠶護甲！」

「護甲眞有那麼厲害？」

「是的，眞是刀槍不入！」

霍刀刀上前，把破衣之處掀開來看，果然，天蠶絲正好護住了梁尚君肩頭，一點損傷也沒有，而護甲之上，也沒有刀砍過的痕迹！

這護甲果然是寶物！

霍刀刀道：「還是你師傅留下的天蠶絲神奇，梁大哥，你在浮沙池內，救了我一命，而今，我織了天蠶絲護甲給你穿，也救了你一次，那算是扯平了！」

梁尚君道：「怎算扯平？我欠你還多！」

「欠甚麼？」

梁尚君並沒有回答，並且走了開去，吩咐他的幫手，又開始起程。

這一趟運送這幾萬斤的白米，倒是一波三折，但他們終於他們來到了災區。

一大班飢民，已餓了差不多大半個月，而今有米糧來，直把梁尚君視作一個天神般景仰。

梁尚君並沒向災民邀些甚麼功，只吩咐幫手，用最公平的手法，把白米分派了出去。

這工作其實也不簡單，衆人花了三天兩夜時間，才完全把白米派了出去。

不過，遠處的災民，聽說這裡有白米送，老遠都趕來，災民潮水般湧到。

梁尚君見了那些衣衫襤褸，皮黃骨瘦的災民，眼眶充滿了淚水，不住嘆氣。

霍刀刀在旁，也感受到那些災民的凄苦，但梁尚君一人，力量實在有限，只好安慰他道：「梁大哥，我們已盡全力，不用介懷！」

梁尚君道：「妳說看這情形，我怎能不再入宮？」

霍刀刀也覺無言以對。

「你要再去……」

「不，我對妳說過，我要回長白山，妳也答應過，我們一起去！」

霍刀刀點點了頭。

郭大娘爲他們打點了一切，陪了他們二人上了一段路，突然，郭大娘對二人道：「我還留下了一些東西，你們先走！」

梁尚君道：「留下甚麼重要東西？」

郭大娘道：「你不要理我！」

霍刀刀道：「我們也可一起折回！」

郭大娘道：「不用了，回長白山的道路，我非常熟悉，我可能比你們還早到！」

他們約定了在長白山上相見。

梁尚君當然明白郭大娘的一番好意，臨走之時，郭大娘暗地裏對他說：「好好把握這一個機會，這一點，郭大娘幫不了你了。」

兩人送了郭大娘回去，然後繼續上路。

一路上，人煙越來越稀少，但風景却越來越是美麗，本是紅花綠草的荒野，漸漸已沒有了綠意，換上了秋涼的新裝。

霍刀刀一直在京畿長大，幾時有看過這美麗的大自然風景，就算有機會，也是匆匆而過，而今既有件，又有時間，實在是一件賞心的樂事。

一路上，也再沒有投店，因爲根本沒有人跡商店，他們每晚找個可以擋風的地方，看一回星星，便各自去睡，吃的也並不是甚麼好東西，梁尚君打了一些野鳥野兎，燒了來吃，倒是別有一番風味。

這種好日子，是一生難遇，以誰也希望把這段時光，延長下去。

可惜，好景却是不常在。

那日，梁尚君忽然停了下來，對霍刀刀道：「霍姑娘，妳有沒有覺得，有些不對？」

霍刀刀道：「有，似乎有人在跟踪我們！」

「會不會是郭大娘？」

「如果是她，她何必跟踪？」

兩人互望一眼，找了一處地方，坐了下來。

梁尚君道：「妳有妳捕快那種天生下來的觸覺，我也有那種預感！」

「是的。」

「那麼我們好好的等他出現吧！」

兩人繼續他們的行程，可是，過了兩天，仍然沒有發現甚麼。表面上，兩人已鬆懈下來，沒有再作甚麼提防，但是，實際上，他們仍有高度警惕。

那日，他們來到一個滿佈水潭的山坡。

霍刀刀一見了，便覺得很開心，她把鞋履脫下，浸在水中。

「濯足清泉，是人生享受之一！」梁尚君道。

「對，我自小喜歡玩水！」

「我們也走了這麼多天，一直沒有機會好好的洗澡，今日天氣不寒……」

霍刀刀道：「不過……」

梁尚君道：「我在那邊山坡爲妳守衞！」

「好極！當我洗完了，你再過來，我可以爲你守衞！」霍刀刀笑道。

「好極！」

梁尚君離開了水潭，上了那個山坡，背着水潭，坐了下去。

山坡離開水潭有一段距離，如果是偷窺的話，當然可以看到，不

過，霍刀刀知道，梁尚君是個君子。

霍刀刀很快脫下了衣服，走入水潭之中，清澈而略帶寒氣的水，的確令人心曠神怡。

當她再舉首望向山坡之時，却不見了梁尚君，可能他覺得百無聊賴，走到了另一邊去。

梁尚君坐在山坡之上，望着遠處的風景，並不覺得寂寞。可是，他看了一會，發覺山坡之下，那些矮樹叢中，似有一些異動。

接近黃昏，也許是有些小動物回巢，也許是一些小動物開始出外覓食，也說不定。

不過，他越看越不對勁。

他決定走下去一看。

來到這堆矮樹叢，却沒有甚麼發現。

當他回首，却見到有兩個黑影，正奔向山坡，他立時焦急起來，因爲霍刀刀還在水潭之內。

他輕功極好，一急起來，脚步更快，轉眼之間，已追及了那兩人。

然後他向上翻騰，落在兩人之前。

但身未立穩，兩人已攻來。

梁尚君不甘示弱，雖是不明原委，仍與二人相鬥起來，兩人武功不弱，左右夾攻，梁尚君却應付有餘。

梁尚君不想霍刀刀發現打鬥而壞了清潭沐浴的雅興，也爲了安全之計，便且戰且走，引開了兩人，往山坡的另一邊而去。

幾下翻騰，已過了另一邊。

那兩人窮追不捨。

其中一個道：「這種輕身功夫，好熟悉！」

另一人道：「我們的確見過！」

梁尚君這時，見已離開霍刀刀相當遠，又見二人在說話，便道：「兩位與在下認識？」

兩人並沒有回答。

「既不相識，爲何要攻擊在下？」

其中一人忽道：「對，是他！」

另一人也道：「不錯！我們幾乎看走了眼！」

梁尚君聽了二人所說，心中立時有了警惕。

「白玉天九牌！」

梁尚君自是一楞。

「翡翠玉玲瓏！」

梁尚君又是一楞。

「你這飛天大盜，今日落在我們手中，眞是老天有眼！」其中一人道。

另一人也接口道：「入宮盜寶，飛簷走壁，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梁尚君道：「兩位是……」

「爲讓你口服心服，不妨讓你知道我們是誰！我是御林軍統領狄金！」

「你站穩聽着，我是錦衣衞統領仇呈祥！」

「啊！兩位原來是紫禁城內的大統領，在下祇不過是一個普通江湖人！」

「普通江湖人？我見過你在宮中翻騰功夫，與你剛才的一模一樣，天下沒有多少個江湖人，有你這樣的翻騰功夫，你敢入宮盜寶，這樣轟轟烈烈的事，又何必在我們面前隱瞞？」狄金道。

仇呈祥接口道：「你運米進災區，傷了我幾十個弟兄，還在我們面前裝神弄鬼！」

事關重大，梁尚君當然不肯承認。

「兩位大統領，實有所誤會！」

狄金與仇呈祥，互望了一眼，不再說話，一同動手，又再攻來。

梁尚君無奈，與他們週旋。

狄金這時已拔出了佩劍，仇呈祥也把他的金刀拔出鞘，但梁尚君仍然徒手與二人搏鬥。

打了五十回合，二人似無取勝把握。

狄金一躍開來，道：「你眞不是那飛天大盜？」

梁尚君道：「不是！」

仇呈祥也道：「既然不是，那我們……」他說完便轉身，那知道，這祇是一個假動作。

一把「梅花針」已撒向梁尚君。

梁尚君非常機靈，一拂衣袖，然後轉身，祇是那些梅花針，已一枝一枝插在他的背上，他稍作掙扎，然後是倒在地上。

狄金笑道：「仇兄的梅花針果然厲害。」

仇呈祥笑道：「沒有你的協助，我也沒有機會下手，這一次咱們兩人出來，眞是合作得天衣無縫！」

狄金道：「不過，這廝仍死口不認！」

「那也沒有甚麼問題，我們在路途之上，早已捉了幾個與飛天大盜似有關連的人，不用理會他們說些甚麼，如果是寃枉的，也不怕多寃枉這一個！」

「對，我們多捕幾個，回到宮中，再屈打成招，那麼，咱們一定升高官，發大財！」

「那要多得兄台提拔！」

「不要這麼說，咱們兄弟二人，互相關照，互相提攜，何怕沒有榮華富貴！」

狄金道：「我看這廝武功也了得，倒不如先縛起他，免的他醒來，又多麻煩！」

「好極！」

二人從身上掏出了繩索，走近伏在地上的梁尚君，俯身下去，便

要縛起他。

那知道，他們一俯身，梁尚君却突然一個翻身，雙掌同時挺出。

這雙掌用了八成以上的力量，兩人在近距離中掌，被震出七丈以外。

原來梁尚君並沒有中那些梅花針，雖然梅花針的確插在他的背上，但沒有傷及他絲毫，理由當然又是那件天蠶絲護甲。

他本想詐作受傷，好讓二人釋疑，不再向他攻擊，以免破壞他這次向長白山之行的計劃。

那知道，他假裝暈倒，聽了二人所言，竟是不理公義，寃枉多人作爲飛天大盜，以便他們升官發財，梁尚君本欲避開他們，但在氣憤之下，定要給予教訓一番。

狄金與仇呈祥躺在地上，血脈翻騰，非常辛苦。

「你們二人怎樣做統領，寃枉平民百姓，以圖自己升官發財，怪不得天下如此大亂！」

他一步一步走近二人。

狄金道：「好漢，好漢，咱們知錯了。」

「知錯，你們這種喪心病狂之人，也有知錯之時，除非是死了！」

仇呈祥也道：「好漢，饒命，饒命，我們回去，自然會放人，你既不是飛天大盜，那麼……」

「那麼又如何？」

狄金叫道：「好漢饒命！」

這時，梁尚君望着狄金，似乎已分了心神，仇呈祥如何不知，又一把梅花針射出。

這些梅花針不再是攻向他身上，而是射向梁尚君的臉上，他昂首平飛，幸好避過。

不過，這騰身飛開，却給二人一個大好機會逃走，他們沒命的向水潭那邊逃去。

二人眼利，一看是個女人，回首一望，却見梁尚君已追來。

他們素知，這人輕身功夫極佳，比起自己，高出了許多，祇要他縱身一躍，便可超在二人前面。

仇呈祥突生一念，撲向那女人！

那女人正是剛從水潭出來的霍刀刀，她本是男裝打扮，但沐浴之後，鬆開了頭髮，自然而然的回復了女人的面貌，因爲，在這深山之中，她也沒有甚麼顧忌。

那知道，一上山坡，便給其中一人反扣手腕。

她想避開，另一邊的狄金也上來，又是一手扣住她，另一手把劍格在她頸上。

梁尚君見此情形，不敢再縱身上來。

「兩位好漢……」霍刀刀道。

狄金道：「咦，妳不是霍捕快？」

仇呈祥看得清楚，道：「對，霍捕快，妳怎麼會與此人同行？」

兩人互望一眼，似乎已有所明白。

狄金道：「霍捕快，妳一向是負責追捕飛天大盜的，那麼，他便是飛天大盜……」

仇呈祥道：「爲甚麼妳已追捕了飛天大盜，却不把他押回京中，反而……」

梁尚君見他們二人，以霍刀刀爲人質，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霍刀刀突然輕聲道：「兩位統領，這人的確是在宮中盜寶的飛天大盜！」

「是嗎？」

「不過，他武功頂好，我武功不及他，明知他是大盜，我也沒有辦法！」

「那妳想……」

「我當然想把他捉回去，但不能用硬！」

狄金似乎明白，道：「那妳用色誘？」

霍刀刀道：「不要用這麼難聽的話說。」

仇呈祥道：「換句話說，他喜歡妳了？」

霍刀刀羞赧地點了頭。

狄金道：「好極，妳仍作我們人質，威脅他，讓我們擒了他才再作打算！」

霍刀刀道：「好極，沒有問題，不過，我不會分薄你們的功勞！」

霍刀刀如此說，目的當然想令他們兩人高興，便不對她心生疑懷，而存戒心。

狄金仍然把劍格在霍刀刀頸上，叫道：「你不要再走近，否則我先一刀把這姑娘了結！」

梁尚君祇好停了步伐，道：「你們要捉的是我，不要難爲這個姑娘，不關她的事！」

仇呈祥道：「不殺她也可以，你却要就擒！」

「你不要再抵賴了，這位霍刀刀姑娘，原是個捕快，她是負責緝捕你的，你還否認是飛天大盜？」

梁尚君一時之間，無法作答。

狄金道：「你承認了？」

梁尚君不知霍刀刀想如何對敵，不作回答。

狄金向仇呈祥作了一個眼色，然後又道：「飛天大盜，你是個英雄好漢，也不想傷及無辜，更不想累及你這位紅顏知己？」

梁尚君見霍刀刀在他們劍下，又不敢上前反擊，祇好唯唯諾諾的點頭。

「好極，你受了我們拘捕，我們自然便放這位姑娘。」

梁尚君為救霍刀刀，想也不想，便叫道：「你們來縛我吧！」

狄金又再向仇呈祥打了一個眼色，向他低聲道：「這人厲害，先用毒迷了他。」

霍刀刀聽了，心下十分焦急，卻無法通知梁尚君，一時情急，一手便想推開狄金。

狄金並沒有被霍刀刀推開，反而把劍一按，刺進她的粉頸之上，登時，血湧如泉。

梁尚君見了，更加緊張，叫道：「你們不要傷她，我跟你們回宮好了。」

霍刀刀聽了，雖然頸上噴血，但心中也是甜絲絲的，叫道：「梁大哥，不用理會我，你先逃吧！」

「不，妳忍耐着，這件事不關妳的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

狄金叫道：「對，大丈夫的確該如此，姓梁的，你好好就擒，我們也不傷及無辜！」

仇呈祥慢慢上前。

狄金叫道：「你一動手，霍姑娘便先成劍下之鬼。」

梁尚君眞的一動也不敢動。

仇呈祥一走近梁尚君，突然使出一柄匕首，刺向梁尚君的手臂。

梁尚君明明知他使詭計，也沒有反抗。

那知道，匕首有毒，梁尚君感到自己手臂痳木之時，已經太遲，昏倒下去。

霍刀刀見了，笑道：「你們好狡猾！」

狄金道：「你們是五十步笑百步，不是你先向我們使奸計，我們又怎會如此。」

梁尚君癱瘓在地上，仇呈祥把他五花大綁，道：「匕首上有慢性毒，相信以他這樣强壯的身體，一定可以捱到回京。」

狄金道：「先殺這狡女？」

仇呈祥道：「不，留住她還有用。」

「有甚麼用？」

「她是京畿內白興和捕頭的手下第一捕快，這個白興和，倚着自己年紀大，倚老賣老，常常左右我們錦衣衞所作的決定，而今有了這背叛朝廷的捕快，又是他的手下，何不藉此機會，也把白興和在京畿的勢力也一併剷除！」仇呈祥眞是深謀遠慮。

「再用毒匕首？」

「不用了，祇用繩索，讓她看着她的情郞受苦，她也不敢再作反抗。」

不過，狄金仍然用繩綁了她，並為她止了血。

兩人各押一人，下了山道。

在山脚之處，放了一個煙炮，過了大約一個時辰，已有一隊兵勇前來。

衆人見兩個統領捉了飛天大賊，都轟然叫好。

為了安全起見，兵勇依着兩個統領所言，做了兩架囚車，把他二人困在當中。

這樣回京，當是萬無一失。

梁尚君一直昏迷，而且臉色一天比一天差，看來仇呈祥所言非虛，那種慢性毒藥，一天一天的侵蝕梁尚君的身體，就算他而今醒來，也無力與人打鬥。

霍刀刀雖然沒有中毒，但身在囚車，也沒有甚麼辦法，祇有乾着急。

走了五天，已近京城。

霍刀刀知道，再等下去，再沒機會。

忽然，她在囚車之中，想到了一條妙計。

男盜女捕　結成同心

那晚，他們來到一處樹林，因近京城，衆人有點鬆懈，兩個統領心情極佳。

有些兵丁，去村野居民之中，找了一些酒肉，入夜之後，寒風乍起，他們生了個火，竟然燒烤起來，為驅寒氣，竟准他們喝酒。

饑酒餓肉多日，那個兵丁不拚命狂吃狂飲？

狄金與仇呈祥畢竟是統領，為人較有分寸，不過，兩人倒也喝了兩杯。

狄金道：「仇兄，你先去歇一下，我來看守。」

仇呈祥道：「多謝狄兄，我先去睡，下半夜再由我來看守。」

話未說完，已經倒下，入了夢鄉。

霍刀刀看在眼內，知道機會來了，叫道：「狄統領，好心給我吃一點吧。」

狄金望着霍刀刀，祇見這多天以來，囚在車中，亦瘦得不似人形，但祇望了她一眼。

霍刀刀道：「狄統領，我也捱不了多久，你來，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秘密？」

「是的，一個大秘密。」

狄金一來好奇，二來也百無聊賴，心想：「看妳這個捕快，又耍些甚麼花樣。」

霍刀刀輕聲道：「囚車上是飛天大盜梁尚君，你知？」

「當然知道，這也算是秘密？」

「不，當然不是這個，我再問你，梁尚君在禁宮之內，來去自如，你知他偷去了不少寶物。」

狄金點了點頭。

「他在宮中盜去的，件件是寶物，而且是無價之寶，這一次，他

祇用了一隻翡翠玉玲瓏，便換了幾萬斤大米，往災區賑災去了。」

「這蠢人！」狄金道。

「人各有志，那也不用批評。」

「其實妳想說甚麼？」狄金有點不耐煩。

「你記得那副天九牌？」

「白玉天九牌？」

霍刀刀點了點頭。

「白玉天九牌仍在這人手上？」

霍刀刀道：「不要這麼大聲，否則讓人聽到。」

狄金聽了，似乎連酒也醒了，道：「妳知這白玉天九牌在那裏？」

「我當然知道。」

「快告訴我。」

霍刀刀道：「不要這麼大聲，否則仇統領醒了過來，他也要分一份。」

狄金聽了，也覺是道理，輕聲道：「在那裏？」

「我當然不會這樣白白便宜了你。」

「甚麼條件？」

「第一是還我自由。」

「這沒有問題。」

「第二是給我解藥。」

「解藥？你也想救出梁尚君。」

霍刀刀道：「如果你知道了白玉天九牌所藏之地，你根本不用再當甚麼統領，還要這梁尚君作甚麼？」

狄金似乎有些意動。

霍刀刀又道：「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而且那個仇統領，雖表面說來，與你是好兄弟，但一論到權力，他那一個時候，不是想壓在你之上？」

御林軍與錦衣衞一向相處得並不融洽，但為了飛天大盜這一事，在毫無頭緒之下，祇好合作。

雖然，狄金與仇呈祥這一次的合作成功，不過，傳統上這兩個宮中護衞，並不是那麼和好。

霍刀刀一字一句，都合情合理，當然會打動他的心。

「不過，解藥不在我處。」

「在仇統領身上，不過，而今他已醉了，你很容易在他身上找到。」

「妳要先告訴我，收藏白玉天九牌的地方。」

「不，狄統領，你也明白，你迫我沒用，祇要你拿來解藥，我才會告訴你。」

狄金看看在那邊的仇呈祥，正睡得酣暢，看來在他身上找些解藥，並不困難。

他似乎有些意動。

霍刀刀道：「快些下手，否則他醒來，我想要告訴你也不能，而且，多了一個人，利益就分薄了。」

狄金聽到利益，立刻動身。

他慢慢的走近仇呈祥的身旁，仇呈祥的確是睡得很甜，還打起了重重的鼾聲。

狄金伸出手來，先試試一下，仇呈祥並沒有甚麼反應，依舊酣睡。

於是，他放膽動手，不過，仇呈祥也是個心思細密的人，懷中一個布袋，縛得非常密實。

霍刀刀輕聲道：「用刀！」

狄金也覺得是道理，把縛着布袋那些帶子割斷，打開布袋，容易搜索。

他便拿了一柄匕首，便要去割那些布帶。

霍刀刀看準了這個時刻，早已把指間一粒小石子彈了出去。

仇呈祥突然一痛，整個人彈了起來。

狄金也被這無端一彈，嚇得魂不附體，手執匕首，向後一退。

霍刀刀看見，立時叫道：「仇統領，有人殺你呀！」

仇呈祥睜開眼睛一看，祇見狄金手執匕首，一臉驚惶，呆在他面前。

耳裏聽到有人要殺自己，而眼中看見有人持匕首在面前，這人不是要殺自己，還殺誰人？

他不理甚麼，一掌打出。

狄金猝不及防，被打開丈八。

仇呈祥並沒有慢下來，再撲上前，一手搶了狄金匕首，兩人打鬥起來。

狄金道：「仇兄，仇兄，我不是刺殺你！」

「不是刺殺我，為甚麼站我跟前，用匕首對着我？」

「我……」

「你當然不知怎樣說，因為你想一人邀功，殺我滅口，那麼升官發財，你一人獨得。」

「我不是這樣的人。」

仇呈祥當然不再聽他解釋，二人狠狠的鬥起來，本來，狄金有些理虧，但看見仇呈祥，不顧生死的來攻自己，一時之間，祇好盡力相拚。

兩人越打越勇，已分別抽出佩刀佩劍，而他們的手下，有些是屬於御林軍的，有些是屬於錦衣衞的，一時各為主子也好，為自己也好，也厮殺起來。

霍刀刀這時，已掙開了囚車。

她在途中，表面是憔悴不堪，但內裏暗自調息運氣，要掙開囚車，本是易事，但無奈未想到辦法，救出梁尚君，祇好仍在囚車之內。

這時，梁尚君雖然未醒，但趁此良機，先救走梁尚君，解毒之事容後再想辦法。

於是，她牽了一匹馬，把囚車

馭着，自己跳上馬上，猛力揚鞭，拖着囚車遠去。

兩人仍在酣鬥，突然聽到了馬嘶，也停了下來。

狄金嘩然道：「仇兄，我們上當了。」

「上當？上甚麼當？」

「霍刀刀救了梁尚君，跑了。」

「你……」

狄金道：「我早說過，是一場誤會，那妖女使的是離間之計，使我們自相殘殺。」

「你爲甚麼又持匕首在我前面。」

「我祇是在附近巡邏，那妖女見我走近你身旁，故意大叫，使你誤會。」

仇呈祥道：「果是如此？」

「我們兩人，出生入死，同捉這囚犯，我怎會殺你，而且將來回到宮中，要用解藥救醒那個飛天大盜，一切靠你，我又怎會殺你？」

狄金說得頭頭是道，一時之間，仇呈祥也有些相信。

狄金又道：「他們逃得不遠，我們快追。」

兩人又喝令手下，開始追捕霍刀刀二人。

果然，馬匹拖囚車，走得不遠。

仇呈祥與狄金二人，首先追了上來。

霍刀刀看見，心下大驚，梁尚君在囚車之內，顚簸不堪，搖晃不定，看來十分苦楚。

兩人越追越近，霍刀刀也無法不停下來。

霍刀刀道：「你竟相信狄金，他要殺你，歷歷在目，你還相信他？」

仇呈祥道：「妳這死丫頭，胡言亂語，想離間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

霍刀刀道：「你不相信，以後不要後悔，沒錯，我想逃，想救梁尚君……」

狄金叫道：「妳這死丫頭，還在這裏風言風語，看我一刀把妳砍死！」

霍刀刀也不懼，道：「來，來，你一刀把我砍死，我也一刀把梁尚君殺死，看你們如何回到官府，拿個甚麼交代？」她舉起刀來，作勢要刺梁尚君。

狄金一躍上前，一招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已把霍刀刀手中的匕首搶了過來，又再一點，霍刀刀不能動，也不能說話。

狄金道：「仇兄，我們還是馬上趕路回京，免得夜長夢多！」

仇呈祥道：「如今天色未明，剛才又經過一番擾攘，倒不如等到天亮再說！這丫頭中了你的點穴，也沒有多大作爲！」

狄金道：「我看這飛天大盜顏容似有不妥，可能是受不了這多天以來，坐在囚車中的折磨！」

「我看沒有問題！」

於是，兩人合力，又把馬匹囚車，一起拉回他們紮營之處，衆軍兵已收拾好了，不過，剛才斷殺，有些受傷，早已分開兩派，一派御林軍，一派錦衣衞各自療傷。

兩個統領，分別向手下訓斥一番，並且叫衆人再休息一回，天亮之時便拔營上路。

可是，到了天亮之際，天却下起大雨來。

衆人醒了，本想不理風雨，但天氣已轉涼，遇上這一場雨，更加有點寒意。

狄金道：「我們還是多等一會，待雨停了，再上路去！」

仇呈祥看看梁尚君，道：「這死囚身體已十分虛弱，再被雨淋，說不定會一命嗚呼！」

「千萬不可，這人是我們升官發財的保證，若他有甚麼三長兩短，我們這一趟千辛萬苦，也是白作一場！」

仇呈祥當然明白，他上前爲梁尚君把了把脈，又在自己懷中布袋裏，拿出了一個小瓶，灌了一些藥液入梁尚君口中。

這一切動作，却看在霍刀刀眼裏，她雖然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但頭腦却十分清醒。

霍刀刀這時才明白，仇呈祥年紀較大，在這裏其實控制一切，包括了控制梁尚君的性命。

仇呈祥年紀較大，閱歷較多，他的武功其實比狄金好，更懂得利用藥物，只有想辦法說服他，才可以救出梁尚君，自己也可以逃出生天。

不過，離間之計，已經使用過，再用一次，可能無效。可是，同一計策，使在另一個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效果。況且，在這絕望的環境之下，甚麼也要試一試，否則只有坐以待斃。

這時，霍刀刀身上穴道，經過了多個時辰，早已自動解了。

這一場大雨，一下却下了整個上午，而且有越下越大的趨勢。

幸好軍兵身上，仍有一些糧食，他們決定再多等一下，再作打算。

忽然，霍刀刀見狄金不在，可能是去了樹林後面方便，她立時把握這個良機。

霍刀刀招手，仇呈祥過來。

仇呈祥走了過來，問道：「又有甚麼事？」

霍刀刀道：「我快要死了！」

「妳不要再在我面前耍花樣了！」

「不，不，有道是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你聽我多說一句，好不好？」

「要說甚麼，便快說！」

霍刀刀却不說話，在懷中拿了一些東西出來。

仇呈祥知道這丫頭十分狡猾，退開了一些，免爲她所傷。

霍刀刀笑道：「仇統領，你不用怕，這次，我不會加害於你，而是有益於你。」

「有益？」

霍刀刀把手掌攤開，却見一顆晶瑩透徹的綠玉，在霍刀刀的手掌之中。

這顆綠玉足有一顆荔枝那麼大，深綠顏色，四周圓渾，並有綠芒芒的光彩。

仇呈祥看了，有點目瞪口呆。

霍刀刀道：「給你的！」

「給我？」

「是，不過，我身上只有一顆，如果你還想要其他的幾十顆，那你要自己想辦法！」

「怎麼？還有幾十顆？這東西是從那裏得來的？不，不用問，當然是……」

霍刀刀也沒有答腔，又用眼尾望了梁尚君一眼，而仇呈祥也立刻明白。

霍刀刀道：「這一顆是他給我的……算是定情的信物，其他的都在他那裏。」

「在他身上？」

「當然不會，這些宮中盜出來的寶物，當然不會放在身上，不過……」

「不過甚麼？」

「我身上有一張圖，是收藏了這寶物的地圖！」

「給我！」

「可以，因爲我也快死了，再要這些東西也沒有用，不過，我與梁尚君二人，既然要死，也應該死得舒服一些。你認爲怎樣？」

仇呈祥不語。

霍刀刀知他意動，道：「只要你給梁尚君解藥，讓他死得比較舒服一些，那我便把地圖給你。」

仇呈祥一時之間，仍猶豫不決。

霍刀刀又再從懷中拿出了一張紙，乍眼看來，似是繪有一些山水地勢之類的圖畫。

霍刀刀又道：「其實，這地方藏有梁尚君年來所盜的寶物，這實在是個大寶藏！」

「大寶藏？」

「不要這麼大聲，讓狄金知道，你將會死無葬身之地！」

「妳不用離間我們！」

「不是離間，上次他不是乘你睡了，想把你殺了？」霍刀刀舊事重提。

「他不會，妳不用說他壞話！」

霍刀刀道：「你這麼相信他，我倒不如把地圖交給他！」

「不！」

「一個人獨享當然比兩個人分享好得多，而且，他知道了這個大寶藏，他容不了你！」

「那妳立刻給我吧！」

「不。」

仇呈祥似乎想用强來。

霍刀刀突然把地圖撕開了兩半，仇呈祥一時之間，不敢再動粗。

霍刀刀道：「如果你再亂來，我把地圖吞下肚中，你便一無所有！」

仇呈祥道：「妳想怎樣？」

「我可以把地圖給你一半！」

「快！」

「不，你先要把解藥餵給梁尚君，我才會給你！」

仇呈祥道：「我餵了他，若妳又不給，我可有甚麼保證？」

霍刀刀道：「你只有信任我！」

仇呈祥仍不能下定主意。

霍刀刀道：「你這麼婆婆媽媽，怪不得不能成大事，將來也定是讓狄金霸佔了一切。」

「不會，當然不會！」仇呈祥一邊說，一邊在懷中拿出藥來，餵梁尚君。

忽然，狄金從樹林那邊回來，看見仇呈祥在餵藥給梁尚君，便問道：「仇統領，發生了甚麼事？」

仇呈祥心中一驚，不過，人急智生，道：「這死囚可能受不了這風寒，我怕他要死，所以餵他一些解藥，免致節外生枝！」

「對，要小心看着他！」

過了一會，梁尚君似乎面有血色，並且清醒過來，大叫：「水呀……水呀……」

霍刀刀用目光示意仇呈祥，仇呈祥無奈，也給了梁尚君一些水喝。

這些解藥果然有效，梁尚君面色轉紅，似乎是大有起色，並且要東西吃。

仇呈祥因爲狄金在旁，無法與霍刀刀再說，霍刀刀也樂得暫時控制住他了。

狄金却是一個心精眼銳的人，他看見霍刀刀與仇呈祥之間，似乎有些默契，他曾有謀害過別人的心，當然會提高警惕，害怕仇呈祥會謀害他作報復。

不過，他不想當衆揭開自己的疑慮，趁仇呈祥走開，狄金便問霍刀刀，道：「你又在仇統領身上弄了些甚麼手脚？」

「弄些甚麼手脚？」她頓了一頓，道：「我只不過懇求他待梁尚君好一些！」

「甚麼報酬？」

「沒有甚麼……」霍刀刀故意說

得十分曖昧。

「一定有的，快說，否則，我一刀先殺了梁尚君！」

「不！」霍刀刀有些緊張，但隨即又裝作不大着緊，道：「殺了他也好！」

「爲甚麼？」

「一來我不想看着他那麼辛苦，他是我未來的丈夫，雖然，我已明白，今生今世也不能與他結合，但我們總算……我不忍心……二來，你殺了他之後，我也可安心自殺，伴他上黃泉之路！」

「姑娘眞是多情多義！」

「不過，我們死後，你們也人財兩空！」

「怎會，我們仍立了大功。」

「抓兩個死人回去，有甚麼用？至低限度，也應抓回一些贓物，皇上才信你們是有用之人！」

這話未嘗沒道理。

「我當然不會讓你們死去。」

「我們會死，那是遲早之事，但如果我們能捱到回京，給聖上見過，那自然不同！」

「對，那時，你們死了，對我們來說，也沒關係，因爲我們已交了差！」

「不過，你要不要多立一些功勞？」

狄金笑道：「姑娘，你又來了！」

「不，過去我曾想脫身，自然是……不過，如今我們兩人，再沒有甚麼力氣，而且實在快要死了，我只希望梁大哥死得舒服一些！」

「那也不太難！」

「當然，只要你大發慈悲，放他出囚車，讓他舒舒服服的躺在我身旁！」

狄金道：「他一出來……」

「你怕？他只剩半條人命，無論他武功有多强，囚在車上半月，他還有甚麼武功可言！」

狄金雖然相信，但心中也有顧慮。

霍刀刀知道他實在有點意動，只要再多加一點工夫，他一定會放梁尚君出來。

此時，仇呈祥已轉了回來。

霍刀刀道：「他身上有一件寶物，你把他放出來，便會看見，我答應把這寶物給你。」

「甚麼寶物？」

「他身上有一件『天蠶絲護甲』！」

狄金道：「甚麼？」

「『天蠶絲護甲』——其實你們早已看過。」

「看過甚麼？」

「你們用梅花針也傷不了梁尚君，那是因爲他身上穿了那件『天蠶絲護甲』！」

「是刀槍不入的那種？」

霍刀刀道：「對，穿了這件護甲，睡覺也會安穩一些！」她瞟了仇呈祥一眼，似乎在暗示些甚麼。

「刀槍不入，你有沒有誇大？」

「當然沒有，你快扶他出來，脫下來看看就知道我說的不假！」

狄金與仇呈祥二人，協力把仍然看來全身無力的梁尚君扶出了囚車，放在地上。

霍刀刀也上前，拉開他的衣袖，讓那「天蠶絲護甲」露了出來，兩人爭着細看。

護甲外表並沒有甚麼吸引力，不過，霍刀刀立時用匕首劃下去，也用刀削了幾下，那護甲竟然是沒有損傷。

兩人看了，立即便要梁尚君把護甲脫了下來。

霍刀刀道：「讓我來替他脫！」

兩人見梁尚君身體汚穢，當然不想動手，霍刀刀請纓，那當然是求之不得。

霍刀刀一邊替他脫衣，一邊低聲道：「梁大哥，吃了解藥，好些了沒有？」

梁尚君用蟻語道：「好得多了！」

「如果我背你逃，可以嗎？」

梁尚君道：「可以。」

「如遇追來，你可以照顧自己？」

梁尚君這一次，沒有回答，他暗中運力，使出了勁道，傳入霍刀刀手上。

霍刀刀立時感到，知道梁尚君已恢復了一些體力，假若適當時機一到，應該好好把握。

她脫下了那護甲。

因爲梁尚君一直把護甲穿在身上，而他多天並沒有洗澡，因此發出了陣陣臭味，使兩人不期然的走開。

他們拿了護甲，雖然骯髒，但仍用刀劍來試，刺戳削劈，那「天蠶絲護甲」，果然是分毫無損。

仇呈祥道：「我吩咐人……」

「不，由我親自去洗洗，再看看這是否一件寶物！」

狄金道：「好極，你去，我看着他們！」

當仇呈祥離開，狄金問道：「霍姑娘，當我離開這地方時，妳與仇呈祥說了些甚麼？」

「沒有甚麼。」

「妳隱瞞我，對妳沒有甚麼好處！」

「他……他迫我要走了一張地圖，這才給梁尚君一些解藥！」

「地圖？甚麼地圖？」

「是梁尚君的藏寶地圖。」

「甚麼？」

「你知道梁尚君出入宮廷，不止一次，他拿了不少宮中寶物，並沒有全部出售，要出售也找不着這

麼多人敢買！」

「那麼藏寶圖在那裏？」

「在仇統領處。」

狄金也並不是一個儍瓜，道：「妳不用騙我，如果仇呈祥有了整張地圖，他還會留在這裏嗎？」

「你好聰明，我爲了救梁尚君……你明白，其實我與他……他……早已私訂終身！」

「這點我知道，否則妳也不會日夕跟隨着他。」

「我只給他半張地圖。」

「還有半張呢？」

「當然在我這裏！」

狄金似乎要動手搶。

霍刀刀立時把紙張作要放入口中狀，並道：「只要你一動粗，我便把這另一半吞了下去。」

「妳給他半張地圖，他給妳甚麼好處？」

「解藥！」

「如果我要妳另外半張地圖呢，妳要甚麼？」

「馬匹、水和乾糧。」

「你們想走？」

霍刀刀道：「其實你們抓了我們回去，也沒有甚麼好處，你們一個是御林軍統領，一個是錦衣衞統領，你們還可以陞到甚麼高職？」

事實上他們再陞上去，仍是這兩個職位，須知宮廷裏的明爭暗鬥更加厲害。

「皇上可以多給你們多少奉祿？我看就算再多加些，也不及我剛才給他那顆寶貝玉珠！」

「寶貝玉珠？」

「我爲了向仇呈祥作出保證，我給了他一顆像荔枝那麼大的玉珠，你不用妒忌，如果你去到那藏寶的地方，那裏還有一百四十三顆！」

狄金聽了，獨自在沉吟。

霍刀刀道：「你快作決定，否則，我可能爲了救自己，也爲了救梁尚君，只好與他商量，而利益當前，他不一定會與你商量！」

「妳在離間我們，利用我們！」

「我不敢騙你，我祇是要保障我與梁尚君的生命，如果我白白送給你們其中一人，我們兩人那有離去與活命的機會，因此故意讓你們兩人互相制衡着，我與梁尚君才有逃出生天的可能！」

這話的確是霍刀刀心裏由衷之言。

狄金是個聰明人，聽了這話，知道霍刀刀說的的確確是眞話，故意利用二人，才有活命的機會。

不過，狄金的心裏，却有他另一番的想法。

他仍在猶豫之際，仇呈祥已拿着「天蠶絲護甲」回來，並且叫道：「實在是一件寶物！」

狄金也過去看看。

不過，他並非眞要去看護甲，而是低聲問仇呈祥，道：「你拿了那藏寶圖？」

開始仇呈祥還是否認。

狄金道：「仇兄，這個妖女並不是普通人，她給你的並不一定是眞的藏寶圖，就算是你只有半張，也沒有甚麼用處，她剛才又向我游說，可以把另半張給我……」

「你拿了？我們可以好好合作。」

「我還沒有拿到。不過，我首先問你，我們合作，好嗎？」

仇呈祥見被他知道這麼多事情，不願合作也沒有辦法，只好點頭。

狄金道：「我要看你是否眞心，她給你一顆玉珠，是嗎？」

「是，不過，那是屬於我的，因爲這些解藥是我的。」

「你給我看看！」

「你想……」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誠意合作，據說在藏寶的地點，還有一百四十三顆。」

「這麼多？」仇呈祥把玉珠拿了出來。

這一顆天然渾圓的翠綠寶珠，足有一顆荔枝那麼大，令狄金看得口定目呆了。

狄金道：「這妖女利用我們，互相制衡，如果我們好好合作，眞正的合作，我們不但升官發財，一樣可以捉了他們回去覆命！」

「你不放他們，她豈肯把另半張地圖給你？」

「當然不可，我們假意放了他們，然後來一個欲擒故縱，把他們再拘捕下來，豈不是……」

「那似乎沒有甚麼道義。」

「道義？我們如今是貪財，那有甚麼道義可言？」

霍刀刀一直注意着兩人，見他們低聲說話，心下急了起來，因爲她的目的是半騙半誘他們，讓他們在互相猜疑的情形下，對自己才有利。

如果經他們二人互相討論，假如他們眞的互相合作的話，那麼，她剛才所費的一番心機，一番工夫，便完全白費了。

再讓他們繼續商討下去，一切反而會再度陷入他們控制之下。

如果這樣下去，兩人將是萬劫不復。

在這情形之下，她再沒有選擇，她一定要好好把握這時機。

霍刀刀一手扶起梁尚君，然後，一個箭步，拉了一匹馬，扶了梁尚君上去。

這舉動已令其他軍兵叫了起來。

不過，霍刀刀行動極快，一時之間，他們也阻止不及，不過，仇

呈祥與狄金二人，立即停下商量。

霍刀刀一手把馬匹推去，又再一腳踢去，這一腳踢在馬屁股上，痛得牠拚命狂奔。

狄金與仇呈祥已飛身過來。

霍刀刀道：「我剛才只給你半張地圖，而今我把這半張也給你了。」

她一手把那半張地圖拋向仇呈祥。

仇呈祥喜極，一手接了過來，納入懷中。

狄金叫道：「怎麼？怎麼你把整張地圖也給了他，那麼我呢？」

「你們已商談好合作。」霍刀刀道。

狄金道：「仇呈祥，我們說過的話可算數？」

「我……我……」

霍刀刀見他二人如此，於是急在附近牽了一匹馬，一躍而上馬上。

狄金與仇呈祥並沒有理會霍刀刀。

霍刀刀大聲道：「仇呈祥，你有了整張地圖，根本不用與狄金合作，你殺死他，榮華富貴一人獨享！」

這話如果在平時說，兩人一定知道這是煽風點火的話，但在這時，二人心裏各有打算，當然不認為這是霍刀刀在挑撥離間。

於是，兩人心裏同時升起一個念頭，殺死對方，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謂財迷心竅利令智昏，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天下多少人都如此，仇呈祥與狄金也不例外。

且說霍刀刀趁着這個好機會，騎了馬匹，追向梁尚君，那班軍兵，其實也正在追梁尚君。

可是，她走到半路，却看到所有軍兵都停在山邊，並沒有追去。

只見他們在山邊的樹叢，撥開山石草叢，似在找尋甚麼，連霍刀刀騎馬走過，也沒有再加以理會。

霍刀刀覺得非常奇怪，但也不敢再加理會，只顧揚鞭策馬，加快脚步，趕上梁尚君。

走了不遠，便見梁尚君伏在馬匹之上。

霍刀刀趕過去，叫道：「梁大哥！」

梁尚君轉身過來，見了霍刀刀，十分高興道：「快，快，我們儘快離開這裏！」

霍刀刀走近，道：「你還可以捱得住？」

「可以，我毒已解除，只不過我還沒有完全恢復元氣，再過兩天，便可以了。」

「那些軍兵，本來是追你的，為甚麼却不理會你，反而在草叢上拚命找尋，找尋甚麼？」

「我身上還有一些金葉，趁他們追來之際，我在山坡草叢上撒了一把，他們自然是找尋金葉，好過追我！」

「你眞聰明！」

兩人再策馬，迅速離開這個山坡。

他們馬不停蹄，仍然走向去長白山那段路途上，轉眼又過了兩天，仍然不見有仇呈祥與狄金的影子，他們才開始放心下來。

梁尚君身上祛了毒，他運功療傷，身體也恢復得很快，他們邊行邊談着，日子很容易過去了。

那日，他們已來到長白山脚。

這一帶盛產野生人參，很多較大的酒樓，都有野山人參補品出售，梁尚君在上山之前，吃了幾次大補元氣，整個人立時神清氣爽，恢復過來。

他們閒聊之間，又提起仇呈祥與狄金二人。

梁尚君道：「刀刀，妳眞好口才，竟然連這兩個老於官場的人，也被妳騙了！」

「不，口才雖重要，但若沒有眞正的寶貝，也不容易打動他們！」

「妳有甚麼寶貝的東西？」

「那顆玉珠！」

「玉珠？我好像看過，是否妳一向掛在身上的一顆很大的綠玉？」

「正是，那顆綠玉，是先父遺留下來的，據說是傳家之寶，我欺騙他們說這顆寶玉，是你在宮中盜來的，給了我一顆，然而在你藏寶的地方，還有一百四十三顆！」

「他們相信？」

「當然相信，而且，我還說你藏寶的地點內，有很多宮廷寶物，他們在宮中工作多年，知道你常出入宮廷，也看過宮中寶物多的是，因此，更堅信你有一個藏寶的地點。」

「妳隨便說了一個地點？」

「不，隨便說一個地點，他們不會相信，你記得嗎？上次我們上長白山路上，因你害怕我走失，特別給了一張簡圖？」

梁尚君點了點頭。

「我在那時，沒有辦法，利用這來偽稱藏寶圖，於是刺破了指頭，滴了幾滴血在紙上，地圖加上血滴，他們竟信以為眞。」

「妳眞聰明，的確是妙計！」

霍刀刀道：「我只希望，他們為了爭奪這藏寶地圖，而互相拚命，兩敗俱傷，那我們便平安大吉！」

「不過……」梁尚君似有些顧慮，道：「並不如妳想像那樣，若他兩人並不互相拚命，反而互相合作，那麼，他們豈不是終有一天追

上長白山？」

霍刀刀道：「人之惡性貪婪，每一個都想獨享榮華富貴，怎會合作？」

梁尚君也覺得這個推斷大有可能，只道：「我們不用理會他們怎樣，上到山上，祭過師傅，我們便離開這地方，他們找了上來，也沒用處。」

「是的。」

突然，梁尚君想到了一個問題，道：「刀刀，那顆寶玉是妳家傳之寶，妳竟然為了我犧牲不要？」

「那只是身外之物，為了救你我的命，也不用計較了！」

「不，那是妳傳家寶！」

「其實我遲早也要送給別人。」

「為甚麼？」

霍刀刀並沒有作答，雙腿一夾，馬匹立時竄前，梁尚君只好追上去。他想了一會，才恍然而悟，自忖道：「那寶玉應是她給情郎的訂情信物，如今為了救我，給了別人，那其實是給了我。」

想到這裏，他快馬加鞭，趕上霍刀刀。

＊　＊　＊

梁尚君的師傅，住在長白山上的一個小山峯，他死後梁尚君亦將他葬在原居之地，到這地方，要經過一條十分崎嶇的山路，他們不能再用馬匹。

他們上山之時，已是深秋，到了山上，已是初冬，長白山海拔極高，比在山脚下之平原，更為寒冷。

那日，天上飄下鵝毛般的雪花。

梁尚君道：「看來這陣雪，會落一段時間。」

於是，兩人在一處比較沒那麼當風的地方，找了個山洞，希望暫時可以避開這一場風雪。

幸好他們上山之前，已帶備了一些醃肉乾糧，以備在路上有甚麼阻滯，也可解一時之困。

想不到在這山洞避雪，却大有用途。

那日早上下雪，一直下個不停。

他們在山洞之內，生了個火，也不覺寒冷，一宿無話，第二天醒來，梁尚君却不見了霍刀刀。

他趕忙走出山洞，只見霍刀刀站在洞口，望着外面白皚皚的雪。

梁尚君走近，只見前面一片銀白，竟然無法辨認，那裏是山坡，那裏是小路。

「梁大哥，你來看，多麼美麗的白雪！」

「啊！想不到這一場雪會這麼大，妳看過雪嗎？」

「看過，但却從來沒有看過這麼美麗的雪景，我在江北之時，也看過飄雪，但雪飄下來，一會便化作水，那會像這裏，一團一團的，像天上的雲。」

梁尚君嘆了口氣。

霍刀刀問道：「你不喜歡這雪？」

「我看這一場雪還有一段時間才能停下來。」

「我們並不趕時間，也沒有甚麼關係！」

「是的！」

「既是大雪，他們也不會追來，倒讓我們清靜！」

這一場雪，果然如梁尚君所言，下了三天，積雪幾乎封了他們所住的洞口。

幸好他們有火，並沒有讓雪給凍僵了。

三天之後，他們掘開雪，走到洞口，只見外面更是白茫茫一片，根本分不清那裏是山，那裏是路。

梁尚君道：「看來我們要困在這裏一段時間。」

「為甚麼？雪停了之後，我們可以找路。」

「不，這些積雪，會化成冰，結冰之後，路更難走，一不小心，被冰滑倒，不知會掉到那裏去了！」

「再過幾天，太陽出來，冰雪也會溶的！」

「不會，在這時候，太陽會好像失去熱力，而且整個冬天，雪還會不斷的下，一定要等到來春，甚至初夏，才會消溶！」

兩人日夕在山洞之中，各自講起自己過去的往事，倒也容易消磨時間。

況且二人出身背景，完全不同，霍刀刀是個女捕快，說些捉拿盜賊之事，而梁尚君却是個飛天大盜，所遇之事，與霍刀刀來說，是大相逕庭之事，因此二人越說越是有趣，隨着時間的流逝，二人感情倍增，於是天為證，地為媒，二人結為夫婦。

那日，一陣隆隆的聲音，把二人驚醒。

「發生了甚麼事？」霍刀刀問道。

梁尚君立時出外一看，霍刀刀也跟着，到了洞口，只見前面那堆白雪，已完全下陷。

「隆隆」之聲，仍然在遠處傳來。

「是雪崩，我倆這附近也會受影響！」

「甚麼雪崩？」霍刀刀問。

「那是因為雪下得太多，積聚在一起，下層受不了上層的壓力，塌了下去！」

「非常危險？」

「是的，假如雪崩下面是個村

莊的話，整個村莊也有可能被活埋！」

「那麼厲害？」

「是的，幸好我們在這山坡之上……不過，前面那些白雪也塌了下去，來年春天，我們也許還離不開這地方。」

「為甚麼？」

「現在只看到白雪塌下，不知道下面的情形如何……不過，也不用擔心，橫豎我們也不用出去。」

雪崩之後，卻有一段時間放晴。

無力的太陽，在灰暗的天空稍出現，便引來了一些小動物，例如野兔、小鹿等出來覓食。

梁尚君用天蠶絲索，捕了幾隻回來，殺死了牠們，埋在冰雪內，倒也不愁糧食。

二人在洞中生活，非常愉快。

轉眼隆冬已盡，再沒有漫天飛雪。不過，山上積雪依然，到處仍是一片白茫茫。

一日，霍刀刀忽然嘔吐大作。

梁尚君還以為她受了風寒，後來看看霍刀刀臉色，才恍然大悟地道：「刀刀，我快要做父親了。」

霍刀刀含羞地點頭。

梁尚君十分快樂，卻也擔心，他擔心不知還要在這山洞躭上多久，他害怕霍刀刀臨盆之時，沒有人幫忙。

霍刀刀卻道：「還有幾個月，孩子才出世，那時，冰雪已溶，我們也可以下山去。」

「你要好好護理身體了。」

轉眼又是春天，冰雪開始消溶。不過，這時的天氣反而更冷。

梁尚君一向是個好獵手，懂得利用一些兔皮，連綴成為一件兔毛大衣，讓刀刀穿上。

霍刀刀的肚子，也一天一天的大起來。

兩人初作爹娘，心情既緊張又愉快，只望冰雪快溶，他們可以下山，找個好地方，讓霍刀刀臨盆生產。

「刀刀，你想要個男孩子，還是個女孩子？」

霍刀刀道：「男的或是女的，都沒有關係，只要是自己的骨肉……你呢？」

梁尚君道：「我想要個男孩，讓我教他武功。」

霍刀刀道：「如果是女的，那又如何？」

「妳教她女紅寫字，我也教她武功，那時更是文武雙全。」

「男孩子更加要識字。」

梁尚君道：「那麼，最好的是一男一女！」

霍刀刀笑道：「那時，我不知怎樣才好了！」

「不用擔心，我會在長白山上，找個最好的地方，為妳建一間最舒適的房子，為妳……」

「不用，只要我們永遠在一起，一切都已足夠。」

「刀刀，我欠妳太多！」

「你為何如此說？」

「妳本來是個女捕快，有大好前途，甚至成為京城第一個女捕頭。」

「我不稀罕，而今不是很好嗎？我可以盡我做女人的責任，相夫教子。其實，這話應該由我說……你本想完成你師傅的遺願，劫富濟貧，造福天下蒼生黎民！」

「我也做過，而且我……」

霍刀刀突然有些神色不安。

梁尚君道：「造福天下蒼生百姓，也不一定要入皇宮盜寶。」

霍刀刀聽了，才一展歡顏。

也許人是會變的，每一個人生階段，自然有不同的想法，霍刀刀與梁尚君亦是常人。

轉眼又至仲春。

山上的雪開始消溶，他們的山洞前面，已再無積雪，不過，前面卻成了一個斷崖，看下去不知有多深。

而附近也開始看到一些初發芽的樹木，開始可以辨認，那裏是山，那裏是路。

那日，梁尚君見洞中無食物，便下山去，一方面打探一下道路，另一方面，想找些糧食回來。以他的武功來說，往山下走去，也費大半天了，因為經過這一場大雪，到處出現斷崖，所到之處，危險重重。

他費了好半天勁，才來到山腳，聽附近居民所說，這一個冬天，不知有多少人，因雪崩被活埋；也有很多人，雖沒有被雪埋了，但卻被困過久，也因而餓死了。

想到年年都有風雪，這一年卻是一個大的災害，幸好他們躲在一個山洞之內，否則，他們兩人也大有可能，早已成為了遊魂野鬼。

梁尚君到了市集，人們見他衣衫襤褸，以為是野人，不過，他有銀兩買東西，說話也合情合理，那才沒加理會。

梁尚君買了很多東西回去，忽然聽聞有兩個中原口音的人，正向人問路。

那兩個中原人，作一般江湖人勁裝打扮，頻頻向人問路，可惜大家言語有些不通，無法問出端倪。

那兩人進入了一間酒樓。

梁尚君覺得二人有些面善，一時之間，又無法想起，在甚麼地方見過二人，一時好奇，也跟進了酒樓。

其中一人，找來店小二問：「上長白山的高雅峯，應從甚麼路上去？」

那店小二聽了，想了一會，才道：「長白山上，有很多不同的山峯，那個叫高雅峯，就不得而知了！」

梁尚君一聽到「高雅峯」三個字，心頭一震，更加細心聆聽他們的對話。

那人聽了，有些失望，對同伴道：「仇兄，幾經辛苦才等到雪溶，人們卻又不知那裏才是上山的路徑！」

「狄兄，你也不用心急，我們手上有地圖，除非是那娃兒作弄我們，否則我們定然可以找到！」

梁尚君聽到他們互呼名字，再小心一看，才發現這兩人是仇呈祥與狄金。

兩人再沒有穿統領官服在身，又留了鬍子，因此，梁尚君只覺二人面熟，所以，沒馬上認出是他們二人。

狄金道：「我看那女娃子也沒有作弄我們的可能，她那地圖，的確用手繪成，當時我們沒紙又沒筆，沒有可能立時偽做！」

小二聽了二人的話，道：「今年你們來得不合時宜！」

兩人奇怪，同聲問道：「為甚麼？」

「去年一場雪災，把山上道路弄得七零八落，很多地方，成了斷崖，又有很多地方，被風雪所毀，那些舊有的道路，很多亦已埋沒，不見踪影了！」

狄金與仇呈祥聽了，表面沒有甚麼，但內心卻是有點不是味道。

狄金道：「當日我們若不放過這雙男女，捉了他們回去，而今再來掘寶，就算是掘不到也沒有甚麼損失！」

仇呈祥道：「那你是埋怨我了，當日你一定要我把地圖交出，連那女娃子上了馬，你也不想去追，還說我甚麼？你自己也認為寶藏比捉人更為重要！」

「我們的軍兵，拾了那飛天大盜所撒下的金葉子，不再跟我們回去，我們沒有了部下，也失去了囚犯，你叫我們如何回去？」

「就算回去，有可能受皇上責難，皇太后失去了兩樣東西，大有可能把一股怨氣出在咱們身上，因此，我才決定棄官！」

「你對這地圖，有沒有信心？」仇呈祥問道。

「有，那個飛天大賊，愛上了那女捕快，男歡女愛之事，他當時一定為了取信於那女娃子，獻出這張地圖，應該不會是假的！」

「那麼，既有信心，我們也不用埋怨，只好盡心盡力去找，當我們找到，一輩子也不用憂了！」

兩人談了一會，又覺前途充滿了希望。

梁尚君聽了他們的談話，知道他們兩人，終有一天，會追到山上來，幸好他們並沒有回到「高雅峯」。

其實高雅峯，並非梁尚君藏寶之地，他的確是個劫富濟貧的飛賊，但他一向都把財物施與貧民，那裏有甚麼東西寶物收藏下來。

高雅峯其實是梁尚君與師傅同住的地方，亦是師傅下葬之地，梁尚君當日繪這張地圖給霍刀刀，是害怕中途兩人會因事而分開，有了地圖，可以一起在長白山上會合，想不到這張地圖，被霍刀刀利用，成了脫身靈符。

更想不到的是，卻又惹來兩個覬覦寶藏的大官，他們連大官也不幹了，專程而來找寶藏。

梁尚君見他們仍在興緻勃勃的談話，便悄悄離開，趕回山上。

幾經辛苦，才回到山上，洞內卻不見了霍刀刀，梁尚君心下大驚。

不過，回心一想，仇呈祥與狄金不會這麼快便找到這裏。

卻見霍刀刀在山洞的另一邊，正在找些山柴野果。

梁尚君一見了她，便道：「嚇死我了，回到山洞，不見了妳！」

霍刀刀道：「這裏人跡罕到，怕甚麼？怕大山熊把我捉去了！」

「我不怕大山熊，卻怕……」

霍刀刀道：「你看，我在那邊山洞，找到一些野果，困在山洞差不多半年，連一口水果也沒有吃過……想起當年在京城，那些水蜜桃……」

梁尚君看見霍刀刀挺着大肚子，一時之間，見她那麼興緻勃勃，也不忍心把他知道的事情說出來，以免她心情變壞。

回到山洞，梁尚君一直沒有作聲。

霍刀刀何等精明，而且伴着他已大半年，他的一切，她都瞭如指掌，知道他一定有些心事，便問道：「下山去不好玩嗎？」

「玩？那些山路，給風雪盡毀，好容易才到山腳！我在市集之中，卻看見了兩個人！」

「兩個人，甚麼人？」

「我們最不想見之人！」

「姓仇的與那個姓狄的？」

梁尚君點了點頭。

霍刀刀道：「他們兩人，沒有因為爭奪，那藏寶圖而互相打死了？」

「不只沒有，而且正商量合力找寶藏。」

「你說過山上地勢因雪崩而改了，他們永遠也找不到的，不用擔心！」

梁尚君道：「我擔心並不是他們找不到高雅峯，而是找到這裏

來。」

「找到這裏又怎樣？」

梁尚君看看霍刀刀的大肚子。

霍刀刀道：「當他們找到上來，我們的孩子早已出世，甚至可以三人聯手，擊敗這兩個貪官！」

「但願如此！」

話雖是如此，兩人內心，也有些擔心。

梁尚君不再下山，以免被二人發現踪跡，有空的時間，便在他們山洞周圍，做了一些防禦。

照他們計算，霍刀刀還有兩個月，便會臨盆。

他們只希望，兩個貪官，在孩子出世之後，才找到上來，否則，倒叫梁尚君有些擔心。

霍刀刀看得出梁尚君心情，安慰道：「上天既然賜予一個孩子給我們，自然會好好的保護他！」

「但願如此！」

轉眼又過了一個月，已入仲夏時份，並沒有見到二人上來的踪影。

這時，山上風光明媚，到處都是紅花綠葉，風景十分美麗，他們兩人，每當夕陽西下，便一同到洞邊去觀賞。

忽然，梁尚君發現了一些東西，對霍刀刀道：「你等我回來。」

他話一說完，便躍了下去。

霍刀刀不知他弄些甚麼玄虛，回來之後，只見梁尚君手中多了二棵植物。

「這是甚麼？」霍刀刀問。

梁尚君把手掌打開，只見手上有兩棵植物，好像兩條幼小的蘿蔔。

「這是千年人參，是一雙的……」

「你懂採人參？」霍刀刀問。

「我住在長白山那麼久，師傅也是長白山的人，當然懂得採人參，採人參不單要懂，而且要與人參有緣，我們這次無端得了兩株人參，你產後可以大補血氣了！」

兩人回到山洞，梁尚君依照古法，把人參放好，準備曬乾，以待日後之用。

想不到這兩棵人參却引來了仇呈祥與狄金。

却說仇呈祥與狄金二人，在山下問了一兩天，沒有甚麼頭緒，決定自己上山探險。

他們一直往上走，道路越走越艱難。不過，兩人都有高强武功，斷崖與深谷，也難不倒他們。

他們終於來到梁尚君與霍刀刀所隱居的斷崖之下，本來，在斷崖下，永遠也找不到上面山洞。

那知道，仇呈祥在附近，發現了一些被人採摘過植物的痕跡，對狄金道：「這些植物泥土，剛被挖開不久，那麼附近一定有人！」

狄金看了，亦同意了。

兩人在附近，竟然發現了好像是一些脚印。

於是，二人跟踪脚印，來到斷崖之處，擧首一望，却見上面是一個斷崖，兩人決定攀爬上去。

上了山崖，那時已是黃昏，梁尚君正在崖邊，收拾那兩支曬的人參。

突然，他聽到有些脚步聲，回首一望，看見不遠之處，有兩個人影，他立時知道，仇呈祥與狄金大有可能追尋到來。

梁尚君心中記掛着在洞內的霍刀刀，因此，最重要的，還是引開二人，他決定向遠處走去。

二人立即發現了梁尚君，當然是窮追不捨。那知道，梁尚君本身也是山路不熟，拚命亂走，竟然來到了一處懸崖，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狄金叫道：「梁尚君，你還要走？」

仇呈祥道：「你逃不了！」

二人一來到梁尚君面前，也不再打話，二人一起攻之，梁尚君與二人對敵，有些吃力。

幸好他輕功極佳，憑着跳躍，左閃右避，也因爲地勢，使兩人無法近他身來。

狄金與仇呈祥和他交手了幾十回合，無法把他抓住，心下十分焦急。

梁尚君却似乎越走越遠。

這反倒引起二人的懷疑，仇呈祥道：「人參是貴重的東西，不會放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曬，剛才那地方，才是他的家！」

「他的家？不過，他却拚命引我們離開，其中大有古怪……」

兩人互望一眼，似乎有同一個信念——

「回去！」

兩人不再追梁尚君，反而轉身回斷崖之處。

梁尚君本來見二人追來，但過了一會，不見二人，反而看見兩個身影，轉回斷崖，心中大急，自忖道：「這兩人並非呆子，他們要回去找刀刀！」

想到這裏，他也立時回過身來，反追狄金與仇呈祥二人。兩人看見梁尚君追來，知道估計沒錯，更加加快脚力，往斷崖之上而去。

梁尚君畢竟是輕功較勝二人一籌，比他們更快一步，回到斷崖之上。

不過，兩人也追了上來。

三人又再在洞前斷殺起來。

霍刀刀在洞內，已聽到一些刀劍之聲，但那時她感到有些不舒服，肚子有點痛，便沒出去。

狄金與仇呈祥，又合力對付梁尚君，一時之間，仍無勝機，不過，狄金却注意到，梁尚君總是避忌山洞之內，他靈機一觸，知道山洞之內，必有霍刀刀在。

他對仇呈祥道：「你纏住這兔崽子！」

說罷，他一個晃身，飛身入了山洞之內。

梁尚君見了，心下大驚，想撲過去阻止，但仇呈祥却不放過他，死命的纏着他。

狄金入了山洞，突然聽見了一些呻吟之聲，心想：「難道霍刀刀受了傷？如果是受了傷，正是上天給我一個大好機會！」

他再躡足入內，却見一個女人，躺在地上，口中頻頻呼痛。

「梁大哥……梁大哥……」

狄金上前，見霍刀刀挺着大肚子，便叫道：「原來你快要臨盆產子！」

梁尚君這時，已不顧一切，擺脫了仇呈祥，飛身入內，却見狄金一手拿刀，站在霍刀刀面前。

「梁尚君，你再踏前一步，我將一刀砍下，一屍兩命！」狄金得意地道。

梁尚君叫道：「你千萬別胡來！」

這時仇呈祥也追了進來，叫道：「梁尚君，你的寶物在那裏？」

「我沒有寶物！」

「這時候，你還嘴硬？我看你要寶物，還是要妻子兒女？」狄金說時正要一刀砍下。

梁尚君見此情形，已不顧一切，撲身而前，打算以身體阻着他的刀。

不過，仇呈祥却不讓他撲上前，牢牢抱着他的雙脚，梁尚君突然雙手一揚。

一根天蠶絲索已飛射而出，射在狄金身上，狄金的刀被這突然的一挫，竟然甩手飛出！

刀向下墮去。

梁尚君狂叫，一手把絲索扯開，狄金被猛力拉離，撞在石壁上，血肉模糊！

仇呈祥見這情形，嚇得脚軟，此時霍刀刀狂叫一聲，梁尚君以爲妻子被傷，怒極又發出絲索，鈎住仇呈祥，也把他甩向石壁，仇呈祥當堂慘死。

「嗚哇……」是嬰孩的哭聲。

霍刀刀拿起狄金所遺下的刀，爲孩子割斷臍帶。

此際，山洞傳來了嬰兒洪亮的哭聲，梁尚君與霍刀刀的歡呼聲，繚繞迴響在這深山空谷上空……

（全文完）

雪山雙鳳

俠義奇情倫理故事/穆 武•文
可 飛•圖

惡人遭報 了却臂仇

兩個少年意氣風發，兩匹馬神駿高大，躍馬揚鞭，在長安城內橫衝直撞，當然不會是普通人！

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方則正，於長安城內，已經是家喻戶曉的聞名人物！

今天，二人一起出馬，到關帝廟赴約，與一名初出江湖的女孩子決戰，此事已在五天之前轟動了長安城，人家自然相信，二人不會太過份，欺負一名孤身女。

少年人的心性，尤其是在美麗少女面前，自然會表現出風度。

二人此時正暗自盤算，要兩手絕招，既讓對方欽佩，但又不能太過份，而傷了對方的自尊心，這該如何辦呢？

蹄聲特別清脆，引起許多武林同道注意，已經有十幾人跟着，準備欣賞這幕精采的比鬥！

「到了！」玉燕子柳青峯說時，人已飛離馬背，一個空心觔斗，翻過牆頭，輕巧的站在院中。

「好！」無情判官方則正喝了聲彩，也騰身躍起，往前撲去。

空蕩蕩的，沒有半個人影。

「她人呢？」玉燕子柳青峯轉頭望着方則正道。

這問題實在不好回答，無情判官方則正祇好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

「這丫頭大概害怕了，所以避戰！」玉燕子柳青峯永遠是那麼自負，語態中充滿了豪氣。

「可能有事說不定！」無情判官方則正道。

「嘿，這丫頭！」玉燕子柳青峯不見人，心底反而有股惆悵，莫名感覺。那女孩子相當美，吸引力很強，這三天來，時時刻刻都在想她，好不容易盼到今天，如果她真個不來的話，眞會令人喪氣呢！

「耐心等等，可能會來！」無情判官方則正淡淡的說道。

「祇好這樣了。」玉燕子柳青峯口內說得輕鬆，心底下却盼望得很呢！

關帝廟突然熱鬧了起來，人頭湧湧，想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

「到底她來不來呀？」許多瞧熱鬧的道上朋友也漸漸不耐煩了！

「聽說這小妮子挺漂亮的……」

旁邊的觀衆七嘴八舌地閒談着，盡說些挑戰女孩子的話。

「颼」，一條人影從半空飛躍而來，身形輕盈曼妙，全身鮮紅色的衣裳，更加刺目搶眼！

一名絕色少女俏生生的站在院中，來時又露了那麼漂亮的輕功，在場之人無不目瞪口呆，全都傻了一般。

「你們都來了！」少女冷冷的說道。

「姑娘相約，怎會不來呢？」玉燕子柳青峯笑道，臉上盡量露出溫和的笑容。

「你們一起出手吧！」少女冷冷的道，眉頭微皺，似乎心中很不高興。

「姑娘是否太看不起人了，要我們二人一起出手？」玉燕子柳青峯微微的笑道。

「你夠膽的話，那一個先上，別囉囉嗦嗦惹人討厭！」那少女嬌嗔的說道。

玉燕子柳青峯臉上微微一紅，他想討好，誰知這位姑娘面前有道牆，令他根本無法越過雷池半步，這時，他還有甚麼法子，祇有出手了。

無情判官方則正站在旁邊一言不發，好像是個局外人似的。

「老方，我先出手啦！」玉燕子柳青峯微帶歉意道。他認爲自己一身絕學，對付個大姑娘還不是輕而易學的事，這種威風給自己一人獨享，似乎有點過意不去！

「嗤！」事先毫無徵兆，一條三丈餘長的軟鞭凌空飛至，鞭鞘正停在鼻端，玉燕子柳青峯幾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實，人家祇爲了示威，並未施以殺手。

但是僅此一招，已看出對方的鞭法如神，內力更加駭人聽聞，一條三丈長的軟鞭隨手揮出，毫無聲響，又能停在你的鼻端前面，這是何等的功力！

這一來，玉燕子柳青峯傲氣全消，全身冷汗直標，再也不敢托大，立即抽出長劍來。

「小心啦！」少女聲音更冷，那雙明如秋水的妙目，冷峻的盯着玉燕子柳青峯，仍然未有動手意思。

「看劍！」玉燕子柳青峯羞怒之下，立刻豁出去了，展開家傳靈猿劍法，連環三劍，全力進攻。

「哼！這樣的武功，就想在外面招搖撞騙！」那少女冷哼了一聲，身形微微閃過，靈猿劍法頓時失了效力，連人家衣角也未沾過！

玉燕子柳青峯聽了這話，眞比殺了他還難過，心中本來的美夢烟消雲散了，代之而起的是無限恨意！

「颼颼颼！」靈猿劍法中三大絕招——「靈猿獻果」、「八仙上壽」及「蟠桃會上」，迅速連環施出。

這三招是玉燕子柳青峯生平絕學，等閒不輕易出手，如今逼上梁山，不得不爾！

少女身形突然向後臥去，背心幾乎貼到地面，腳跟仍然未離開原地，就這極平常的勢子，玉燕子柳青峯認爲十拿九穩的絕學，頓時化爲烏有！

窈窕的身段，鮮紅的衣裳，像裝上彈弓，極快的又恢復原狀，看上去絲毫未動過的模樣！

「好！」圍觀的人這下子不禁由衷欽佩，掌聲如雷。

幾招一過，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方則正知道，這少女的武功太高，偏偏又看不出她的武功來歷，既是指名挑戰，而且四路播放消息，圍觀的人極多，可想而知，人家有陰謀。

劍光在閃動，不明底細的人看了，祇見玉燕子柳青峯的劍光已罩住了少女，而實上，人家應付得極輕鬆，祇是未曾還手，或者是不屑於還手！

「颼！」人影閃處，玉燕子柳青峯收劍退後五步，臉色慘白，額頭見汗，啞然道：「妳殺了我吧！」

「嘿嘿嘿！」那少女聞言，發出一連串的冷笑。

「妳究竟要怎樣！」柳青峯急問道。

「沒有甚麼，你自斷左臂吧！」少女仰首望天的說道。

「妳……」玉燕子柳青峯想說話，可是又能說甚麼呢？

正在此時，那少女又一指無情判官方則正道：「還有你，一樣斷左臂！」

「姑娘！我們可有仇？」無情判官方則正問道。

「別囉囉嗦嗦的說個不休，如果由我親自動手，就要加上利息，多斷一腿才可！」那少女冷峻的說道。

無情判官方則正一下子似乎洩了氣，連站都沒有力，搖搖晃晃的道：「看來我們二人眞要聯手應戰了，無論是生是死，最少總要拚過再說。」

那兩柄一長一短的判官筆，在武林之中也算少有名頭，多少綠林豪傑敗於筆下，今日却無力保護自己。

玉燕子柳青峯此時鬥志全失，懶洋洋的拿着寶劍，似乎隨時都會掉下來。

少女見了二人的神態，秀眉微皺，緩步走出場中。

二人圍着那少女盤旋游走！

「看劍！」玉燕子柳青峯陡地大喝一聲，似乎要撲上去拚命！

所有的人，連那少女也不例外，眼角朝他一掃，充滿着譏諷之意。

「嗤！」兩粒紅白小丸，突從判官筆中射出。

這種強力彈簧發射力極强，所發出的彈丸較以人手發出快上了很多倍。

那少女武功高强，聽覺亦較普通人好得多，彈丸破空聲極强，她立刻施展出救命絕招，右手疾抖，軟鞭佈起一道城牆護起全身。

「砰！」的一聲輕爆響聲，兩顆彈丸立刻爆開一團煙霧。

這下變化，令到所有圍觀的人大感意外，少女又何嘗不是如此，稍微吸了些烟霧，立刻感到頭昏腦脹，神經似乎也漸漸痲木。

「殺！」玉燕子柳青峯精神陡長，猛喝一聲，靈猿劍法中的絕招源源施出，强烈的劍氣嗤嗤之聲不絕。

這次才是玉燕子柳青峯的眞實武功，剛才打了半天，祇不過是施展出五成而已。

無情判官方則正那兩支判官筆吞吐如電，配合着柳青峯的攻勢，發揮了强勁無匹的攻勢。

「呀！」那少女左臂中劍，受創極重，而判官筆也連點她三大要穴。

「拿命來！」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方則正二人狂性大發，恨不得將對方置諸死地。

少女全力封擋，由於藥物影響，反應招式不敢硬碰，此消彼長之下，更加不繼，祇怕再過十招，難逃毒手！

圍觀的衆人看在眼內，心內頗不以爲然，雖然未說出口，臉上已顯出鄙視之神色。

「颼！」少女身形凌空飛起，極快的翻過牆頭，受傷之下仍有如此輕功，可想而知，這少女的本身武功，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了。

二人全力追趕，但遲了一步，剛追上牆頭，蹄聲答答迅速消失在前面牆角處！

「被她逃走了！」玉燕子柳青峯喃喃道，臉上神色灰暗，他想到對方武功，日後尋仇，那豈是好玩的事！

無情判官方則正却是一言不發，望着少女離去的空間，臉上陰晴不定，心內在想甚麼，却沒有人知道。

「唉，今日縱虎歸山，日後的漏子就大了。」玉燕子柳青峯有氣無力的說道。

「對方來歷不明，究竟甚麼出身，使軟鞭的手法，及輕功的身法，全不屬於當今武林宗派，偏又武功那麼的好，豈非怪事！」無情判官方則正也喃喃的說。

「回去再想辦法吧！」玉燕子柳青峯心情極壞，幾乎擧步爲艱，當然是心境不佳之故也。

無情判官方則正永遠是不喜歡說話，祇是默默無言，跟在玉燕子柳青峯身後，找回馬匹，懶洋洋的離開關帝廟。

第二天，長安城中立刻轟動起來，身世神秘而武功奇高的那個少女，一下子又消失了，她到底受了甚麼程度的傷，甚麼時候再來，那種仇恨，遭受卑鄙手段暗算的仇恨，任何人都會傾全力來報仇雪恨的。

經此一役，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方則正兩人在江湖上絕少看到他們的踪影，簡直是連影子都不見了，因此又引起了許多好事人的猜測。

半年，仍然毫無音信，大家也就漸漸的淡忘了。

＊　＊　＊

「太和會館」成立，又成爲轟動一時的大事。

會館的主人是一位年輕少女，她可不是沒有來歷，女藥師應天香，雪山神尼的愛徒，誰敢小看她。

她突然來到長安，立刻引起許多人的猜測，尤其是武林人士，更加惴惴不安！

祇不過三天，女藥師應天香大宴羣雄，當衆宣佈：「各位前輩，各位師兄姊妹，小妹有一心願，決心創立太和會館，凡有一技之長，即任何武功，太和會館可待爲上賓，或者自認不怕苦的年輕人，可投來本會館學武功，而且是由最好的師父來教導的。」

「這是一件好事，難得女藥師有此雄心壯志，凡屬武林同道也感同身受。」金刀俠南宮淸首先贊成道。

一陣熱烈的掌聲，表示大家均同意這說法。

女藥師應天香很高興，喜形於色，盈盈起立，來了個羅圈揖，然後又開口道：「太和會館承家師之命而成立，並有一大事宣佈，凡能夠在江湖上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應天香即委身下嫁。」

「好！」喝采聲幾乎震塌了集英樓！

「多謝在場各位前輩兄弟姊妹捧場，小妹敬各位一杯。」女藥師應天香擧杯勸酒。

「乾！」羣雄轟應一聲。

女藥師應天香確有一套，雪山神尼在武林中輩份很高，憑這塊招牌，江湖上同道也要賞三分薄面，女藥師應天香再專誠請客，令到所有被請的人感到無上的光榮，在江湖上混，講究的是人捧人，就這麼一頓酒席，立即取得武林同道的極大助力。

應天香的武功如何？既是雪山神尼的高足，還會差得了麼？但她本身才藝，却很快收到功效，在座之人打從心底喜歡，祇要姑娘開口，水裡火裡，他們是毫不推辭！

太和會館因人而興，在長安城奠下了基礎。

三天的忙碌，太和會館諸事就緒，內內外外的執事人員各就各位，開始工作。

一天清早，小張興沖沖的跑過來報告道：「館主，門外有人求見。」

「甚麼人？」女藥師應天香問。

「他不肯說，祇說要親自見館主。」

「噢！」女藥師應天香漫應了一聲，心內思潮急轉，微微的點了點頭，示意小張請他進來。

「此人衣着襤褸，滿臉鬍鬚，看不清楚年齡多少，說話含糊，也不知是那地方的人。」小張又報告多些。

「請他進來再說吧！」女藥師應天香不耐煩的道。

「是！」小張恭應了一聲，轉身就走。

正在這時，一條人影像條天虹般掠過屋頂，輕巧的落在院中，淡淡的道：「我已經來了。」

「好輕功，太和會館歡迎閣下光臨！」女藥師應天香抱拳爲禮的說道。

「投奔太和會館有甚麼好處？」來人又道。

「最起碼是衣食無缺，然後以客人本領定等級。」女藥師應天香答道。

「如何評定等級？」來人又問。

「這要看情形而定。」應天香道：「評定武功是第一步，或由自己顯示或與對手比試。

「第二麼，即使到江湖上去做實際工作，那不僅要武功，還要聰明智慧，功成之後，自可定等級。」

「很好，先看看我武功如何。」來人答道。

「正要請敎！」應天香拱手道。

這是太和會館第一位客人，但應天香却不敢怠慢，此人外表雖平庸，邊幅不修，根本看不出本來面目，却有種特殊氣質，自然而然表露出懾人的威嚴！

此時，館中執事人員聞訊趕來，其中有幾位是聘來的敎頭，他們見了這位客人，也不禁暗自納悶，江湖上並未聽說過有這號人物。

來人微一凝神，隨便那麼一站，就像座山般，予人不可動搖的氣概。

「嘿！」祇見他開聲吐氣，右掌凌空擊出，「轟」的一聲響，有如打了個悶雷。

咚咚咚，每一拳發出，就像敲在鼓上，不僅特別响，而且像敲在你的心口上，隱隱作痛，可想而知，其拳勢是何等强勁了。

「霹靂拳！」衆人叫了起來。

前後祇不過發出五拳，已經足夠，像這樣外門掌力，當今江湖上還不容易找出幾位有如此深厚的功力，大夥兒心內暗自震駭，此人貌不驚人，想不到却是位深藏不露的高手。

正在這時，他身形忽地凌空拔高三丈，雙掌虛按，又再升高二丈，看看去勢將盡，雙臂疾振，再翻高二丈，但此時足足有七丈高，祇怕幾位武林前輩也不會有此成就，他到底是何人？

更令人驚奇的是，他似乎停頓在半空，雖然祇是短暫的時間，却是輕功上面最難的功夫，靠着翻騰掠躍的身法，穿越空中勉强可以，那怕是停留一刹那，也是任何高手不敢想像的武功。

今天，竟有人在太和會館顯露一手好武功，而且是第一位光臨的客人，衆人情不自禁轟然叫好喝起采來。

叫好聲中，來客身形急往下投去，七個身法展開，頭髮已沾着地面時，「嘿」的輕响，已安安穩穩站好，神定氣閒，像沒事人一般。

「好！」祇要是有眼睛的人，誰也看得出這位客人一身超凡武功，已到了驚世駭俗地步，由衷欽佩下立即叫好喝采。

像這樣的本領，太和會館誰不喜歡。應天香更加眉開眼笑，走上前去，熱烈的鼓掌，表示歡迎。

「見笑方家！」客人淡淡道，並無絲毫傲色。

「擺宴，歡迎我們第一位客人！」女藥師應天香吩咐下去。

「是！」所有人轟應一聲。

「到這時候，可否告訴我們閣下的尊姓大名了？」女藥師應天香溫柔問道。

「封萬里。」客人淡淡的道。

「噢！這名字氣概不凡，配得上尊駕，請到大廳喝一杯，接受本會館的歡宴！」女藥師應天香當先領路，伴着封萬里往前走。

說起來，這還是早晨，辦理酒菜的確不合時宜，但太和會館全體上上下下的人合作，買菜的買菜，用一切的方法，甚至出高一些價錢去買，廚房內更方便，升火待發，先弄幾樣下酒菜，當是不是難事。

一桌上好的酒菜，說來像神話，很快就辦妥了。

八位一桌，談笑甚歡。

突然門口傳來喝罵聲。

女藥師應天香早已聽到，秀眉微皺，朝座上一位中年武師望了一望，雖未說甚麼，那意思已經很明顯，示意他出去看看，礙於有客人在座，不好意思自己出面。

「失陪！」那位中年武師說時，人已往外走去。

「這位武師是何來歷？」封萬里突然的問道。

「獵虎聖手朱羣！」應天香道。

「祇怕這位朱師父要失手，反正是一家人了，我們何不一起出去看看？」封萬里微笑的說道。

「好吧，既然封大哥有興趣，小妹正是求之不得。」應天香這聲封大哥，顯然距離拉近了不少。

祇不過三天，就有人來太和會館鬧事，雖然尚不知對方是甚麼來歷，所有會館裡的同事，無不心中大怒，決心要給對方一個厲害看看。

一出大門口，剛好看出這位獵虎聖手朱羣踉蹌後退，口角滲出縷縷鮮血，顯然受了極重內傷！

定眼望去，對方是一名高瘦漢子，就像枝竹竿，生相奇特已極，正是江湖著名的煞星，「要命無常」呼延泰，另一名矮胖子站在後邊，正是「要命無常」呼延泰的搭檔，地靈君焦平。

「二位今日上門欺人，是否太過份些！」「女藥師」應天香緩緩的道。

「嘿嘿，太和會館大張旗鼓，也不通知一聲地方上的兄弟，我們只有登門拜候，伸量伸量你們目空一切的本領，明白了嗎！」要命無常呼延泰冷冷的道。

應天香聞言心頭微怔，開山立寨，不拜會黑道的坐地大哥，確實過份點，但對方既然上門欺人，再賠禮道歉，又似乎太軟弱了些！

要命無常呼延泰及地靈君焦平以爲太和會館不敢得罪他們，所以兩人臉上驕傲之色不可一世！

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應天香心內已有計較，向二人望了一眼，緩聲道：「匆忙之間，我們疏忽了，但你們也應知會一聲，如今登門鬧事，今日却先要討還公道，否則，太和會館將何以面對天下英雄！」

「很好，敝兄弟今日登門鬧事，也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我們手底下見眞章吧！」要命無常呼延泰道。

女藥師應天香原本理虧，不想過份激烈行動，但對方二人耀武揚威，以爲太和會館不過如此，因此神色越加氣焰滔天，決心給對方一個教訓。

「讓我來會會高人如何？」封萬里低聲道。

「不用，封大哥今天是客人，怎敢勞駕貴客，待小妹不行時，再請你閣下出手吧！」應天香說時，輕移蓮步往門外走去。

要命無常呼延泰身高八尺，較之應天香足足高出了二尺，看起來顯得愈加威風。

但是，女藥師應天香神色鎮定，似乎並不將對方放在眼內，要命無常呼延泰如何受得了這個，於是怒吼一聲反掌凌空擊出，一股强勁的掌力挾着腥風捲到！

「小心！」封萬里看出對方使出邪門功夫，情不自禁出聲警告。

「諒此妖魔外道，尚不足以害得了人！」應天香回頭微微一笑，但那隻纖纖玉掌緩緩伸出，中指搖晃不定，正指向對方掌心。

「颼！」的一聲，要命無常呼延泰身形暴退，如見鬼魔，望着女藥師應天香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不打麼？」應天香也望着對方，輕輕的低聲問道。

本來，要命無常呼延泰也是識貨之人，對方露出這手絕學，只要指尖發出眞力，他此時只怕已經躺下了，雪山神君門下弟子，到底是不同凡响！

就此退去，實在心有不甘，再打下去，只有自取其辱，高矮二怪實在是進退兩難。

「怎麼，你們兩人臨陣逃脫，不敢動手啦！」這聲音似幻似眞，飄忽不定。

要命無常呼延泰及地靈君焦平聽了，那兩張鬼臉駭得變成墨綠色，二人眼中頓時露出驚慌的神色。

「我與妳拚了！」地靈君焦平首先發難，着地滾去，手中一柄牛角刀往前猛刺！

要命無常呼延泰配合着行動快如閃電，直攻上盤，二人合作，配合得天衣無縫，威力無比！

女藥師應天香知道二人身不由己，因此心內有了計較，雙手疾揚，一股熱流橫洒了開來，這是雪山派絕學——枯陽功。要命無常呼延泰及地靈君焦平全是使邪門功夫，碰到枯陽功，簡直糟糕透了！

砰砰砰，二人翻身倒地，全身抖個不停，似乎是冷得發抖一般。

「好，果然有點鬼門道，怪不得將天下人看低，待老身來試試！」人隨聲現，一名老得掉牙的老太婆在門口出現。

那副長相也是奇特無比，天底下恐怕找不出第二位來，塌鼻子，兩隻耳朵似蒲扇，偏偏眼睛只有綠豆大小，頭顱小得出奇，相貌奇醜，在武林中人看來，只怕比魔鬼還可怕！

她就是鬼婆婆，天下武林同道談鬼色變的人，此時却在太和會館的大門口出現。

女藥師應天香眉頭深鎖，她當然知道鬼婆婆的底細，太和會館怎會有此敵人，如今欺上門來，她只好硬着頭皮挺上啦！

所有執事人員及封萬里全神戒備，傳聞中，鬼婆婆的武功實在可怕！

「老前輩，太和會館才開張三天，並未犯着妳老人家，何以今日興師問罪，晚輩實在不明白。」女

藥師應天香計上心頭，立刻探索對方的動機。

「嘿嘿，女娃兒，初出茅廬目空一切，雙龍會是長安城內的坐地大哥，太和會館請各路英雄，怎會忘了他們，至於我吧，只是客卿地位，他們請我主持公道，所以我今天來了。」鬼婆婆詳細道出根由。

「老前輩怎主持公道呢？」應天香又問。

「唉！老身一時也想不出辦法！」鬼婆婆突然來上了這麼一句，全場衆人都大感奇怪。

「看起來，女娃兒做我的曾孫女差不多，老身豈能自貶身價，向一後輩動手；要你們向雙龍會賠禮吧，大概也不會答應，左右爲難，老身也不管了！」鬼婆婆說到這裡，身形突然飛起，掠出五丈，頓時消失在前面。

誰也想不到脾氣古怪的鬼婆婆竟會一走了之，愕然之餘，暗中又慶幸，太和會館眞是福星高照，才會轉危爲安，逢凶化吉！

「好險！」小張突然出聲道。

這本是大家要說的話，由小張代說了出來，才喚回凝神中的衆人，女藥師應天香即道：「大家回廳內，好好慶祝一番。」

經此一役之後，太和會館的人興緻更高，歡暢的笑聲在大廳內迴盪。

本來嗎，得罪了雙龍會，應該謀求對策才對，但是鬼婆婆都放手不管了，諒來再不會有第二位高手，像鬼婆婆如此身份、武功，那還有甚麼擔憂的呢！

「雙龍會由甚麼人掌舵？」女藥師應天香突然問道。

在座衆人面面相覷，似乎無人能回答，獵虎聖手朱羣見無人回答，才開口的說道：「雙龍會雖然開舵立業，很少招惹是非，更無人知道他們的會主是誰，所以太和會館邀請各位英雄，並未請他們，一來不知道會主是誰，二來嗎，只怕一班成名英雄，不肯與他們爲伍，所以就忽略了，誰知道惹起一場風波！」

這時，封萬里突然站起來道：「待小弟去摸摸，雙龍會到底有多大的氣候，竟敢到我們門口欺人！」

「封大哥，你又……」女藥師應天香感到不好意思。

「我順便去探探吧。」封萬里說完昂然走出大門。

* * *

太和會館的大門外，要命無常呼延泰及地靈君焦平，仍然躺在那裡，二人軟綿綿的，動彈不得，由於未得女藥師應天香的吩咐，所以執事人員未便去動他們！

封萬里心頭一動，走上前去，分別在二人身上推拿了一番，高矮二怪才感眞力漸漸凝集，勉强可以站了起來，一時仍然不敢走動。

「二位可以回去了。」封萬里說時，竟自走了開去。

地靈君焦平向高個子望了一望，得不到暗示，最多是個死字，反而豁開去了，大踏步往前走。

要命無常呼延泰心底本有懷疑，見地靈君焦平無事，他也跟着走，暗中仍然全神戒備，直走到老遠，才算放心下來。

「回去怎麼說？」好半晌，地靈君焦平才詢問呼延泰。

「照直說，人家武功太高，我們根本不是對手，檢回一條命，已屬萬幸！」要命無常呼延泰道。

二人彎彎曲曲來到一處大院子前面，又兜了個圈子，確定沒有人跟踪，才推門進去。

其實封萬里早已跟來，他不是用眼睛盯人，而是憑着敏銳的聽覺，所以很輕易就找到這地方。

要命無常呼延泰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似乎卸下了千斤重擔，然後畢直往大廳內走進去！

地靈君焦平一向把動腦筋的事交給要命無常呼延泰去辦，他只跟着走就是，現在呼延泰安全回家，當然更值得信賴他了。

「你們都回來了！」一副冷峻的聲音响了起來。

「是！」二人恭敬的回答。

「可有甚麼收穫？」仍是那麼冷峻的聲音。

「我們與對方大戰五場，傷敵三名，最後敗在太和會館主人手下！」要命無常呼延泰答道。

「他們怎麼會放人？」

這一問，要命無常呼延泰答不出話，因爲人家太好，好得令他不相信，偏又事實俱在，這究竟是何原因，他的確回答不出，只有瞪着眼睛的份兒。

「嘿嘿，沒用的飯桶，引鬼上門，虧你們也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竟然是如此的不中用。」聲音更冷，簡直令人聽了混身冒寒氣！

「哈哈……」一陣衝天的豪笑聲響起，「砰！」大門給震飛了起來。人隨聲現，正是不修邊幅的封萬里，此時屹立廳中，夷然不懼，直視堂上。

「好膽色，單槍匹馬闖入本會，看來是不把本會放在眼內的吧？」冷峻聲音反問。

「任你怎麼說，本人今日來此，一是查清楚上門興師問罪的雙龍會，究竟是那位大英雄創設，拜會拜會！也算我們有緣，閣下就是大會主吧！」封萬里大聲的說道。

「先讓你見識一下本會的力量！」冷峻的聲音頗有怒意。

「既然如此，當然已準備好

了！」封萬里神態輕鬆，隱然表露出豪氣干雲。

噹噹噹，三下雲板聲，響徹了整個大廳！

颼颼颼！十二人悄沒聲地從四方八面趕來，漸漸的圍近來，縮小包圍網。

由他們的步法看，全是高手，而且是配合得天衣無縫，而且手中的單刀發射出森森寒光，更增加了震懾敵人的威力！

封萬里赤手空拳，毫無懼色，冷靜望着十二名刀手，一言不發！

「咚！」鼓聲輕響，在沉靜的大廳內，卻顯得特別響！

這鼓聲是一種發施號令的訊號，十二名刀手應聲發動攻勢，三人着地滾來，專砍下盤雙腿，三人凌空躍起，分三個方向劈下，再有三人找尋胸腹的空隙！

還有五人站着，他們雖未參與攻擊，但站立的位置却給於最大的威脅力量！令得被圍之人，不僅要全力應付九人的攻勢，還要小心防止突襲！

「好傢伙！」封萬里雖然是藝高人膽大，見了這陣形，也不禁叫一聲「好！」

行動像電光火石般快速，虎虎刀風勢勁力足，看情形眞會將封萬里砍成肉醬。

突然，就像變魔術一般，在間不容髮中，封萬里身形暴縮，從兩柄刀縫中穿過，雙腿分掃，兩名刀手給踢得飛了起來，剛好撞向半空中的二位！

下砍的刀勢太急，一下子收不住勢，於是就老實不客氣，一個給砍中頭頂，另一位好些，劈上左臂。

「呀！」這叫聲劃破長空，令人聽來格外刺耳。

「小心些，別砍傷了自己人！」封萬里口中雖然說話，手脚更快，以敵制敵，前後祇不過片刻光景，十二名刀手祇剩下了二人，像呆子般望着地上的同伴，不相信這是事實，呆呆的站着，像是兩個木頭人！

「你不去扶他們一把麼？」封萬里在他的身邊輕聲的道。

「呀！」二人像砲彈般的彈高五尺，往後急竄，臨陣脫逃那是殺頭死罪！

但是，他們一向認爲天下無敵的刀神，給人不費吹灰之力徹底摧毀，如此，以他二人武功，又如何去攻擊人家，想到此處，立刻又呆住了。

封萬里又望着二人，露出和善的微笑。

「來人呀，將他們抬走！」又是那冷峻的聲音在發號施令，他本人並未現身。

封萬里像局外人一般，冷靜的站在旁邊，望着他們抬走受傷的同伴！

「嗤！」一聲尖銳的破空聲由後射到，跟着又有十幾柄飛刀連珠發出！

剩下的五人也不知情，待聽到暗器聲時，他們都慌了手脚，四下亂竄，又給射傷了幾人。

「哈哈……雙龍會專會打自己人，本領實在高强，今天我見識到了！」封萬里笑笑的說道。

「哈哈，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這聲音突如其來，在身後不過八尺光景！

封萬里霍然轉身，心內暗凜，來人一身武功已到了駭人聽聞地步，雙龍會果然不可輕視！

那位發號施令的人，此時也緩步的走了出來，但全身籠罩在黑布之下，除了露出兩隻眼睛，連手都看不見。

深入虎穴，封萬里似乎是太自負了，他自信憑本身師門絕學，到任何地方去，全身而退，應該是不成問題的，所以他由始至終，總是以遊戲人間的態度去周旋。

但這人出現，封萬里立即感覺到一股逼人的殺氣，通常祇有頂尖高手才有此氣概，別說這雙龍會，即使是九大門派現任掌門人，一樣沒有如此的威力！

「是何方神聖？」封萬里心內凜然生懼，於是收拾嬉皮笑臉的神態，臉色漸漸的凝重了起來。

那人也是邊幅不修，頭髮亂糟糟的覆向前額，看不出其容貌，更無法判斷其年紀。

一直站在那裏，紋風不動，有點殭屍味道。

封萬里全神貫注，不敢鬆懈，像這樣的對手，不動則已，一動就是石破天驚的重擊，並且行動如電，試想，面對如此的敵人，你能疏忽嗎？

雙龍會本來還有幾人在大廳內，但這兩位特級高手此時全身佈滿罡氣，而且越來越强勁，旁邊站立的人漸漸抵受不住，除了那名發號施令者之外，大廳內再沒有其它的人了！

「接我一掌！」那人怪叫了一聲，右掌揮出，一股絲絲聲響的勁氣，似是有形之物，迎面襲到。

封萬里不敢怠慢，叱道：「來得好！」右掌橫在胸腹前面，掌力頓時排山倒海般洶湧迎上去。

掌風相接，平空起了股黑氣，迅速旋轉，越轉越快，地上的石板漸漸給捲起層皮，愈捲愈深，最後石板穿個大洞，下面的沙土陷得更快，成了個相當大的深坑。

「好！」對方似乎大出意料之外，猛喝一聲，掌力頓時化爲寒冰

的冷氣！

「毒龍功！」封萬里大驚，立刻運起師門絕學，太清眞氣迎敵！

二人相持不下，難分勝負！

旁邊的那位似乎忍不住了，由身上取出長短兩支判官筆來。

封萬里雖然看到，但眼前的怪人武功太高，全力應付尚且恐怕不虞，又如何能兼顧另外的人？

手執判官筆那個人根本就是明目張膽的硬幹，緩緩的逼近，停在八尺開外。

封萬里此刻不敢分心，暗中已經叫苦不迭！

正在此時，判官筆突然射出二枚紅白小丸，其疾如箭，射向封萬里身上。

二人身外罡氣極强，阻住彈丸停了一停，彈丸受不住壓力逼迫，「砰」的一聲爆了開來！

封萬里大驚，身形往後疾退，彈丸爆散的兩股氣流透入鼻端，雖祇一絲絲，已令他有種昏眩的感覺。

較量內力，驟然退脫，受害更大，封萬里雙重打擊之下，口中鮮血狂噴，搖搖欲倒！

哈哈……

二人發出得意狂笑，封萬里心內暗自焦急，今日一時大意，失陷雙龍會中，眞是寃枉。

「小子，拿命來！」使判官筆的人笑聲突停，身形急竄，判官筆疾點重穴。

「颼！」一道寒森森的劍氣由天而降，判官筆給盪開，封萬里給來人抬起，飛離雙龍會。

「那裏走！」怪人怒喝，起步急追。

「着！」來人隨手拋出一件黑黝黝的東西，怪人伸手接着看時，是一件竹牌，上面一個「雷」字。

怪人脚步一下子像釘在地上，望着虛空，怔怔的若有所思。

「師父，來的是甚麼人？」使判官筆的人問道。

「雪山神尼的信符！」怪人喃喃道。

「怎會是她呢？」使判官筆的頹然說道。

「你這位無情判官，年來埋頭苦練，也應該出去了，即使使鞭的仇人再度復出，相信你也可以應付。」怪人笑道。

「多謝師父厚賜！」無情判官拱手答禮。

原來使判官筆的人不是別人，正是一年前使用鬼計暗算那位少女的人——無情判官方則正。

自經過那次事後，二人知道惹了大禍，商量之下，立刻組織雙龍會，並且拜在毒龍眞人門下，依爲靠山，二人才算性命有了保障！

太和會館的創立，有點古怪，主持人又是女的，雙龍會借故試探，女藥師應天香不是當年的少女，但因此招惹了太和會館，招來了封萬里。

一塊雪山神尼的信符，令毒龍眞人望而却步，封萬里總算逃脫了性命！

太和會館祇不過開張三天，就發生了很多事，尤其是雙龍會，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方則正埋名隱姓，拜在毒龍眞人門下，祇不過懷疑女藥師應天香的身份，才引起糾紛。

封萬里回到太和會館，總算撿回一條性命，但毒龍功的餘毒却深入內腑，如任由它去，短期內會使武功大打折扣，時間愈久受害愈烈，最後全身筋骨爆裂死去！

封萬里以太清眞氣對抗毒龍功，本來是難分勝負，由於無情判官方則正的彈丸，致令封萬里分心，才遭受毒龍功的侵襲入體。

運功三匝，封萬里才睜開眼來，望見大廳內許多人關懷的眼光，不禁苦笑道：「要不是館主相救，今天是回不來了。」

「這是甚麼話，封大哥是爲了本會去雙龍會，小妹如何不盡力相救？」女藥師應天香道。

「唉！這毒龍老賊，無惡不作，今日隱身於此，給我們無意發現出來，也屬是意外。」封萬里感嘆的道。

「今天雙龍會自取滅亡，不出半年，自毒龍老賊以下，連那兩個小賊，不須我們費一兵一卒，他們逃不出仇家追殺的厄運。」應天香道。

「噢！」在場的人似懂非懂，望着這位年輕貌美的女館主，等她進一步的說明。

女藥師應天香道：「毒龍老賊在江湖上仇人無數，我們祇要將消息傳出，至於方則正與柳青峯兩個又何嘗不是一樣。」

「館主神機妙算，人所不及。」太和會館的執事們齊聲讚嘆。

「這是我們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人家如何對付，目前仍是未知，大家花點功夫研究個辦法，明天開始進行好啦！」女藥師應天香發號施令，自然有股威嚴的氣概。

「是！」衆人轟應了一聲。

雙龍會本來就不出名，江湖上還不知道這號組織，所以長安城內，武林朋友當日推荐時，並未叫太和會館下請帖給他們。

毒龍眞人、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方則正三人，却是武林朋友所熟悉的名字，而且是許多人急迫追查的對象，消息一傳出去，立刻轟動了長安城。

太和會館表面上若無其事，暗自却在密切注意形勢的發展。

雙龍會果然引來了大麻煩。

尋仇的紛紛登門問罪，毒龍眞人及兩個徒弟簡直疲於奔命。

太和會館各人聽了，心中暗自高興。

五天後，剛剛吃完了午飯，有三位特殊客人上門，獵虎聖手朱翬趨前接待。

當先一人就是捕頭，天羅地網郭正，後面兩個捕快張小平及胡圖。

「三位光臨有何指教？」獵虎聖手朱翬說笑道。

「朱朋友，兄弟得到確實消息，有兩名江洋大盜已爲貴會收留，這事情貴會給兄弟一個交代。」天羅地網郭正開門見山的問道。

「有這樣事？」獵虎聖手朱翬心內一跳，太和會館收容武林豪客，若江洋大盜來投，不知底細時，當然會被收容，官方追查起來，那的確是一件令人麻煩的事情。

「翻山虎李如春及笑面狠向克强，這是他們的相貌，朱朋友請先看看吧！」天羅地網郭正從懷中取出一張圖，端端正正遞給獵虎聖手朱翬。

獵虎聖手朱翬看了，心內一跳，完全正確，這兩人今早投到，由於相貌端正，談吐斯文有禮，而且拳脚功夫也好，太和會館自然把他們收容下來。

天羅地網郭正既然追上門來，自然有把握，官方眞個追查起來，說太和會館是個窩藏江洋大盜的組織，那時不知如何是好。

郭捕頭與兩名捕快似乎很有耐性，望着朱翬陰晴不定的臉色，沉住氣的等着。

「好吧！你們竟敢追上門來。」兩人由後廳走出，正是翻山虎和李如春、笑面狠向克强。

「朱朋友怎麼說！」天羅地網郭正厲害，他根本不理會那兩名江洋大盜，祇問管事人。

獵虎聖手朱翬祇覺得渾身冷汗直流，額頭也是汗下如雨，他眞不知如何是好。

「三名鷹爪孫，今天要他們來得走不得。」笑面狠向克强衝上前去動手打人。

天羅地網郭正連眉毛也未曾動一下，笑面狠向克强那招「二龍搶珠」，極疾快的襲到。

「砰！」的一聲，獵虎聖手朱翬接了一招，將笑面狠向克强擊退。

「怎麼啦，朱朋友要幫鷹爪孫抓人啦！」笑面狠向克强怒道。

「我們就地比劃也好。」翻山虎李如春道，踏前一步拉起袖子，就要出手。

「站住，你們先到後面坐一坐，我先與郭捕頭商量商量再說。」獵虎聖手朱翬喝住道。

「是否商量捉我們獻功？」翻山虎李如春冷笑的道。

「二位，你們既然是太和會館的客人，總不能太過令主人難做，看在兄弟三分薄面，到後邊去坐坐。」獵虎聖手朱翬幾乎被氣炸了肚皮，但在外人面前，祇好按下了脾氣，反向二人求情。

「不行，太和會館扣留客人，我們不會同意。」翻山虎李如春强硬地道。

獵虎聖手朱翬幾乎被他氣昏過去。

「再見啦！」兩人神氣活現，得意洋洋地往門口走去。

「站住！」獵虎聖手朱翬怎會讓他們走，身形往前掠去，阻止二人去路。

「殺！」翻山虎李如春怒吼一聲，雙掌狂劈，完全是取人性命的狠招。

這時候，朱翬祇有放開手，不閃不避，迎將上去。

「砰！」大响聲中，朱翬竟然吃不住勁，蹬蹬蹬一連退了三步。

「再見啦！」李如春洋洋得意，趾高氣揚往外走去。

天羅地網郭正及屬下二名捕快，安然穩坐，瞪眼望着兩個江洋大盜逸去。

朱翬僵在那裡，幾乎想撞死。

整個太和會館的人，武功高過朱翬的不知有多少，像館主應天香及封萬里，他們幹甚麼去了。

「朱頭兒，今天已經證明，兩個江洋大盜爲貴會收留，兄弟祇有據實回報，看上頭如何處理。」捕頭郭正說時站起身來，準備辭去。

「郭捕頭今日親眼看到，他們二人經已離去，本會如何負責？」朱翬急道。

「這事我會呈報上去，告辭！」天羅地網郭正站起來，緩步往外走去。

「我們……」朱翬眞不知如何說好！

像這樣的怪事，的確少有，獵虎聖手朱翬本來經驗老到，應付事情能力極好，此時仍然無法應付。

幾人走後，朱翬就像熱鍋上螞蟻一樣，急得在室內團團轉。

太和會館今日有點反常，朱翬也給弄得昏頭轉向，心內煩燥焦急，不知如何是好，雖然館內武林高手林立，他們仍然處於客卿地位，而且，翻山虎李如春等二人也是客人，自己打自己，似乎過份點。

經過這件事後，其他人若無其事，仍然是安靜如常。

黃昏的陽光普照西天，司事人員忙着安排晚飯，來來往往忙個不了。

突然，門外湧進來三十幾人，一言不發，把守各個要道，如臨大敵。

最後，天羅地網郭正昂然走入，臉色陰沉，目光烱烱朝廳內一掃，冷峻的問道：「誰是主事人？」

朱翬上前答道：「會主外出，尚未回來，不知郭捕頭有何事？」

「我們大人下令搜查太和會館。」天羅地網郭正雙眼望天的宣佈。

「請！」朱翬幾乎被氣破了肚子，太和會館無論如何威勢赫赫，但一個「官」字壓了下來，而且他們都是俠義道的正當人士，總不能施展武功。

郭捕頭與手下又何嘗不明白，才敢大模大樣帶人來搜查，如果是甚麼黑道上的山寨或其他的堂口，他們祇怕望都不敢望一下。

五人往各處搜查，不一會，有三個人拿着三樣東西，一件玉鐲，兩顆鷄蛋大的珍珠，另外一個玉獅子。

郭捕頭臉色更難看，冷峻的問道：「這四件珠寶，已經有人報失，今日在此尋出，你們作何解釋？」

這時候，郭正根本就把朱翬當賊辦，那眼神眞令人受不了。

「我不知道。」朱翬愕然道。

「今天，我們眞對不起，要將你和會館封閉，所有人都要帶走府衙審訊。」天羅地網郭正道。

「嘿嘿，一個小小的捕頭，也敢在此耀武揚威，發施號令，老子看不過眼，你們這批鷹爪孫，立刻給我滾出去，否則，全都給我殺！」一名彪形大漢越衆而出，滿臉殺氣，看來他眞個不會忍耐這些。

「你是甚麼人？」郭正當了多年捕頭，當然看出甚麼人的脾氣，看神色，對方是言出必行，他們能受得了麼？

「無法無天秦偉，聽清楚了嗎？」那大漢朗聲的說道。

「我們奉命行事，回去又如何交差？」郭捕頭苦着臉的說道。

「那是你們自己的事，老子祇看不慣那種死人相。」無法無天秦偉說道。

這位郭捕頭當然聽過無法無天秦偉其人之名，硬來的話，這三十名捕快祇怕不容易安全回去，這又如何是好？

獵虎聖手朱翬趁這時走上前去道：「頭兒，麻煩你回去說一聲，這是笑面狠向克强及翻山虎李如春幹的事，太和會館負責捉他歸案，三日後，我們來府衙交代。」

「好，拚着被上頭責難，也只好擔待了！」天羅地網郭正只好先回去。

「慢走！」

此時，大門口站着的正是太和會館館主女藥師應天香，身旁還有封萬里。

「館主！」獵虎聖馬朱翬大喜，趨上前去迎接。

應天香臉色凝重，只好點頭，算是答應，然後她又，伸手往外一指。

所有的人不知她所弄的甚麼把戲，循着她手指望去，大夥兒瞪大眼睛，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笑面狠向克强及翻山虎李如春兩人，垂頭喪氣，無精打采的走進來。

應天香轉頭道：「郭捕頭，這二人原屬江洋大盜，且受雙龍會指使，陷害本會，又事先放好贓物，另使人到府衙密報。他二人如今都承認了，你不妨當面問問他，是否如此。」

郭捕頭暗道：「他們怎麼會承認？」

心中如此之想，口中仍然問出來：「你們都聽到館主的話，可有錯漏！」

這二人平素强橫霸道，兇狠殘毒，向不服人，今天卻變成兩隻馴服的小貓兒似的，委婉的一齊點了點頭。

郭捕頭深深的吸了口氣，向應天香拱手道：「如今我去將人帶去銷案，勞煩貴會派一位大哥，到府衙辦手續。」

「我去！」獵虎聖手朱翬道。

應天香知道這只是手續，沒有甚麼事，所以點了點頭，表示贊成。

＊ ＊ ＊

郭正到太和會館，及笑面狠等二人出現，應天香全看在眼內，她知道有古怪，所以不出面，更知會館各人不得出面，待二人恃强出會館之後，見二人直往雙龍會跑去，立即擒下，並施以分筋錯骨手法逼問，二人吃不住勁，和盤托出。

待他們走後，女藥師應天香卻召集館中高手，都到齊後，立即宣佈道：「雙龍會一再陷害本會館，要命無常的登門挑戰，笑面狠向克强的暗藏賊贓，以後還有甚麼陰謀毒計，防不勝防……」

「殺過去！這羣狗賊太過份了，我們不用和他客氣。」羣情激奮，全要雪恨！

「今天我請各位商量，也是決心與雙龍會碰硬，由於他們會中有二人，毒龍眞人與鬼婆婆全是當今武林中頂尖兒高手，硬拚之下，我們雖不致於落敗，但是損傷是免不了的，甚至兩敗俱傷的局面，也極有可能出現。」女藥師應天香沉聲的說道。

「館主有何妙計？」衆人異口同

聲的向應天香問道。

「以多吃少！」女藥師應天香道。

沒有人聽得懂，大家一齊望着這位年輕貌美的館主。

「三天後，就是我們殲滅雙龍會的日子，現在我們全部撤出大和會館！」

沒有人說話，由於變化太快，而且尚未徹底明白，所以祇有乾瞪眼的份。

一座大院子，佔地極廣，太和會館的全部住客搬進來住，竟然還寬闊有餘，看來這位館主的確是神通廣大。

長安城內這幾天是特別忙碌，從四方八面來了武林人物，雲集城內，茶樓酒館全部客滿，不僅如此，還有人找不到客棧住宿，幾乎到了要露宿街頭的地步。

這時，就有人來迎接他們安排住宿！

當然不是人人如此，只有在江湖上頗有名堂的以及武功高强的人士，才能享受招待。

招待的主人不是誰，就是太和會館！

與雙龍會的決戰序幕，終於揭開……

大墟場上，人山人海，臨時搭起來的兩座大棚，作爲敵我雙方休息之地！

毒龍眞人、鬼婆婆、玉燕子柳青峯、無情判官方則正，率領二十幾名黑道兇徒，密集右邊竹棚！

以太倉大師、鐵臂拳王徐伯祥二人爲主，率領中原武林同道十人，齊集在左棚。

太和會館的高手一個不見！

首先，太倉大師站起來，朝四週稽首爲禮，朗聲道：「雙龍會的四位主持人，全是我們的仇家，今日能夠在此決戰，正所謂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各位心意相同，誰都不會客氣，但先後次序，不可錯漏，所以行動上仍須遵守約束。」

「聽憑大師調度啦。」衆人齊聲道。

大師似乎很滿意，隨即朗聲向雙龍會發話：「各位有何高見？」

「哈哈，你們囉哩嚕囌，裝模作樣，臭架子十足，令人看到十分反胃！」毒龍眞人大聲的回答道。

「混帳！」

「老賊！」

一羣正派人士的大聲咒罵。

「我們今日到此目的相同，想報仇，想殺死對方，所以不須客氣，不怕麻煩，我和鬼婆婆二人出來，你們派人挑戰，多少人都行，直到雙方徹底解決爲止！」毒龍眞人道。

太倉大師微微一窒，對方兇殘成性，這本是他們一向的習慣與作風，這有甚麼道德仁義可言，當下昂首道：「很好，由我與徐大俠先來試試。」

「來吧！」毒龍眞人特別嗜殺，他似乎聞到血腥氣，精神抖擻，當先走出空地站好。

鬼婆婆却是冷漠神色，令人望而生畏。

鐵臂拳王徐伯祥大踏步走向鬼婆婆，準備與這位怪傑決一死戰。

「殺！」毒龍眞人首先大喝一聲，縱身撲向太倉大師，毒龍功施展十足功力，存心取人性命。

「來得好！」太倉大師一步不退，揮掌相迎，砰砰砰！掌聲響徹全場，二人打得猛烈已極！

太倉大師在江湖名氣不响亮，可是與毒龍眞人打得有聲有色，不遑多讓。

鐵臂拳王徐伯祥，人如其名，雙臂揮動，比鬼婆婆那枝拐杖方便得多了……

玉燕子柳青峯與無情判官方則正見了內心焦急，二人彼此望一眼，微微點頭。

無情判官方則正緩緩從懷中掏出個小布袋，不知是甚麼寶貝，只見他鄭重其事，生怕被人家搶去似的。

「甚麼人？」叫聲中，二人急忙後退，定睛望去，面前三丈地方，有一位妙齡少女悄悄的站着，不發一言望着二人！

「是妳！」二人認出正是當日在關帝廟比武受傷逃走的少女，心內不由一驚！

緩緩的打開小布袋，取出兩粒紅色小丸子，少女突地秀眉微皺，臉色突變，嬌叱道：「拿去！」二顆紅色小丸疾投棚中。

「轟！」那爆炸聲幾乎將天震塌了！毒龍眞人與鬼婆婆聽到爆炸聲，心神微分，太倉大師乘隙擊出。

「砰砰」兩聲大响，蹬蹬蹬……一連退了十八步，雖然未曾倒下，但他們眼中却露出茫然無神的眼光，知道離死不遠矣。

雙龍會就此烟消雲散！

「師姐！」女藥師應天香在叫聲中奔上前去，拉住那位使長鞭的少女。

「妳拿住這袋東西，我走了。」使鞭的少女說罷，緩緩的往來路走去，左袖擺動原來已是斷臂的人，這少女當日被無情判官方則正所傷，憑着一匹好馬，才逃脫性命，但右臂却因此失去，因此才令這位師妹出馬，設計報斷臂之仇。

雙龍會消息靈通，查出太和會館的來歷，原是想先下手爲强，設計陷害，如今是全盤皆落空，惡人終於遭受惡報了！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似乎有點道理。（全文完）

記者奇遇記／麥　美　倫・文
可　　飛・圖

荒島奇遇

制服强徒　救錯私梟

海面上的大霧，是說來就來的，前一分鐘海面之上還是一片清朗，月明星稀的，海水閃着幽藍的光芒，但是突然間，白茫茫的大霧就捲了過來。

大霧就像千百萬匹白馬的幽靈一樣，無聲無息，但是却以極快的勢子，自四面八方，鋪天蓋地馳了過來，四周變得白茫茫一片了。

而那一切，祇不過是烘製一件三文治的時間而已。

李斯在甲板上躺着，他覺得肚子餓，回到了遊艇的小廚房中，弄了一件三文治，再開了一罐啤酒，然後再回到了甲板上來時，已經是甚麼都變了，剛才他的視綫可以及到無窮遠，但這時，他站在艙門口，却無法看清甲板上他剛才躺着的帆布椅子！

在刹那間，李斯實在不知怎麼才好，他祇是僵立在艙口上。

李斯是一個人駕着遊艇出海來的，天氣很冷，根本不是駕遊艇出海遊玩的季節，但是過度的繁忙，而使他行動有點反常，他祇求清靜，而不管自己的行動是不是合理，因爲沒有甚麼比冬天的海面上更清靜的，所以，他就駕船出海來了。

海面上的確清靜，李斯先在甲板上穿上厚厚的衣服，舒舒服服，不受任何干擾的睡了一覺，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在大都市中過着繁忙之極的日子的人來說，那是實在無與倫比的享受。

李斯就坐在甲板上，欣賞那暮色自四面漸漸合攏，終於天色完全黑了，那更是美妙之極。

可是，突然之間，大霧却佔據了一切。

李斯在艙口呆立了片刻，回到了駕駛室中，他亮着了霧燈，黃色的光芒向前射了出去，可是他從窗口望出去，也祇能看到艇首，他是絕對不能在這樣的濃霧之中航行的。

幸而李斯也未曾打算在晚上回航，他的遊艇雖然停在海中心，但是在那樣濃霧的海面上，自然也不會有甚麼船隻冒險航行，來撞擊他的遊艇，也可以說並沒有甚麼危險性。

他走回臥艙中，大霧是從窗縫中一絲一絲像水蒸氣般進來，整個艙中都有一種烟霧瀰漫的感覺，李斯開動了抽氣機，就在床上躺了下來。

他閱讀着一本小說，聽着輕音

樂，然後又闔上了眼睛，熄了燈，準備睡覺了。

當他熄了燈之後，黑漆一樣的黑暗包圍着他，那是眞正的黑暗，一點光也沒有，睁大眼睛看着那樣的黑暗，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那可以使人不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小小的臥艙中，而倒像是置身在無邊無際的太空之中一樣。

李斯望着黑暗，他的倦意越來越甚，正當他要闔上眼睛之際，突然間，他看到窗外有三點黃色的光芒閃動了一下。

那三點黃色的光芒十分强烈，它在閃亮的時候十分强，大約和閃光燈的閃光差不多。

李斯突然躍身，坐了起來。

那是不可能的，在這樣情形之下，海面上怎可能有光芒出現。

李斯心中第一點所想到的便是，自己太疲倦了，一定是因爲太疲倦，所以才眼花的，是以坐了起來之後，立時閉上了眼睛。

可是，當他閉上了眼睛之後，他却可以肯定，那決不是自己的眼花，因爲他一閉上了眼睛，他的眼睛，仍然有三點暗黃色光芒在閃動着。

那證明他剛才眞的看到了那三點黃色的光芒。

李斯又連忙睁開了眼來，他更可以肯定，自己絕不是眼花了，因爲那三點黃光又在他遊艇的右舷，接連閃了三下。

那三下黃色的光芒閃耀，使李斯看到了團團左右翻動的濃霧，但是他却無法看得清那三點光芒，是附在甚麼物體上的。

而照他的估計，那三點黃色的光芒，距離他的遊艇決不會超過五碼。

李斯站了起來，來到了窗前，推開了窗子，大團濃霧立時撲面而來。潮濕、冰冷的濃霧，像是蛛絲一樣地黏在人的臉上，使他不由自主伸手在臉上拂了一拂，可是他却又拂不開甚麼。

當他推開窗子之後，外面仍是一片漆黑，李斯用心聽着，他聽不到任何聲音，那證明並沒有船隻接近他，否則，即使接近他的船隻早已熄掉了引擎，他也可以聽到汨汨的水聲的。

李斯問道：「甚麼人？」

他的聲音在濃霧中聽來，顯得很沉滯，他一連問了三聲，都沒有人回答。

李斯呆了半晌，在那剎那間，他想起了許多有關海上古怪的故事來。

那些故事，令得他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冷顫。

他又大聲叫了起來，問道：「甚麼人？」

可是他的聲音，仍然沒有得到回答，他披上外衣來到了駕駛艙中，他一直注意着右舷，他鳴着汽笛，在寂靜之中「嗚嗚」的汽笛聲聽來是特別驚人，他又亮着了所有的燈，他使霧燈的燈柱轉動，黃色光芒便在濃霧之中掃來掃去。

他已然可以肯定，在他遊艇的四周，並沒有別的船隻，但是他還是不由自主那樣做，因爲沒有別的可以解釋，爲甚麼沒有船隻，會有那三點黃色的光芒。

他忙了足足十分鐘，遊艇的四周圍一點動靜也沒有，他才熄去了所有的燈。

然而，當他熄了所有的燈之後，那三點黃色的光芒又出現了。

這一次，那三點黃色光芒仍然在右方，但却已遠了很多，在濃霧中看來，已然若隱若現，並不是十分眞切了，但和上兩次不同的是：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並不是一閃即滅，而且是一直變着。

那光不但在變着，而且還在向前緩緩移動。

這實在是怪異莫名的事，而李斯是一個好奇心極重的人，他遇上那樣的事，非要弄個明白不可，所以他立時發動了引擎，吊起了錨。

他的遊艇也開始向前駛了出去。當他的遊艇漸漸加速了，李斯以爲他總可以接近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了。但是，那三點黃色的光芒，却也快速向前移動着，始終和李斯的遊艇保持着十碼以上的距離，就像是它在濃霧之中，領導李斯航行一樣。

李斯開大了霧燈，向前照射着，他想看清楚，那三點黃色的光芒究竟是從甚麼物體上發出來的，可是要命的霧實在太大太濃了。

在霧燈照射範圍之內，他祇可以看到一團團滾動着的濃霧。

直到跟着那三點黃色的光芒航行了半小時之後，李斯才記起看一看方向盤，遊艇是在向南航行，而他這時的速度，已是最高速了。

可是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仍然在他的前面十多碼處。

李斯是一個對凡事除非沒有開頭，一開了頭，就不肯結束的人，是以他仍然追了下去。

又過了一小時，海面上仍然是一片濃霧，李斯發現他艇上的燃料已剩下不多了。

那也就是說，如果他這時候停止再前去的話，遊艇中的燃料還可以夠他回去之用，如果再繼續往前的話，他就不夠回航用的燃料了。

但是，李斯祇不過是向燃料儲存表略看了一下，他幾乎沒有考慮這問題，便決定繼續跟向前去，他看了看鐘，那是凌晨三時半。

在那樣的時間，在佈滿了濃霧

的海面上，他駕着遊艇，在追踪三點不可思議的黃色光芒，這樣的事，若講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的。

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一直向前移動，到了凌晨五時，突然熄滅了。

李斯連忙減速，他的遊艇漸漸停了下來，李斯完全沒有可能知道他在甚麼地方，因爲霧更濃，他在遊艇完全靜止之後，等待着那三點黃色光芒的再度出現。

他跟踪那三點黃色光芒足足跟踪了一夜，但是却一點結果也沒有。

李斯的心中不禁感到十分沮喪，他離開了駕駛艙，走回甲板。

透過濃霧，他可以看到了陽光已經滲進了濃霧的每一個隙縫之中，濃霧變得稀薄了，和它來的時候一樣，突然濃霧消失了。

當濃霧漸漸消散之際，李斯已經看到他的遊艇離一座小島極近，他先看到了那小島的一個山頭，接着，他看清了那小島的全貌。

那小島事實上祇不過是海上的一堆岩石，它面積不會超過一畝，全是嶙峋的岩石，李斯的遊艇離那小島祇不過兩百碼左右。

如果不是那三點黃色光芒突然熄滅了的話，李斯的遊艇一定要撞到那岩石上去了。從那一點看來，那三點黃色的光芒，竟像是故意將李斯引到這個小島上來的一樣。

李斯的好奇心這時已到了頂點，他又駕着遊艇，漸漸的接近那小島。

李斯將遊艇停在小島的一個灘前，那沙灘的沙細而白，霧已經散盡了，海面上十分平靜，那小島上絕不像是有人。

李斯站在船頭，他的心中充滿了疑惑，因爲他全然無法想像，何以昨天晚上，在濃霧之中，會有那麼三點黃色的光芒，那三點光芒，好像是領導他航行，將他帶到了這小島來一樣。

那麼，這個小島上，是不是會有甚麼古怪的事情等着他呢？

李斯是個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而且這時候，他是在進退兩難的情形之下，因爲他就算要回去的話，他的遊艇也會因燃料不足，而要在海上飄流的。

李斯肯定，昨晚的濃霧中出現的那三點黃色的光芒是人爲的，決計不是自然的現象，那樣看來，這小島上可能並不是全無人跡的。

雖然事情來得十分蹊蹺，但祇要小島上有人的話，他就可以向人家借點燃料，供他回航之用。

他將一隻小艇從艇尾部份放了下來，然後，跳進了艇中，划着艇，小艇一直衝上了沙灘，李斯縱身一跳，便跳到了島上。

他站定了身子之後，揚聲叫道：「這裡有人麼？」

他發出的叫聲撞在島上的岩石上，傳來了一陣「嗡嗡」的回聲，但是却沒有人回答他，李斯向前走去，沙灘祇有十來碼長，他走過了沙灘，攀上了一塊岩石，又大聲叫喚了幾聲。

仍然沒有人回答他，他繼續向前走着，不一會，他就發現在岩石之間，有一條崎嶇的小徑，可以通到小島的中心去，他循着那條小徑，向前走着。

雖然陽光十分明媚，但是海風亦是十分强勁。天氣也很寒冷，海風吹在臉上，有一種肌膚欲裂的痛楚，使李斯不能不低着頭。

當他攀到了那荒島的岩石堆最高處時，向下看去，他已可以看到整個小島的情形了，他看到，在一幅島上僅有的空地上，有一間石屋。

那間石屋又小又簡陋，是用島上的石塊搭起來的，所謂屋頂，其實祇是一幅黑色的油布，在海風吹襲下，發出「拍拍」的聲響。

看到有這樣一間石屋，李斯的精神便是一振，這樣的一個荒島之上，既然有屋子，那一定有人了，他忙向下攀去，尖銳的石角將他的衣服扯破了好幾處，看來那屋子像是在脚下，但是岩石嵯峨崎嶇，李斯足足花了半小時，才來到那石屋之前。

那石屋的門上，也掛着一幅黑色的油布，李斯喘着口氣，直來到了石屋之前，他剛待伸手去撩開門口那幅油布時，突然，聽得身後傳來了一片粗暴的呼喝聲，道：「站在那裡，不准動！」

李斯陡地一呆，連忙轉過頭去，可是他並沒有看到甚麼人。

他所看到的，祇是一塊岩石之後，有一根來福槍的槍管伸了出來，槍口也正對準了他。

李斯不知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但是在槍口的指嚇之下，他必須服從命令，這一點，他却是知道的，是以他立時轉回頭去。

躲在岩石後面的那人又道：「我們要的東西，你已經帶來了麼？」

李斯不禁苦笑了起來，他知道那人是弄錯了，他可能是在那荒島上等着一個會給他帶東西來的人，但是那決不是自己。

李斯一想明白了這一點，他自然得先想辦法解釋這個誤會，是以他忙道：「我想你是弄錯了，我沒有帶甚麼來，我是被濃霧中的三盞黃燈引到這裡來的。」

岩石後的那人顯得十分惱怒，這一點，從他的聲音中，可以毫無疑問地獲得證明，他咆哮着，說道：「別以爲你可以在我面前玩甚麼

花樣，你拉開你面前的油布看一看，就自然明白你非屈服不可了。」

李斯心中的疑惑已到了頂點。

他完全明白，不論拉開油布之後，他會看到甚麼，都是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因爲他根本就不是對方所要等的人。

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似乎根本沒有分辯的餘地，而且，好奇心也令得他想拉開遮在門口的油布，看看那間窄小的石屋中，究竟有着甚麼。

是以他衹是呆了一呆，便伸手拉開了那幅油布。

當他才一拉開油布之際，他根本甚麼也看不到，因爲石屋之內極其黑暗。

那不過是幾秒鐘之間的事，接着，李斯便看到了在石屋之中，衹有一張椅子，而在那張椅子上，却綁着一個人。

被綁在椅子上的人，是一個約莫四十歲的中年人，有一幅布條勒在他的口中，李斯向內望去時，那中年人也向李斯望來。

李斯一看到了這樣的情形，陡地吃了一驚，他立時一步向屋中跨了進去。

可是他才踏進了一步，便聽岩石後那聲音喝道：「別走進去，退回來，將帶來的東西交給我，讓我用你的遊艇回去，然後，自然我會通知你們的人，到這裡來救你們的。」

在刹那間，李斯心中實在是亂到了極點。

他知道了這件事，在他個人而言，全是一場誤會，但是這事件，却是一件極其嚴重的罪案，至少，這是一件綁架案。

李斯在不到一秒秒鐘的時間之內，在心中問了千百遍「怎麼辦？」他吸了一口氣，到現時爲止，他還衹聽到一個人的聲音，如果對方衹是一個人的話。

李斯想到了這一點之後，他已有了決定。

他的決定是將錯就錯。

他立時沉聲道：「你要的東西我帶來了，但不在我的身上，我留在……遊艇中，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拿，但是你放了他再說。」

李斯說着向那被綁的中年人，指了一指。

那個持槍恐嚇他的人，顯然已從岩石後面走了出來，因爲他的聲音聽起來近了很多，他冷冷地道：「好，那麼，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艇中去拿。」

李斯根本不知道那人要的是甚麼「東西」，可能是贖款，但何以那人又不說「錢」，而衹說那「東西」呢？所以李斯的口中，也不敢貿然

說出「錢」字來。

李斯這時，心中的算盤是：那人雖然有槍，但是從這裡到他遊艇停留的地方，足有大半小時的行程，而且所經過的地方，全是崎嶇的山石。

那麼，在這大半小時之中，他就可以有機會制服那個人，等到他制服了那個人之後，一切就容易解決得多了。」

却不料那個人也很聰明，他冷笑着道：「你以爲我會跟你去麼？你自己一個人去，現在你已看到了他，總不會再有疑問了，我給你四十分鐘時間，到時你如果不回來，我就殺了他，快去！」

李斯又呆了片刻，那人讓他自己一個人去。

本來，那是李斯離開這一個荒島的絕好機會，可是李斯却連想也未曾想到這一點。

他點點頭道：「好的，可是四十分鐘的時間，未免太少了一些，我來的時候，也花了大半小時，我設法在一小時之內，將那東西帶來給你。」

那人道：「好的，可是，過了一小時，我一分鐘也不多等的。」

李斯轉過身來，他看到了一個身形高大的漢子，穿着一件黑皮外套，手持着來福槍，當他轉過身之後，那大漢向後退去。

那大漢顯然十分機警，是以李斯轉過身來時，他才會向後退，和李斯保持安全的距離。

那大漢的面目看來十分普通，李斯以前從來未見過他，但是李斯也深信，在他看了一眼之後，以後可以在一千個人之中，一眼便將他認了出來。

李斯向前走着，他又開始攀越岩石，當他爬到了一定高度之後，他回頭向下看了一下，看到那人仍然持着槍，槍口向上，對準了他。

李斯又翻過了一塊大岩石，他開始要向下走去了。他看不到那大漢，那大漢也看不到他了。

李斯沒有繼續再向下走去，他在一塊平整的大岩石上坐了下來。

那時候，李斯甚是爲難到了極點，他開始登上這個小島的時候，絕料不到他會遇上這樣令他爲難的事情的，但現在，他該怎麼辦？

一小時的期限已過了一半，僅有半小時可供他用，他必需在半小時之內扭轉這局勢，否則，那大漢就會殺死石屋中的那個人。

李斯自然也絕不知道石屋中的那個是甚麼人，但他却感到，自己對石屋中那一個人的生死，有着重大的責任，他若是在這半小時之中，想不出辦法來，石屋中那人就會死去。

天雖仍是那麼冷，但是李斯却覺得他全身都在冒汗，汗水甚至由他額上流了下來。

他應該怎麼辦呢？

李斯呆了足足有三分鐘，他的心中才陡然一亮，那持槍的大漢一定急於得到他所說的「那東西」，如果自己詐作跌傷，無法攀越岩石，那麼，他不是會接近自己麼？這無論如何，也是值得試一試的。

他想到了辦法，便突然大叫了一聲，道：「快來，快來救我！」

他的聲音在那個荒涼的小島上傳了開去，不一會兒，他就聽得有人咀咒着，爬了上來。

李斯勉强抬起頭來，他看到了持槍大漢，已經爬上了山頭，正在俯視着他。

李斯伸出一隻手來，道：「求求你，快來拉我一下！」

那持槍的大漢臉色冰冷道：「發生了甚麼事，你看來不錯啊？」

李斯裝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來，說道：「我……我……滑了一跤，我的脚夾在右縫中，我的脚已經斷了……你必需過來扶扶我，不然，我不能將那東西給你了！」

那持槍的漢子顯然還在猶豫，他只是站着，並不向下走來，而在那漢子猶豫的時候，李斯不斷發出驚心動魄的呻吟聲來。

那漢子呆了大約二分鐘之後，罵出了一連串驚人的難聽話，慢慢的向下走來，當他開始漸漸接近李斯的時候，李斯的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漢子向李斯漸漸的靠近，他手中的槍突然向李斯伸了過來，槍口幾乎是對準了李斯的面門，這突如其來的行動，將李斯嚇了一大跳，連忙道：「你……」

那漢子冷冷的道：「你不是要我拉你麼？你握住了槍管，我拉你起來，如果你敢玩甚麼花樣的話，那也應該知道，會有甚麼效果。」

李斯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有甚麼花樣好玩？我跌了一跤，可能跌斷了脚骨！」

他一面說，一面雙手握住了槍管，當他的雙手握住了冰涼的槍管的那一刹那間，他在考慮，如果自己出其不意，用力向下一拉的話，會有甚麼結果呢？

如果他用力向下一拉，那漢子的身子可能向山下直栽了下去。

但是，在他栽下去之前，他一定有機會扳動槍機的，所以李斯並不想妄動，他只是一面喘氣，一面慢慢向上移來。

當他終於坐到那塊大石上時，他雙手搓揉着足踝，勉力站了起來，轉過頭來，對站在身後這那漢子道：「我不能走了，你要扶我前去。」

那漢子冷冷道：「你在前面

走，我跟着你。」

李斯怒道：「你怎能要一個斷了脚骨的人，走那樣崎嶇的山路？」

「那是你的事，朋友，用一隻脚跳下去，用兩隻手爬下去，或者，乾脆我用子彈在你的身上開幾個洞，讓你滾下去好麼？」

李斯望了那漢子一會，他已看出那漢子無論如何不肯再接近自己的了，看來他一定是一個職業犯罪份子，不然，不會那樣子不容易上當的。

李斯祇是悶哼了一聲，故意裝成一拐一拐的樣子向下走去，那漢子始終和他保持着三碼距離，跟定在他的身後。

下了那座山頭，地勢平坦得多了，李斯在一塊大石坐了下來，那漢子厲聲道：「你做甚麼？」

李斯只是低着頭，在搓揉着脚踝，道：「我這裡太疼了，我要休息一下。」

那漢子咆哮道：「你在拖延時間？」

他一面大叫道，一面舉起手中的來福槍重重地敲向李斯的頭上砸了下來，李斯知道自己不能再假裝下去，再假裝下去的話，他可能會吃大虧的。

是的，就在來福槍向他砸下來之際，李斯低着頭，身子向前疾撞了過去，「砰」地一聲響，他的頭頂正撞在那漢子的胸口。

那一撞，李斯自己也感到頭頂上「轟」地一陣響，幾乎昏了過去，但是他的第二個動作也是接踵而來的，他雙手揚起，砍向那漢子的雙臂！

那漢子一被撞中，就發出了一聲如同狼嚎似的怪叫來，他用手中的來福槍，向李斯的腰際上掃了一下，掃得李斯打橫跌出去一步。

而李斯打橫跌出之際趁機伸足一勾，勾住了那漢子的足踝，那漢子「砰」地一聲，跌倒在地上，手中的來福槍已脫了手。

看到了對方的槍脫了手，李斯立時生龍活虎一樣，一躍而起，重重一脚，踢在那漢子的臉上，那漢子發出了含糊不清的叫聲來，李斯看到了他的臉上已經開了花，血從他的鼻子中，口中湧了出來。

那漢子伸手掩住了臉，在地上打着滾，李斯連忙趕了上來，來到了那柄來福槍之前，拾起槍來，用槍口對準了那漢子喝道：「起來！」

那漢子滾到了一塊大石之旁，身子彎曲着，他的一隻眼睛已青腫得十分可怕，然而，自他眼中射出來的那種惡毒憤恨的光芒，却仍令李斯的心發寒。

他鬆開雙手，自口中吐出一口鮮血來，罵道：「臭王八，我會將你扼死的！」

李斯冷冷地道：「不必再想這想那了，單是綁票，已足以使你在監獄中渡過餘生了，走，轉過身去！」

那漢子慢慢的轉過身子，李斯一等他轉過身，立時高高舉起槍托，向那漢子的後腦之上重重砸了下去，那漢子的身子立時像一團泥一樣的軟了下去。

李斯眞擔心自己的那一砸力道太重，會將那漢子打死，他連忙俯下身來，探了探那漢子的鼻息，等到證明那漢子只是昏了過去，他才放下心。

他撕開那漢子的衣服，撕成了布條，將那漢子的手、脚綑了起來，再將那漢子綁在一株樹下，然後他向山上攀去。

十五分鐘之後，他已奔到了那屋子之前，他喘着氣，一脚踢開了那門，對被綁在屋中人道：「你別怕，鎭定些，你已得救了。」

他放下槍，迅速將那人解了開來。那人搓着手腕被緊縛的那部份，李斯這才看清，那人是一個樣子很威武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也在打量着李斯，問道：「你是甚麼人？」

「我是誤打誤撞來到這小島的，我有一艘遊艇停在島邊，你快跟我走吧！」

那中年人的身子退了兩步，他突然一伸手，抓住李斯放在牆邊的那枝來福槍，那中年人突如其來的行動，令得李斯嚇了一跳。

李斯忙道：「你……」

那中年人道：「我被人綁在這裡，現在可以自由行動，當然得設法自衞，看守我的那個人呢？」

李斯皺了一皺眉，他已經感到事情很不對頭了！

他認定這是一宗綁架案，這中年人是被害者，那漢子是綁匪。

如果那眞是一宗綁架案，那麼，在他放開了這中年人之後，這中年人就應該千恩萬謝，由他帶領着，急急離開這裡才是。

可是現在的情形却並不是那樣，這中年人鎭定得很，立即攫到了槍，而且在這中年人和李斯兩人之間，還像是中年人佔上風一樣。

李斯呆了極短的時間，他想不透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以他還想不出用甚麼方法來對付，他只是道：「那人被我打昏了過去，綁在樹上……」

中年人似笑非笑地道：「你本領到不小啊，他在那裡，帶我去見他。」

在那中年人這樣說的時候，他手中的來福槍向李斯揚了一揚。

李斯更感到事情不對頭，他心中又驚又怒，向中年人手中的槍一指，說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中年人笑了起來，道：「沒有甚麼，走，帶我去見那人！」

李斯吸了一口氣，他已經隱隱感到，這中年人可能比那個漢子更不好惹，他心中不禁暗罵了一聲倒霉，如果早知道會有這樣情形的話，那麼，他還是自己上了遊艇，離開了這個小島就可以了，何必假裝受傷，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和那漢子搏鬥？

李斯又望了中年人一眼，才轉身向外走去，他一直沒有回頭，但是他也可以知道，這中年人一直跟在他的身後。

李斯甚至可以想像到，中年人手中的槍一直對準着他，不一會他們已來到了那漢子的面前，那漢子已經醒過來了。

他的臉上滿是血，一到了他面前，李斯的身子便被來福槍格開了一步，來福槍的槍口對準了那漢子，祇聽得這中年人冷冷地說道：「你失敗了。」

那漢子發出了一聲悶「哼」，李斯看到了，這中年人的手指放在槍機上，在漸漸的扣緊，李斯大吃一驚，忙叫道：「喂！你想幹甚麼？」

可是，等到李斯叫了出那一聲的時候，已經遲了，「砰」地一下槍聲已然響起！

李斯在這中年人一鬆縛綁，便攫得了來福槍之後，便已知道事情有點不對頭了，但是他却無論如何想不到這中年人會當着他殺人！

槍聲一響，那漢子的身子陡地一挺，自他眉心之中，出現了一個烏溜溜的深洞，濃稠的血湧了出來，那是醜惡之極的謀殺，李斯從來也未曾看到過一個人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被殺！

一時之間，他的身子僵硬得如同石像一樣，一動也不能動，他實在不想多看那人的死狀，可是他却連轉動眼珠的力量也沒有，他雙眼定在那死人的臉上，眼看着濃稠的鮮血不斷地湧了出來。

直到那中年人揚起手來，來福槍的槍口直對準了李斯的面門，李斯才陡地怔了一怔，他一面出着冷汗，一面道：「你……你……」

他的舌頭像是打了結一樣，除了不住地說一個「你」字之外，說不出其它的話來。

那中年人聳聳肩，道：「不必害怕，至少，你暫時不必害怕！」

他說到這裏，哈哈一笑，然後又道：「你不是有一艘遊艇麼？你的遊艇在甚麼地方？」

李斯緩緩地吸了一口氣，勉力定了定神，道：「我的遊艇停在岸邊，你……的槍口是不是可以不要再對住我的臉？」

那中年人笑了一笑，他居然聽從了李斯的話，但李斯的處境却沒有獲得多大的改善，因爲這中年人手中的來福槍，槍口雖然不對準李斯的臉，却對準李斯的胸口，對李斯來說，那實在是完全一樣的。

中年人道：「走，帶我到你的遊艇上去！」

李斯轉開身去，在他轉身去的時候，他的身子還是僵硬得像石頭人一樣，他心中實在懊悔自己爲甚麼竟將這個中年人救了出來。

他慢慢的向前走着，這中年人就在他的身後，李斯從地上的影子中，可以看出這中年人一直以槍對準了他，這中年人還在不斷地說着話，他道：「你不像是警方人員，對不對，那麼，你一定是屬於見義勇爲的人了？」

李斯眞恨不得自己重重地打自己一巴掌，責備自己爲甚麼要救了這兇手。

中年人又得意的笑了起來，繼續道：「你是怎麼樣來到了這荒島的，可是在黑暗之中，有三盞黃色燈光，領着你來到了這裏，是不是？」

李斯「哼」地一聲，道：「你怎麼知道？」

那中年人又快樂地笑了起來，說道：「我怎不知道？陸阿毛的手下一定要自殺了，他竟找錯了人，將你當作是我的人了！」

這中年人的話，李斯聽來，還是莫名其妙，但是「陸阿毛」這個名字，一進入李斯的耳中，却令得李斯陡地吃了一驚，這個名字他是很熟悉的，那正是最近破獲的一宗大走私案中的一個漏網首要份子！

李斯勉力使自己鎭定下來，道：「那個被你射殺的人，他……就是陸阿毛麼？」

「不錯，他是死有餘辜的，對不？」

李斯鼓足了勇氣，說道：「那麼，你又是甚麼？」

這中年人「嘿嘿嘿」地笑着，並不回答李斯的問話，李斯却「哼」了一聲說道：「不是『嘿嘿』，是黑吃黑，對不對？」

那中年人本來是一直在不斷的說着話的，可是自從李斯說了「黑吃黑」三個字之後，他却靜了下來，李斯知道自己一定是料中了內情，他的話反倒多了起來，他道：「你也別太高興了，陸阿毛的手下，既然能將我領到這個荒島來，他們一定還在這荒島的附近，如果他看到了你，那又會怎麼樣？」

這中年人仍然不出聲，李斯一面向前走一面又道：「所以，你現在將我當作敵人，實在太不智了，陸阿毛的手下一出現，你能對付得了麼？」

中年人頗有點老羞成怒，大聲叱道：「少說話，快到你的遊艇上去！」

李斯加快了脚步向前走着，這中年人一直跟在他的後面，不一會，已經可以看到遊艇了，但是岸邊上却不止一隻遊艇，還有一艘形狀十分怪異的船隻，停泊在李斯的遊艇之旁。

等到他們走近時，李斯不禁吃了一驚，因爲他已看清，那形狀怪異的船隻，竟是一艘小型的舊式潛艇，在李斯身後的中年人，這時也是陡地呆了一呆，祇聽得他喝道：「快伏下來。」

李斯走前幾步，在一塊大石後面隱伏了下來，他回頭望去，看不到中年人，祇見中年人手中的來福槍，自一塊岩石後伸了出來。

李斯在考慮，在這樣的情形下，他有多少逃脫的機會，但是，他祇是想了一想，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因爲他知道，好戲就快上演了。

在看到他的遊艇旁停着一艘小型潛艇之後，濃霧中在他遊艇之前，迅速移動的那三個黃色的光團之謎，已經迎刃而解了。

昨天晚上，將他的遊艇帶到這個荒島上來的，自然就是這艘潛艇，因爲潛艇在水面下航行，祇將三盞黃色的燈露出水面，是以李斯才一直猜不透那是甚麼原因。

而且，現在，李斯也知道了，那潛艇是陸阿毛的手下所有，那中年人一見潛艇，立時隱藏了起來，當然是怕被陸阿毛的手下發現！

李斯想到了這裏，心中不禁一陣高興，但是，他的高興，却並沒有維持了多久，因爲他發覺自己是夾在兩幫匪徒之間，處境十分之不妙！

李斯自石後探頭出來，向前望去，他看到兩個漢子自他的遊艇中走了出來，走到岸上去，東張西望了片刻，便又走回來。

那兩個漢子漸漸地走近了，就當他們兩人快將來到李斯隱身的那一塊大石之前的時候，槍聲突然響了起來，兩人中的一個突然倒下，在地上滾了一滾，就伏在地上，不再動彈了。

而另一個人的反應極快，身形一閃，就躲到了石後那一塊大石，一面躲着李斯，另一面就躲着那漢子。而且，那漢子在一躲到了大石後面之後，立時拔出了手槍向前連射了兩槍。

而那中年人的來福槍也接連射出了兩槍。

那兩槍的子彈却射在大石之上，距離李斯不會超過一尺，李斯夾在兩個匪徒之間，而那兩個匪徒，却正在槍戰。

李斯祇覺得刹那之間，自己的身子如同浸在冰水之中一樣，冷得打顫。

他實在不知如何是好，他祇好盡量縮起身子來，雖然他知道那樣做，其實一點用處也沒有。

他聽得身後的中年人大聲叫道：「快放下槍，陸阿毛已經死了！」

和李斯隔着一塊大石的那漢子却不出聲，李斯看到他的一隻手，握着槍，漸漸從大石之後伸了出來，李斯實在再也沒有時間去多作考慮了，他陡地一掌劈下，劈在那漢子的手腕之上！

那漢子祇怕做夢也想不到，就在祇和他隔着一塊大石之處，會有一個人躲着，李斯那一掌劈下去，那人五指一鬆，「啪」地一聲，槍已跌在地上，李斯忙撲過去，將手槍握在手中。

那漢子受了驚嚇，向外滾去，他祇滾了一滾，來福槍又響了，那漢子的身子直跳了起來，又仆跌在地上，他顯然也死在來福槍下了。

而李斯也在那時候，身子翻過了大石到了那塊大石之後，直到那時，他才略定了定神，因爲這時，他和那中年人已是一個對峙的局面了！

那中年人自大石後探頭出來了，望了一下，立時又縮回頭去，他大聲道：「你想和我爲敵？」

李斯立即答道：「如果你走出來我一定向你射擊，這是你說的，我是一個見義勇爲的人，你想我有甚麼理由放過你？」

那中年人發出了一下憤怒的吼叫聲，接連發射了幾槍，但是李斯躲在大石後面，却一點危險也沒有。

時間慢慢的過去，李斯感到口渴，感到饑餓，他在等待，實在無法形容，當他看到兩艘水警輪向着荒島疾駛而來，他立即變得愉快、興奮之極！

在警局，幾個爲首警官熱烈地和李斯握着手，王小鳳也在其中，王小鳳道：「李斯，你知道那中年人是甚麼人？他是附近幾個國家最大的走私頭子，陸阿毛本來就是他的手下，最近陸阿毛失了手，懷疑是他做鬼頭，是以將他綁架到這荒島來，威脅他派人將大批私貨的運輸計劃交出來，却不料陸阿毛派出去的人，將你誘引到了荒島上來，那是合該他倒霉了。」

李斯想起自己被夾在中間，而兩方面匪徒却在進行槍戰，他仍然不免混身生寒。但是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他舒服地伸個懶腰，道：「在那樣的天氣，到海上玩玩，也另有一番情趣。」

王小鳳假裝沒有聽見，李斯暗暗地嘆了一聲！

(完)

六人幫故事之三／溫瑞安・文
可飛・圖

紅電

上文提要： 巴閉是個健壯貌不揚也不富有的男人，但有一顆善良的心，也擁有個美艷壓羣芳的賢良妻子，兩人安份維生，恩愛非常，這一切却惹怒了當地惡少毛更。毛更善用巫術，也是毛家三兄弟最兇殘的一個，誰開罪了他必避不過他的毒手。巴閉就是娶了美麗妻子惹禍，遭到毛更的暗算，自己被毒打得不成人形，妻子又被姦汚……

爲救兄弟奔火場　身遭暗算中邪術

因爲他看重胡成才。

他也同情關懷着他。

因爲他是他的朋友。

而且是個啞巴！

而今，荒謬的是：就在這重要害關頭，在背後刺他一刀的，竟就是這個啞巴！

更荒謬的是：

這刺了他一刀的啞巴，發現一刀沒把他幹掉，竟張開喉嚨對着火那一邊大喊：

「快來呀！顧影來了，他着了我一刀，只强撐着，別怕他！」

看到顧影着了刀，在火光中那種兇厲如魔頭的樣子，胡成才(牛角)不寒而慄。

但他一點也沒有後悔。

他只是怕。

他覺得對方吃了他一刀，還未能眞正的洩了他的忿：

他恨這個人。

他恨顧影，不是因爲顧影會做對不起他的事，不是爲了顧影會經辱罵、蔑視、忽略、毆打過他(事實上，顧影從來不會對他有這樣過)，他恨顧影，完全是因爲顧影有的，他沒有——如此之故。

顧影英俊，他當然不是。

顧影有個好家世，好父親，牛角自幼就是個小混混，媽媽當妓女，當然也沒有家，甚至不知道誰是他的爸爸。

顧影武功好，他遠所不及。

他的一切，都不如顧影。

所以他妒嫉這一切。

何況，他當個顧影的傭人——儘管他是爲了要「臥底」，還要爲了這家人，不能說話，變成個啞巴。

他恨死這對父子，他無時無刻不想着到：終有一天，顧氏父子會向他跪下來，哭泣、叩頭、求饒！

這一刀難洩心中之恨。

他甚至認爲：顧影對他的同情與照顧，完全是出自一種虛僞；他本就沒啞，也不是長工，但顧影對他說話，常直着嗓子大嚷，居然以爲一個啞子就必然也是一名聾子，他覺得很受辱。

他覺得自己熬出了肝病，都是顧影害的：他如果不拚命工作，勤奮努力，又怎會得到顧氏父子的賞識？他甚至認爲自己得病之後，顧影不許自己管事一段時間，爲的是奪回他手上的權。不得到他人的看重，就不會把他邀來同住。他若不跟顧步、顧影長期生活在一起，又怎能摸透各人的個性與特點。例如高足、高就兩兄弟，是金錢可以打動的小人物，他去向毛念行送訊息，得到毛老大的重視，認爲這「資料」是一支插進顧氏勢力汽球裏的針頭，足以使顧氏父子在空氣中消失。

這也使「牛角」覺得自己沒有白

辛苦，並且覺得自己的任務很重大。

他今天便要來完成這重要的任務。

他祇遺憾自己一刀沒能刺死顧影，爲了自己的安全，他祇好招呼其他人上來幫手。

他知道顧影功夫厲害，所以面對這樣一個狂怒中的厲鬼，他祇好一邊呼喊，一邊晃着刀尖，一邊往後移退。

看來，他反而像是一個受欺者。

他一面退，樣子呈現極大的畏懼。

其實，他怕是怕，但決沒有後悔。

他心裏反而又驚又喜。喜的是自己已經得了手。顧影已捱了刀子。

* * *

所以，千萬不要以爲做了錯事的人就一定會後悔，害人的人遲早都會良心發現，尤其像是「牛角」這種人，以及這樣一個月黑風高縱火之夜，人性，就算存在，也跟獸性沒甚麼兩樣。

* * *

顧影就是以爲「牛角」在怕或是在後悔。

怕是怕，悔是悔，兩件事完全是不一樣的。

他要不是這樣沒提防着「胡成才」，對方根本就不能這般欺近他身後，就算可以，他也可以及時警覺那刀風破空之聲而予以閃躲或反擊。

他若不是如此以爲「胡成才」心中有悔，馬上作出反撲，說不定，已經可以把這在背後刺他一刀的人先行扼殺於手中。

可是他沒這樣做。

反而斷聲痛心疾首的問了一句：

「我這樣待你，你這樣對我……你，天良何在？」

「天良？他的天良？」毛更已率衆躍過火光，圍攏了上來，把顧影團團圍在火圈之前，哈哈笑道。

「他的天良一早已喪盡了！」他斂容正色說：「他是我們派去你府上的臥底！我爲你們介紹：他叫林國，我們稱他爲『牛角』，有稜有角的『牛角』，不是胡成才，當然也不是啞巴。」

然後他又忍不住發出一種火勢般肆虐的狂笑，說：「啞巴？他還拿過唱黃色歌曲比賽的冠軍呢！」

* * *

大火像火山口所噴濺出來的溶岩一樣，吞噬了那座矮脚樓板屋，餘燼和火星子飄飛得顧影一身都是，像是個盂蘭節街邊夜祭裏吃盡了香燭祭品的遊魂，寃魂不散的自火焰口裏兜轉回來人間尋仇。

「巴閉呢？」

毛更一指：

祇見兩名大漢，分左右把巴閉架着：巴閉整個身子都是軟垮垮，血水一直自他身上、臉上、頭上淌下來，頭則是垂得低低的、軟軟的，也不知是死是活。

「你們要怎樣？」

「沒怎樣，我姦了他的老婆，抓住了他，現在，輪到你了。」

「畜牲！我們跟你有甚麼不共戴天之仇，要下此毒手？」

「仇？沒有。」毛更攤攤手、聳聳肩、撇撇唇：「祇不過，你們顧家向有清譽，我們姓毛的却沒有。以前要是我叔叔聽了你父親的話，爸早就沒地方立足了，這是舊恨。我們苦心積慮要了個『黑火』出來，把人唬住，順便把眼中釘剷除掉，偏是你們兩父子出來破解、搔擾，這是新仇。我們不能等到你的『紅毛拿督』和『剛擊道』壯大了之後才動手。趁着來了一幫外客，也趕在你們聯手但實力還未豐之前，正好下手，一一斬草除根。」

「好，就算我們之間不能並存。」顧影用手霍地一指那垂着脖子淌着血的巴閉：「那也不關他的事呀。」

「關！誰說不關？」毛更說：「誰教他是你的師弟？誰教他是『剛擊道』的教練？誰叫他老幫着你？誰叫他娶了個漂亮得讓我眼紅的女人做老婆？」

顧影怒叱：「你去死吧！强詞奪理！」

「噯，你一衝上來，我先殺了他。」毛更一手抓住巴閉的前髮，令他的頭翻仰着，他的另一隻手拿了一支很利的刀，在巴閉頭上打斜一捺，就劃出一道血口子來：「你上來就害死了他。」

「你！」顧影氣得直跺脚：「用這種卑鄙手段，算甚麼英雄？」

「噯，英雄？這世界上不是早就沒有英雄，祇有『成功人士』了嗎？」毛更詭笑道：「這世上本來就是暗殺無罪的，連美國總統林肯、甘乃廸全給人殺了也查不出眞相元兇，有甚麼不可以做？翻開歷史，不也就是你暗算我，我暗害你的事嗎？那些所謂泱泱大國，還不是一樣公開殺人，而且還殺人無罪，造謠有理呢！你眞要稱英雄，就別講無辜了！否則，你這一上來，我心一慌，一刀剁了下去，巴閉就成了無頭鬼，他可寃有頭、債有主呢！」

「你敢！」顧影喝道：「放了他！」

「魚生」等人都想出手制住顧影好領功，毛更却低聲說：「他雖受了傷，傷勢也重，但精神體力仍在

巓峯，我們先來消耗他一下，能不必折損自己人手，那就更好，把話傳下去。」

「魚生」立即把話傳給身邊的一名手下知道，於是也就一人傳一人交頭接耳的傳了下去。

其實，顧影這邊已快支持不住了。

疼痛。

還有昏眩。

血不斷的自傷處溢出，他甚至還幾乎聽得見流血的泊泊之聲；血水，不斷的滲了出來，看去他深色的皮質夾克還並不明顯，然而他的汗衫却已給血水浸濕了。

他要速戰速決。

可是敵人却在拖。

再拖下去，就快支持不住了。

這時候，却正好傳來了人聲。

人聲還在遠處。

那是趕來救火的平民。

——畢竟，這半夜裏衝天的火光，還是把人給引來了。

* * *

人聲沓雜、浩蕩，但仍有一大段距離，恐怕少說也要五、六分鐘後才抵達，但有些踩脚踏車的和駕摩托車的旋即就至。

毛更倒是臨亂不亂，吩咐他幾個平日「形象較好」的手下道：「想辦法把他們拖住一陣子，說我們就在這兒抓拿姦汚結拜兄弟的老婆、放火殺人的狂徒。」

「是。」

幾名手下馬上領命而去。

毛更的話，顧影也聽到了，他吼了一聲：「你好陰毒！」

毛更笑說：「無毒不丈夫嘛！」

顧影大吼一聲，突然抽出了他插在褲帶的雙節棍，突然衝到「牛角」面前，突然就閃電般出了手。

顧影的尖嘯和「牛角」的尖叫同時響起。

「牛角」的武功本來不是那麼差，何況他手上還有刀子，祇不過他一見顧影撲了過來，已給他那一股凌厲至極的氣勢所懾，加上這一邊祇有他一個人守着，毛更的人也一時兜不過這兒來，他心一慌，先是手腕着了一記，刀落地，接着頭中了一擊，鮮血直流。

他掩着頭，再也不敢戀戰，怪叫着逃開。

顧影正是要他這樣。

他知道這是生死關頭，當務之急，就是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他本來就是那種：雖然給許多人團團圍着，他已失去了優勢，但仍能把他最恨的人先擊倒而殺出一條血路的漢子。

* * *

毛更却非常滿意，對頭上淌着血不敢再戰的「牛角」吩咐道：「你這傷傷得正好，回去助我再領一功吧，要是今晚一切報捷，『紅毛拿督』就歸你管了。」

「牛角」聽了這一句話，熱血沸騰，祇覺得沒有白傷，血沒有白流，一番心機沒有白費，連骨頭也畢竟沒有白賤哩。

* * *

如果顧影能夠心無罣礙，一鼓作氣的衝殺過去，也許，他就可以突圍而出——祇要他能突圍而出，局面就會有很大的不同，而本故事的後文發展也就完全不一樣了。

人總是去面對已經發生的，但很少去設想：如果沒發生的事已經發生了，又是怎樣一種局面呢？一如人得到相當好的東西之時，會渴望得到更好的，但從不想想，要是連這也得不到，或者祇得到更壞的呢？這道理就像平常人在健康的時候從不去照顧自己的身子，一旦失去了健康才知道保養的重要，但往往補救已然太遲。

顧影本來不遲，但就在他要把握去衝開那一瞬間的關頭，毛更尖叫了一聲。

「你敢走，我打死他！」

這句話使顧影回頭望了一眼。

因爲他的好朋友巴閉，仍落在敵人的手裏。

他這一回顧，正好就望見，毛更扯着巴閉的髮脚，迎面打了他一拳。

那一拳，發出的聲音，就像是擂在一隻太熟而且爛了的柿子上。

顧影咆哮了一聲。

他不能忍。

他不忍心。

他不忍一個人逃了開去，任由師弟巴閉受這些禽獸折磨。

所以他不逃反進。

他衝向毛更。

他要救巴閉。

* * *

火光熊熊。

他像尊焚燒着的神魔。

格鬥劇烈。

毛更手邊的人都圍了上去，用各種兵器，向顧影身上招呼。

這些人，本來已夠强暴了，可是今晚看了毛更更淫辱折磨巴閉夫婦後，更有一腔慾火獸性，無可宣洩，都成了狠招，招招招呼在顧影身上。

顧影像一頭負隅的怒獸，見人打人，不退反進，一路殺向毛更。

* * *

可是，我們不要忘了，也不能忘了：顧影已先行負了傷。

他被「牛角」在背後刺了一刀，還淌着血，而且已淌了很久的血了。

這時候的顧影，已不是平時的顧影。

他已無法作持久戰。

偏是這一干人對他作車輪戰。

* * *

趕來救火的民衆自然也發現了有人在格鬥，可是，毛更的手下，有的迅速換上了平時的裝束，佯作也是趕來救火的人，有的乾脆表示自己先來一步，看到巴氏慘案的「來龍去脈」，他們幾人攏了過去，讓羣衆無法接近火場和戰圈，並作出了這樣一唱一和、一問一答的流言，當然，其中也有多些其中某些民衆加入了話題和問題：

「眞沒想到，顧影身爲教頭，會作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來！」

「甚麼事啊？誰放的火？難道是……」

「顧影爲了要得嚐獸慾，强姦了甘玲，丟在火場裏，還把巴閉打成這個樣子，唉，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對呀！幸好二少爺來得快，不然，他可要把巴閉也毀屍滅跡哩！不過，我們趕到的時候，巴教練已給折磨成這樣子了……」

「咦，那個跟一大堆人打架的，不就是顧影嗎？」

「可不就是他！大夥兒都目睹了這樣凶殘的手段，忍不住都敵愾同仇，要把他抓起來，繩之於法！」

「我看，顧影平時不像是這種人嘛！怎麼會……」

「這不就是知人嘴臉難知心嘍，這叫喪心病狂，禽獸不如嘛！」

「可是，顧影平日待巴閉像親兄弟一樣，他會做這種事嗎？」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你是串通了兇手和色魔，來爲他說好話的吧？待會兒可一起把你送到『馬打察』(警局)去！」

「不不不……我……我，嘻嘻，祇是猜想，猜想顧影也許不致於……」

「不懂就不要亂猜！」

「這是件令人髮指的兇案，我們都是目擊證人，你們也是，亂說話的準備洗淨屁股坐過世吧！誰敢說我們造謠就是造謠，我們毛家的人說的話，永遠有道理！」

這一番話下來，大家都噤若寒蟬了，而且大家同時也弄清楚了：跟顧影交手的，和這一干擋路的傢伙，多是「毛氏投資公司」、「地久企業」、「救世搗擊堂」和「九柳玄壇」裏的爪牙、走狗，不管他們懷着甚麼目的，說的是不是事實，總之都是不好惹、惹不得的。

話一直傳下去，變成祇有這些人說，沒其他人說，開始是以訛傳訛，到後來誰也不知道甚麼是眞甚麼是訛，祇見火光中怒獸一般的顧影，已受了五、六處傷，但也打倒了六、七個人，仍吃力的、舉步維艱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向毛更那兒衝殺進逼了過去。

顧影可甚麼也沒聽，甚麼也不管。

他祇要救走巴閉。

可是，他負傷在先，身手不如往常靈敏，而敵人又多，且都是棍子、鐮刀、車鍊、巴冷刀這類長武器，他捱了幾下，也放倒了幾人，但已感到昏眩難支。

可是他仍撐着。

他要救巴閉。

他不明白圍觀的羣衆爲何不阻止圍攻他的這些人(難道他們眞的相信這種謠言？)但他知道：不管這些人幫不幫他，祇要有外人看着，至少毛更這些人還不敢明目張膽的任意妄爲。

他祇覺一股意志力上沖，好像火光燒出了他的銳氣，他連骨髓裏的舍利子也跳出來跟這些禽獸格殺到底！

他見一個打一個。

眼看，祇再十數步，就可以觸及毛更。

這個罪魁禍首！

他要救巴閉。

殺毛更。

他爲這個鬥志把全身鬥志互碰出拚命的星火來！

甚至比背景的大火更猛、更烈！

* * *

這時候，圍攻顧影的那些人，幾乎一挨近他的，都被他擊倒。

他的雙節棍快得似神火飛鴉，魔火裏的魅影。

一個醒目的漢子，趁前面人多，亂了顧影的視線，他偷偷抄到後面去，扁鑽就往顧影後頭擊落！

可是，明明棍風嘯嘯，密雨般急擊前方敵人的雙節棍，突然轉向，像烈火裏陡然炸出灰燼一樣，啪的一下擊到他的額頭上。

他大叫一聲，連利器也扔了，蹲了下去，一額是血。

另一個大漢舞着籐棍。

棍長。

他也很有氣勢。

比起來，雙節棍是太短了，也太軟了。

他就用這一點來吃定了顧影。

他一路舞、一路砸、一路喊，來助自己的聲威。

但聲威不等於是實力。

眼看他已衝入顧影的身前，一棍子就可把顧影砸扁之際，也不知怎的，卜的一聲，他密舞的棍子竟格不住那祇不過一小截的雙節棍端，陡然闖入了他的棍影裏，就彈打在他的喉頭上！

他立時失了聲。

棍子也呼地橫飛了出去，在夜空中折了又騰，終於落入火場中。

抐他的雙手變成搉住自己的咽喉，雙眼凸出，喉頭格格有聲，舌頭也伸得好長的一截，像個吊來吊去都吊不死的吊死鬼。

還有一名大漢使的是長柄鈎鐮刀。

這種刀連柄足有九尺長。

他持着這種長而沉甸的武器，去鈎顧影的頭——就算鈎不着，把他的雙節棍扯了過來，也算贏穩了。

他殺過來的時候，顧影當機立斷，做了一件事：

他的雙節棍脫手飛出。

正飛砸在那使鈎鐮刀大漢的臉上。

那大漢立即蹲在地上，捂着臉。

他的鈎鐮刀反而落入顧影的手中。

顧影手上有了把殺傷力那麼大的武器，立即抖擻精神，大砍大殺的攻了過來。

毛更看着他在逼近，忽然雙手作了一個很奇怪的手印，嘴裏也唸了一連串沒有人聽得懂的字音。

他一唸，其他的人也就跟着唸了，而且一面唸誦着，一面向顧影猛攻。

本來，在顧影打倒了第八個人之後，手上又多了支長鐮刀，剩下的十幾名大漢，倒是有些怯了，一時不敢欺近身去。

可是，咒語一起之後，他們就完全變了，似給催眠了一樣，又像是給打了甚麼亢奮的藥物，他們都紅了眼睛，渾忘了自身的安危，各自搶先向顧影作出猛烈過先前三倍的攻擊！

顧影一看這等情勢，吼道：「毛更，你竟用這種有傷陰隲的魔法……」

他說到這兒，就說不下去了。

因爲那一干兇徒的攻襲，更加如狠似虎，他勉力迎戰，已不得寸進。

甚至也無法揚聲。

* * *

他此際又急又怒，不僅矢志要救師弟巴閉，同時也立意要殺毛更。

因爲毛更使的是極爲歹毒的「獸性大法」。

這種功法頗爲歹惡。其實每一種功法，都得要修習，修習就先要付出，要付出才有收穫。這跟工作一樣，祇要你有才幹、有運氣，付出愈多便收穫愈多。練正統佛法的人，須勤修練，行善積德，自然功法有成。修魔法的人，也一樣得要付出，例如以「養鬼仔」爲功法的，就要把「鬼仔」服侍奉養得好好的；而以魔爲功的人，不惜把身心俱奉予魔鬼，有時還反爲魔所啖。

「獸性大法」足以讓人回復了原始的獸性，不愛其軀，受其所驅，拚命冒死的爲他效力，可是，修這種功法的人，本身獸性要比這些人要更加强大才能制得住場面，否則易爲羣「獸」反噬。這道理就好比：獅虎爲萬獸之王，自能驅遣百獸，但要是一隻猢猻也來發號司令，那結果自然會給獸類反撲其身了。

如何能維持獸性呢？那就是不斷的去做一些獸性大發，乃至禽獸不如的事來。也就是說，一個成功練就「獸性大法」的人，基本上他已做過了不少喪心病狂、令人髮指的事，才算功成。

這還不夠，開始，是人有了獸性才練這種「獸功」之後，「獸性大法」功力加深了，反過來影響習者加倍厲重的獸性，以至修習者本身也不住的「獸性大發」，而功法也因而不斷的增强，再倒影響了控此功法的人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如此不住迴環的影響下去，就像吸毒者一樣。

顧影因自小受其父練功、教人的耳濡目染，對各種奇法異功，也頗有涉獵，似知甚廣，但却不肯下死功夫深研，主要便是因爲：這祇是外界的炙力、妖力，非關本人內在功力體能的開發，他認爲這並非正道，所以並不太感興趣。

顧步深知他兒子的「英雄脾性」，故而也從不勉强，況且，他對這些奇門異術專研經年，也知道其中不乏是在作傷天害理、畸型異常的情形下才能練成的，有干天和有傷陰隲，而且亦易受魔頭反啖，萬一弄箇不好，只怕收場慘淡。他因常替人驅邪辟妖，已開罪了不少妖孽濁物，這時候要斬斷從此不練，恐怕就得先抵受不住這些伺伏已久的魔敵狙襲，所以也只有食髓知味的修持到底了。因此顧影不涉及這些妖功邪法，他反而覺得欣慰：他誠不欲兒子步他的後塵。

如今顧影一旦遇上這種邪法，便知毛更作過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他火從心起，要一齊把所有人殺掉，但毛更嘴裡唸唸有辭，那些手下像發了瘋似的爲他賣命、拚命，竟渾忘了驚懼恐慌，顧影一時竟也應付不過來。

毛更一面用咒語和心法，控制住手下的神智，個個莫不奮而勇戰，爲他拚命，一面也留意圍觀的鄉親父老，看他們有何異動，另方面他也訓示自己的部屬，在他的指揮號令之下，只要能爲他賣命動刀，可以藉以立威揚名。

這時候，顧影手上雖多了柄長柄鐮刀，但反而再也搶不進來。

毛更對身旁那大個子「死士」點了點頭，「是時候你去。」

那「死士」越前步出，「但並不

馬上出手，他只是迫近戰圈，仔細觀察。

顧影那兒也打得發了狠，掄舞鐮刀，一人應聲倒下，一人血濺當堂。

「死士」覷着這空隙，一步疾跨，雙手扣住鐮刀，猛力一扯。

顧影不甘鐮刀脫手，也發力一拉。

兩人扯拉之間，都沒有鬆手，可是又有一名毛更手下，揮斧向顧影當頭砸下！

顧影一低頭，手一鬆，「死士」正發力猛拉，頓失重心，往後蹌跌，那使斧頭的正要把斧鋒往下砸去，但右足一絆，摔倒於地，正好脚部撞在斧背上，一時仆地不起。

顧影這下勾跌了使斧頭的大漢，本可對「死士」乘勝追擊，可望奪回兵器，但他也一個踉蹌，在火光映照下，大家都可以看見他原先背後的傷處，忽然噴出一道血泉來。

不明就裡的旁觀者，還不知道他到底是何時受的傷，但毛更他們却一清二楚：顧影剛才是不過懲着一口氣，以內力制住傷口的流血，想一鼓作氣地救走巴閉再說，可是而今先是惡戰一輪，後又久戰不休，加上又與「死士」力拚，眞氣已洩，血崩迸濺，一口元氣已然大傷，震動了傷患，一時流血不止。

毛更一看，知時機已屆。

他是個素來不放過好機會的人。

他向身旁那一臉奸相的「魚生」說：「我一動手，你也動手，並且叫他看着。」

「魚生」是「醒目」之人，忙道：「是。」一手已把巴閉接了過來。

毛更一矮身（他身子本來就很矮）竄了過去，這時候，死士已抄鐮刀掄舞向顧影，顧影亦拾起小斧要力拚死亡。

顧影縱受了傷，但依然十分警覺，毛更一閃身到了他的背後，拔出一把施巫術的蛇形小劍，正要向他出手，顧影明是一斧向前面的死士砍去，却陡飛起一記「虎尾脚」，撐向毛更。

毛更急退，火光中，衣上已清晰的留下了一個鞋底灰印。

毛更嘿的一聲，解開了胸前衣紐。

顧影一斧就往死士扔去。

死士狠命的揮鐮刀格掉小斧，但顧影蹲身就往他肚子打了一拳。

死士高大，恐怕有二百八十磅重。

顧影雖也強壯，但比他還矮兩個頭。

可是這一拳，却足以把死士打得倒飛出去，死士的喊聲裡像肝臟腎膽都一並豁郎砸碎了一般。

顧影打了這一拳，衣衫又給血水濕了。

他負傷在先，久戰那麼久，又打傷了整十人，但他依然能未再添任何一道新傷。

只不過，原先那一道刀傷太重了，而且他事先根本未有防範，所以刀勢更烈，何況他一直力拚，不住牽動傷處，使傷口更加破裂撕開，痛入心脾。

他決定速戰速決。

速戰速決的方法是擒賊先擒王。

——只要先把毛更扣住，便可以來交換巴閉了。

所以他轉首向毛更。

毛更正好把上衣衫的鈕扣逐一解開。

顧影長吸一口氣。

他要一口氣把毛更放倒，不惜任何代價。

就在這時候，忽聽那在十幾尺外的魚生叫了一聲：「姓顧的，你看着了。」

他一拳擂在巴閉的臉上。

「啪」的一聲，火光中，濺血像給輾爆的烘蕃茄一般迸濺的開來。

顧影大叫：「不可以……」

魚生獰笑道：「你還敢頑抗，我就把他……」

他手上有一口鈎子。

那種碼頭苦力用的鐵鈎。

他毫不客氣，一鈎就戮入巴閉的脖子裡！

顧影吼道：「你敢……」

就在這時，毛更陡然把上衣脫掉——

一道紅光：

如電。

* * *

這一刹間，顧影甚麼也看不清楚。

連同旁觀的人，也甚麼都看不到。

顧影是「甚麼也看不清楚」，但並不是「甚麼也看不到」。

那一刹那，他看見許多「奇異」至極，決不該在這時候看到但偏讓他給看見了的人和事物，飛閃而過：

先是紅光。

極紅極紅的光芒。

像血，紅得像把他整個人浸在血液之中。

然後他瞥見一個會跳的器官：噗、噗、噗……

他只是感覺到有聲音，但未必是眞的有聲音，因爲這些發生的事却在電光火石間，聲音還來不及傳達過來。

他還看到骨骼。

那像是全身的內臟和骨骼，然後視覺一直往上移，他看到一處頭尖尾粗的缺口，紅光就從那缺口角裡

急湧而出。

他自身也像給一種無盡的吸力，從那兒迸噴了出去。

那一瞬間，血光、血芒成了血泉、血雨。

他給迸噴了開來，才知道那是他自己背上的傷口。

他心中驚愕不已，與此同時，他在眼前一晃而過的竟是：

張小愁！

還有蔡四幸！

另外，兩隻紅色的螃蟹，竟似從蔡四幸的鼻孔爬了出來，豎起的鉗子，正對着他，而蔡四幸的頭顱也迅速潰爛、焦縮，變成了一具骷髏，而兩隻更大的紅色蠍子，在他眼眶兩個深洞裡爬了出來，揚着鮮紅色的螯子，正向着他——

他這一恍惚之間，其實甚短，當他意識稍定，頓想起這是一種極邪門的「飛降術」，就叫做：「喪心病降」之時，一切已無法也來不及挽回和扭轉了！

* * *

——這種「降術」集中邪力，攻人之心。

只要心一亂，神智亦亂，魔術即乘虛而入！

這是「白鬼」鄒昇的得意絕技之一，他的弟子裏，也只有一個能學到這種魔法，毛更！

所謂「妖法」，也只不過是在片刻間使人心志崩潰，心神恍惚。

眞正夠定力、功力的人，一定能夠恢復神智的。

顧影一定吃虧在負傷在先，二是太過氣忿心急，三是他已力拚難支，四是他分心於師弟受虐，一時間竟沒及時斂定心神，爲這「喪心病降術」所趁。

他也只不過是呆了三秒。

三秒後，他神志已回復。

但已遲了。

毛更已竄到他的身前，以巫術蛇形曲劍對着他的咽喉，然後一拳擊倒了他；在他未爬起來之前，蛇形曲劍的劍尖又抵着他的額心，而鐮刀彎也正好勾住他的頸項。

他完了。

他已落在敵人手裡。

——用「喪心病狂」都不足以形容其如何落在殘暴的敵人手中。

* * *

這時，警車的汽笛已然傳來。

有兩名「暗牌」（便裝警察）：一華一巫，已排衆而出，一面問：

「甚麼事？發生甚麼事了？」

「在這裡幹嗎？還不去幫忙救火？」

毛更的手下推搪着，但既擔當不起，也應付不來。

毛更剛好已得了手，再不遲疑，忽然自腰囊抽拔出一根黑色的竹簽來。

竹簽就像一般問卜簽卦的長短，一頭尖，一頭鈍，「魚生」一看，就問：「二少，留着他，只怕夜長夢多。」

毛更冷哂：「他已落在我們手裡，還飛得上天不成？他活着有用，我們可以照板煮碗，威脅他老爸就範。」

顧影怒道：「你們休想……」

毛更更不打話，竹簽疾戮而下，直插入顧影左耳耳後，顧影嘶鳴半聲，身不住地抽搐，已軟得打顫，那邊的「暗牌」喝問：

「那邊做甚麼？我們來了，還敢打架？」

另一個說：「喂，『更頭』（『更頭』即香港人謂：『差佬』，台灣稱：『條子』，中國大陸的『公安』之意），那個好像是毛家二少爺哪！」

兩名「暗牌」登時不欲把事體鬧大，毛更一點頭，「魚生」知機，馬上過去應付住，一面說着解釋的話：

「我們不是打架。毛家二公子叫我們幫忙抓拿兇手，我們親眼看見『剛擊道』的顧影連同那幾個外來人姦殺巴閉的太太，並且把她扔進火窟裡，巴閉也給他殺了……」

一面說着話，一面大把鈔票的暗裏往二人手上塞。

這時，兩名「暗牌」都背向羣衆，同時襯着火光，往手心照了一照，臉上雖仍是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但把鈔票揑在手裏，眼裏已有了滿意之色，祇說：「這種事，要到警署再說。大隊快來了，我們也不好做主。」

警笛聲已到了，接着是救火車像已着了火一般的尖鳴而至。

「魚生」低聲笑說：「這兒是喝茶的。吃飯的、宵夜的，還多着呢。至於到場的手足們，自是人人有份，少不了的。毛家二少的爸爸是甚麼人，還會讓大家白辛苦一場嗎？」

這下子，兩名「暗牌」連口氣都軟了下來：

「這個自然，你們幫忙捉賊除兇，當然有功。」

「顧影太過份了，姦嫂殺弟，這等事都做得出來……他在那裏？」

顧影一一聽進耳裏，他聽覺靈敏過人，能力仍未消散，但偏就是喊不出聲，掙動不得，情知自己已受異術制穴，恐怕求死也難了。

毛更向他臉上吹了一口氣，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剛才用來脅持的巴閉副總教練，早就死翹翹了，他老婆也給我姦得好舒爽，一早押回去等着好戲連場，用完了再分給弟兄們開心開心！」

顧影聽得眥眶欲裂。

毛更再給他踹上一脚：「怎麼

樣？你又奈我何？別以爲邪不勝正，其實邪一向勝於正才是事實。幾千年歷史，正也祇不過勝那麼個一、兩百年，算是正路佔上風，這還算勝？何況，這兒誰都以爲我是正，你才是姦手足之妻殺結拜之弟的大邪魔！」

顧影瞪住了他，毛更得意洋洋的說，「我要把你當作巴閉一樣，去迫使你老爸就範，怎樣？你叫呀？你奈何得我嗎？」

說罷，一掌劈下去，砍在顧影頭邊大動脈上。

顧影立時暈死過去。

毛更立即吩咐在一旁「探陣」的「死士」：「你背着他，抄小路跟兄弟們先走，再去『紅毛拿督』會合大哥，務求一網打盡，這裏我先應付着。」

這時候，其他的警察也荷槍實彈的包圍上來了，毛更堆上詭異的笑容，欣然步出，當然，來了那麼多吃皇家飯的，憑「魚生」的份量，還是頂不住的，這可由他親自來「一一打點」了。

祇要是人，那就好辦了。

因爲這地方，他的家族最有錢。

有甚麼事情，威風得過有錢？

有甚麼事情，慘得過窮？

同是生病、殘廢、意外，有錢的仍比貧窮的來得舒服一些，少受一點苦。

有錢不一定能使鬼推磨，但至少可以使人站在你這一邊。

所謂：「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却是萬萬不能。」毛更認爲這是一句不準確的話，因爲錢的確是「萬能」的，祇不過還沒到「無所不能」的地步，譬如：壽命、眞情、運氣……這些還不能花錢就能買到——不過，祇是到今天仍不可以而已！

他今天的聲勢，就是用錢買下來的。

他用錢使「白鬼」敎他異術，他花錢驅使這干手下，他使錢去化解這場「人命官司」……

他覺得很滿意。

他盡情玩過了他要玩的女人。

他恣意的虐殺了他討厭的巴閉。

他還設計抓住了大對頭人顧影。

他更要再進行下一步的計劃：對付顧步！

* * *

他微笑着迎向裝模作樣挺槍攏上來的警察：他知道他們的薪金都很低微，祇不過想多收一些，祇好到處抓賭檔、追小販、等候超速抄牌……這等鷄毛蒜皮但却可「刮籠」的工作。

他可以滿足他們。

因爲他有錢。

可是，他看到迎面來的一個人，馬上詭笑就祇剩下了詭，失去了笑。

因爲那是個「痲煩人物」。

聽說這人是錢不能打動的。

傳言中他不喜歡錢。

竟有這樣的人？

毛更自是有些不信。

他迎向這個身着當地國花爲彩印峇廸衣料的高級警官……

他要試試！

試一試錢的魅力，還有它的「特異功能」。

* * *

今晚是初四，顧步居然在不經意間就看到蒼穹間閃爍着一「輪」三尖八角的月亮！

既然是初四，怎麼會有月亮？

而且還是三尖八角的月亮？

他的脚步不丁不八，並且看看自己歪歪斜斜的影子，像對老朋友招呼的說：

「何方高人，既已來了，何不現身亮相？」

忽聽有人乾咳一聲，笑了：「說話太像武俠小說了，可惜這是現代。」

「都一樣。」顧步啞聲道：「古代現代，武俠現實，都是人與人之間不住的鬥爭，不是魔消道長，就是道消魔長，如此而已，從沒變過。你半夜三更的來，不也是『武俠』得很？」

「還是有些不一樣，」那聲音說：「至少，以前用刀，現今用槍。」

「都一樣，以前也是用槍用箭，祇不過現是槍彈火箭。」顧步頗有感觸的說，「有不同，也祇不過是死得更容易一些，人命更不值錢一些而已。」

那人沉默了片刻。

夜穹裏祇有稀落的星星。

風很勁。

夜很深。

那人終於說：「也許你說的對，祇不過，人事上還是有很大的變遷：以前你掌握毛氏『地久企業』，深得信任，而今你的位置完全給我們取代，連要開館授徒，也祇得租借地方議會的『大會堂』。」

顧步反而笑了：「原來是故人來訪，夤夜光臨，不是爲了數落這番發人深省的話吧？有何見敎，還請現身明說吧。」

那聲音却顧左右而言他：

「快中秋了吧？」

顧步不以爲忤，應道：

「還有十來天。」

「那麼說，每逢佳節倍思親，以你我的交情，當然不能兩手空空的來。」

「不必客氣。」

（未完·二）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渡口截殺惡師爺　又上賊廟討公道

上文提要：阮不悔由馬安太等人送到台山島，隻身上島，却找不到呂師爺，原來呂文彬轉赴六橫島四明峯找四明和尚治療刀傷，六橫島主與呂文彬是八拜之交，四明和尚與呂文彬交情也夠……阮不悔追不到呂文彬，單騎疾奔六橫島，因爲呂文彬離開台山島有二天半了，因此他急追了一百二十里路，傍晚濱臨海邊有間小茅屋，阮不悔前去借宿……

老人甚至跨出門站在阮不悔面前，道：「喂，小友，快請屋內坐，他喝酒嗎？二鍋頭，你吃肉嗎，滷牛肉，吃喝之後，你就睡在我的那張木板床去吧！」

阮不悔以爲遇上神經病了，剛才還吼着攆人走，立刻變臉慈祥的要留住自己了。

他還眞不敢相信老人的話，道：「你說甚麼？」

老人已拉住阮不悔，眞怕阮不悔走掉。

老人回頭對門下的老婦人吼了：「把咱們吃的拿出來呀！妳老眼昏花耳聾了，杵在門下發的甚麼呆啊！」

老婦人眞聽話，「噢噢」兩聲進屋內去了。

阮不悔眞的不敢相信這回事。

他更猜不透這是怎麼一回事，爲何變得這麼快。祇不過他仍然站着不動，他也 提高了警覺。

「老人家，你看到甚麼了，爲何對在下前倨後恭呀？」

老人指着阮不悔腰際，道：「刀，就是你腰上插的那把刀。」

阮不悔猛一抖，抖落老人抓他的手。

阮不悔也冷冷笑，道：「老小子，你原來看中我的刀哇，你治刀不成，主意打在我的刀上了。」

老人忙搖手，道：「絕非爲了你的刀，你……隨老夫進去……如何……」

這老人似乎快哭了。

如果阮不悔拒絕進去，老人眞會掉下淚。

阮不悔就以爲江湖上眞是無奇不有，今夜這事很新鮮，也奇怪得離譜。

其實他如果知道箇中原因，他也就不會奇怪了。

* * *

阮不悔以手緊握住腰上的「霸王刀」，他相信這老人絕對搶不走他的刀。

老人已帶着半推的道：「進屋裏去吧，小祖宗！」

阮不悔更是提高警覺，也隨老人走進屋子裏。

進了門，老人急忙把門關起來，他還插上門。

老婦人顫巍巍的把一碟醬肉與一壺酒放在矮桌上，另外還有一大碗白米飯。

阮不悔對這二老沒興趣。

他直直的看着桌面上，他太餓了。

老人似是看出來了，笑指矮桌，道：「小友呀，餓了你先吃碗飯，渴了先喝半碗酒，這酒可是二鍋頭，也是由紹興府最有名的酒坊叫『東湖酒坊』釀的，好也！」

老人提到紹興「東湖大酒坊」，

阮不悔立刻想到段家大姑娘，這些天不知段金花怎麼樣了，她是不是還在念着他，那眞是個死心眼的好姑娘。

「喂，吃呀！」

老人見阮不悔發呆，立刻叫起來。

阮不悔忍不住取了飯便往口中扒，碟子裏的醬肉也吃了一大半，酒反而不喝了——他怕被毒死。

阮不悔吃過飯，他拍拍肚子笑道：「謝謝！」

老人雙目突然一亮，道：「倒也，倒也！」

阮不悔全身一哆嗦，心中大喊「上當了」。

果然，「噗通」一聲，阮不悔昏過去了，阮不悔也似乎聽到幾聲大笑，笑聲漸去漸遠，他也慢慢的甚麼也不知道了。

* * *

一碗涼水是自門外的水桶裏取來的，涼水澆在阮不悔的臉上時候，潑得他全身猛的一哆嗦。

阮不悔睜開眼睛看，不由得火大了：「你……們……」

老人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以爲酒中有迷藥你吃飯呀，哈……老夫的迷藥不下在酒裏，酒裏沒有迷藥，飯裏才有！」

阮不悔全身被麻繩綁得緊，差一點四馬倒攢蹄。

但阮不悔咬牙咯咯響，道：「你……老奸巨猾呀！」

老人臉上一緊，冷冷的揚着手上的「霸王刀」，道：「說，這霸王刀你是怎麼弄到手上的？」

阮不悔吃一驚，道：「你……知道此刀的名呀！」

老人哈哈一笑，道：「我太熟悉了，我夫妻二人花費兩年八個月才打造的，怎麼不知道？」

阮不悔道：「玄了，刀是你們打造的呀，吹牛不是！」

「哈……」老人十分得意的道：「小子啊，我如果說出老夫是誰，你就會相信了。」

「你是誰？」

「括蒼刀祖宗便是老夫！」

阮不悔道：「頭一回聽到刀祖宗三字！」

老人一聽火來了。

他怒吼：「可惡啊！你玩老夫的刀，你竟然不知刀祖宗何人呀？」

阮不悔道：「眞的沒聽過，喂，你們把我綑住，是不是想奪我的刀？」

他看看一邊正在欣賞刀鞘的老婦人，只見她自言自語道：「回來了，回來了也算聊慰我心了，唉，舅媽老了，無法爲你去拚命，去報仇，能收回這把刀，也就算了。」

阮不悔一怔，道：「這是甚麼名堂，她是何人舅媽？」

老人這時把刀在火光之前仔細瞧，再把刀背撫摸着，道：「得到那塊帶着吸磁的鐵塊，老夫沐浴三天，把這鐵放在關二爺的神案前燒香禮拜，希望能打造出一把神兵利器傲視羣倫，如今想來，那已是三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老婦人接口道：「可也叫咱們那外甥風光的縱横江湖二十春，咱們足可告慰了。」

阮不悔一聽，心頭一緊，他們的外甥，難道會是……會是大叔嗎？

他以爲大叔快五十歲的人了也！

忽聽老人道：「小子，你說，這刀你從那裏得來的？」

阮不悔道：「從我大叔那裏得來的，我大叔也教了我用此刀的刀法。」

老人驚訝的道：「你大叔何人呀？」

阮不悔道：「我大叔姓龍。」

老婦人奔過來，一把揪住阮不悔，道：「你大叔是不是叫龍一飛？」

阮不悔道：「妳認識我龍大叔？」

老婦人對發楞的老人道：「天爺，難道一飛他還活着呀？」

老人直視阮不悔，道：「我問你，你得照實說。」

阮不悔忽的一聲吼，道：「你們把我弄成個肉粽似的多痛苦呀，叫我說甚麼？」

他已發覺龍大叔竟是這二位老人的外甥，他的心中立刻篤定了。

老婦人已笑道：「聽聽，這火爆性子眞像極了咱們外甥一飛那小子！」

還小子吶，阮不悔就以爲她用詞不當。

其實任何人，在老一輩的眼中都是小子。

* * *

風箱也不拉了，爐子裏的鐵也不煉了，老人家忙爲阮不悔把繩解開。

阮不悔祇一鬆了綁，立刻取過桌上的酒喝起來。

祇是他剛要嚥下喉，老人大叫：「有毒！」

阮不悔一聽，沉聲道：「剛才還說酒中無毒，怎麼又說有毒？」

老人笑笑道：「毒在瓶子口上吶，哈……」

阮不悔道：「怎麼說？」

老人解釋道：「酒中無毒，但老夫的酒瓶口抹了一層毒，祇要聞一聞，這人就會倒地不起！」

阮不悔急忙再把瓶放下，道：「眞奸呀！」

老人道：「別管奸不奸，小友呀，一飛是不是還活在這世上呀？」

阮不悔道：「活得非常好，能吃能喝能拉的。」

老婦人忙又問：「他在甚麼地方？」

阮不悔當然不能說，祇淡淡的道：「大叔有交代，我不便說出口。」

老人又問：「一飛傳了你刀法？他把刀也給你了？」

「是呀！」

「括蒼刀霸龍一飛會收徒？我不信！」

阮不悔道：「他是我龍大叔，他不是我師父。」

老婦人道：「必是一飛山窮水盡了，才把他的本事一古腦的傳了人！」

老人立刻逼問阮不悔道：「說，一飛如今怎麼樣了，他是不是殘廢了？」

阮不悔道：「我龍大叔眞可憐，斷了一條腿，一個人窩在小船上，一晃眼就七八年了。」

老婦人猛拍巴掌，道：「看看，看看，我就說嘛，一飛斷腿投海中，他死不了，他不是短命人嘛！」

老人道：「算算日子，可眞的七八年了，唉，時光催人老，咱們快七十了。」

阮不悔道：「我的叔也灰髮蒼蒼了呀！」

老婦人道：「他今年不過四十五六呀，髮灰了？」

阮不悔道：「也蒼老了。」

老人却一聲嘆息，道：「一飛必有難言之隱，我們不必追問出他在甚麼地方，也許還有相見的一日。」

他把「霸王刀」交還阮不悔，道：「你收着，小友呀，此刀甚通靈性，也染滿了鮮血，你要愼爲使用，出刀應分正邪！」

阮不悔忙接「霸王刀」，道：「好像你二老眞的是我龍大叔的舅舅舅媽了。」

老人道：「這是甚麼話，你見了一飛，就說『括蒼老人』蕭不邪，他就會告訴你我的底細了。」

阮不悔道：「我當然要問。」

老人忽然對老婦人，道：「把搜的東西交還他。」

老婦人吃吃一笑，道：「差一點忘了。」

她忙自懷中掏出一把銀子與一張銀票，一古腦的塞回阮不悔手中，笑道：「自家人，是舅奶奶貪心了。」

阮不悔一見，嚄，那張銀票被她老人家疊了又摺，摺了又疊，變成紙團似的混在兩錠銀子中。

這是自家人，又是龍大叔的舅舅舅媽，阮不悔便把那張銀票抽出來了。

「舅奶奶，這張銀票妳收下，就算是小子頭一回見面孝敬二老的。」

老婦人忙回絕，道：「不能收，不能收呀！」

阮不悔道：「如果舅奶奶妳不收，他日見了龍大叔，準會挨揍，收下吧！」

老婦人一聽，笑道：「聽聽，同一飛一個樣，多麼的孝順呀！」

她接過銀票也不看，立刻又塞入懷裡了。

阮不悔把銀子收回口袋裡，那老人拍拍阮不悔，道：「想起一飛呀！他可叫人爲他擔心事了。」

阮不悔道：「我龍大叔躲起來臥薪嚐膽呀！」

老人道：「他的脾氣我知道。」

阮不悔突然指着火爐子，道：「舅老爺，你二老這麼辛辛苦苦的煉刀，是爲誰煉的？」

蕭不邪臉色一寒，道：「天台山上四明廟，廟中住了個四明和尚，誰願爲一個出家人煉刀呀！不得已呀！」

阮不悔一聽，道：「有甚麼不得已？你給我說說這一段，說不定我會伸伸手的。」

老婦人已在抹淚痕，道：「我二老封爐有十年了，不料兩年前突然來了四明和尚，他不由分說的挾走了我的小兒就奔向四明山四明廟中。我二老的小養子雖是自小抱來的，可也是我二老的指望，唉，如今小養子也有十歲了，不知長得甚麼樣子了。」

阮不悔一聽，怒叱道：「娘的，甚麼樣的禿驢，欺人太甚，看我不爲你改個姓才叫怪！」

蕭不邪道：「那四明和尚過一天便派人來到這裡，他要我夫妻爲他冶煉一把像『霸王刀』這樣的寶刀，去交換我的小養子呀！」

說着，他指指一地的鏽鐵，又道：「這幾年我二老苦煉寶刀，都是在最後關頭失敗，這種寶刀來之不易，平常怎會找得到煉刀的材料，這是寶呀，那裡找！」

阮不悔道：「原來是這樣呀，舅老爺，你二老放寬心，只等我殺了呂文彬，立刻去四明廟找那惡和尚去。」

蕭不邪道：「別冒失呀，四明和尚武功高，你一人前去準吃虧。」

阮不悔笑了。

他張臂伸了個懶腰，打着哈欠，道：「我能睡一覺嗎？」

老婦人已拉住阮不悔，道：「那邊是床鋪，快去躺下來，天亮叫你！」

阮不悔道：「五更天我就得趕

路了，舅奶奶，妳五更不到把我叫起來。」

他這是有盤算，如果他夠快，必然會遇上從六橫山往四明廟的人，他自信仍有機會碰上呂文彬。

* * *

鐵不打了，火爐也不吹風了，蕭不邪這位刀祖宗，把火爐子的火壓了一層灰，木然的坐在火爐邊。

老婦人的臉上有笑容，因爲她想到懷中一百兩銀子，又想到小養子就快有救，怎能不笑？

蕭不邪不笑，他還唉聲嘆氣，因爲他擔心阮不悔打不過四明和尚。

最令他擔心的，乃是阮不悔手上的「霸王刀」，如果被四明和尚發覺，他必搶，而阮不悔有本事護住這把寶刀嗎？

老人家很懷疑，因爲阮不悔太年輕了。

* * *

阮不悔是自己醒過來的。

他醒來的時候，發現蕭不邪夫妻二人背對背趺坐在火爐附近板牆上，睡得可香甜吶！

阮不悔不忍把這二老叫醒，靜悄悄的出了門，更靜悄悄的拉馬就走。

阮不悔心中下了個決定，決心爲這二老把他們唯一的小養子找回來。

* * *

有一條小河自山中流出來直流入大海，不少商旅在等着渡船要過河，阮不悔便也拉馬站在渡口等渡船。

這時候已過午快一個時辰了，附近有個小茶館，大吃大喝沒有，吃些點心還是不缺。

阮不悔拉馬走過去。

他向茶館內呼叫：「喂，小二哥，有甚麼吃的？」

那小二冲着阮不悔一瞧，道：「點心包子吧，還有十幾個。」

他看看爐子，又道：「要不要？」

阮不悔當然要，他騎了七八十里地山道，早上中午兩頓未吃東西了。

「全部拿過來。」

小二用油紙包把十幾個點心包起來送到阮不悔前。

阮不悔把銀子取出來，道：「多少銀子？」

小二眨眼睛道：「五兩呀！」

阮不悔已吃了起來，見小二把銀子送往茶館中弄了半天才出來，嘍，一大把碎銀子交還阮不悔，道：「你點點數。」

阮不悔不用點，因爲渡船已快靠岸了。

阮不悔很快的幾個包子全都吞下肚，拉馬便往渡口走，只見幾乘軟兜自船上抬着走下來了。

軟兜上坐的甚麼人？一時間未看清楚，護着軟轎的是六個黑衣大漢，肩上扛的是砍刀，有兩個皮膚黝黑似鐵皮，露出牙齒却是亂七八糟的。

坐在軟轎上的人頭上戴着尾巴帽，給人的印象是那沒有財勢的人。

阮不悔才不會管他軟轎的人是何許人，他拉着馬閃一邊，準備軟轎走過以後再往渡船上。

阮不悔拉馬站道邊，他的人就站在馬前面，不料六個大漢走過來，其中一人伸手猛一推，厲吼道：「閃開，閃開，狗娘養的！」

阮不悔突然被推，他身子撞在馬身上，再聽到咒罵，他火大了。

「操！你推甚麼？」

他這麼一吼，又回罵，立刻引來那人暴吼：「娘格皮，不長眼睛呀，吃我一刀！」

他果然向阮不悔動刀了。

他這也是老虎頭上拍蒼繩，找死！

阮不悔猛然一邊跳，他的雙脚剛站定，那人一刀已劈了個空。

阮不悔心中想，這些甚麼人，出手要人命，便皇帝老子也要說說理呀！

心念之間抬頭看，他倒要看看軟轎裏坐的甚麼人。

軟轎上坐的是他欲找的人。

因爲他抬頭，也正巧軟轎抬過來了，喲，轎上的人可不正是斜身綣臥的溫州縣師爺呂文彬。

呂文彬立刻認出是阮不悔，他立刻用力撐起身，隨手抽出他那一節鐵筒來。

後面的兩乘軟轎上，分別坐着高天河與魏老八二人，這三人正是自六橫島來的。

原來呂文彬與高天河魏老八三個人受了重傷，押在縣大牢。

他們的暗樁就在當天半夜動了手脚，不但放了三人，而且還跟他三人先投奔台山島，那海邊經常停靠一條船，也正是台山島上平日傳遞消息用的，緊要時候就成了他們逃命的最佳工具。

那日阮不悔追了海邊，差一步未搶登上快船，他們便去了台山島。

只不過台山島上大海盜沈東海不在，島上又沒有大夫，呂文彬便立刻轉往六橫島，兩天的船行增添更多痛苦，呂文彬不時的咒罵着要宰掉阮不悔。

呂師爺三人到了六橫島，島主「毒蛟」海千仁見呂文彬三人傷得重，心頭就吃一驚，一聽又說仇家龍一飛未死，心中更吃驚。

他立刻勸呂文彬趕快去天台四明山找四明和尚，四明和尚不但武

功高，四明和尚的醫術更高。

於是，呂文彬三人便又坐船上岸，僱了三乘軟轎便往四明山下奔去。

四明山到海邊足有七十里，呂文彬這夥人這是最後一個渡口，完了便是山路了，眞不幸呀！

如今碰上了阮不悔，雙方都瞪了眼。

先是，阮不悔用力把馬往一邊推開，他目不轉睛的盯緊了呂文彬，光景是怕他再逃掉似的。

呂文彬已吼聲道：「娘格皮的，你怎麼會知道呂大爺我們在這裡？」

阮不悔冷冷道：「大概是你的狗命當絕於此吧！」

高天河大叫：「集中，集中，你們別亂殺。」

魏老八也吼起來：「快過來，別衝動，把力量集中，他就沒轍了。」

六個黑漢紛紛守在軟轎邊，附近有個小斜坡，抬轎的慢慢往斜坡移着。

再看剛剛過河來的人，有人動刀子，全走了，誰也不願淌渾水，早走爲妙，便那條船也不見了。

渡船搖到對岸去，三個船老大站在船頭這邊瞧，眞的成了隔岸觀火了。

* * *

阮不悔一見敵人紛紛守緊了軟轎四週不衝動，他老弟也火了。

阮不悔發火只是冷冷笑，他握着霸王刀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繞着三頂軟轎走着，口中可有得說的了。

「怎麼了，不逃了嗎？」

軟轎上，呂文彬吼道：「個小王八蛋，眞正的陰魂不散，是那個狗東西告訴了你呂大爺要上四明山？」

阮不悔陰陰笑，道：「就算鬼使神差吧，呂師爺！」

呂文彬道：「快告訴呂大爺，那個大膽的走漏這消息？」

「怎麼樣？」

「我要砍了這個多嘴的。」

阮不悔道：「怕是沒有這個機會了，我說呂師爺呀，你認命吧！」

呂文彬道：「你殺得了呂大爺？」

阮不悔邊移邊動着身子，邊道：「你馬上就看到。」

他正在說着，一側的兩個大漢可忍不住了，就見這二人對望一眼，舉刀便往阮不悔撲殺過去。

「殺！」

兩人異口同聲，兩把砍刀帶起「咻」聲，想是這二人都是六橫島頭目。

阮不悔不開口，「霸王刀」忽然間來個猝殺，半輪冷芒間，就見兩個撲殺他的人直不楞的倒在他的足前二尺處，看也不看兩個死了的人，阮不悔仰面哈哈笑。

呂文彬拍着軟轎厲聲吼：「誰叫你們出刀呀，不聽話就活該！」

另外四人眼睛也紅了，他們實在不明白，面前這小子有多大本事，嚇得呂師爺不敢動手。

祇不過剛才人家祇那麼刀出一半，兩個人就完了，四個人祇有在暗暗咬牙。

另一轎上的高天河手中握刀，刀指阮不悔，吼道：「娘的，你年紀不大，殺人倒夠狠毒，不叫人喘息呀！」

呂文彬道：「我對你們說，他那一招正是當年龍一飛的絕殺，誰能抵擋呀！」

魏老八大叫：「咱們就這麼等死不成？此去距離四明廟還遠，四明和尚不知道呀！」

他們三人都知道四明和尚武功高，如果四明和尚在，情況必然不一樣。

冷冷的，阮不悔開口了。

他對六個抬轎的吼叱：「喂，你們六個抬轎的，這是搏殺，刀無眼，你們快快閃開，最好到河邊坐下來，你們吶，一輩子也看不到這樣搏鬥，如果不聽我的勸，挨了刀子你倒楣！」

他此言一出。

嘍，六個人轉身便逃，一口氣跑到河岸邊，六個人還眞喘大氣。

阮不悔見軟轎落地，他哈哈的笑道：「呂師爺，你們跑不了啦！」

呂文彬道：「你想怎麼？」

「殺人！」

呂文彬厲叫：「殺人，殺人，操他娘，你憑甚麼殺人，就因爲一個龍一飛呀？」

阮不悔道：「不錯，龍大叔叫你死，你就死吧！」

呂文彬發狂似的拍打着軟轎，道：「聽聽，聽聽呀，你算甚麼東西，乳臭未乾的小子，竟然口出狂言呀，你……你把你家呂大爺當麵人捏呀，我說兒！」

阮不悔冷冷笑，道：「你咋唬個鳥，你以爲還是縱橫溫州的縣大堂首席師爺呀，狗屁！」

魏老八厲聲道：「小雜種，爺們已經重傷了，難道你忍心對重傷的人下毒手？」

阮不悔冷笑道：「怕死呀！」

高天河道：「眞動手你就成英雄了，小子，你等甚麼？來呀！」

阮不悔舉刀過頂，他以爲閒扯淡是沒完沒了，不如早殺早好。

看吧，他的「霸王刀」平舉過頂，神情立刻一變，變得十分莊嚴，看上去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呂文彬一看臉色也煞白了。

「你們看，這正是龍一飛奪命的架式呀！」

他見大夥握刀注視阮不悔，便又大叫：「等等，你小子等一等！」

阮不悔怒叱道：「少囉嗦！」

突然，呂文彬的手上一大把銀票，他舉着銀票猛着抖，道：「我花銀子買命！」

阮不悔心中一動，想起前些時石兔兒同海飛豹二人，他們就是花了一百兩銀子買活命的。

阮不悔心中想，呂文彬與他們不同，呂文彬非死不可！他的銀子……

冷冷的走近前，阮不悔道：「姓呂的，你剛才說甚麼來着？」

「老夫花銀子買命！」

「如何買呀？」

「你開價，我照付！」

阮不悔笑道：「妙，也新鮮！」

呂文彬道：「絕不新鮮，東南沿海水旱碼頭，那一個不知道有錢能使鬼推磨，花錢買回死人命呀！」

阮不悔道：「包括他們幾個人嗎？」

呂文彬道：「當然！」

阮不悔撫掌笑了。

「得，難怪江湖上都在拚命搶銀子，操他娘的，原來銀子還有這麼多的好處。」

呂文彬厲吼：「開價呀！」

阮不悔指着緊守四邊的四個操刀大漢，道：「他們四個人，我以爲他們的命不值幾個錢！」

他此言一出，四個人鼻子都冒煙，如果不是剛才見他殺人的手段殘酷，四個人早上去拚命了。

呂文彬道：「多少？」

阮不悔道：「每人一百兩，一共……唉，如果你師爺早提出這條件，我還可以多賺二百兩銀子。」

他不說早提出條件，他二人也不會死了。

呂文彬憤怒的道：「四百兩，我給你！」

他把銀票仔細數，四張銀票揑成團，一下子抛向阮不悔，道：「拿去！」

阮不悔不客氣，他接過銀票便大聲吼：「你們四個給我滾，滾遠一點。」

四個怒漢發了火，牙齒咬得宛似嚼乾豆般，可也祇得一步步的往山口處走過去。

阮不悔呵呵笑了。

呂文彬道：「你還有價碼呀，小子！」

阮不悔道：「有，當然有！」

他指指高天河與魏老八二人，又道：「聽說這二人是你身邊保駕的，十年下來，也幫你坑過不少人吧？」

呂文彬怒叱：「關你屁事！」

一笑，阮不悔道：「說的也是，關我屁事。」

他忽然戟指魏老八與高天河二人吼道：「他二人每人一千兩銀子，少一個鏰子我就砍人！」

呂文彬大叫：「天爺呀，你比我呂文彬還狠十分呀，你他娘的獅子大開口，我他娘的就得花大把銀子呀！」

阮不悔道：「別吼呀，生意不成我的刀還在，我殺了他二人，一點也不要你的！」

高天河火了。「操他娘小赤佬，你給高大爺記住，有一天栽在高大爺手裏，看我怎麼剝你的皮吧！」

阮不悔猛一瞪眼，叱道：「想剝我的皮，那得有兩下子，憑你？哼！」

他猛然舉刀，又道：「給不給你一句話！」

呂文彬道：「給給，操他娘的算你狠！」

他果然又數了兩千兩銀票抛下地，厲聲叫道：「省着花，有一天這些仍然是我的！」

阮不悔一笑，道：「那是以後的事了。」

他把銀票收入袋，立刻招手大聲喊：「喂，過來四個抬轎的！」

果然，河邊上奔來四個抬轎的，立刻抬起高天河與魏老八往山谷處就走，再看先前四個人，喲，還呆呆的站在那兒未走遠吶！

現在，祇剩下呂文彬一個人了。

呂文彬眞不明白，他嘆口氣，道：「娘的皮，龍一飛是怎麼調教的，弄個殺胚找上門，當年……唉！」

阮不悔道：「我親愛的師爺，你……要命嗎？」

「我甚麼時候說我想死呀！」

「不錯，你是未曾說過，我也知道你不想死，那麼，出銀子吧！」

呂文彬道：「多少？」

阮不悔道：「你身上有多少全是我的了！」

呂文彬大怒，吼道：「不講理呀，小子！」

阮不悔道：「你在溫州搜刮十年，動腦筋又動上馬家寨，我問你，你講理沒有？」

「也是憑智慧弄來的！」

「好，老子憑的是刀，老小子，你認了吧！」

他又揚刀了。

呂文彬大叫：「給你，給你，這裏面還有送四明和尚的銀子，全送你了！」

嚄，一把銀票抛在地，阮不悔來個一馬掃，他把銀票全部送入他

懷裏，如果問他一共有多少，他也不知道。

阮不悔拍拍口袋哈哈笑，道：「我呢？知足了，當然，有了你送的這些銀子也常樂了，哈……」

他邊笑邊回身，就那麼大方的往他的馬兒走，而且，走得慢，把個後背盡露在敵人面前，這太危險。

呂文彬就暗自一喜，他毫不思考的舉起他的那個裝滿了梅花針的鐵筒，便是一片星芒射向阮不悔。

梅花針筒剛發出「卡」的一聲響，那聲音祇不過一個小方孔錢掉在地上一般，却已足夠阮不悔有所反應的。

阮不悔忽的一個就地趴，在地上他猛然轉過身來，「霸王刀」疾閃猝揮，嚄，就聽得好一片「喳喳喳」碎聲在他的刀身之上響起來。

呂文彬看得清，立刻把鐵筒倒轉身，隨之又是一片梅花針疾射而出，直往倒地翻滾的阮不悔射去。

阮不悔剛收刀，又聽那一聲「卡」傳來，大吼一聲如猛虎，阮不悔厲吼：「天雷斬！」

嚄，祇見一大片厲芒宛如雨天彩虹般直往呂文彬的頭上罩過去。

呂文彬也豁上了，他抛去了梅花針筒之後，隨之咬牙奮力直往那片彩芒中撲去，他手上揮的是一把短刀。

「殺！」

呂文彬的身法怪異，出刀辛辣至極，幾乎就是往敵人的胸口戳過去。

兩刀相遇在中途，發出一陣沙沙，就聽得好凄厲的一聲狂吼：「噢……」

「呼通」一聲，呂文彬的人頭直往草叢那邊滾去，看得出呂文彬的一雙眼珠子瞪得溜溜圓。

阮不悔的一邊衣衫裂開一尺長，差一點未傷及皮肉，山風吹來，他覺得冷颼颼的！

猛然，山谷邊有人咒罵：「小王八蛋，騙了錢還要把人殺呀，這是强盜作風嘛……」

阮不悔一聽就知道是高天河在罵他。

他可以解釋的，但當他提刀走向高天河幾人的時候，高天河大叫着：「快走，快去對四明大師報告，王八蛋出刀就要命！」

四個轎伕抬起高天河與魏老八二人，再加上另外四個六橫島的頭目，一起便往四明廟疾奔而去。

躲在一邊的兩個轎伕，見呂文彬已被人把頭砍掉，這轎也不抬了，拔腿便往河下游奔去。

阮不悔可就猶豫了。

阮不悔心想：「大叔交代的任務，總算是完成了，祇不過是現在就回去呢？還是找四明和尚去？」

阮不悔有些拿不準生意。

阮不悔想到蕭不邪二老，他們的小養子已被四明和尚擄去當人質差不多有兩年了，二位老人家天天爲四明和尚治煉寶刀，却又一次次的失敗，如此下去，那小養子不就變成四明和尚的人了？

阮不悔心想，反正已把呂文彬砍了頭，事情已了，何不走一趟四明山峯去找那四明和尚去。

他這裏打定了主意，心裏便也踏實不少。

阮不悔不用再猶豫，也不用擔心找不到四明廟，因爲山溝裏那批人正在快步往山中走。

阮不悔拉個坐騎，他拍拍馬背看地上，那個沒頭的屍體還在冒血吶！

＊　＊　＊

阮不悔騎上馬，緩緩的也跟着往山谷中馳去，他此刻的心情舒坦呀！

他找呂文彬也夠辛苦的，呂文彬不死，他就無法回去向龍大叔交代，好不容易他堵住姓呂的。

原本，阮不悔無法再對姓呂的下刀。

因爲他已收了姓呂的一把銀票。

阮不悔當然有打算，祇要呂文彬去四明山，他仍然有機會殺掉姓呂的。

要製造殺人機會，阮不悔自認不難，他故意把背露在姓呂的前面，他的耳朵却豎起來了。

呂文彬怎知這是阮不悔製造殺人理由，他果然暗下毒手，這樣，阮不悔再殺他便名正言順了。

呂文彬死得直瞪眼，那光景，如果他不出手，而是乖乖的坐着不動，他還眞的一時間死不了。

他怎麼會喪失那種機會呢？

＊　＊　＊

阮不悔愉快的進了天台山區，一條山溝三里遠，他拍馬山溝行，前面，四個大漢簇擁着兩頂軟轎快步走，軟轎已往山腰的山道上奔去了，阮不悔却仍然拍馬緩緩行着，這光景倒令高天河與魏老八火大了。

他二人怎知阮不悔這是去找四明和尚的，阮不悔已收了他們的贖命銀子，當然不會再向他們動刀了。

然而，看上去阮不悔就是像追殺他們的。

阮不悔的刀法太狠毒了，出刀半招就奪命，否則，他們幾個早就同阮不悔幹上了。

現在，已經翻過兩道山嶺了，阮不悔並未快馬追，他祇是跟在前面一撥人的後面。

他路不熟呀！

四明山峯乃天台山主峯，遙望

去插天高，海面十浬遠也看得到，那座四明廟便建在四明主峯的半山腰。

阮不悔跟着那批人到了一座山峯下，忽聞沉悶的鼓聲傳來，他抬頭看，半山上一大片松竹裡隱約有紅牆飛簷出現，夕陽照在屋脊的圓鏡上，發出强光還是五彩的。

再細看前面，那批人忽然不見了。

阮不悔已不宜騎在馬上了。

他把馬留在山脚下，立刻便往山腰中奔去。

阮不悔心中在想着四明和尚，他要會一會這可惡的和尚，爲了打造一把如同「霸王刀」的寶刀，不惜把一雙老人身邊的娃兒擄上廟裡當人質，太可惡了。

阮不悔能遇上龍一飛的舅舅舅媽，他自己也以爲這也許是天意。

上天安排他遇上蕭不邪夫妻二人，那必是要他爲這二老做些甚麼了。

阮不悔一邊走一邊在思量，不知這四明和尚是個甚麼樣的人物，祇聽說四明和尚武功高。

阮不悔就不信邪，有道是山高不擋雲，牆高難擋風，雙方對上手才知道。

如今的阮不悔與過去的大不一樣了，他也許開始有了更大的自信。

阮不悔相信自己的刀法，功力已至另一絕佳境界，絕非當年在四維鏢局的可憐蟲。

阮不悔也以爲，自己如果仍然習的是金東陽的「三刀震乾坤」刀法，祇怕頂多同人家打個平手。

這原是產生自信的因素，龍一飛的「霸王刀」太霸道了。

＊　＊　＊

「霸王刀」似乎在跳動了，阮不悔心頭猛一緊，難道刀已忍耐不住又要喝人血了？

猛抬頭，阮不悔發個楞，祇見前面的山道石板台階至少上千階，直往那座大廟前延伸而上，兩乘軟轎與四個六橫島來的頭目已到了大廟的山門前。

是的，那大廟正是四明廟。

阮不悔不多想，拔腿便奔到山門外。

山門下面一片十丈方圓的碎石舖設的場子，阮不悔發現一邊有塊石碑，石碑高丈五，上面刻的是正楷大字，蒼勁有力，石碑上橫批的是「四明偈語」，下方可就引人注意的四句詩不詩詞不詞的刻着：

「酒在佛門不醉人，
色迷四方不惑佛；
財多難修長生身，
氣吞河嶽仍是空！」

祇一細看，便知道這四明廟裡可以喝老酒。

阮不悔不是來研究碑文的，他是來救人的，當然，如有必要，他也會揮刀殺人。

就在這時候，忽見山門大開，三個好壯的大和尚跳出來，三人手上各拿着一把戒刀，對着阮不悔直瞪眼。

阮不悔吃的一笑，道：「三位大和尚，你們這是歡迎在下的？」

有個滿臉紅光和尚頓一頓手上戒刀，道：「幹甚麼的？鬼鬼祟祟的！」

阮不悔道：「我問三位，你們這是甚麼店？」

三個和尚一瞪眼，那紅光滿面的漢子戒刀一指，叱道：「咱們這兒不開店，你少裝蒜，咱們這裡四明廟，你瞎眼不識字呀！」

阮不悔道：「喲，有招牌的，我看看！」

他故意抬頭看，看向山門上方的大金字，說道：「唔呀，原來是『四明廟』四個大字呀！」

紅臉和尚叱道：「明明三個字，爲何你說四個字，你連數目也不會呀？」

阮不悔道：「不是啦，是你們隱藏另一個大字，可是我却看見了！」

三個和尚齊瞪眼，不知阮不悔說的甚麼話。

紅臉和尚叱道：「胡說八道！」

阮不悔指着山門上方，道：「眞的是四個大字，四個大金字，祇不過其中一個字亂晃盪，彷佛吃醉酒似的。」

紅臉和尚忍不住抬頭看上方，他當然甚麼也沒看到。

另外兩個和尚忿怒了，其中一個刀指阮不悔道：「少在這裡胡言亂語！」

阮不悔已指着山門上方唸道：「四明酒廟，四明酒廟，對，哈哈……你們廟裡有酒喝，對不對？」

紅臉和尚叱道：「消遣咱們出家人呀，可惡！」

阮不悔道：「絕非消遣，是你們自己說的。」

「誰說的？」

阮不悔走到石碑前面，道：「酒在佛門不醉人呀！」

他哈哈一笑，又道：「你們都是大酒囊，是不是？」

紅臉和尚吼叱道：「放屁，那意思是咱們出家不吃酒，自然不會醉！」

阮不悔道：「唔，原來是這樣呀！」

他逗了半天心中也懶了，怎麼不見舅奶奶說的那個四明和尚出現？

（未完・九）

五彩傳奇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小五子引誘八邪搶走了別家幾大箱珠寶，祇是想懲戒一下別浩的風流劣根性，小五子不想見到有死人事發生，所以他躍下樹阻住別家父子率領的隊伍，告訴他搶寶之人是八邪，不必去送死，要想報仇快上西京邀約高人，小五子也願與之配合去掃蕩，別氏父子接受勸告，相約一個月後再見。小五子離開別家寨上西京佈置另一妙局……

兩狠山上祭父墳　誰知墓中乃空穴

小五子道：「我也是那兒的人。」

上官玫瑰道：「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的爹娘呢？」

小五子黯然的道：「他們生下我就不要我了！」

上官玫瑰道：「你是怎麼長大的？」

她一頓又道：「你的父母好可惡，竟然如此的狠心，拋棄自己的親骨肉。」

小五子道：「那一定有原因，不過我是被師父收養長大的。」

笑笑，上官玫瑰道：「你師父是誰？」

小五子深深一聲嘆，道：「師父被狠吃了。」

有時候一個人不得不謊言一句。

他總不能說七惡是他的師父吧！

上官玫瑰幾乎笑出聲來，道：「你這個師父一定是個大傻瓜，怎會被狠吃掉呢？」

小五子道：「我師父愛睡覺，他一睡就三五天，只要他睡着了，我就好舒服，沒人再逼我練功了。」

上官玫瑰道：「一個人能睡那麼久？」

別世雄道：「睡得久，天下才太平呀！」

小五子的意思，是指七惡不出洞，天下就太平，但上官玫瑰又怎麼會知道？

她笑笑，道：「你師父一定是睡着了，才被狠吃掉，對不對？」

小五子點點頭，道：「不錯，那天他不在洞中，他在山上睡着了，他也被野狠咬斷了脖子。」

小五子心中好快樂，因爲他發現上官玫瑰並未曾懷疑他在騙她。

能編個故事騙騙人，小五子當然很得意。

天底下編故事騙人的事太多了。

＊　＊　＊

小五子很想仰天大笑，因爲他隨口揑造的故事果然令上官玫瑰有些相信。

上官玫瑰沒有再追問他的師父是誰，反而露出一副很同情的樣子。

如果上官玫瑰知道小五子在騙她，她是不會露出半點同情之心的。

然而小五子眞的騙得上官玫瑰楞然一嘆，她側面望向小五子，道：「你好可憐喲！」

小五子道：「其實我並不覺得可憐！」

上官玫瑰道：「你從出世即失去父母，收養你的人又被狠吃掉，你還不可憐？」

小五子道：「人都會死的，雖然死的方式不同，但最終還是免不了一死，我的親人離我而死，我當然傷心，但也無可奈何，如果因爲這樣，就說我可憐，我不同意！」

上官玫瑰道：「你爲什麼覺得自己不可憐？」

小五子道：「因爲我長大了，放眼江湖任我遊的日子多自在，如果我還有父母，還有收養我的師父，我還能隨心所欲的傲遊四方？」

上官玫瑰一楞，她實在想不到小五子會有這種念頭，這少年人不過十七歲，他竟然會有這種想法。

淡淡的，上官玫瑰道：「一個人活在世上，多一個關心他的人，總比沒有關心的人要幸福多了。」

小五子道：「可也麻煩多了。」

上官玫瑰重重的道：「只有缺少管教的少年人，才有你這種想法。」

小五子道：「妳錯了，受到太多管教的人，也都有我這種想法。」

小五子說的是他自己，十七年在惡人的調教下，他可挨了不少揍，也打得他心中充滿了仇恨。

七惡也給了他許多的關懷，但比起他挨的打，便再多的關懷也沒用了。

所以小五子有了機會，便把麻煩帶給七大惡人了。

但上官玫瑰却想不通小五子爲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她以爲，一個偏激的人，就好像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病人一樣的不健全。

於是，上官玫瑰就像大姐姐一樣的時刻給予小五子關懷與照顧。

然而，小五子却並不領情，他心中冷笑，妳還不是爲了我能帶妳們找到妳們的仇人，才對我小五子表示友好一番，等到有一天，妳們知道我是七惡人的傳人，妳們一定會翻臉不認人的要我小五子的命。

快馬奔馳中，小五子道：「上官大姐姐……我可以叫妳大姐姐嗎？」

上官玫瑰道：「你只要喜歡，你就叫吧！」

小五子道：「上官大姐姐，妳們百花谷在什麼地方？」

上官玫瑰沉聲道：「你想去百花谷？」

小五子道：「不知道妳們歡迎不歡迎？」

上官玫瑰道：「只要我帶你去，她們就歡迎你去！」

小五子道：「百花谷在什麼地方？」

上官玫瑰道：「百花谷在子午嶺。」

小五子道：「兩狠山呢？」

上官玫瑰手一指，道：「兩狠山就在前面。」

她一頓，又道：「連夜趕了七百地，過午就可以到了！」

小五子抬頭看，遠處高山連上天，附近小河有七條，河水往一個方向流，怪石連到山腳前。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你仔細看，大山中間有兩個小山頭，可像兩匹狠？」

小五子看了一陣，笑道：「原來兩狠山是因爲這兩座小山頭像狠才起的名？」

小五子心想：「以後自己便能獨自找來了。」

兩匹快馬進了山，山谷中响起馬蹄聲。

就在一處荒林邊，上官玫瑰對小五子道：「下馬吧，我們要上山了。」

小五子下了馬，把馬拴在大樹下，上官玫瑰仰面看了山峯一眼，沉重的道：「山河依舊，但不知扁大夫是否還健在！」

扁大夫正是扁鴉，一位醉心岐黃之術的老人家，也曾與百花谷主上官堯有過一段交情的老人。

上官玫瑰領着小五子，二人踩着山上崎嶇的羊腸山道，匆匆的連翻兩座山頭，下面，果然發現那座小茅屋。

上官玫瑰道：「到了，南大俠的墳墓就在茅屋後面的山崖下面。」

小五子臉上十分平淡，平淡得幾乎有些麻木的樣子。

然而小五子的心中却在泣血，也在狂號着：「爹，你的兒子找你來了，我是小五子呀！」

小五子不由得撫摸着胸前，因爲他的胸前還掛着一塊玉鎖片，那上面刻着「小五」二字，另一面刻着「長命富貴」。

小五子知道這唯一的鎖片，才是自己父母給自己掛的！

七惡是不會這樣的，就算「萬人迷」白雨艷，也不會給自己掛上這鎖片。

上官玫瑰帶着小五子就要走到茅屋前了。

便在這時，茅屋的門扉啟開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柱杖走出來。

老者的臉色紅潤，精神奕奕，說出話來就好像話中帶着有力的骨頭，道：「二位是……」

老者驚訝的望着上官玫瑰，但當他看到小五子的時候，更是目瞪口呆了。

上官玫瑰笑笑，她有禮貌的一抱拳，道：「扁大夫，還記得百花谷的上官玫瑰嗎？」

白髮老人正是扁鴉大夫，他眨動着眼神，道：「時光匆匆，十多

年不見了吧！」

上官玫瑰道：「不錯，十多年未來打擾你了！」

上官玫瑰走近扁鴉，道：「老人家精神依舊健朗，果然養生有術。」

扁鴉却看着小五子，道：「這位小哥是誰，他的長相很像一個人！」

上官玫瑰笑笑，道：「很像當年的『刀公子』南英，是嗎？」

扁鴉點點頭道：「不錯，七分神似。」

上官玫瑰道：「所以我把他帶來了！」

扁鴉立刻問道：「上官姑娘，你可否已嫁人？」

上官玫瑰對於這突來的一問，幾乎落淚，她沉重的道：「沒有，因爲我的心中……」

她沒有再說下去，但扁鴉已知道她心中再也容納不了任何一個男人了。

扁鴉轉而向小五子，道：「小哥貴姓大名？」

小五子道：「我叫小五子。」

扁鴉嚼嚥着「小五子」三字，傻傻的道：「請問小哥，你來兩狠山做甚麼？」

小五子道：「在下十分敬仰前輩高人，聞得當年名震江湖的南大俠，埋骨在兩狠山，特來叩拜，不過……」

扁鴉立刻問道：「不過甚麼？」

小五子道：「不過我們來得匆忙，未帶些甚麼孝敬您老，眞是不好意思。」

扁鴉淡淡一笑。

上官玫瑰也笑道：「喲，你原來也會說客氣話嘛！」

小五子道：「我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如果見人說鬼話，那會嚇人一跳，如果見鬼說人話，鬼會笑你傻，我不想嚇倒老人家，所以我說的是心裏話。」

上官玫瑰沉聲道：「你一路上說的又是甚麼話？」

小五子道：「鬼話人話都有！」

上官玫瑰道：「我對你的關心出自誠意，我甚至馬上就要帶你去百花谷了！」

小五子笑笑，道：「那麼，我對你說的鬼話不算數，你把那些鬼話當放屁！」

扁鴉已笑哈哈的道：「眞是個誠實的好青年。」

上官玫瑰叱道：「他還是好青年？」

扁鴉道：「比之江湖上陰險狡猾之徒，小友已是高尚多了！」

小五子道：「老人家，你的話叫我全身起疙瘩，還是快帶我們去看看南大俠的墓吧！」

扁鴉點點頭，道：「跟我來！」

上官玫瑰邊走邊問：「扁大夫，兩狠山可曾有人來過？」

扁鴉道：「除了你姐妹在十幾年前來過，就再也沒人到過這裡了！」

繞到茅屋後，來到斷崖下，果然看見一堆長滿雜草的老舊墳。

扁鴉指着堆土石雜泥，野草叢生的墳，道：「死在這裡，人死黃土一堆，雖南大俠也不例外！」

上官玫瑰又以巾掩鼻，露出一雙傷感的眼睛。

小五子木然而立，怔怔的看着，就好像他一眼看到了他的爹——黃土下面的屍體。

小五子沒有落淚，他不能落淚。

但不落淚並非表示他不傷心，實際上他的心中在落淚，更在泣血。

扁鴉十分注意小五子，他有許多話想問小五子。

扁鴉更在懷疑，小五子爲甚麼找來南狠山？他爲甚麼又跟着上官玫瑰一齊來？小五子與上官玫瑰又是甚麼關係？小五子的身世？

扁鴉兒焦急，他眞想立刻問小五子。

更重要的是小五子長得很像南大俠——南大俠初次被上官姐妹救來的時候，扁鴉爲了祛除南大俠身上劇毒，便用了江湖上從未有人用過的「八石蒸籠大法」，他對於南大俠的模樣，仍然記憶猶新。

扁鴉一直盯着小五子看，但他又怕上官玫瑰聽出甚麼來，而不敢多問。

他希望單獨同小五子一談，但他知道這機會不大。

只要上官玫瑰在，他就不能多開口。

兩狠山藏着大秘密，南大俠的交代，他不能在這時候壞了南大俠的大事。

小五子緩緩蹲下地，他的手撫摸着那堆土石，上面壓下一陣山風，沒有呼嘯聲，但小五子的心中在呼喊。

是誰？是誰害死我爹？這兒眞的埋着我爹的屍骨？我不相信，一千一萬個不相信！

小五子手握拳頭未砸下，但他心中仍在狂喊：「難道說眞的是好人不長命？如果眞是如此，我小五子就壞吧，把這個可憎的江湖攪個天翻地覆！」

上官玫瑰站在一邊，她冷冷的道：「小五子，你已瞻仰過南大俠的墓了，我們也該走了吧？」

扁鴉忙笑道：「總得吃點東西才走吧？」

他很想找個機會仔細的問一問小五子，如果只有上官玫瑰一個人，他希望她快快走。

前幾次他就沒有留上官姐妹，他甚至連一杯茶也沒有拿出來。

不料上官玫瑰却笑笑，道：「不用了，我們很快就趕到鎭上，吃東西方便得很。」

小五子仍然沒有動，他甚至已低下了頭。

上官玫瑰走近小五子，道：「你的誠意，南大俠地下有知，一定感激你，小五子，我們快趕路吧！」

小五子喘了一口大氣，他十分肅然的站起來。

扁鴉從他的眼神中發現，那絕不是一般來憑吊的，只有濃郁的熱情，方才有這種表情。

扁鴉見小五子回頭跟着上官玫瑰走，便急急的道：「少年人，你們眞的要走了？」

小五子這才回過頭來，道：「扁大夫，打擾你了！」

三個人已到了茅屋前面。

上官玫瑰沒有停下來，她甚至連茅屋裡面也沒有看一眼的就往山道上走。

小五子突然叫道：「等等！」

上官玫瑰道：「墓也看過了，你還等甚麼？眞要留下來吃他的粗茶淡飯？」

小五子道：「我只是覺得，一代大俠埋骨荒山，實在有點不是滋味！」

上官玫瑰道：「人已死了十多年，你還想爲他做些甚麼事？」

小五子道：「活着的人總得對南大俠做些甚麼。」

上官玫瑰冷然道：「對於已死多年的人，再給予一種虛僞的同情，並無意義可言，形式上的關切，不能改變既成的事實，死亡總是令人無奈的，走吧！」

小五子伸手入懷，立刻摸出一把金葉子，他重重的塞給扁鴉，道：「南大俠的墓重修，過不久，我會再來，老人家你多照顧！」

夠了，扁鴉只要明白小五子會再來，他便放心多了。

小五子從扁鴉的臉孔上看到一片祥和，還以爲扁鴉拿了金葉子高興的。

扁鴉也立刻笑道：「我歡迎少年人前來兩狠山，我替死去的南大俠謝你！」

上官玫瑰一瞪眼，道：「你眞大方，隨手一把金葉子，我說小五子，你可知道那些金葉子能花用多久？」

小五子淡淡的道：「這是我的事，我只要認爲値得，我就不會去考慮別的！」

上官玫瑰道：「你還會再來？」

小五子道：「說不定我會在心情枯躁時候，奔來這裡，也說不定我會永遠住在這裡，因爲這兒才眞正一片祥和，了無煩腦。」

上官玫瑰冷笑道：「當你看到百花谷一切，你會發現那兒才是人間仙境。」

扁鴉忙笑道：「百花谷不但風景美，人更美，江湖上誰人不知？」

上官玫瑰笑道：「扁大夫，你眞會說話，可惜我身上沒帶金葉子，否則，一定給你一把！」

扁鴉道：「老夫用不到金葉子，就算少年人留下的金葉子，老夫半分不會用！」

小五子却重重一揖，道：「老人家，後會有期了！」

扁鴉怔怔的望着小五子與上官玫瑰走下山道，他自言自語的道：「他還會來嗎？他應該會再來的！」

便在這時候，附近傳來人聲，道：「扁老，那一男一女是幹甚麼的？」

扁大夫猛回身，他已看到遠處山崖上面有個人影。

扁大夫見小五子與上官玫瑰往谷口奔去，便立刻走近斷崖下面。

扁鴉舉着手中金葉子，道：「你看看，你快看看！」

斷崖伸出個醜陋的頭，道：「是他們給你的？」

扁鴉道：「南大俠，這是給你的……是給你重修墳墓用的。」

斷崖上面，正是「刀公子」南英。

如今的「刀公子」南英，他醜陋的模樣，令他不敢輕言下來，甚至他更沒有打算有一天離開兩狠山。

南英也十分萎縮，雖然扁鴉大夫用「八石蒸籠袪毒」大法，袪除了他身上的兩種劇毒之後，他的人便隨着他的模樣改變，變得十分沮喪。

一個沮喪的人，總是連帶的喪志——南英就像一個沒有志氣的人一樣！

然而，當一個人的志氣喪失之後，又不能忘記過去，這個人一定活得很痛苦。

南英就活得很痛苦，所以他有時候會十天半月不離開山崖上的石穴。

他痛苦的回憶着過去。

回憶着往日那種輝煌的歲月，與甜美的生活。

他也時常想念兒女，兒子會輕聲叫他爹爹，女兒也開始會對他笑了。

柔柔死了，兒子呢？誰把兒子抱走了？女兒喲，你落在邪惡之人手，妳會變成甚麼樣子？

「刀公子」南英有時也會想：「也許兒女已死了，自己嫉惡如仇，江湖上多少人想殺我，他們抱走自己的女兒，擄去自己的兒子，他們會輕易饒過他們？」

南英也對上官玫瑰感到抱歉，他實在不喜歡百花谷的人，但他不能不叫上官玫瑰喜歡他。

當扁鴉告訴他，是上官姐妹把他救來的時候，他已深受感動。

「刀公子」南英又怎會知道，害他家破人亡的就是上官玫瑰指使于海玩的騙局？

于海這人善扮僞裝，他的僞裝之術雖比「千面人屠」羅老大稍遜，但也算是江湖上的僞裝高手了。

此刻……

扁鴉托着一把金葉子叫南英看！

「刀公子」南英淡然的道：「受過我恩惠之人，江湖之上連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不過這麼多年了，誰會關心我的埋骨之地？」

扁鴉道：「這個人與衆不同，是個年輕人，他長得很像你南大俠！」

「刀公子」英一聲「噢」，便見人影一閃，七丈高的山崖，他已站在扁鴉面前。

南英抓住扁鴉的手臂，道：「他是個甚麼樣的年輕人？」

扁鴉道：「老夫只覺得那年輕人長得很像你，你看，這些金葉子就是他交給我的，臨去，他要我把英雄之墓重新修建……哈……他怎知墓是空的。」

南英的手有些激動的顫抖起來，道：「你問他姓甚麼沒有？」

扁鴉道：「他姓蕭，叫蕭五子。」

南英有些失望的道：「蕭何的蕭？」

扁鴉道：「我沒有仔細問，也許就是這個『蕭』字吧！」

南英忽然又問：「你看他多大年紀了？」

扁鴉道：「我看他大概十五六，嗯，也許十六七，可能是十七八，他那麼粗壯的個子！」

南英自言自語的道：「蕭——五——子？」

扁鴉道：「南大俠，你以爲少年人會是你的兒子？」

南英嘆口氣，道：「是我在妄想，如果我的小五還在這混濁的江湖上，他也應該有這麼大了。」

扁鴉道：「這少年人長相與你當年一模一樣，如果不是怕上官玫瑰發覺你的秘密，老夫眞想仔細問問那少年人，南大俠，你一直不希望再見到上官玫瑰，我也只好等候下次機會了。」

南英猛一瞪眼，道：「你的意思是那個叫『蕭五子』的年輕人，還會再來！」

扁鴉點點頭，道：「這是年輕人自己說的。」

南英露出了個痛苦的笑。

那笑容捲起一臉縱橫交織的皺紋，使他看上去就如同一位八十歲老太太的臉。

扁鴉道：「南大俠，蒼天不會無眼，老夫一直以爲你是不會終老荒山！」

南英的苦笑仍在，他冷冷的道：「如果蒼天有眼，爲何對我南英如此大的打擊！天底之下誰能承受這麼大的無情傷害？」

南英在搖頭。

扁鴉道：「不錯，你的打擊實在很大，也很慘，你本來擁有江湖上第一美女柳柔柔，你也有一雙可愛的兒女，家庭幸福，生活美滿，不知羡煞多少人，然而，轉眼之間，這一切全消失了，消失得那麼快，那麼殘酷！」

南英跗坐在自己的墓頭上，他雙目直視着地。

地下雖然沒有埋着他的軀體，但他的靈魂早已埋在那裡了。

當他的面貌變得奇醜之後，他就以爲自己的靈魂已埋在墓裡了！

扁鴉又道：「更殘酷的是老夫把你的毒除了，却又把你的容貌變得……變得……」

扁鴉沒有再說下去，他每次說到這裡就說不下去了。

南英却總是淡淡的道：「這是命，我不會怪你！」

現在，南英却沒有說這句話。

扁鴉改換話題，又道：「我以爲南大俠何妨以巾幪面，走出兩狠山，至少先打聽一下你女兒的下落。」

南英道：「如果南某再現江湖，就不會以巾幪面，我沒有做出見不得人的事情，但是我却怕見到我的女兒小彩，她一定長得與她娘一般美，如果她看到我這模樣，她能接受嗎？」

南英一直不敢下山去找女兒，就是這個原因。

這是一種不正常而又是正常的原因，時常在南英的內心啃噬着他的，就是害怕有一天見到他的女兒。

他眞想見到小彩，迫不及待的想見到小彩，就算只遠遠的看她一眼，便是死了也甘心。

這種既想見又怕見的心理，令南英十分痛苦。

扁鴉每次總是對南英安慰：「兒不嫌娘醜，你的女兒當然也不嫌她爹醜。」

南英一聲乾笑，道：「扁老，拜託你一事，下次當那年輕人來了之後，你一定要問清楚他的名字是怎麼寫，還有……還有……你問他是否身上帶着一塊玉，上面刻着小五二字！」

扁鴉道：「平時你怎不對老夫說？原來還有一條線索可循！」

一聲長嘆，「刀公子」南英挺背而起，那麼高的斷崖，他好像猿猴騰身而去，一團影子刹時消失不見。

扁鴉仰面嘆道：「老夫用盡了各種藥物，竟然無法使你復原，南大俠，老夫抱憾之至！」

* * *

小五子離開了兩狼山，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上官玫瑰也一樣心中不痛快。

她不願意再來兩狼山，便是怕勾起不愉快的回憶。

兩匹馬馱着兩個不愉快的人離開兩狼山，直到馳入一個小鎮，二人誰也未開口。

小鎮上並不熱鬧，街道上只有幾個人在閒溜躂。

一家未掛招牌的小飯館裡，寥寥坐着三個客人。

上官玫瑰與小五子走進的時候，淡然的吩咐伙計道：「隨便來些吃的！」

小五子仍未開口，上官玫瑰道：「小五子，你好像很不開心嘛，敢情去了一趟兩狼山，你就變了一個人？」

小五子道：「我爲甚麼變了個人？小五子還是小五子！」

上官玫瑰道：「你若眞的不開心，我們吃過了馬上往青衣江趕去！」

小五子道：「我不想去青衣江了！」

上官玫瑰楞然，道：「你答應我們去青衣江，怎麼忽又變卦？」

小五子道：「你的兩位姐姐去了別家寨，也不知別世雄都邀的甚麼高手，依我看，我們先折向西京去！」

上官玫瑰沉聲道：「少來，去了青衣江之後再去西京！」

小五子嘆了一口氣，他心中在琢磨，無憂島上住着小彩，萬一別世雄邀來一幫惡魔，加上蝴蝶門的七金釵，小彩就危險了。

可是上官玫瑰不放他走，他當然也無法叫上官玫瑰去西京。

上官玫瑰繞道西京做甚麼！

這家飯舖沒住的地方，上官玫瑰與小五子吃飽之後，便立刻上馬離去。

二人快馬趕了八十里，前面盡是荒野大高原。

小五子道：「上官大姐姐，天都黑了，高原上野狼多，我們得找個地方歇歇了。」

上官玫瑰在馬上四下望，遠處山山相連，近處黃土高原，夕陽已落，大地一片沉寂。

小五子指着前面的矮林子，道：「過去瞧瞧。」

大荒原人煙稀少，上官玫瑰拍馬疾馳，二人刹時繞過一片矮林子。

就在那矮林邊往高原下望去，黃土路「之」字形的盤向高原下面。

小五子突然指着附近一個土洞，道：「上官姐姐，你看那座土洞，倒也十分乾淨！」

上官玫瑰翻身下馬，二人到了土洞邊，小五子笑道：「你看，裡面好大！」

上官玫瑰道：「今夜我們在這土洞內歇着！」

兩匹馬拴在洞口石頭上，二人取下帶來的毛氈走進土洞裡。

上官玫瑰立刻發現土洞內堆了許多乾草，洞內也十分寬敞，別說是兩個人，就是人也足夠了。

小五子打開毛氈舖在地，洞外面，夕陽又消失在高原下面，淡淡的月光，輕悄悄的洒了下來，照射在官玫瑰的俏臉上。

上官玫瑰已是三十多歲的女人了，但百花谷七金釵個個養顏有術，上官玫瑰更是會裝扮自己，她把自己裝扮得如同二十出頭的樣子。

坐在毛氈上，上官玫瑰望着小五子一聲嘆，道：「你看起來眞像一個人！」

小五子道：「我像南大俠。」

上官玫瑰道：「可惜你不是南大俠！」

小五子淡淡的道：「你很喜歡南大俠？」

上官玫瑰道：「我也愛他，可恨……」

小五子立刻從上官玫瑰的眼神中發現一股惡毒的冷芒，女人只要露出這種厲芒，任誰也會吃一驚。

小五子當然也吃一驚。

上官玫瑰道：「可恨柳家堡堡主柳長青，他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把他的女兒柳柔柔嫁給南大俠，等我發覺的時候，柳柔柔已經懷有身孕，哼……」

小五子道：「所以你恨柳堡主？」

上官玫瑰道：「我也恨柳柔柔，我更恨南英無情。」

小五子道：「南大俠知道你愛他嗎？」

上官玫瑰道：「除非他是個魯男子，他應該知道我對他有意！」

小五子道：「你對他示過愛？」

上官玫瑰道：「我也要顧忌百花谷的身份，總不能投懷送抱吧！」

一笑，小五子道：「我不知道甚麼叫投懷送抱。」

上官玫瑰道：「你連投懷送抱也不知道？」

小五子道：「你解釋給我聽聽。」

上官玫瑰道：「女子厚起臉來自動倒在男人的懷裡，那就叫投懷

送抱！」

小五子笑道：「我明白了，女人不要臉，自動往男人身上倒下去，對嗎？」

上官玫瑰道：「不錯。」

小五子突然道：「你錯了！」

一楞，上官玫瑰沉聲道：「你說甚麼？」

小五子道：「我說你自己錯了！」

上官玫瑰道：「我甚麼地方錯了！」

小五子上身移近上官玫瑰道：「我問你，你喜歡南大俠嗎？」

上官玫瑰怒叱道：「廢話，我若不喜歡他，爲甚麼至今未嫁人？」

小五子道：「那是你仍然未找到一個比南大俠更好的人，說得更切實一點，你是眼光太高了，高得令人不敢高攀！」

上官玫瑰一聲厲叱，道：「你敢對我如此說話！」

小五子道：「如果你覺得不好聽，那就睡吧！」

上官玫瑰道：「你還沒有說出我錯在甚麼地方，你就想睡？」

小五子道：「我發覺你是個自大狂的女人，我若再說出你的錯，你一定會氣死，我最明白，普天下女人都喜歡人奉承，沒有一個女人喜歡別人說她錯的！」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如果我不生氣呢？」

小五子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上官玫瑰道：「不錯，是我從心裡說出來的！」

小五子道：「你爲甚麼喜歡聽我說你錯在甚麼地方？」

上官玫瑰雙目烱烱，她直視着小五子。

這年輕人太像當年的南英了。

女人喜歡幻想，幻想着失去的往昔在一瞬之間又回到眼前。

上官玫瑰就是把小五子當成南英，她幻想小五子就是南英，能聽小五子說出自己的錯在甚麼地方，就等於聽到南英親口說一樣。

她的目光尖銳，十多年的等待便也在這一刹那間爆烈出强烈的慾念來。

她幾乎顫抖的道：「我喜歡聽，如此而已！」

小五子道：「你喜歡聽，我也不見得會說出來！」

上官玫瑰忽然平飛而起，毛氈連在她的身體上，忽轟着覆蓋住小五子的全身。

小五子未動，他根本不能動。

有一股香得十分舒暢的感受，令小五子心神一蕩！

上官玫瑰道：「你不說我立刻壓死你！」

小五子道：「你壓死我好了，我就是不說。」

上官玫瑰忿怒的一頭秀髮幾乎把小五子的臉也蓋起來，她壓在小五子身上的嬌軀在晃，道：「你說的話也像，口吻也一樣，所以你非說出我錯在甚麼地方！」

小五子嘆了口氣，道：「你果然愛得南大俠走火入魔了！」

上官玫瑰道：「我愛他並不因他死去而稍減，而且是與日俱增！」

小五子道：「好吧，我被你感動了。」

上官玫瑰道：「那就快說！」

小五子道：「我說你被一張高貴的女人皮害慘了！」

上官玫瑰道：「怎麼說？」

小五子道：「你如果不是披着一張自以爲高貴的女人皮，你不會在遇到南大俠的時候有所矜持，你若不高傲，當然就會自動投懷送抱，你想想，南大俠是位俠士，他怎好對你有所逾越？是你把機會錯失了，難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恨事！」

上官玫瑰怔了一下，她無力的翻身倒向一邊，便也與小五子併肩躺在毛氈上面。

小五子夫動，他不願意動，因爲他從上官玫瑰身上似乎聞到一股他從未聞到過的誘人香味。

嬌嬌或白爾艷的身上也聞不出這種味道來！

上官玫瑰閉起眼睛，她頭一次感到男人的重要。

身邊有個男人陪着，果然有着異樣的感受，至少有一種安全感受。

她低喟的一聲嘆，道：「小五子！」

小五子立刻低聲應道：「嗯！」

上官玫瑰道：「你說出了我心中的秘密。」

小五子道：「心中有秘密的人，這個人一定活得很痛苦。」

上官玫瑰道：「這項秘密我壓制快二十年！」

小五子道：「很難得。」

上官玫瑰道：「可惜這句話不是出自南英之口！」

小五子道：「南大俠已死多年了。」

上官玫瑰忽然側轉身，她的右臂抱住小五子的左肩頭，沉痛的道：「我知道他死多年了，可是你爲甚麼與他的長像那麼像？」

小五子道：「這世上相貌很像的很多。」

上官玫瑰道：「但你的言行，你的舉止，甚至你的身材，無一不像！」

小五子幾乎感受到胸前一團軟軟的東西在抖勵——抖動得他有些

神不守舍樣子。

他大膽的伸出左臂，緩緩的去摟抱上官玫瑰的腰。

他抱住了，而且也抱緊了。

上官玫瑰初時一哆嗦，但她並未移動，倒是一對眼珠子盡在小五子的面孔上梭巡，彷彿在挖掘小五子心中的秘密，在探究小五子的心意。

小五子的膽子更大了。

他低聲說道：「如果我眞的能替代南大俠，能給你一些慰籍，我願努力去做！」

上官玫瑰仍然不開口。

她的身子在發抖。

小五子道：「我覺得南大俠欠你甚麼，你能爲南大俠守住這份愛而不移，南大俠就會欠你甚麼。」

小五子怎會知道上官玫瑰才是毁了他一家的罪魁禍首，如果他知道上官玫瑰在南英有了兒女之後，還在暗中設下計謀，害得他家破人亡，他會立刻殺了她。

這時候，小五子只覺得南大俠眞的欠了上官玫瑰甚麼，至少，上官玫瑰的這段癡情，也値得人同情！

而南大俠正是小五子的父親。

上官玫瑰忽然把臉貼上小五子的臉，她悠悠的道：「唔，當年他怎麼不說出這幾句話？你怎麼不是當年的他？」

小五子道：「我說過，如果你把我當成南大俠，我也不反對，祇要你快樂就好！」

上官玫瑰的臉上起了一陣姹紅，小五子不用仔細看就知道。

因爲他感覺光滑的臉突然有些燙。

上官玫瑰左手反撩，她的毛氈已把兩人覆蓋在下面。

草地上鋪着小五子的毛氈，二人蓋着上官玫瑰的毛氈，就在毛氈中間，上官玫瑰低聲道：「唔，小五子，摟緊我，用力摟緊我！」

小五子猛翻身，他把上官玫瑰壓在下面，他俏皮的道：「壓着要比摟着還好，是不是？」

上官玫瑰耳語似的道：「你原來不是個好東西！」

小五子道：「男人到了這時候，大概沒有好東西了！」

上官玫瑰輕聲道：「如果是南英，他會嗎？」

小五子道：「我就是南大俠的化身！」

他是南英的兒子，他當然可以說是南英的化身！

上官玫瑰怎會知道！

她重重的道：「那就表現出大俠的雄風，把我吃了吧！小五子，我已不在乎甚麼了！」

小五子道：「早年你若這樣，也不會白耗光陰十多年。」

上官玫瑰道：「今夜之後，我……我就是你的人了！」

小五子突然一楞！

他心中在想：「如果她以後跟定我小五子，那麼怎辦？」

小五子未開口。

他甚至動也不動了。

小五子立刻想到了小彩，自己若是同上官玫瑰瞎亂來，以後的日子就難過了。

百花谷不是好惹的，七金釵更是不好鬥。

雖然未去過百花谷，但羅老大他們都不願招惹的人物，那一定是難纏得很。

小五子一想到這裏，他忽然吃吃笑道：「上官老姐，你……你不會嫁給我吧！」

他故意把「小姐」說成「老姐」，祇是在提醒上官玫瑰，雙方應該適可而止，別來眞刀眞槍。

上官玫瑰正在內火燃燒——她從未如此感覺過，此生幾乎是頭一次。

她祇是「唔……」

小五子又道：「上官老姐，我今年才不滿十七歲，許多人說我胎毛未落，祇怕……」

上官玫瑰忽然一震，道：「你說甚麼！」

小五子又道：「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上官玫瑰道：「這時候你問這些話做甚麼？」

小五子道：「你不覺得我太小了？」

上官玫瑰已昏了頭，她那裏會想到小五子的話是反說，正講則是：「你今年三十多了吧！」

但上官玫瑰聞言，突然落下淚來了。

上官玫瑰這種轉變，實令小五子不解。

他仍然壓在上官玫瑰身上，低聲問：「你哭了？」

上官玫瑰道：「我還不該哭嗎？我還不夠可憐嗎？」

小五子道：「你怎麼可憐？」

上官玫瑰道：「一般女人，到了我這年紀，應該兒女成羣了吧！可是我呢？」

她沉痛的道：「百花谷蝴蝶門下七金釵，除了大姐茉莉決心不嫁人，要陪爹一輩子外，餘下的都有了兒女，祇有我，我……」

她滴下雙淚！

小五子不由得伸手去拭！

上官玫瑰也恁小五子去擦拭，她像個十分聽話的孩子一樣的溫柔。

女人本應是溫柔的，强悍的女人，男人總是敬鬼神而遠之。

上官玫瑰接道：「我……我仍然守身如玉！」

小五子猛吃一驚。

＊　＊　＊

小五子聞得上官玫瑰仍然守身如玉，心中不由楞了一下，一個女人到了這麼大的年紀，仍然潔身自愛，實在難能可貴。

但小五子心中也在想，太概祇有像上官玫瑰這樣的孤傲女人，才寧願孤芳自賞，也不輕易隨便找個男人。

上官玫瑰心中有了南英，她再也容納不下別的男人。

此刻小五子眞的怔住了。

他心中拿不定主意，在這種「火爆」的氣氛裏，他是否對上官玫瑰「動粗」？

如果他奪了上官玫瑰的貞操，小五子就得背起十分沉重的包袱——但的心中還有小彩。

如果他爬起來就逃，逃得遠遠的，拋開上官玫瑰的「關愛」，上官玫瑰又會怎樣？

就在小五子一陣猶豫中，忽聞上官玫瑰吐氣如蘭的在小五子耳邊低泣，道：「啊……小五子，你在想甚麼？」

小五子全身火熱的道：「我……我不敢……」

上官玫瑰已扭動着腰肢，道：「我不會怪你……」

小五子的雙手撫着上官玫瑰的秀髮，道：「我並不是怕你怪我……我是……」

上官玫瑰道：「你說吧，這時候我甚麼都答應你！」

小五子道：「容我考慮一下吧！」

上官玫瑰的眼睛也閉起來了。

女人在性方面的飢渴就是這樣子。

上官玫瑰「自閉」得太久了，她已三十多歲的女人，她當然需要異性的「安慰」。

這時候她已忘了自己的尊貴身份，她甚至忘了往日的驕傲，她更忘了小五子並非南英。

在她的心中，小五子祇是長得像南英。

當她閉起眼睛，她眞的就把小五子當成南英。

小五子在灰暗中見上官玫瑰張着火燙的櫻唇，喉間發出咯嘟咯嘟聲音，他眞的楞了一下。

他曾看到過「萬人迷」白爾艷與羅老大窩在一起，那光景是狂野的，而上官玫瑰祇是溫柔的在臉部顯露出來，然而上官玫瑰却像是快要發瘋般的。

其實小五子尚未進一步行動，如果他展開攻擊行動，也許上官玫瑰比白爾艷還要狂烈！

上官玫瑰太需要了。

小五子並不需要。

雙手抱住小五子的頭，上官玫瑰道：「你在考慮甚麼？」

小五子道：「此事之後，你會對我怎麼樣？」

上官玫瑰道：「此事之後，我就是你的人了，你也成了百花谷的嬌客……」

小五子全身涼了半截，他輕輕道：「祇怕我的年紀太小了吧！」

他祇能說自己年紀小，不能提上官玫瑰的年紀大。

女人就怕別人說她年紀大。

這一點小五子也知道。

上官玫瑰低聲細氣的道：「年紀有甚麼關係？祇要我們快活的在一起，過着神仙般的生活，年長年幼有甚麼關係？小五子，你難道心裏面還有別的女人？」

小五子心中當然有女人，這時候小彩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浮動。

小五子道：「我那裏有甚麼女人，我祇是……」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你大概嫌我的年紀大吧？可是你要知道，江湖上有多少人想博取我的喜歡？我不敢說多如過江之鯽，三五十人總是有的，但我却正眼也不看他們！」

小五子道：「你祇看中我，是嗎？」

上官玫瑰道：「不錯，當我帶你去兩狼山的時候，心中就有了你的影子，我不願你的影子在我心中消失，所以我才帶你去兩狼山。」

小五子道：「你看中我甚麼地方？」

上官玫瑰睜開俏目，她忽然把臉貼上小五子的臉孔，有點喘息的道：「你太像南英了，小五子！」

小五子道：「你喜歡上我，就因爲我很像南大俠？」

上官玫瑰道：「這一點足夠了。」

小五子忽然撑起身子，他起身便往洞外面跑，口中冷冷道：「你拿我小五子做替身，我不幹！」

小五子衝出洞穴，人已往馬上躍去。小五子剛躍上馬背，另一匹馬上已坐着上官玫瑰！

百花谷蝴蝶門的輕功傲視江湖，七惡八邪無一可及。

小五子的輕功也不比上官玫瑰高招。

小五子拍馬要走，上官玫瑰已吃吃笑道：「小五子，你生氣了？」

小五子道：「我怎敢生你的氣？我在生我自己的氣！」

上官玫瑰道：「你生自己甚麼氣？」

小五子道：「我生我自己爲甚麼不是眞正的南大俠！」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我發現你並不壞！」

小五子道：「你少侮辱我！」

（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 武小郎成功地誘引司馬不敗等到王宅奪寶，中了程捕頭官兵的埋伏，雙方兩敗俱傷。程捕頭圍捕時負了傷，武小郎估計暫無油水可撈，回到十字坡，正逢司馬不敗等路經野店，此賊目視張水柔時的饞涎欲滴色迷相，頓使武小郎計上心來，爲探得司馬亮奪寶的原因及王宅血案眞凶，巧施美人計，假意將張水柔嫁給司馬不敗……

俠盜武小郎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欲索聘禮成冤鬼　娶得嬌娘難償願

武小郎看得一瞪眼，他的心中眞後悔，爲什麼把天仙美女往這小色狠的懷中推。

武小郎後悔之餘走上前，他對張水柔嘆口氣，道：「大妹子，我眞後悔呀，不該叫妳去冒險。」

這話聽得司馬不敗一瞪眼，武小郎忙改口，又道：「大妹子呀，去同二公子過日子，要記住，妳的那些老毛病，什麼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的算日子，這一回妳同二公子去滄州，我看妳要改改了。」

他不是叫張水柔改，而是提醒張水柔。

張水柔用力擠出幾滴眼淚來，那還眞是少有的現象，便小丁、小馬二人跟在她身邊當伙計，幾會見過她流眼淚。

張水柔道：「武哥呀，我去啦，你可常來看我呀。」

她說得凄慘，武小郎聽得好喜歡，只這麼一表演一就叫人拍案叫絕。

盧小玉走上前，道：「水柔妹，妳安啦，二公子必會對你百依向順的。」

一邊的司馬不敗哈哈一聲笑，道：「各位別再嘮叨了，張姑娘出了門她就是我的女皇上，我把她當我的心肝寶貝一般侍候她。」

他上前扶住張水柔，二人併肩出了野店門，兩匹千里駒早已餵妥上了鞍，司馬不敗把張水柔扶上馬雕鞍，那胭脂寶馬仰着一聲長嘶彈前蹄，司馬不敗笑道：「水柔呀，妳如果不喜歡騎胭脂寶馬，妳就改騎一條鞭。」

甚麼叫一條鞭？原來千里良駒最難求，其中尤以一條鞭最好，馬身全白色，唯有尾巴是黑色，這種寶馬萬中難出一匹來。

張水柔伸手拍拍胭脂寶馬脖子上，她五指搔馬鬃，果然那馬安份了。

司馬不敗躍上馬，他一聲哈哈笑：「得！」兩匹寶馬揚蹄疾馳而去，司馬不敗連回頭瞧那野店門口的也未曾，氣得盧小玉跺着脚。

武小郎却冷冷笑，他對一邊發呆的柴大官道：「柴家兄弟呀，你快去一趟滄州府，萬一水柔需要人幫忙，你出手。」

柴大官忙點頭，他連回身進屋也未曾，灑開了大步便往滄州府奔去。

武小郎木然的遙看遠方，兩匹快馬早已不見影踪了，倒是柴大官還在路上走得快，這光景四條腿是比兩條腿走得快許多。

＊　＊　＊

千里良駒果然快，雖非是日行千里夜奔八百，但滄州距離十字坡不到二百里地，天黑之前便到了。

滄州府城比之泰山縣城氣派多了，城門樓子有三層，守城的兵丁兩個人，熱鬧街市從城裏延伸到城外，祇見車水馬龍好熱鬧。

司馬不敗帶着張水柔來到滄州不進城，城東南他有個小公館，當然，司馬不敗更不會把張水柔帶去落雁堡，那多麼的惹廝煩。

城東南有一大片是菜園，附近有座小小三合院，院門外還有梨樹三五株，如今早已光禿禿。

司馬不敗把張水柔帶到門外邊，門中已有人叫了：「外面是誰呀？」

這是個女人的聲音，她已走來開門了。

門外面，司馬不敗一聲吼：「叫他們快出來侍候新娘子，人呢？」

祇這麼一聲吼，嚄，三合院中立刻有人叫起來：「是二公子回來了，新娘接回來了。」

「呀」的一聲門開了，三個男的兩個女的，五個人一齊擠出門外來。

有個女人托了個長板櫈往張水柔的足下放，張水柔却會的一聲跳下地，足下發出「咯」的一聲響。

托櫈的女子嚇一跳，這位新娘不得了，好像一身輕功嚇死人的高。

司馬不敗也躍下馬，他走過來雙手托起張水柔，笑道：「新娘進門頭一回要用抱的才進門，過去都是如此的。」

張水柔心想：「個王八蛋，你還常幹這事呀！」

祇是她並不反抗，她就叫司馬不敗抱着她。

「妳不但合我的意，妳身上的這味道我也喜歡，哈……今夜咱們不羨鴛鴦祇羨仙，哈……」

張水柔來時洗了個全套的澡，那是自頭髮到脚丫子，兩腋之下帶她那神秘之地，她全都洗了又洗還灑上香料，叫人聞了聳鼻子。

武小郎就是聞了張水柔這些香味心中有些後悔，不該叫他的水柔去冒這個險，所以他急叫柴大官在後面追來了。

＊　＊　＊

司馬不敗抱着張水柔大步走進新設的新房中，祇見一應傢俱全新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對巨燭燃起來，條桌上放了一尊坐羅漢，笑得眞好看，彷彿在笑這人間太荒誕，怎麼新人時常換。

司馬不敗就是在這間新房中把人家姑娘搶回來，祇要姑娘被他看中，千方百計不放過，他看得多了胃口大，今天他却弄個女閻羅，這小子還在沾沾自喜吶。

＊　＊　＊

掀起內房的花門簾，司馬不敗把張水柔放在錦帳內的軟床上，外面的天氣冷，兩個僕婦先把個銅火盆抬進來，炭火燒得滿室紅，隨之又有下人把新人的杯筷擺出來，全是銀子打造的。

不旋踵間，四件點心四個盤，四季常青有富貴，乾果是松子栗子蓮子柿子，這是叫張水柔爲他生兒子。

兩人哈哈笑着走進來，其中一人道：「二公子，咱們說幾句吉祥話，祝福新人百年好合富貴榮華……」

司馬不敗揮揮手，道：「省了，省了，你們的幾句吉祥話我早聽了好幾遍了，趕明天帳房去支賞啦。」

兩個人哈哈笑着走出去，張水柔心中不快活，這小子時常在此玩女人，標準的滄州地頭蛇。

＊　＊　＊

「彭」的一聲關上門，室內喜燭燃得紅，司馬不敗不溫柔他裝溫柔，站在床邊小聲道：「姑娘呀，起來吧，咱們吃點喝點有力量。」

張水柔飛目往上瞧，道：「我早餓壞了。」

她把手伸出來僞裝做無力氣地隨着司馬不敗的攙扶，便走到了桌前面。

司馬不敗侍候張水柔坐在桌前，玉壺熱酒他斟上，然後二人舉杯碰一下，道：「乾。」

二人齊叫「乾」，司馬不敗便笑喝了杯中酒，他放下酒杯，道：「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張水柔道：「甚麼不一樣了？」

司馬不敗道：「有許多女子到了這一刻羞答答的不自然，妳不同，妳還大聲叫乾杯，哈……」

張水柔道：「咱是十字坡開野店的女子，甚麼樣的罈子裝甚麼樣的米，粗手粗脚之外，我可還有許多叫你吃一驚的規矩。」

「規矩？」

「是呀，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嘛。」

一怔，司馬不敗道：「到了我這兒，妳的甚麼不成文規定也擱一邊了。」

張水柔道：「到了你這兒，我的規矩非得要認眞執行不可。」

司馬不敗道：「你說說，我聽聽，妳的規矩會不會影響我的快樂？」

張水柔道：「也許你會同意我的規矩，因爲你是眞心的喜歡我，對不對？」

司馬不敗道：「妳說的對極了，我如果不眞心地喜歡你，我怎麼會花那麼多金銀、費那麼多的工夫把妳遠自十字坡帶來我這溫柔窩呀！哈哈哈……」

張水柔眞開通，她伸手捏了司

馬不敗的臉蛋，笑哈哈的一挺胸，道：「我這一生祇愛你一個，因爲你尊重我的那些規矩呀。」

司馬不敗道：「姑娘，妳說說，妳的規矩是甚麼？」

張水柔先是問日子，道：「今天初幾呀？」

司馬不敗道：「今天臘月初一呀。」

張水柔撫掌一笑，道：「今天我不脫衣。」

司馬不敗聽得一怔，道：「甚麼？妳再說一遍。」

張水柔道：「初一嘛，初一不脫衣呀。」

「爲甚麼？」

張水柔道：「我的規矩呀，你不是說會尊重我的嗎？所以啦，今天我是不脫衣的了！」

司馬不敗哈的一笑，道：「鮮吶，新娘到了新房不脫衣的呀，我還是頭一回聽說！」

張水柔道：「我就是不脫衣，你幹不幹？不幹我回十字坡，你的金銀還給你。」

司馬不敗嘿嘿笑了。

他心中竊笑，「妳太天眞了，我會把那麼多的金銀首飾送到那種山野去，嘿……」

* * *

張水柔這第一夜果然不脫衣，司馬不敗弄了一夜「隔靴搔癢」無奈啊！

第二天兩人在房中嘻嘻哈哈的逗樂子，到了高興的時候，司馬不敗呵呵笑道：「水柔呀，今天是初二，妳該不會再不脫了吧？」

張水柔笑呵呵的道：「脫是脫，祇是不會脫光的。」

司馬不敗一怔，道：「爲甚麼不脫光？」

張水柔道：「二五八我要練瑜珈。」

司馬不敗道：「練的甚麼瑜珈？」

張水柔道：「就是軟骨功呀，傳說來自西天印度國，我練了有年啦，不能中途不練。」

司馬不敗笑笑道：「好，妳練我看，我看你能練到幾時，到天亮？」

張水柔道：「差不多！」

司馬不敗聽得幾乎要發火，但當他看到張水柔的那股子陽剛氣勢，他又樂了。

司馬不敗相信，張水柔一旦上了床，必是「男兒當自强」的標悍作風，過癮吶。

於是，他這一夜直到五更天，自己忍不住的睡着了。

這麼冷的夜晚，張水柔爲了練瑜珈，她滿身汗水不怕冷，但司馬不敗吃不消，他睡了。

* * *

司馬不敗見張水柔睡在床上的模樣，他的慾火又來了，別管是白天，今天非「上馬」不可了。

他見張水柔穿戴整齊的睡大覺，便自己動手去剝衣褲，不料張水柔一挺而起，道：「你幹甚麼？」

司馬不敗道：「妳一四七不脫衣，二五八練瑜珈，如今是初三了呀，妳還有甚麼鬼名堂？」

「我有呀！」

「你說，甚麼名堂？」

張水柔道：「初三呀，三六九日我跑步走呀。」

「跑步？」

「是呀，我的好人呀，你今兒一定要陪我跑步去，等我高了興，我會叫你快活得以爲天下祇有你一人最快活，我不會食言的呀。」

司馬不敗道：「妳有那種本事？」

張水柔道：「我當然有啦，你不久就會知道的。」

司馬不敗愉快地笑了。

他這麼一愉快，這一夜便陪着張水柔練跑步，一跑就到五更天，你想想，一個人跑一夜，這人上床是甚麼模樣？早就伸腿張嘴打鼾了，那有精神再「雲雨」！

別管怎麼樣，張水柔天天按她的規矩幹，武小郎的這一套還眞不賴，好幾天沒有上了司馬不敗的當。

* * *

這一天已是第七天了，祇見司馬不敗吃過午飯走出來，他在門口沉聲道：「怎麼不見他們回報？」

有個漢子道：「二公子，未見人回來。」

司馬不敗道：「派人去打探，是不是回去落雁堡了，怎麼忘了我的交代。」

「是，二公子，屬下這就前去打探。」

「快去，怎麼忘了回報了。」

於是，這三合院中奔出一個漢子，這人走得眞快，刹時間不見了。

司馬不敗這是說的甚麼人？嗨，另一個地方的熱鬧戲才剛結束呀。

* * *

大槐樹下的那個野店中，武小郎同盧小玉二人正在喝暖酒，前面店門外走來一個大高個，這四個人進了野店中，刹時坐在正中的方桌上，正好一邊一個人。

有四把砍刀豎在桌邊上，其中一人巴掌拍在桌子上「叭叭」響：「酒，快拿酒來。」

小丁在灶上走出來，他笑迎過去，道：「四位爺，喝點甚麼酒呀？」

「先來兩斤高粱，滷肉切一盤，大冷的天羊肉湯來大碗的，有沒有火盆呀，將盆火送過來。」

小馬也過來，他笑笑道：「肉包子你們要幾個？」

有個怒漢冷冷笑，道：「幾個？娘的，蒸籠裏有多少送上多少來。」

小馬笑道：「眞能吃。」

那怒漢叱罵：「娘的，你怕爺們不給銀子呀。」

小馬笑道：「這話是你說的。」他匆匆去拿肉包子，心中想：「這些人聽口音是滄州來的嘛。」

小丁小馬手脚快，一應吃喝帶火盆全部送過來，四個大漢不多言，一個個狠吞虎嚥的吃起來。

一桌的酒菜就快吃完了，忽的有個怒漢雙手捧着半碗羊肉湯罵起來。

「操他娘的，這是甚麼呀，毒蜘蛛也熬成羊肉湯呀！」

他這麼一吼叫，另外五人不吃了，紛紛站起來，還裝腔作勢的要嘔吐。

另一大漢高聲喊：「快叫你們的老闆，奶奶的，要毒死人了。」

小丁走過去瞧，他伸手把那毒蜘蛛挑在筷子上，道：「羊肉湯如果熬蜘蛛，這蜘蛛不是這個樣，朋友，這叫故意栽贓，目的祇是想吃霸王餐，對……」

「叭……」

有個怒漢突然出掌，打得小丁幾乎撞翻一張桌子。

這人吼叱道：「他奶奶的，你把爺們當白食客呀，老子揍你！」

小丁猛挺，冷笑道：「不長眼的東西，十字坡是你們撒野的地方呀！」

小馬突地叫道：「小丁小心！」

好一把鋼刀砍過來，「彭」聲起處，桌子被砍個刀痕尺半那麼長。

小丁大叫：「不要殺人呀！」

於是，四個怒漢的刀拔在手中了，其中一人道：「去，叫你們的老闆出來！」

小馬道：「幹甚麼？」

那人叱道：「再多口先宰了你！」

小馬這就往二門走，忽然一聲哈哈笑，武小郎走出來了，武小郎早就聽到前面在爭吵，他等到此時才出來。

「嗨，四位客爺，有甚麼不週之處，各位多包涵，那裏不是交朋友的？今天這點吃喝我請客，這刀子快快的收起來，何必血光現人完蛋呢？」

有個大漢冷冷道：「娘的，是個會耍嘴皮子的傢伙。」

另一人道：「這光景乾脆啦，咱們還同他囉嗦甚麼呢？」

武小郎立刻聽出不對勁，他擺着雙手道：「喂喂，四位大哥，看樣子四位是專程來殺人的了？」

四個人一聽全笑了。

又是那個怒漢開了口：「眞機伶，算你猜對了，咱們是有任務來的。」

武小郎道：「甚麼任務呀？」

那怒漢冷冷道：「咱們二公子送來的四大件聘禮呢？還不快快拿出來！」

武小郎心中猛一沉，他心中在罵：「奶奶的，司馬不敗這小子眞夠狠的了，把姑娘弄去以後，然後派人前來宰活人，他可以高枕無憂又不失他的金銀珠寶呀！」

武小郎道：「四位大哥，這光景，便是我把四大件聘禮還給你們的二公子，只怕咱們今天也活不成了。」

「哈……」四個人齊聲大笑。

武小郎道：「能不能打個商量？」

那怒漢冷冷道：「這種事情有甚麼好商量的？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武小郎道：「好像你們常幹這種缺八輩子德的勾當了。」

「嘿……少說也在十次以上了。」

「眞坦白，也被你們坑害十多個姑娘與她們的家人，對不對？」

那怒漢吼道：「還不快把聘禮取來，老子們宰了人放火燒起來。」

武小郎道：「好像我再跪求也不爲所動了。」

那人叱道：「你總算明白了。」

武小郎道：「好吧，我叫我的女人把你們的四大件聘禮取來，但求四位給咱們個痛快。」

怒漢刀指武小郎道：「囉嗦！」

武小郎立刻呼叫：「我親愛的渾家呀，妳把人家所要的東西快快取來呀！」

「來了，來了！」這是盧小玉的聲音，黃鶯叫似的眞好聽，儷影閃晃間，盧小玉已到了武小郎身邊，她沒拿來四大件聘禮，倒是手上三把刀……武小郎一把，她兩把……

武小郎握刀笑了。

「哥兒們，你們要索回四大件嗎？可以，那得先問一問我手上的傢伙，看看它是不是答應！」

盧小玉接道：「武哥哥，還同他們有甚麼好囉嗦的，咱們併肩上。」

那面，鍋灶門口的小馬與小丁不知何時也各自抓了一把刀，兩個人忿怒地直哼哼！

小丁道：「武爺，咱們四人一個，娘的，人肉包子被他們四個吃了七十多，脚底肉切半盤，人腦拌雞蛋，這損失可大了。」

四個怒漢一聽，不由大怒，那高大的怒漢吼罵：「他媽的，你們這兒賣的是人肉包子呀！」

小丁道：「你們已吃了個夠。」

另一怒漢叫道：「那羊肉湯？」

小馬道：「辣椒人肉伴驢尿，攪和一起就是羊肉了。」

四個人很不自在，四個人好像要嘔了。

猛古丁，四個大漢發動了，他們不用打招呼，齊聲厲吼：「殺！」

當中的大個斜砍直欺而殺向武小郎。

武小郎側身疾閃不還手，口中冷冷道：「厲害！」

武小郎只是游走在這怒漢的刀芒下，他閃得很妙，大個子九刀落空，幾乎要氣炸肚子了。

另一壯漢直欺盧小玉而來，盧小玉左閃右閃在一張大桌邊，她的雙尖刀忽然平舉而上，用的是雙龍搶珠絕招，只見尖刀指向敵人的招子，快若流星。

那壯漢猴叫一聲疾閃，臉皮還是被戳破，立刻鮮血流出來。

這壯漢吼罵：「他奶奶的，賤人好狠毒！」

盧小玉回叱：「比你們差遠了。」

兩個人立刻又殺在一起了。

這時候小丁小馬已與另外兩個人殺到院子裡了，四個人在院中殺得凶，呼喝咒罵才幾句，就聽小丁一聲叫：「噢唷！」小丁好像挨刀了。

小馬隨之大叫：「小丁哥，穩住殺！」

小丁道：「想叫我小丁倒下，娘的，你就大方的再補我幾刀來呀！」

屋子裡，武小郎聽得吃一驚，他忽的一聲冷笑道：「叫你們見見甚麼才是眞本事。」

他話聲甫落，立刻又是一聲厲叫：「天泣刄！」

嚄，又是他們武家的旋風刀法使出來，「天泣刄」乃是旋風刀法的極至。

但是流光疾閃中，大個子一聲「唔唷！」

大個子的身子隨着旋，旋到了二門他倒下了，這人再也站不起來了，他仰面翻白眼珠子。

武小郎的旋風刀法才半招，另半招已捲向與盧小玉交手的那人。

那人臉皮開了花，聽得同伴嗥叫，剛回頭，但見一道冷焰在他的眼前閃過。

「啊！」

這人的胸口開了花，武小郎也不多看，躍身已撲到院中間。

盧小玉也跟過來了。

武小郎看得直瞪眼，只見小丁身上，鮮血染衣衫，披頭散髮的在拚命。

武小郎厲叱一聲：「殺！」眞快，等那人回過身，正巧就是個大開膛，這人連一聲叫也沒有便倒在血泊裡了。

那個同小馬拚殺的怒漢見自己四人死了三個，他驚怒交加的叱道：「敢同落雁堡作對，你們不想活……」

「去你娘的。」

「噢！」

武小郎不等這人把唬人的話說完，一刀砍在那人的頭頂上，這人頭未被砍開，但他也只叫了一聲倒下了。

武小郎忽然大叫：「快看看還有活的沒有？」

小馬去扶小丁。盧小玉道：「有活的我補他一刀。」

武小郎忙搖手，道：「不，不能都死掉！」

盧小玉道：「爲甚麼？」

武小郎道：「咱們問一問，他們知不知道何人在妳公公宅中幹下滅門大血案呀！」

盧小玉道：「對呀，我怎麼忘了！」

她邊說邊去看地上躺的四個人，眞不幸，一個活的也沒有。

盧小玉嘆口氣道：「武哥，都死了。」

武小郎道：「倒忘了先用話問一問他們了，眞可惜！」

小馬已爲小丁把大腿與肩頭的刀傷紮妥了，兩個人走過來，那小丁火大了，他用刀在那死漢子的身上戳了十幾刀，口中罵道：「操你娘的，死了我也捅你幾刀消消恨！」

武小郎道：「四個死人怎麼辦？」

小馬道：「武爺，這就不用你操心，這是我哥兒倆的事情了。」

盧小玉道：「分屍醃肉嗎？張姐說得嚇死人。」

小馬道：「盧姑娘，殺這種人別在意，想一想，你不殺他他殺你。」

他對小丁又道：「小丁哥，你受了傷，你若心頭還有恨意，你先下地室，等我把四個死人扛進去，咱兄弟齊動手剝他們的皮。」

小丁已往地室中走去，他恨得直咬牙。

那小馬，一具具的屍體拖地室，又把地上的血跡冲洗得乾乾淨淨的，才對坐在桌邊的武小郎與盧小玉二人道：「我去工作了，二位上面守着點。」

武小郎點點頭道：「你們放心的辦事，萬一來了客人我自會招呼。」

盧小玉對武小郎道：「武哥，我想下去瞧一瞧，他們是怎麼下刀的。」

武小郎道：「妳不怕血腥？」

盧小玉道：「我聽張姐說過她怎麼醃人肉，張姐喜歡的事情，我便是不喜歡也要去學一學，你說是不是？」

武小郎笑了。

＊　＊　＊

人肉案板共兩個，小馬把兩個人放上去，另外兩人他擱地上，地室中充滿了血腥，盧小玉一邊捏鼻子。

牆邊上放了十幾個空罈子，五香大料花椒油，葱薑大蒜帶醬油堆在一張舊桌上，另外還有個大石臼，那是搗碎骨頭用的。

小馬與小丁齊動手，嚄，切人肉如同切小牛，只見一塊塊人肉片下來，然後往那罈中塞，塞一層洒一把五香大料與醬油。

小丁的動作慢，只因爲他受傷眞不輕，齜牙咧嘴的還下刀切得勤。

一邊看的盧小玉見一架人骨抛一邊，她問小馬道：「這骨頭怎麼辦？」

小馬道：「太好辦了，幹完了我把骨頭搗成粉，和了捏成球，然後拋後山崖子下，自有野狠來吞食。」

盧小玉道：「眞的是一點踪影也沒有了。」

小馬笑笑道：「十字坡開這野店已有年，咱們沒錯殺一個人，盧姑娘，咱們殺人殺得心安理得呀！」

盧小玉淡淡地道：「我張姐也像你倆這模樣？」

小馬笑道：「她比咱們强多了，她醃的人肉叫人吃了以爲是羊肉吶，這就是祖傳秘方，想學還眞不容易。」

盧小玉不看了，她乃大家閨秀女子，又是王覺的兒媳婦，叫她幹這事實在夠窩心的了。

她轉身往外走，心中想着，不知何時才找到兇手，自己報了仇以後，也許找個地方出家吧，這世上有許多事實眞叫人不愉快。

＊　＊　＊

就在第三天過午不久，有個滄州來的人走進十字坡的野店來了。

這個人進得門來左右看，眞客氣，他把肩上的搭褳放在桌子上，笑問伙計小馬道：「二兩高粱酒，一盤包子。」

小馬一笑道：「客從那裡來，甚麼營生呀！」

那人微笑道：「滄州來，跑單幫的做點小買賣！」

小馬把吃的送上來，笑笑道：「包子就酒，沒飽沒醉，你請用。」

那人邊吃邊喝，他還用眼看店後，不經易的道：「你這家店的老板……」

小馬道：「老板在後面。」

那人一聽，雙眉一挑道：「怪啦！」

小馬一邊笑笑道：「怪？甚麼怪呀？」

那人道：「我問你伙計，這兒可叫十字坡？」

「不錯。」

那人道：「那他們……會去了甚麼地方呢？」

小馬似乎聽出這人的話中原意了，他吃吃一笑，道：「爺，你在說些甚麼呀！」

那人道：「伙計，我問你，前兩天可曾見過四個人在這兒經過？」

小馬道：「甚麼樣的四個人？」

那人想了一下，道：「四個人就如同……高的六尺四，壯的也有五尺九，四個人也是滄州人。」

小馬一聽，心中想：「這是一夥的人來了，眞他娘的屎殼螂上茅屋，找死(屎)來了。

笑笑，小馬道：「你們是一伙的？」

那人已把酒喝乾，他掏銀子，忽然暴出一手抓住小馬的腕門，冷叱道：「活命就老實的告訴我，那四個人去了甚麼地方了？」

小馬痛得彎下腰，他明白，眼前這傢伙本事大，他比那四個人的功夫高多了。

其實這人不是別人，乃成管事是也。

成管事是個黑大個，兩腿粗巴掌大，說出話來就好像猪圈裡老母猪在哼哼，他不似剛走進來的跑單幫了，他活脫變成了閻王君。

小馬痛得彎下腰，他尖聲大叫道：「你說的四個人我怎麼知道他們去那裡了？」

成管事手勁猛一緊，小馬單膝跪在地上了，他又是一聲「哎呀」叫：「痛死人了吔！」

成管事道：「不說把你的骨頭捏碎掉。」

小馬的尖聲叫，一方面是眞的痛，另一方面是要叫後院的人知道，前面來了惡客人。

果然，二門後閃出一個漢子來，這人可不正是武小郎，他大刺刺地站在那兒哈哈笑。

成管事猛回頭瞧，瞧得他一瞪眼：「是你！」

武小郎不笑了，他走到成管事面前，道：「幹嗎呀，你欺侮一個沒本事的人算那門子英雄。」

成管事猛的丟下小馬，那小馬跳起來直把手來甩，口中大叫：「嚄呀呀，痛呀，奶奶的！」

小馬一邊站得遠，武小郎嘿嘿一笑，道：「姓成的，你們上一回夥同那個易容改扮的劉押司……唔，不能再叫劉押司，那小子他叫甘不悔，再加上涼山于氏兄弟四個

人，奔到了泰山城去王覺的凶宅中找寶，寶也找到了，怎麼說你們找的是假貨呀！」

提到寶，成管事的興緻又來了。

「武小郎，你說對了，那寶不是眞的。」

武小郎道：「你們四位費了那麼大工夫來弄了個假貨呀，甘不悔也不識那寶物呀！」

成管事道：「廢話，他若知道是假的，當場他就不要了，還用你說。」

武小郎一笑道：「難得上當。」

成管事怒叱道：「你說甚麼？」

武小郎道：「我說甚麼你是不會明白的，江湖上難得湖塗，你老兄就糊塗一回也無妨。」

成管事怒道：「武小郎，我知道你會耍嘴皮子，你在甘不邪面前就耍嘴皮，似眞似假的盡是閒放屁。」

他咬咬牙，又道：「是你這小子提供的綫索，甚麼寶光寶氣在那座大亭中出現了，害我們費盡心機的弄了個假貨來，媽的，你可惡……」

武小郎道：「嗨，這是甚麼屁話，我只說大亭內有寶光寶氣，可並未指定必是你們費盡心血千方百計而又無所不用其極地找那甚麼寶塔呀，也許你們找的假寶塔本身也是寶，所以才會有寶光出現呀！」

成管事冷冷道：「你他娘的黑的也叫你說成白的了，我問你，你在這兒幹甚麼？」

武小郎一聽又笑了。

「嗨，我呀，這兒的女人是我的姘頭呀！」

成管事一聽，怒道：「就是那個被我們二公子聘禮請去的那位姑娘？」

武小郎一聽火大了。

武小郎戟指成管事叱道：「你們滄州人中怎麼會出了你們落雁堡這批雜碎，娘的老皮，耍陰弄狠的弄到十字坡來了，怎麼的，先送來聘禮是眞的，又是金又是銀，又是珠寶錦羅衣，頭一天把人接出門，第二天派人來殺人，這寶物金銀又是你們的，操他娘這是什麼帳，裡裡外外前前後後全是你們的，倒楣留給女家人。」

他這麼忍不住的吼出來，成管事立刻咬牙道：「奶奶的，這麼說來，滄州來的四人必遭你的毒手了？」

武小郎道：「不知道。」

「什麼意思，你會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姓成的，你們的二公子他可是經常玩女人？」

成管事叱道：「你小子還不夠資格問，娘的，我在泰山城的時候就覺得你小子有鬼門道，原來你並非爲了幾個制錢看門房呀！」

武小郎道：「你知道得晚了吧！」

成管事抓起桌上布搭子，他哈哈冷笑，道：「不晚，武小郎，怎麼會晚呢？你不是活生生地站在成大爺的面前嗎？你只要出現，事情就不晚。」

他緩緩的自搭褳中猛一抖，一把尖刀二尺長自布捲中抖在他的手上了。

一邊的小馬急叫：「武爺小心，這傢伙的武功高，比那死了的四個高多了。」

小馬這一吼，成管事忿怒的道：「可惡啊，他們四個果然被你們四個殺了！」

他忽然一聳眉頭，又道：「他們四人的武功也不差，辦這種事他們從未失過手，難道……」

他逼視着武小郎，又道：「憑你？」

武小郎也冷笑了，他哈哈的道：「成管事，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怎麼的？你以爲我只會大着膽子看門房呀，瞎了眼的狗兒。」

一楞，成管事不急於出手了，他的心中在打轉。

武小郎的心中也打轉，這二人都不急於動手。

忽的，成管事道：「我好像終於明白了。」

武小郎道：「你明白什麼？」

成管事道：「你在凶宅中住有目的，對不對？」

武小郎道：「對，不對。」

「什麼意思？」

武小郎道：「簡單了，原是好奇心，後來就變得有目的了。」

「什麼目的？」

「寶呀，既然有寶，只有傻瓜才不要。」

成管事雙目一亮，道：「娘的，寶兒不是到了你小子的手中了？」

武小郎道：「是，不是。」

「這又是什麼意思？」

武小郎道：「原是想在大亭中找到寶的，可是你們找去了，所以我在失望之餘便放棄了。」

成管事冷笑道：「娘的老皮，你的話令我大爺再難相信，嘿，今天拿下你，押回滄州，同那個你小子的姘頭交二公子一齊處理了。」

武小郎道：「行，大個子，你我有得殺，咱們門外大樹下殺出個結果來。」

成管事嘿然，道：「面對成大爺，你小子的口氣忒也狂妄了，走！」

他當先大步走到門外面，那小馬已往店後跑，他去叫盧小玉了。

小馬已知道，盧小玉的功夫不比張水柔的差，動起傢伙來也是有板有眼的妙。

店門外，成管事持刀穩如泰山地站在大樹下，武小郎大搖大擺吊兒郞當似的斜着肩膀走過去。

這二人剛照上面，嗨，遠處又奔來兩個人，這二人奔得快，沒多久便到了大槐樹下面。

這二人一出現，成管事就是心中一鬆，他微微的笑了。

武小郎不笑，因爲這二人他實在討厭。

來的二人不是別人，涼山于氏兄弟二人來了。

那于小二與于小七一到了大樹下，只見這二人已是滿頭的汗水往下流，這麼冷的天還流汗，顯見這一路盡是跑步走。

原來于小二在搶寶中曾中了一箭在背上，那一箭眞幸運，只射中他的肩胛骨，如果往下低一寸，他就躺下了。

如今這兄弟二人受了司馬不敗的奚落以後，兄弟二人便又轉回王家凶宅去了。

這兄弟二人乃涼山黑道成名人物，不能因爲這次買賣砸了招牌，所以豁上老命也要掙口氣。

這于小七就不信邪，他曾對他兄于小二道：「哥，只要寶仍在，咱們一定找得到。」

于小二也點頭，這才又回泰山城去了。

于氏兄弟到了泰山城，他們守在王家大宅附近不走動，那天夜裡見官兵們忙到四更天撤走，他兄弟才動手。

兄弟二人不在地上走，他們上了房頂上，也許四更將盡的關係，幾個差役在下面睡着了。

於是，于家兄弟才穿房到了後廳屋頂上，這兄弟二人原是打算往下面跳，不料于小二雙手攀住屋脊中央的那座雕塔時候，忽的塔頂落下來砸在他的脚丫上，這夜月不明，但近處看得清，于小二就發覺這塑在屋脊上的琉璃塔有些不對勁。

于小七也過來了。

「哥，發現什麼了？」

「你瞧瞧，這座琉璃塔的模樣……」

于小七伸手摸，驚訝的道：「中間空的。」

于小二道：「如果司馬老爺子叫咱們找的寶被安放在這裡面，你看誰會知道？」

于小七驚道：「對呀，江湖上大概只有神算子王覺才會想到把寶藏在這裡面。」

兄弟二人伸手塔中摸，于小二道：「原來眞的翡翠玲瓏寶塔早就被人盜走了。」

于小七道：「難怪咱們找不到。」

于小二道：「兄弟，咱們可能被人擺了道，耍得咱們團團轉。」

于小七道：「哥，你以爲會是誰？」

于小二道：「我以爲，八成那個叫武小郎的傢伙，那小子嘴巴俏，未曾說話先是笑，專門叫人上他的當，兩次前來都遇上他，你說，天下有那麼巧的事？」

于小七道：「哥，快去找這小子去，寶塔的事他必然早已知道了。」

于小二道：「這小子不在泰山城，必然又去會他的姘頭，那個在十字坡開野店的女人。」

「走！」這兄弟二人不留在泰山城了。

於是，于氏兄弟二人便直奔十字坡來了。

＊　＊　＊

現在，成管事見是于氏兄弟到來，他愉快地哈哈一笑，道：「太好了，你兄弟來得正是時候。」

武小郎道：「娘的，難怪一大早烏鴉拉屎頭頂上，原來今天鬼上門。」

于小二冷冷道：「武小郎，咱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已經把藏在王家宅中幾十年的寶塔弄走了？」

武小郎道：「放你娘的屁，你兄弟找不到寶塔想拖住老子了。」

于小七怒道：「小子，你休否認，咱們發現一件事實，那是不容你否認的。」

武小郎心中一動，道：「什麼事實？」

于小七道：「自從王家凶宅出事後，你是第四個去王家當看門的人，是不是？」

武小郎道：「不錯，當看門的，爲了生活，我什麼也幹。」

于小七道：「你不是幹看門房的小人物，你有目的，你的目的根本就是那座無價之寶的寶塔。」

于小二接道：「而且，你必已得手了。」

一邊直瞪眼的成管事聽得十分仔細，到了此刻，他忍不住的厲吼道：「媽的，原來還是你這狗操的在中間偷偷的撿便宜呀！」

武小郎搖手不迭道：「娘的，我受到瓜田李下之嫌了，我問各位，我要那玩意幹什麼？」

他噓了一口氣，又道：「我再問你二位仁兄，是你們發現我盜走了寶塔？」

于小七冷笑道：「你無法否認的。」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徐元平與雲夢二嬌藏身神像後，目窺神丐師徒受辱，動了俠義之心，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丁鳳厭惡綠衣麗人在徐元平面前故作媚態，出言相譏，被打一掌，身受極重內傷。徐元平求助宗濤解救丁鳳，受到何行舟的奚落，兩人動起手來，神丐反而袒護同門中人，令徐元平大失所望，心有不服，決心與他決一高低……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老輩俠風棄嫌隙　少俠義膽救弱女

丁玲緊閉的雙目動也未動一下，似乎未聞得徐元平呼喚之聲。原來，她早已被全身高熱燒得暈了過去。

徐元平望了宗濤一眼，朗聲說道：「令徒和這位丁姑娘傷勢都很慘重，必須及早救治，眼下救人要緊，咱們搏鬥之事就此暫停，待救了兩人之後，咱們再找處地方，一決勝負不遲。」

神丐宗濤冷然一笑，道：「老叫化隨時候教。」

言詞之間，托大的口氣已自減去不少。

徐元平轉頭對丁鳳說道：「二姑娘不要哭啦，抱起妳姐姐，咱們走。」當先大踏步向外走去。

查玉縱身一躍，人已到大殿門口，回頭對宗濤抱拳一禮，道：「宗老前輩和徐兄這場搏鬥，使人開了不少眼界，在下叨光，能一睹高手過招，我這濫竽充數的見證人，也就此告別。」轉身向外走去。

丁鳳抱起丁玲，回頭瞧了神丐宗濤一眼，緊追徐元平和查玉身後而去。

忽聽神丐宗濤大聲喝道：「站住！」

徐元平只道宗濤改變心意，準備再鬥下去，當下轉過身子，返向大殿走去。

只見宗濤左手抓着何行舟右腕，站在大殿門口，一見徐元平走了過來，立時對何行舟道：「你師叔存身何處快些說出！」

徐元平原本以爲他改變心意，準備接着再打下去，心中十分惱怒，是以氣勢衝衝而來，那知宗濤却是趁他出殿的工夫，解開了何行舟的穴道，相逼何行舟說出那綠衣女人的存身所在，不禁心中微感尷尬。

他乃情感衝動之人，對人對事全憑一時好惡之念而定，初見宗濤救援何行舟，行事不分善惡，心中異常忿慨，一念所及，就認定了宗濤所作所爲，盡都是僞善行惡之事，及見宗濤不計嫌怨，自動相逼何行舟說出那綠衣女人存身之處，又覺此人俠名不虛。

只見何行舟頭上汗珠滾滾而下，抖顫着聲音說道：「師叔存身之處，在這荒廟東北十里左右的黃葉溝中。」

宗濤一鬆左手五指，冷冷說道：「如有一字虛言，可別怪老叫化懲罰慘厲。」

徐元平抱拳一禮，道：「老前輩俠風義膽。」

宗濤冷哼一聲，道：「老叫化乃僞善行惡之人，徒具虛名而已。」轉身向大殿中走去。

徐元平呆了一呆，緩緩轉過身子，向東北方面而走。

翻過了幾座山峯，到山崖之下，查玉轉臉對徐元平道：「徐兄請把丁大姑娘安置在這山崖石洞中，留下丁鳳姑娘守護，兄弟陪徐兄去找那綠衣女人，先把她制服之後，再迫她替丁玲姑娘療傷不遲。」

此人心機深沉，思慮週到，沿途之上，早已留心觀察山勢形態。徐元平轉臉瞧時，果見那山崖古柏之下，有一座可容人的石洞，當下讚道：「查兄高見，實叫兄弟佩服。」

查玉微微一笑道：「徐兄請去安置兩位姑娘，兄弟在此把風。」

徐元平點點頭，帶着丁鳳走向那古柏之下的石洞，說道：「二姑娘請守護令姐在此等候，我和查兄去找那綠衣女人來替令姐療傷，早在中午，遲在天黑之前，定然趕回此處。」

丁鳳放好丁玲，嘆道：「我姐姐傷勢極重，危在旦夕，你要早些回來！」

徐元平點點頭道：「二姑娘儘管放心，在下答應之事，就是拚了命也要尋到那綠衣女人，逼她來爲令姐療傷。」說完話，轉身而去。

這時，天色已大亮多時，一輪旭日冉冉由東方升起，金黃色的陽光照在朝露之上，閃閃生輝。

丁鳳斜倚石洞壁上，望着徐元平大踏步而去的背影，說不出芳心中是一股甚麼滋味，祇覺得一種莫名的凄涼感傷襲上心頭，兩行清淚緩緩地沿腮而下。

她突然感到昂首挺胸而去的徐元平，對她有着無比的重要，萬縷柔情結成了一個痛苦的網，縛緊她的心……

她緩緩回過頭來，舉起衣袖拂拭一下臉上的淚水，抱起姐姐的身子移放在山洞之中，慢慢坐下來，凝目望着姐姐，心中泛起萬千感慨。

她伸手觸摸一下姐姐的額角，祇感高熱燙手，那勻紅的粉臉上，此刻也被高熱燒得通紅如火，一縷微弱的氣息若斷若續，顯然她的傷勢已到了十分嚴重之境。

忽聽丁玲啊了一聲，叫道：「我要渴死了，我要渴死了……」身軀微一掙動，人又沉沉睡去。

丁鳳站起身子向外奔去，找到一處山泉所在，舀來泉水，重返山洞，把姐姐扶起來，伸出纖纖素手，捧起泉水，倒入丁玲口中。

丁玲雖然在昏迷之中，但因高燒難熬，本能地啓開櫻口喝了泉水，但那緊閉的雙目，却始終未睜開一下。

* * *

且說徐元平和查玉離開了丁鳳之後，爬上一座峯頂，流目打量四外景物，祇見山嶺起伏，綿延無際，竟然看不出一點跡象。

查玉目睹徐元平滿臉焦急之色，不禁輕嘆一聲，勸道：「徐兄不必焦急，想那何行舟決不敢對神丐宗濤撒謊，咱們依他之言向東北方向尋去，好在祇十里行程，如若找不到，再回那荒廟找他們不遲，宗濤要爲他的小叫化徒弟療傷，一時之間決不致離開那荒廟。」

徐元平道：「查兄說得不錯，丁姑娘的傷勢十分慘重，如不及早治療，祇怕要轉惡化，咱們快些去吧！」說着話人已急奔下山而去。

查玉振袂躍起，緊追徐元平身後向東北方奔去。

查玉打量一下四週山勢，笑道：「依據何行舟說的路程計算，此刻咱們已該到了黃葉溝中。」

徐元平道：「眼下這山谷這等荒蕪，連一處像樣的房子也沒有，那綠衣女人豈會住在這等所在？」

查玉笑道：「曲徑通幽，也許這外面看來荒蕪的山谷中，却是峯迴路轉，可能裏面別有天地，咱們先進去瞧瞧再說。」

徐元平道：「查兄說的不錯，兄弟祇擔心丁姑娘傷勢，恨不得一下子找到那綠衣女人，早些替她療好傷勢，也好了去一樁心事。」

查玉微微一皺眉頭，說道：「那綠衣女人是神丐宗濤的甚麼人？」

徐元平道：「是神丐宗濤的師妹。」

查玉略一沉吟，道：「以神丐宗濤的武功而論，他師妹武功定然不弱，兄弟雖未親眼看到她如何傷了丁玲姑娘，但以她受傷後的情形推論，似是被一種特異的氣功所傷……」

徐元平嘆道：「查兄見多識廣，高論不無見地。據宗老前輩所說，丁玲姑娘是被三陽氣功所傷。」

查玉微微一笑接道：「三陽氣功之名，兄弟雖未聞人談過，但想來定然是一種極爲歹毒的內家功力，那綠衣女人身具這等功力，絕非好惹之人。徐兄武功雖高，但如想生擒於她，祇怕也非易事。」

徐元平嘆道：「兄弟也自知無能生擒那綠衣女人，但事已至此，祇有盡我之力，是成是敗，就非兄弟所能預料，如我傷在綠衣女人手下，就請查兄轉告丁姑娘一聲，讓她們早回鬼王谷去……」

查玉笑道：「徐兄儘管放心，以神丐宗濤的武功尚不能勝得徐兄，量他師妹也難勝你，生擒於她，雖然未必能夠得手，但自保是絕無問題。」

徐元平道：「查兄未見那綠衣女人身手，以兄弟所見，她武功似

不在宗濤之下。」

查玉暗自吃了一驚，但他外形仍然保持鎮靜的道：「徐兄且莫這般氣餒，屆時如需我出手，兄弟極願竭盡棉薄，合咱們兩人之力，或能生擒於她。」

徐元平仰臉望天，長長噓一口氣，若有無限感慨，緩步向谷中走去。

轉過兩個山角，景物突然一變，祇見那狹窄的山谷陡然開朗起來，成了一片三四畝大小的盆地，四面山勢廻繞，四五條山谷盤曲蜿蜒而入，徐元平停下脚步，回頭問道：「查兄，眼下岔路橫列，咱們走那一條路才對？」

查玉凝目打量一下四週山勢，道：「山勢迴繞，谷道旋轉，兄弟也難瞧出那條路對……」突然，他目光凝注在地上，默默沉思起來。

徐元平順着他目光望去，祇見碎石地上隱隱現出了蹄印痕跡。

查玉抬頭遙望遠山，低聲說道：「徐兄可看出這痕跡是甚麼蹄印麼？」

徐元平道：「這個兄弟倒是看不出來。」

查玉道：「馬蹄痕跡，而且留下不久，想這山谷之中那來的馬匹，咱們不妨循跡追索，也許能找出那綠衣女人下落。」

徐元平道：「她和幾個隨侍小婢，似是都未騎馬。」

查玉道：「也許馬蹄痕跡，是別人所留，但咱們如循跡追索，總比盲目亂找好些。」說完，當先向前奔去。

徐元平隨在查玉身後，沿着馬蹄痕跡走入最右側一道山谷之中。

兩人深入走了三里左右，地形又呈開闊，一片畝許大小的雜樹林中，隱現出幢幢人影，兩人目光雖異常人，但因在林木環繞之中，也無法一眼看清楚林中之人。

徐元平心懸丁玲傷勢，心中沉不住氣，一見樹林，立時搶在查玉前面疾向林中奔去。

查玉本想暗中窺探一下林中究係何許人物，但見徐元平明目張膽的闖入林去，祇好隨他身後而入。

兩人闖入林中一看，不禁同時一呆。

祇見一塊數丈方圓的草地之中，站着一個全身紫衣，頭挽偏髻，美麗絕倫的少女。

太陽光由枝葉空隙中透照在她匀紅的嫩臉上，她神態異常的嫻靜、莊肅，星目流轉，打量着環繞在她四週的羣雄。

徐元平和查玉呆了一陣，目光轉投在環繞四週羣雄身上，查玉久在江湖之上走動，黑白兩道中知名之士大都認識，待他看清了環繞四週羣雄之後，前胸如千斤重鎚一擊，心頭登時泛上一股寒意。

原來四週羣豪之中，大都是江湖上有名人物，有鬼王谷索魂羽士丁炎山、千毒谷的冷公霄、金陵三雄以及豫、魯、鄂、皖黑道上總瓢把子、鐵扇銀劍于成、洞庭湖三十六寨總寨主混海神龍秦安奇等不下數十人之多。

羣豪各自守定一方，把那紫衣少女圍在中間，奇怪的是誰也不發一言。

徐元平瞧了環圍四週的羣豪一眼，低聲問查玉道：「查兄看那紫衣少女，可是咱們在『碧蘿山莊』中所見過的那位姑娘麼？」

查玉道：「徐兄猜的不錯，此女正是南海門中之人，各路英雄會集洛陽，都是爲她而來。」

徐元平一皺眉道：「這些環守四週之人，可都是存心要得那南海門下的奇書麼？」

查玉聽他說話聲音愈來愈高，不禁暗生驚駭之心，低聲說道：「不錯，徐兄且不可高聲談論他們，須知眼下之人，個個都是雄據一方的江湖高手，祇要言語間觸犯他們，將立時招致一場麻煩。」

徐元平道：「這般人看來雖然像是聯合出手，其實彼此之間並無默契，也正因高手雲集，互相心存警惕，才不對那少女出手……」

徐元平冷笑一聲，接道：「無論如何，這麼多高手圍困一個女孩子，總是大爲不該之事，走！咱們也到前面瞧瞧去！」大踏步地直向人羣之中走去。

查玉緊隨在徐元平身後，向前走去。

四圍羣豪雖聽得兩人步履之聲，但祇略一回顧，目光又轉向那紫衣少女身上。

鐵扇銀劍于成眼看謀書之人愈來愈多，不禁一皺眉頭，伸手取下背上鐵骨摺扇，打開搖了兩搖，說道：「想不到兄弟這地面之上，竟會有今日這番盛會，實叫在下感到榮幸……」

洞庭湖三十六寨總寨主混海神龍秦安奇冷笑接道：「于兄此言未免說得太過誇大，兄弟雖然很少在陸路上走動，但也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的歲月，從來還未聽人說過這等狂傲之言，于兄號稱豫、魯、鄂、皖總瓢把子，難道就不准武林中朋友踏入這四省地面不成，兄弟雖在洞庭中小有基業，但祇要人不犯我們三十六寨禁地，兄弟也不能禁人家客船漁舟行走在洞庭湖中。」

冷公霄乾咳一聲道：「這話不錯，冷老二從不信邪，大江南北五嶽四海，大概還沒有冷老二不能去的地方。」

鐵扇銀劍于成臉色一變，道

：「兩位這般撩撥兄弟，看來誠心在兄弟地面上找事情了？」

丁炎山陰惻惻的一笑，道：「駝、矮二叟和那碧蘿山莊的莊主，可能很快就會循踪追來，如果咱們在此地先來個自相殘殺，讓別人坐收漁利，那可是大爲失算之事。」

冷公霄道：「今日之局，恐非言語所能解說得開，不知丁兄有何高見，以解決這場紛爭？」

這時四週羣豪一齊轉臉向丁炎山投過去，似是靜待他一發宏論。

丁炎山微微一笑，道：「此女雖是于兄設計擄來，但因其間牽涉關係太大，既然被在場諸位看到，見者有份，祇怕在場之人沒有一個願撒手不問此事……」

于成冷然接道：「此事關係雖大，但也該有個賓主之分，兄弟千辛萬苦擄來此女，各位却想坐享其成，未免有點欺人太甚了。」

混海神龍秦安奇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于兄是志在這美麗女子了？」

場中紫衣少女聽了幾人口舌上輕薄之言，粉頰上登時泛起一片羞紅。

徐元平一皺眉頭，轉臉對查玉說道：「查兄，這些江湖高手，怎的口舌上這等輕薄，不覺得有失身份麼？」

查玉聽他一開口，幾乎罵盡全場之人，心中暗自發愁，但却又不能不答徐元平的話，祇好硬着頭皮答道：「這等取笑之言，徐兄不可認眞。」

秦安奇冷冷的望了徐元平一眼，祇覺此人面目陌生，從未見過，摸不清對方底細，一時之間倒不敢惡言相加，眼神一轉，落在查玉身上，冷笑一聲，問道：「令尊沒有來麼？」

查玉道：「在下遊踪至此，趕上了這一檔事，家父恐尚不知此事。」

秦安奇伸手指着徐元平道：「這一位想必是和少堡主同來的高人了？」

查玉道：「這位徐兄乃在下好友，並非我們查家堡中之人。」

于成聽兩人盡說些不着邊際的話，心中甚感不耐，大聲說道：「此時此地，不是秦兄和查少堡主敍舊的時候，先把眼下大事解決，兩位再敍舊暢談不遲。」

秦安奇道：「于兄儘管劃下道來，兄弟捨命奉陪就是。」

丁炎山眼看兩人大有動手之勢，立時冷冷接口說道：「兩位如果想動手拚上一場，使我們能一睹中原水、旱兩路瓢把子的身手，本是一大盛事，不過，此刻時機不對，在場諸人恐怕都沒有興緻欣賞，如果兩位一定要打，不妨找一處僻靜無人所在，好好的去拚個你死我活。」

于成道：「好說，好說，丁兄縱然火上加油，祇怕也難如坐收漁利之願。」

秦安奇道：「于兄說得不錯，別人想瞧，咱們就偏偏不打。」

冷公霄乾咳了兩聲，道：「兩位別儘管說些無用之言，你們死活也不會放在別人心上，現在暫請住口，聽聽丁兄的高見。」

丁炎山皮笑肉不笑的說道：「眼下最爲要緊之事，就是先把這紫衣女娃兒移囚遠處，不要被碧蘿山莊中人找到，然後由在場中人推選出兩位武功最高之人，找上碧蘿山莊，要他們以書換人。」

冷公霄大笑道：「高明，高明，丁兄之論，兄弟十分佩服。」

秦安奇望了鐵扇銀劍于成一眼，道：「如若那南海門下奇書就在這女娃兒的身上，咱們這樣大費週折，豈非多此一舉。」

此人極工心計，一看眼下羣豪勢非難免一場惡戰，不如想個法子挑起戰火，先讓別人拚個筋疲力盡，自己再以養精蓄銳之身出手，全力求勝。如若奇書在此女身上，就取書而歸，萬一不在，再把此女擄回洞庭總寨，召請三十六寨高手齊聚總寨，然後再派人到碧蘿山莊，通知他們以書換人。

果然鐵扇銀劍于成一挽手中摺扇，道：「南海門下奇書得失，關乎咱們中原武功的優劣判分，諸位恐都存心一睹，爲了顧全大局，兄弟自願退讓一步，但如奇書在這女娃兒的身上，兄弟自應有優先取得之權，我先搜她一搜，如果奇書不在她的身上，兄弟當依照丁兄的高見，先把此女移囚隱蔽之處，再選高手通知碧蘿山莊，要他們以書換人。」說完，大步直向那紫衣少女走去。

冷公霄冷哼一聲，緩移脚步跟向場中欺去。

丁炎山一揮拂塵，緊隨冷公霄，也向紫衣少女停身所在走去。

刹那間，全場羣豪一齊蓄勢移步走向場中，局勢頓形緊張，祇有洞庭三十六寨總寨主混海神龍秦安奇和屬下五人站在原地未動。

那紫衣少女眼看羣豪紛紛移步，向身邊直欺過來，微微一顰秀眉，閉上了兩隻眼睛。

她這奇異舉動，使環向她身邊欺近的羣豪看得大感困惑，不禁同時停下脚步。

羣豪愕然停步的一陣工夫，却不見那紫衣少女再有舉動，于成首先不耐，冷笑一聲罵道：「鬼丫頭弄的甚麼玄虛！」當先向前衝去。

原來羣豪都知南海門下武功怪異，見那紫衣少女一閉雙目，誤認

她要施展甚麼怪異武功，一時之間，羣相停步，不敢首試鋭鋒。

驀聞一聲大喝：「站住！」一條人影疾如電奔躍入場中，擋住了于成去路。

羣豪抬頭望去，祇見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卓然而立，橫掌當胸，怒目環視羣豪。

那紫衣少女聽得這聲大喝，緩緩睜開星目。

于成打量了攔路少年一眼，乃是不見經傳之人，不禁怒道：「小娃兒膽子可不小！」舉起手中摺扇撥去。

攔路少年微一側身，讓開摺扇，當胸右掌一揮擊出，于成一念輕敵，吃那少年擊出强勁掌力，當堂震退五步。

那紫衣少女看他一掌震退了來勢洶洶的于成，不自禁的輕舉羅袖掩嘴一笑。

這一笑，如春花盛開，嬌媚橫生，祇看得全場羣豪一呆。

鐵扇銀劍于成乃異常驕橫之人，被一個毫無聲名，十八九歲的少年一掌擊退，雖是輕敵驕傲所致，但已羞憤難當，祇覺一股憤怒之氣由胸中直衝上來，縱身一躍，疾撲而上，右掌一舉，正待劈出，瞥見那紫衣少女掩口輕笑之態，突感心頭一跳，祇覺那笑容有着無與倫比的魅力，生平之中從未見過，手臂一軟，勁力頓消。

全場中人大都是久走江湖的高手，半生之中，不知見過多少佳麗美女，見聞既博，定力自强，紫衣少女的絕世玉容，照人艷光，未能使在場羣豪改變奪書之念，但那掩嘴一笑，却使這般綠林高人一個個心波盪漾，神馳魂飄，祇覺她那輕啓櫻唇一笑之中，含蘊着拘魂攝魄之力，人人如飲下一杯濃郁芬芳的醇酒，飄飄欲仙，渾然忘我。

祇有徐元平背她而立，沒有看到那風情萬種的笑容，一見于成舉掌下擊，立時右腕疾翻，一招「金索縛龍」，扣住了于成左腕，微微向前一帶，于成身不由己的向前一栽，徐元平缺少對敵經驗，祇道對方有甚麼近身搏擊絕招，故作失足，借勢欺人，故身子微微向後一讓，掌心蘊力外吐，向外彈震而去。

但見于成一個身軀，吃那彈震之力震得凌空向外飛去，總算他武功精純，一提丹田眞氣，懸空一個大翻身，輕飄飄的落在地上，人雖被震拋兩丈多遠，但却未受半點損傷。

徐元平想不到號稱豫、魯、鄂、皖總瓢把子之人竟是這等無用，心中大感奇怪，轉臉四顧，祇見四周羣豪個個呆如木鷄，站着不動，心中更是大感困惑，不自覺回頭瞧了那紫衣少女一眼。

此女笑時雖然醉人若酒，但臉上神情却是變化極快，待徐元平轉頭相望之時，她已恢復一副嫻靜莊肅之態。

就在徐元平轉頭時，鐵扇銀劍于成已然重又欺身而上，他雖然連吃了徐元平兩次大虧，但都因大意分心所致，他始終不相信一個十八九歲的小伙子，眞能和自己過招動手，爲了保持他在江湖上的身份，索性收了鐵骨摺扇，赤手空拳而上，而且不肯暗中施襲，欺近徐元平身後，大聲喝道：「小娃兒接我一拳試試！」右拳一招「直搗黃龍」，當胸直擊過去。這一招才用出了他眞正的本領，潛力激蕩，劃空生嘯。

他兩番輕而易舉的得到勝利，心想這次硬擋一擊，定然可以把敵人擊退，那知事實大謬不然，雙方內力甫一相交，徐元平立時覺出不對，再想運氣行功抗拒，已是晚了一步，吃于成拳風震退了二步。

這一次交手，雙方才是眞正互拚一招，于成祇覺對方隨手一掌之中，威勢竟然勁疾異常，徐元平雖被震退了兩步，但鐵扇銀劍于成却驚駭得自動向後退了兩步。

他呆呆的望着徐元平，他想不出一個年不及弱冠的少年，怎會有這等深厚的功力，因他擊出的一掌，已用八成功力，存心一舉把對方震傷掌下，既可揚眉吐氣，一洗兩次大意挫敗之辱，也可在四週羣豪面前顯露一下自己的武功，那知自己三十年日夕苦練的雄渾拳力，竟然被對方隨手一擊，接了下來，雖然對方被震退了兩步，但他從豐富的閱歷經驗中看出，對方並未全力施爲，而是漫不經心的接了他擊出的一拳。

于成的愕然驚顧之情，如何能瞞得過索魂羽士丁炎山和冷公霄兩人鋭利的目光。

查玉目睹冷公霄和丁炎山躍躍欲動的神情，心中也不知是驚是喜，暗暗的忖道：「如若這兩人都動了殺他之心，徐元平這場劫難，祇怕難以躲過。」

洞庭湖三十六寨總寨主混海神龍秦安奇心中另有謀算，當下大聲說道：「于兄快些搜搜那女娃兒身上，是否帶有南海門的奇書，再要延誤時間，被碧蘿山莊中人追踪找來，事情就不好辦了。」

冷公霄大笑道：「秦兄說得不錯，要搜她就快些搜吧！」緩步直向場中欺去。

丁炎山陰冷一笑道：「好極好極，在下也來湊湊熱鬧。」緊隨冷公霄向場中走去。

徐元平擋在紫衣少女前面，眼瞧着冷公霄、丁炎山、金陵三傑等分由不同方位而來，暗自發愁，忖道：「這幾人來的方向不同，我一人如何能夠對付，只怕難免顧此失彼。」

忽聽那紫衣少女說道：「你要小心啦，人家都暗裏存着殺你之心。」

徐元平轉眼瞧去，果見冷公霄、丁炎山四道眼神緊盯在自己身上，蓄勢緩步而來。

忽覺一陣幽幽暗香襲人，耳際間響起一個十分輕柔但極嬌脆的聲音道：「你帶着我到西邊一處山崖下，就不怕他們倚仗人多勢衆欺侮你了。」

徐元平轉頭望去，只見那紫衣少女不知何時，已走到自己身邊，她一臉肅穆，卓然而立，心中暗自忖道：「明明是我挺身救妳才惹來這場痲煩，妳不但不說一句感謝之言，反而說成妳救我了？」他心中雖不滿那紫衣少女之言，但口裏却不由自主的問道：「那山崖離這裏有多少路程？」

紫衣少女道：「出了這片雜林，就可以瞧到啦！大約有四五里路。」聲音冷漠，大有責怪徐元平不該有此一問。

徐元平聽得一怔，思忖道：「妳這般冷冰冰的對我說話，難道我應該幫妳不成。」當下冷哼一聲，轉身而去。

忽聽查玉大叫一聲，道：「徐兄不要驚慌，兄弟助你來了。」縱身一躍，飛落在那紫衣少女身側。

他眼看徐元平和那紫衣少女站在一起，心中大生妬忿，一時情感衝動，大喝一聲，跳了過來。

徐元平本欲離去，但聽得查玉大叫之言，心中忽然一動，我既出頭相助於她，豈可有始無終，留人笑柄。當下又退了回來，瞥眼見鐵扇銀劍于成手持摺扇疾奔而來，一股忿怒之火盡發在此人身上，暗中潛運功力，大喝一聲：「退回去！」呼的一招「力撼山嶽」，迎頭猛劈過去。

這一掌蓄勢而發，又正在氣忿之中，掌力之强，乃他自得慧空大師授藝後，最爲凌厲的一擊，勁急的掌風，如巨浪排空一般直撞過去。

鐵扇銀劍于成自和徐元平對了一掌之後，心中輕敵之念頓消，眼瞧羣豪直向那紫衣少女欺去，怕人搶了先着，一翻腕，拔出背上摺扇，搶先奔上。他雖然發動較緩，但却奔行最快，搶在最前，剛好碰上徐元平去而復返，迎頭劈出一掌，而且來勢奇猛，不覺大生驚駭，慌忙一提丹田眞氣，横向左側一躍，讓開五尺。

他應變雖然夠快，但仍然晚了一步，吃徐元平勁急的掌風激蕩起的排空勁氣，撞在右肩之上，登時站立不穩，一連向後退了六七步遠。

徐元平這一掌威勢，不但使鐵扇銀劍于成大感驚駭，就是索魂羽士丁炎山和冷公霄也暗自吃驚，向前欺進的身子突然停了下來。

忽聽兩聲慘叫，正蓄勢而進的金陵三雄陡然一齊轉身向後，奔出雜林。

原來查玉目睹徐元平發掌威勢震驚羣豪，說不出心中是什麼滋味，暗中扣了一把蜂尾針，一語不發，疾向金陵三雄打去。

閃電手查玉本極陰沉機智，就是找上頭的痲煩，他也要設法移嫁在別人身上，非至性命交關之時，決不會施用江湖上人人忿恨的歹毒暗器蜂尾針，但他今日竟失去往常冷靜，一語不發，下手暗襲金陵三雄。

徐元平轉臉望了查玉一眼，道：「爲兄弟好管閒事，替查兄找來這多痲煩，實叫兄弟心中難安。」

忽覺嘯風劃空，一股極强烈的暗勁從身後直撞過來。

他乃異常好勝之人，雖覺出身後襲來力道十分强猛，但却不肯閃讓，一沉丹田眞氣，雙足紮地如樁，轉身揮拳，硬接了對方襲來一擊。

抬頭瞧去，只見冷公霄、丁炎山並肩站在七尺以外，兩人神色都極平靜，雖然感覺出暗襲掌風來自兩人停身的方向，但一時間却瞧不出是那個下手施襲。

只聽查玉朗朗笑道：「咱們兄弟情誼深重，那還有彼此之分？」

徐元平突然心中一動，暗道：「現下查玉肯自願出手相助於我，爲什麼不合我們兩人之力，把這紫衣少女護送到西邊山崖之下，難道眞要日以繼夜的保護着她不成？」心念一動，高聲說道：「查兄既然願助兄弟護送這位姑娘衝出圍困，就請隨身保護着，兄弟替兩位開路。」話說完，忽然舉起雙掌，一招「推山塡海」，直向當前擋路之人推去。

强猛的掌風排山般直撞過去，幾個擋路之人見來勢兇惡，紛紛向兩邊讓開，徐元平一掌擊退攔路羣豪，直向正面方向奔去。那紫衣少女不待徐元平招呼，放腿緊隨他身後奔行。

查玉雙手一齊探懷摸出兩把蜂尾針，大聲叫道：「那位敢追來，就請一試冀東查家堡蜂尾毒針。」

查家堡蜂尾毒針乃江湖著名的歹毒暗器，除了武功特高之人，自恃功力深厚，掌風强勁，可震落那無聲無息的毒針之外，一般武林中人，聞得查家堡蜂尾毒針暗器，無不大生驚駭。

索魂羽士丁炎山、千毒谷的冷公霄，眼瞧三人奔行正西方向，心中暗暗笑道：那正西山崖，乃是一處絕地，這三人向西奔逃，無疑自投羅網，待他陷入絕地之後，再設法除去三人，謀奪奇書，現在大可不必硬攔他們去路。是以不肯出手攔阻。

秦安奇和于成兩人不出手，也不肯先擋銳鋒耗消眞力，一齊隨在三人身後而進。

徐元平原想帶這紫衣少女突出圍困，定然難免一場激烈之戰，那知四週羣豪竟無一人出手攔阻幾人去路。原來羣豪之中，以冷公霄、丁炎山、于成、秦安奇幾人武功最高，聲名最大，而且于成和秦安奇帶的人手不多，幾人不肯出手，其他人大都不敢輕舉妄動。

徐元平奔出雜林，果見正方有一座突立如削的山崖，回頭瞧了那紫衣少女一眼，正待開口問她，那紫衣少女已搶先說道：「不要問啦！就是那座山峯。」

她聰明絕倫，心思靈巧，一瞧徐元平的神色，立時想到了他要問之言。

徐元平微微一怔，轉身向前走去。

查玉緊隨那紫衣少女身後，雙手各握一把蜂尾針，不時回顧隨在丈餘外的各路羣豪。

一向自視甚高，心機深沉的查玉，此刻竟然全心全意的保護那紫衣少女，生怕她受到一點傷害。

三人走約一里多路，忽聽那紫衣少女叫道：「慢一點走啦！」

徐元平回頭望去，祇見那紫衣少女已落後一丈多遠，不禁一皺眉頭，暗道：「這女人很難伺候。」他心中雖是不滿那紫衣少女氣指頭使的說話神情，但他仍然依言放慢了步子。

查玉相距那紫衣少女祇不過兩丈左右，留神瞧去，祇見她嫩臉艷紅，低喘吁吁，一副嬌弱不勝之態，心中暗生憐惜，低聲問道：「妳走不動了？」

紫衣少女頭也不轉的答道：「他們既然不追咱們，幹嘛要急急趕路。」

查玉口中不再答話，心裏却暗道：「昔年衡山大會之上，南海奇叟當着羣聚衡山的英雄面前，大駁中原武學，使在場高手完全爲之心折，武林之中才盛傳南海門奇書之事，此女既是南海門下之人，定然身懷絕世武學，怎的走幾步路，就累得這般模樣，難道她是故意裝作的不成？」

暗中瞧去，祇見她神色平靜，毫無一點驚慌之情，心中更覺自己猜想不差。

相隨羣豪見三人放慢了步子，也隨着放慢腳步，始終和三人保持着一丈多遠的距離。

這一段行程，如讓徐元平單獨走去，祇不過是片刻之間的工夫，但因有那紫衣少女相隨，足足走了一頓飯工夫之久，才到了那山崖下面。

抬頭望去，祇見一座突立的山峯之間，凹進去四五丈深，一丈多寬，似洞非洞，似谷非谷的山窪，除此之外，數十丈內，都無足可隱身之處。

徐元平瞧清了四周景物，不禁呆在當地，暗道：此地既無可退之路，又不見碧蘿山莊中埋伏之人，不知她到此而來是何用心。

那紫衣少女星目輕掠徐元平一瞥而過，道：「去給我折取一些竹枝來，你們就可以走啦！」匆匆一瞥之間，似已看透了徐元平心中所想之事。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好吧！查兄請保護着她，我去替她折些竹枝來，咱們再走。」轉身向左面走去。

紫衣少女目光流轉，瞧了查玉一眼，道：「你把這附近石頭，替我撿些拿來。」

查玉幼承父蔭，平日一呼百喏，十分威風神氣，從未聽過這等命令式的吩咐之言，聽來很不順耳，但他却依言照做，把附近的石塊盡都撿集到那紫衣少女身側。

環圍在四週的羣豪，近看那紫衣少女沒有逃走的舉動，也就袖手旁觀。

片刻，徐元平折了一個竹枝回來，放在地上說道：「妳瞧瞧夠不夠用？」

紫衣少女望了一眼，道：「夠啦！」緩移蓮步，輕伸皓腕，撿起兩枝竹枝，隨手插在地上。

徐元平不知她要的什麼花樣，站在一側呆呆相望。

查玉瞧了一陣，心中恍然大悟，她是在佈置一座奇門陣圖，祇是那竹枝佈插的方位，既非八卦之位，又非九宮之式，叫人瞧不出她佈設的什麼奇陣。

紫衣少女插好竹枝，又把查玉撿集在身側的石塊分別放在佈插竹枝的空隙中，然後手提着四條竹枝走到兩人身邊，問道：「你們兩位要不要進陣來？」

徐元平笑道：「這區區幾根竹枝、石頭，豈能擋得住人，我們既然答應保護於妳，自不能虎頭蛇尾，半途撒手，此處既無妳們埋伏之人，趁天色尚早，我們送妳回碧蘿山莊去吧！」

紫衣少女搖頭說道：「來時容易去時難，祇要我離此一步，立將引起大戰，你們兩人武功雖好，也打不過他們人多，你們和我素不相

識，肯冒兇險救我，你們願和我同在竹石陣中避敵，就請隨我進入陣中，如果要走，我也不留兩位。」說話之間，隨手又把竹枝插入地上兩枝。

徐元平道：「姑娘既然自信這竹枝、石塊有拒人相犯之能，在下就此告別了。」轉身向前走去。

查玉雖然想相伴於她，但見羣豪的目光盡盯在自己身上，徐元平又離此而去，如果竹石陣攔不住四面圍攻之人，被他們衝入陣中，自己決非冷公霄和丁炎山的敵手，如其那時出醜，倒不如現在離開的好。

他雖然極願留此相伴那紫衣少女，但却自知無能保護得她，祇好說道：「姑娘既然自信此陣有拒擋襲來敵人之能，我們留不留此都無關要緊……」話至此處，突然提高了嗓音，道：「徐兄請等兄弟一步，咱們一起走啦。」

此時徐元平已走出一丈多遠，聽得查玉呼叫之聲，停下腳步回過頭，道：「查兄如願留此，就請留下好了，兄弟先走一步……」

他忽然想到丁玲、丁鳳還在那山洞之中等他，爲幫助這紫衣少女，延誤了這段時間，不知丁玲的傷勢如何了。

只聽衣袂飄聲之聲，查玉已躍追身側，瞥眼見徐元平呆呆的站着不動，皺着眉頭，似正在想着一件爲難之事。

原來他心中正在想着該不該把丁玲受傷之事，告訴索魂羽士丁炎山，讓他幫同尋找那綠衣女人。

查玉見他凝目沉思，久久不言，忍不住問道：「徐兄可是在想心事麼？如果徐兄願意留此，相助那紫衣少女，兄弟自當留此奉陪。」

他心中念念不忘那紫衣少女的絕世姿容，誤認徐元平也在想着那紫衣少女，只因話已出口，不便再留此相護，是以，替他找個借機下台的藉口。

那知徐元平搖搖頭，淡淡一笑道：「兄弟在想咱們要不要把丁姑娘受傷之事告訴她的叔父？」

兩人談話聲音雖然不大，但是丁炎山的耳目何等靈敏，當下欺進了兩步，大聲說道：「你們說的什麼人？」

查玉微微一笑，道：「我們見着老前輩時，本就應該對老前輩說明，丁玲姑娘受了極歹毒的內功暗算，傷勢十分嚴重……」他故意住口不說下去，瞧着丁炎山臉上的神情變化。

丁炎山故作鎮靜的等候了片刻，才冷冷說道：「什麼人有這大膽子，敢傷我們鬼王谷中的人？」

徐元平道：「令姪女傷勢極重，老前輩要不要去瞧瞧她？」

丁炎山目光烱烱橫掃了全場一週，最後把目光投注在那紫衣少女身上。

查玉看丁炎山沉吟不答，心知他捨不得放棄奪取南海門下奇書機會，心中暗暗忖道：「此人武功高强，心狠手辣，留他在此，對那紫衣少女多了一份兇險，不如激他去看丁玲傷勢，也可使她減去一分危險。」

他心中已對紫衣少女深植情愫，不知不覺間就爲她設想，當下道：「丁玲姑娘似是被一種極高的內家氣功所傷，全身高燒，命在旦夕，晚輩和徐兄原是爲了找那傷她之人，那知却無意找到了此地……」

這幾句話，果然使丁炎山大感焦急，他雖然生性冷僻，殺人不眨眼睛，但對兩個姪女却是異常愛護，尤以對丁玲更是偏愛，當他聽得查玉說起丁玲傷勢極重，危在旦夕之時，不禁雙目神光暴射，大聲問道：「她們現在何處？」

查玉道：「就在距此不遠的一座山洞之中。」

丁炎山一揮手中拂塵，道：「那就煩請少堡主帶我去看看她們！」

查玉道：「晚輩也正爲丁玲姑娘擔心，老前輩見聞廣博，或能及早療好丁姑娘傷勢，好在山洞離此不遠，二姑娘尚留在洞中伺候丁玲姑娘，晚輩前頭引路，老前輩請……」一面說着一面躬身擺手站立一側。

丁炎山目光烱烱掃視羣雄一週，轉過頭來陰森的朝徐元平身上打量着，正待開口說話，查玉突又趨前說道：「老前輩，事不宜遲，請即隨來。」回頭向徐元平望了一眼，二人同時返身直向來時那隘口奔去。

丁炎山略一思忖，一揚手中拂塵，隨即振袂直追。

查玉回頭瞥見丁炎山已追了上來，更是放寬脚步，振臂飛躍，他本是精明幹練、心思愼密之人，這周遭山勢他已經詳細默察，記憶在心，一路跳澗越崗，異常純熟，轉眼間已返回到丁玲藏身之地，伸手向石洞指着說道：「丁姑娘就歇息在這石洞之中，老前輩請進。」

丁炎山舉目對附近形勢略一端詳，逕向洞中走入。

丁鳳守着姐姐，看她氣息奄奄，正在憂心如焚，忽覺一條瘦長人影閃入洞來，不禁驚愕萬分，待她定睛一看，登時忍不住眼眶發紅，兩眼滿含亮晶晶的淚水，躍身而立，低聲喊道：「叔叔……」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四邪聖、四神魔和西門風率領千餘的花子幫，好不容易攔住長安太守沈長明的十幾輛大車，三方面費了好大勁才商妥了分贓辦法。分完後要開箱取寶，令狐爽精靈地告誡四神魔別開，先看花子幫的，結果花子幫的人被毒針射中，痛得如滾地西瓜，再開另一口箱子，却有香噴噴的烤鷄，饞嘴的花子吃得大瀉肚……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歪歪小爽哥

孝敬師父學功夫　救人得授棒絕招

「好，好，咱們架起火來烤，烤好了咱們先吃個飽！」

令狐爽也笑了，他心想：「太好了，烤了豬就不用再扛着下山了，而且……」

他的心眼最靈光，好像天生就是這個樣！

令狐爽能舉一反三，甚麼事經過他一想，立刻就會知道事情怎麼做才不會上洋當！

他不但不上當，而且還叫人上他的當，當然，大多數上了他的當的人，還會向他稱一聲謝。

* * *

宇文鳳取出火摺子，迎風一閃火亮了。

令狐爽在四下裏找乾柴，粗的細的一把抱，全部堆在一個石道邊。宇文鳳找了一根大木杆，先把死豬四肢綑上去，山中老籐全用上，兩個人把那隻大野豬架在石道上去了。

下面的火也燃上了，就聽吱吱一陣響，豬毛很快被火燒光，紅嘟嘟的豬也快焦了！

令狐爽道：「師父呀，快下刀，下刀把豬的腸子掏空呀，是不是？」

宇文鳳道：「也對，可是豬已架上火堆了！」

令狐爽道：「旁邊下刀也一樣！」

宇文鳳拔劍緩緩的刺入豬肚皮，她對令狐爽道：「徒兒呀，我露一手開腸破肚你看看！」

令狐爽道：「那一定是師父開過人肚皮！」

「常開，早不出奇了！」

她說得輕鬆，令狐爽聽得一怔！

這個女人眞的美，可是她心狠手辣呀，這樣的女人，大概也祇有東方東才敢惹她！

令狐爽半帶笑，道：「師父，你出劍，我看看，教會了我也一樣開人的肚腸！」

宇文鳳道：「對，學劍幹甚麼？仗劍維正義？那是狗屁，就如同當官的一樣，爲甚麼人人要當官，打破頭皮要踩在人頭上管制人呀，還不是爲了銀子呀！」

她說着說着咬牙根，好像恨由心中起，惡向膽邊生，猛的一劍刺過去，豬肚皮發出「嗤」的一聲響，然後是……

然後振腕猛一扭又挑，一堆豬肚腸被她利劍挑得地面一片血腥。

火堆上發出吱溜響，宇文鳳對令狐爽道：「看劍是劍身，學劍是手腕，你看師父這手腕吧！」

令狐爽看過去，宇文鳳的手腕翻轉得好像要扭斷了。

其實那是用力道的極限，劍詣上不到十年以上的火候，一般人是

使不出來的。

宇文鳳對令狐爽道：「就是這一招，你開始學！」

令狐爽把劍接過去，宇文鳳站在火邊烤豬肉，她還看向令狐爽！

祇見令狐爽還眞認眞，那一招他不停的模仿着，令宇文鳳吃吃笑了。

這二人在山坡上烤豬肉，山下大道上的人們躺了一大半，如今該拉的全拉光了，不但拉光肚內存貨，而且還透支三天以後的。

三天以後吃甚麼？沒有人知道，反正都變成有氣無力的快死的人似的躺在地上要死狗！

東方東與司馬元、夏侯金三人在閒談天，忽然山後一明一亮的引起三人的注意。

東方東道：「那是甚麼玩意兒？」

夏侯金道：「好像有人在放火！」

東方東道：「不會是我的相好想啃嫩雞吧？」

「哈……」司馬元笑了。

司馬元指着東方東，道：「休得神經過敏，那小子的小雞不夠份量，一根指頭那麼長，管屁用！」

東方東道：「我就是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咱們眞的把他帶回終南山！」

夏侯金道：「東方東，那小子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天才兒童，咱們已是絕子絕孫的人物了，不打算找接班人吶。」

司馬元道：「我的鬍子白了，連個兒子也沒有，寶雞的女人看了我就要銀子！」

他哈哈一笑，又道：「我打算收他當徒弟！」

東方東道：「四票三票贊成，我祇好也不反對，祇不過，我有話說前邊。」

他咬着牙，又道：「如果我發覺那小子對我的鳳姑娘毛手毛脚，心存邪念，我會一劍劈了他！」

司馬元一聽楞了一下，因爲他知道東方東是個心狠手辣的人，倒是爲令狐爽擔心了。

* * *

大火把豬皮也燒焦了，有豬油一滴滴的往下滴，香味四溢中，宇文鳳看看令狐爽。

令狐爽仍然在練劍，她劍法是有名堂的，那一招叫「開膛破肚」！

「好了，好了，別練了！」

令狐爽收劍，他出劍在豬大腿上猛一削，一塊淨紅豬肉割下來了。

令狐爽心中一樂，接過肉有些燙手，他唏唏噓噓地送給宇文鳳，道：「師父，妳吃，徒兒伺候妳的。」

「嘻……」

宇文鳳笑開懷了，滿口貝齒露出來，道：「好，好，我的乖寶寶，乖徒兒！」

宇文鳳吃着直叫好。

「好吔，熟了，熟了！」

她嚼得很有味，忽然對令狐爽道：「好了，別再烤了，你想法子把這豬肉扛回大道上去。」

令狐爽一聽，全身不自在，雖然烤熟了，雖然也破了肚腸，可是仍然重得不得了，再說這麼油膩的怎麼扛？

一邊的宇文鳳吃得忘了一邊的令狐爽在苦惱了！

嗨，令狐爽忽然又笑了。

令狐爽走近宇文鳳，笑笑道：「師父，妳聽我說，咱們好不容易把一頭野豬烤熟了，白白背下山去給他們吃呀，那是笨蛋幹的事！」

宇文鳳雙目一厲，道：「誰笨蛋？」

令狐爽也心中一驚，這女人雙目帶着刀，看不見的刀芒呀，惹她不得。

心念間，他忙又笑笑，道：「師父呀，妳想想，豬肉甚麼地方最好吃？」

他頓了一下，又道：「豬頭臉豬耳朵是下酒的，炒大菜那得用前腿肉，燜鍋肉是肚皮的五花肉最好的，烤肉那是脊骨兩邊的裏脊肉，是不是？」

宇文鳳道：「你家是殺豬的？」

令狐爽道：「我家不是殺豬的，我有個同窗是殺豬的兒子，那小子常常用大餅夾了一截牛盤腸到學堂吃，是他對我說的。」

宇文鳳道：「徒兒，你打算怎麼辦？」

令狐爽道：「我把好吃的裏脊肉切下來，我替師父保管着，什麼時候想吃就有。」

宇文鳳笑了。

令狐爽又道：「我也懷念三位空肚皮的師父，我先去把他三位也叫來，大家一齊吃個夠，然後才是那些拉肚子的吃。」

一聽，宇文鳳就樂了。

原來這小子眞有良心，果然是個孝順的人呀！

「好，好，你這就快去叫他們三個上山來，我在此地守着，別叫野狠叼跑了。」

令狐爽一聽，如獲大赦，他拔腿就往山下跑。

他心中想：「我令狐爽是不會背豬肉的，小毛子才會幹這種事。」

小毛子者，乃令狐爽的同學是也，小毛子家是殺豬的。

* * *

令狐爽一人奔下山，東方東一見火大了。

東方東吼叫一聲：「站住！」

令狐爽站住了，他看東方東向他抓來，隨手一記「開腸破肚」，那是他剛學的一招，他在這時候用上了。

還眞管用，東方東手掌有些痛，因爲令狐爽這一招正巧扎到東方東的掌心上。

「唷！」

東方東更火了：「你這一手……」

令狐爽也在心中一喜，他急忙道：「師父！」

東方東甩甩手，吼道：「宇文姑娘呢？」

令狐爽笑笑道：「是師父叫我來找你們三位的。」

他把聲音又放低道：「三位師父呀，我出了個好主意，用拉肚的燒鷄，引來一隻大山豬，宇文師父出劍把山豬殺了，也烤好了，叫你三位快去吃烤山豬肉的吶！」

東方東一聽，哈哈笑起來了。

司馬元道：「眞是好徒弟。」

夏侯金已往山上奔去了，拐子跑起來比好人還快。

令狐爽跟在後面跑，引得附近的四邪聖也注意了。

申屠艮大聲叫：「喂，你們去那兒？」

忽聽令狐爽回道：「我師父在山上快摔死了，是我找另外三個師父救人吶。」

公羊山一聽大笑道：「摔得好，摔得妙，摔死一個少一個，咱們多分一份寶。」

他老兒心中仍然不忘去奪寶。

東方東在山上跑，聽了令狐爽說是他師父快摔死了，他火了。

「你他娘的咒宇文姑娘早死呀！」

令狐爽一聽又笑了。

「師父呀，你想想，如果我不這樣說，而我如果說山上在烤豬肉，他們不就都來了？那時候大家搶食，你們三位就吃不到好的了。」

夏侯金笑道：「聽聽，咱們的徒兒多聰明，處處爲咱們着想呀！」

司馬元道：「老夫不但收他當徒弟，還打算收他當我的乾兒子，哈！」

令狐爽聽見只裝沒聽見，他才不會當這糟老頭的乾兒子，他只想學他們的功夫。

東方東當先奔上半山林子裡，只見宇文鳳在火堆一邊吃得吱吱叭叭響，還笑着。

東方東走上前，先在宇文鳳的面頰上吻了一下，道：「太好了，咱們今夜吃個飽。」

司馬元上前就是一把抓，抓下兩斤烤山豬肉。

這老兒雙手十指比刀還利，肉在手上不覺燙得疼，他大口的吃起來。

夏侯金把鐵拐一邊靠，懷中取出刀一把，他老兒盡撿瘦的吃，好像那年頭也知道吃肥的會高血壓。

東方東眞是不客氣，一劍削下半條腿，他啃起來。

宇文鳳笑對一邊站的令狐爽道：「徒兒呀，你也吃呀！」

令狐爽道：「師父們吃飽了我再吃。」

他此言一出，東方東幾人又樂了。

宇文鳳出刀切下一塊肉，她對令狐爽道：「吃吧，吃吧，你和師父們一起吃。」

令狐爽當然想吃，他如此表態，無非是想打動幾個魔頭的心，才會把眞本事教他。

其實剛才他無意間出的那一招「開腸破肚」，如果他習了內功眞力，東方東就有罪受了。

* * *

五個人圍在火邊啃吃着香味四溢的山豬肉，暗暗中忽然傳來一聲微弱的叫聲。

「給我一點吃的吧，老太太老大爺呀！」

這聲音來得突然，五個人聽得齊瞪眼。

眼是瞪了，可並不驚奇，因爲如今天下大亂，幾天沒東西吃的人有的是。

只不過此時此地那兒傳來這聲音？

令狐爽抬頭四下看，不由大吃一驚，因爲他發現黑暗中出現一對一對的貓兒眼。

那當然不是貓兒眼，是野狼。

「看，好多野狼來了！」

不料四魔神不爲所動的微微笑了。

「老大奶奶老大爺呀，送我一點吃的吧！」

這一回大伙聽出來了，好像是由附近傳來的。

宇文鳳仗劍站出來了。

她也早已吃飽了。

令狐爽也跟在她身邊，他指着不遠處的斷崖道：「師父，好像在那面。」

宇文鳳道：「走，跟我過去瞧一瞧。」

令狐爽道：「那麼多的狼！」

「別怕，我們常殺狼。」

她果然大步往斷崖那面走去了。

令狐爽只好緊跟上，他把藏的小刀拿在手上，如果有狼挨過來，他就是那一招「開腸破肚」。

東方東與夏侯金、司馬元三人連看也不看，三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烤山豬的豬身上。

這三人吃得也是挑挑撿撿的，盡找脆又香的瘦肉之處下刀子。

那宇文鳳小心的走在亂石荒草中，漸漸的，她與令狐爽聽得更爲清楚了。

「喂，你在什麼地方？」

令狐爽大聲的叫喊着。

於是，傳來一聲叫：「啊……在，你們頭上呀！」

宇文鳳猛抬頭，只見大樹上趴了一個人，這人趴在三叉枝上垂下了四肢，一副無奈的樣子。

令狐爽也看到了。

宇文鳳對那人道：「你可以下來了。」

樹上那人道：「我……爬不動了，我……三天半未曾喝過一口水……呀！」

宇文鳳本要騰身往樹上，她打算救下樹上的人，但忽然對令狐爽道：「去，你去救他下來吧！」

令狐爽一怔道：「樹高五六丈，我怎麼救下他？」

宇文鳳道：「這是教育你的機會，想學功夫，先學膽量，上去！」

令狐爽只好把手上的肉用布包了塞在懷中，又把小刀收起來，小心翼翼的往樹上爬。

下面，宇文鳳哈哈的笑了。

「爬，快些爬！」

令狐爽只好拚了小命的往上爬，夜間看不清，他攀枝到了樹上面，猛一看，不由吃一驚。

「你……你是……」

趴在枝椏上的是個姑娘，長辮子散亂遮住半張臉，衣衫有碎片好像被咬的。

姑娘慢慢把頭抬，不由一瞪眼。

「是……是你呀，令狐爽！」

令狐爽幾乎從樹上掉下來，他有些不敢相信地說：「我的媽呀，你是西門吹花呀，你怎麼會在這兒呀！」

那姑娘正是花子幫幫主西門風的女兒，西門吹花是也。

西門吹花無力的道：「我……快餓……死了。」

令狐爽一聽，忙着把袋中包的一塊烤山豬肉取出來，他幫西門吹花撕着，一塊塊的往西門吹花口中塞。

西門吹花連吃十幾口，她慢慢的把身子挺起來了。

西門吹花道：「令狐爽，我們都變成孤兒了。」

令狐爽道：「我是孤兒，妳不是。」

西門吹花道：「我爹他們怕是也完了，那麼多的流寇們盡殺人，他們……見人就殺，就好像別人活着妨礙他們什麼似的。」

令狐爽道：「你爹同我們在一起。」

西門吹花眼一亮道：「你再說一遍。」

令狐爽道：「你爹就在山道上。」

「眞的呀？」

令狐爽道：「我怎麼會騙你。」

「啊，我找到我爹了。」她抱住令狐爽重重的吻了一下，令狐爽幾乎摔下樹。

「別這樣，我的師父在下面。」

果然，樹下的宇文鳳已尖聲道：「徒兒，你同那人在樹上幹什麼？」

令狐爽低頭道：「師父呀，她是西門幫主的女兒，西門吹花呀！」

宇文鳳也吃一驚道：「哎唷，是花子女呀，她怎麼爬在樹上呀，快下來吧！」

下樹，西門吹花比令狐爽下得還快，西門吹花已習了武功，是她爹教她的。

她如果沒習功夫，只怕早已死了。

樹下面，宇文鳳見西門吹花下來了，走上去托起西門吹花的腮幫子仔細瞧，她又叫了。

「喲，還眞是你這俏丫頭呀，怎麼上了樹呀？」

西門吹花見是八仙中的何仙姑宇文鳳，她的心中無好感，但此一時彼一時，她還是彎腰施一禮：「是宇文阿姨呀，謝謝妳來救我下樹，我是同嬷嬷逃入山中，想找我爹他們的，在山中迷了路，遇上狼羣，嬷嬷爲救我，被狼吃了，我爬上樹三天半，下面野狼也圍了我三天半，我是聞到有香味，又見遠處有火光，才叫的。」

聽得令狐爽也黯然，爬在樹上三天半，這件事怕是天下少有的奇聞了。

宇文鳳拉着西門吹花道：「走，跟阿姨去吃個飽。」

西門吹花道：「阿姨，剛才樹上吃過了。」

宇文鳳白了令狐爽一眼，道：「你眞會找機會向女孩子獻殷勤呀！」

令狐爽道：「我們在虎牢關就認識了。」

三個人回到火堆邊，東方東三人看了西門吹花，三個人也吃一驚。

東方東對西門吹花道：「太好了，你爹想煞妳了，妳跑到那兒去了？」

司馬元已切了一塊半肥不瘦的山豬肉，道：「小姑娘，拿去吃吧！」

西門吹花接手上，她對令狐爽道：「令狐爽，帶我去找我爹。」

令狐爽道：「好呀！」

他又對東方東四人道：「我親愛的四位師父，你們除了肚皮塡個飽外，也把好的肉往袋中包，我這就去叫他們上山來，到時候看他們爭吃得打破頭，哈！」

「哈……」

夏侯金笑的聲音最漂亮，嚇得附近幾頭狼往後跑。

於是，令狐爽一刀切下裏脊兩斤多，他又包進袋中了，他當然不想挨餓。

「西門姑娘，我帶你去見你爹。」

西門吹花道：「遠不遠？小心有狼羣。」

宇文鳳道：「別怕，我已教了他一招劍法了。」

東方東叱道：「你敎他一招『穿腸破肚』呀，娘的，他用來對付我了。」

剛才在山道上，東方東未抓住令狐爽，反覺自己的手掌痛得慌。

宇文鳳笑道：「還是我的劍招高，哈……」

* * *

令狐爽帶着西門吹花下山跑，兩人還眞怕野狼追上來，尤其是西門吹花，她被野狼追怕了。

西門吹花不時地往身後看，令狐爽道：「西門姑娘呀，妳可千萬別往身後看。」

西門吹花道：「爲什麼？」

令狐爽道：「小心狼拍肩。」

西門吹花道：「狼會拍我的肩？」

令狐爽道：「妳沒聽過吧，我告訴妳，一人走在大山中，千萬別回頭，大野狼跟上來，狼爪搭上妳肩頭來，就等這人回過頭，然後牠一口咬在這人的脖子上，咬斷了喉管，這人再也別想活了。」

西門吹花道：「聽你說得好嚇人。」

令狐爽道：「本來都知道是這樣。」

西門吹花忽然問道：「令狐爽呀，我在虎牢關大街上對你說過的，他們一共有八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你怎麼反而當起他們徒弟來了？」

令狐爽道：「我本來沒有跟他們，流寇突然來了，我們一家人全死了，我是藏在地窖才活命。」

他帶着幾分傷感的又道：「我跟人們逃出來，大山中遇上他們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山中也遇到你爹那批花子幫的人們了。」

「有多少？」

「近千人呀！」

西門吹花笑了。

令狐爽道：「我想呀，他們現在必在拉肚子，又餓肚子，而且有氣無力的。」

西門吹花一聽，怔住了。

* * *

令狐爽帶着西門吹花下山了，就在山道邊，他愉快的大聲道：「花子幫幫主西門大伯呀，我把你的小公主女兒救回來了呀！」

遠處傳來咒罵聲：「他娘的老皮，到了這時候，這小子還在尋本幫主的開心，你們誰有大氣去揍他。」

果然有三個花子站起身了。

三個花子拄着打狗棒，併肩衝向令狐爽，當他們發現令狐爽身邊貼着的小姑娘，三個吃一驚。

三個花子齊聲叫：「小公主你回來了？」

附近花子幫的人一聽是小公主回來了，嚄，躺在地上的人都跳起來了。

大伙圍到大石邊，有的人看到西門吹花，還忍不住的在拭眼淚。

於是，有人奔到一處大樹下，向西門風道：「幫主，咱們的小公主回來了。」

西門風一聽，幾乎是彈起身來的。

「在哪兒，快帶我去。」

這時候幾百花子把西門吹花與令狐爽二人圍在大石上，只見人羣分開來，西門風進來了。

西門吹花見到了她爹，一個長身便投入西門風的懷中，她大哭。

西門風也哭，他哭中帶笑。

「我的乖女兒，妳終於回來了，眞是天可憐見，是誰把妳救回來的？」

西門吹花抹去眼淚，她指指令狐爽，道：「是他，是令狐爽救我的！」

西門風一瞪眼，高興地道：「妳怎麼叫他救了妳？」

西門吹花道：「是他上到樹上，餵我吃了烤山猪肉，我才有力氣下來的。」

她此言一出，令狐爽倒楣了。

只見四條黑影一飛落在大石上，四隻手齊抓來，幾乎要把令狐爽分屍。

「哎唷，你們想把我吃了呀！」

四個人不是別人，乃是躺在附近樹下的申屠艮、公治長、公羊山與上官文四人。

申屠艮舉手就是兩巴掌，打得令狐爽雙眼冒金星。

上官文出腿踢在令狐爽的屁股上，令狐爽幾乎被踢出屎來。

「哎唷，別打啦，我師父們等我回去吶！」

提到宇文鳳四人，申屠艮的人果然不打他。

申屠艮道：「小子啊，我問你，眞有烤山猪肉？」

「有！」

「爲甚麼不早告訴我四人？」

「我是要說的，但人家父女相會呀，事情總得一件一件的順序說呀，我只有一張嘴巴。」

公羊山道：「快說，你們是怎麼吃的烤山猪？」

令狐爽道：「我與我宇文師父合力弄了一頭大山猪，抬不回來，就在山中烤起來，如今已烤得香噴噴，回來就是告訴你們大家，快上山去吃烤山猪的呀，你們上來就打人，眞是混蛋。」

申屠艮四人反而笑了。

公治艮一聲吼：「吃山猪肉唷！」

他當先往山上奔去了。

那當然，申屠艮三人隨後也如飛的往山上跑。

西門風一聲吼：「你們是聾子呀，上山去吃烤山猪肉呀，你們站在這兒喝西北風呀？」

嚄，一大羣花子，一聲喊，一擁也往山上奔。

西門風也要往山上跑，他對西門吹花道：「寶貝呀，妳吃飽了，爹還肚皮空空如也，我這就上山去了。」

西門吹花一瞪眼，她還不知道這一天全體總動員，在這山林中製造糞便的事。

令狐爽一把抓住西門風，他笑「西門伯伯你別急，山猪肉我這兒送給你。」

說着，他自袋中取出他切下的裏脊山猪肉，用刀切下一大塊，笑道：「這是我孝敬你的。」

西門風楞了。

「好小子，你是不是在打我女兒的主意呀，拍她老子的馬屁？」

他接過山猪肉猛啃着，又道：「我女兒他日接掌花子幫，除非你也是花子郎。」

令狐爽笑了。

西門風忽然看看四下無人，又道：「你如果不當花子郎，你也娶不了我女兒，這麼辦，我傳你一招打狗棒絕活，算是咱們兩不欠。」

一聽要教一手打狗棒，令狐爽樂了。

樂的過份是爽，只見西門風把他的打狗棒支在足尖上，道：「好學得很，但是不說誰也不會知道的。」

說着，只見他把足尖上踢，打狗棒一彈而起，隨之就見他一把抓牢打狗棒，身前彈出五七條棒影來。

西門風一共演了三遍就不再演了。

「去學習吧，等你有了內力，自然就知道其中之奧妙無窮了。」

令狐爽道：「這一招叫甚麼名？」

「一本萬利。」

「哈……」令狐爽一聽笑了。

* * *

被烤的大山猪倒了楣，除了猪骨頭實在咬不動之外，便是肚腸也被烤吃了。

這光景衝上山坡近千人，野狼也吃驚，紛紛逃得遠遠的，就怕被這麼多的人抓到。

抓到當然就不客氣，拴在横木上還有命呀！

奇怪的是原本這些人拉了大半天的肚子，可是每人吃了一口野猪肉以後，精神又來了，肚子也不響了。

信不信由你，那地方流傳到現在，山猪肉治拉肚。

* * *

大伙又回到大道上，西門風又與東方東、申屠艮八人圍在一起了。

東方東對幾人忿然的道：「你們說，咱們如何追殺沈長明，娘的，盡叫爺們上大當。」

申屠艮道：「各位，姓沈的身邊必有高人指點，你們信不信？」

公治長道：「我們已猜到了，沈長明身邊的高人中，必有那『中原暗器大王』戈然與『唐河毒王』白無忌二人在其中。」

西門風一聽吃一驚，道：「這兩個老怪物還沒死呀，專門同道上朋友作對！」

他頓了一下，又道：「前年鬧天災，我杆上的兄弟不知怎麼得罪了白無忌，娘的，那老小子設毒計，他在大街上舉着兩個大饅頭，故意被我那兄弟們一把搶走，操他娘的，兩個饅頭毒死十一人，老子還沒找他算帳吶！」

上官文道：「誰的東西不好搶，去搶毒王的，那不是壽星老吃砒霜，嫌命太長呀？」

申屠艮道：「咱們快商量，天亮該怎麼走。」

東方東對西門風道：「這光景只有快馬迎頭追，我們馬上快馬奔樊城，相信必然追得上，花子幫的兄弟們後邊趕，咱們在樊城附近的老河口北邊堵住他。」

申屠艮道：「快馬再加二十匹，一共就有四十匹了！」

西門風道：「各位，我這兒再加派高手去，除了四長老之外，六袋高手全出動。」

宇文鳳道：「弄一匹馬給我的徒兒騎，說不定他的餿主意會幫了我們把姓沈的寶物一馬掃。」

一馬掃者乃全部弄上手也。

一邊的令狐爽也笑了。

西門吹花道：「我同令狐爽同騎。」

西門風叱道：「不可以，妳自有馬騎。」

宇文鳳道：「老叫化，若非是我徒弟，你女兒完蛋了，你有恩不報呀，哼！」

西門風道：「我報了！」一怔，宇文鳳道：「回報的是甚麼？」

西門風道：「咱們在商量奪寶呀，扯上別的幹甚麼？」

宇文鳳果然不再問了。

如果她再問，西門風也不會說，因爲他的那一招「一本萬利」乃獨創的怪招，若非令狐爽救回他的寶貝女兒，打死他也不傳授。

西門風希望令狐爽個笨蛋，快把他傳授的那一招忘掉，才稱他的心，如他的意！

＊　＊　＊

四十匹馬均無鞍，已經拉在山道上了，令狐爽突然對西門吹花道：「應該留下兩匹馬！」

西門吹花道：「爲甚麼？去的人多好辦事呀！」

令狐爽道：「如果你們花子幫的人餓死在半道上，人再多有屁用，都死了！」

西門吹花道：「你是說留下兩匹馬，萬一大伙找不到吃的，就吃馬肉呀？」

令狐爽道：「是呀，此去還不知道跑多久的路，這些兄弟們不能空肚子呀！」

西門吹花立刻對她爹說道：「爹呀，留下兩匹馬吧，萬一路上找不到吃的，兄弟們殺馬果腹呀！」

花子兄弟們一聽，對他們的小公主更加熱愛不已。

＊　＊　＊

終於，三十八匹快馬在四更天就衝向南邊了。

令狐爽騎過驢，那是他在虎牢關的時候騎驢上他的外婆家，如今騎在馬背上，又是奔馳在山道上，他還眞怕自馬背上摔下來。

只不過令狐爽也有一股子傲氣，因爲他發現西門吹花騎在馬上好自在，還不時的回頭衝他一笑，就憑這一笑，令狐爽就在心中不舒服。

他拍馬緊跟在西門吹花後面馳，他也學着西門吹花的姿勢，於是，他有了心得，那就是挺腰腿硬肩放鬆。

果然，他在馬上更穩當了。

＊　＊　＊

前面忽見一條河，其實那是一條江，江邊大山有山路，山路一直往南伸，距離渡口三里處，忽見一座大茅屋，這時候茅屋中有煙冒出來。

大伙這才發覺，午時快到了。

如果計算路程，他們已奔馳了上百里！

東方東拍馬當先到那大茅屋後面，回頭看，怎麼不見了令狐爽。

西門風也奇怪，他的女兒也不見了。

西門風可罵了。

「他娘的，那個小子是色狠呀，小小年紀就放蕩，勾引良家婦女呀，我女兒……」

宇文鳳叱道：「花子頭，你別大驚小怪的，他二人年紀加起來也不過二十幾，你怕我徒弟對你的寶貝女兒動邪念呀！」

西門風道：「他們兩個怎麼不見了？」

東方東道：「娃兒騎馬慢，你少操心，還是先在這兒歇歇腿吧。」

三十六匹快馬，一轟到了大茅屋外面，東方東已大聲的吼叫了：「掌櫃的，快把吃的擺出來，咱們吃了要趕路！」

申屠艮已走到門口往裡瞧，他也嚇一跳，屋子裡四個白髮蒼蒼老人家，再細看一個是老太太，三個却又是老年郎……怎麼配的。

其實這是那個地方的風俗，一個女人配上兩個三個大郎極平常，嗨，怪啦，從不見他們之間爭風吃醋打架的，和氣一團過日子。

如今這野店中就聽吃吃笑，是那老女人的笑聲。

「嘻嘻嘻，你們來了，歡迎歡迎！」

東方東看看申屠艮，二人併肩走進屋。

然後西門風代表他的人也進了屋。

西門風抬頭看，四個老的他一個也不認識。

「有甚麼吃的快拿上來。」

那個女的走過來了。

她才是這野店的老闆呀，那地方，女人討上三個郎，個女人養得起，就好像咱們這地方，有錢的大爺討上三五房女人窮折騰是一個樣。

＊　＊　＊

那女人走到大桌邊，她也轉頭看外面，笑笑道：「你們來的眞不少。」

西門風道：「一共三十八個人！」

那女的笑問：「你們打算吃甚麼？」

東方東一怔，道：「還可以點着吃呀？」

女的一笑，道：「我這裡就可以。」

申屠艮道：「你這兒不怕偷也不怕搶，不怕流寇給你來個一掃光呀？」

女的再笑，道：「不怕，不怕，天王老子地王爺來了也一樣，吃我的東西先付錢。」

東方東道：「要先付錢？」

「當然，不然你們吃了一轟而散，我怎麼辦？」

她回身指指三個老頭兒，又道：「我可是拖家帶眷的要養活他們呀！」

三個男人也笑了。

女的又問：「想吃甚麼？」

東方東道：「有酒嗎？」

「有！」

東方東笑了！

申屠艮用舌頭舐舐嘴巴，道：「快上一罈酒來。」

女的一笑，道：「喝酒少不了菜，吃素菜，還是來上幾盤切的端上來。」

宇文鳳道：「切上十盤端上來！」

女的伸手了。

「銀子！」

宇文鳳一笑，道：「你怕咱們白吃呀，那是下三濫的人幹的事。」

說着，她自袋中摸出一錠銀子，輕輕的放在桌面上，手掌壓着銀子不動了。

「上酒上菜，這銀子就是你的了！」

「銀子到手，酒菜馬上送上來。」

一笑，宇文鳳的手離開了，只見那錠五兩重的銀錠已嵌在桌面中了。

那可是令狐爽他爹珍藏的銀子，鬧了一場災難，甚麼也沒有了，人死了，銀子成了別人的。

宇文鳳是暗中跟隨令狐爽盜走了令狐爽他爹的這些銀子。

那女的一見，吃吃冷笑，她向一個老者招招手，道：「過來，把銀子收下，上菜，上酒啦！」

她大大方方，毫不在乎的往門口走去。

有個老者走過來，見銀子嵌在桌面下，他不用重力去取銀子，也不用巴掌猛一拍，他伸了一根指頭在銀子一邊戳破桌，指頭一挑間，銀子已跳在他的手上了。

那老者哈哈一笑，道：「馬上上酒菜。」

果然，另外兩個老人在灶台邊道：「來了！」

兩個老者空中拋，又是酒又是菜，一模一樣的拋過來，取銀子的老者雙手接，接了酒菜放下來，仔細看，一件也沒有酒出來。

這光景令宇文鳳八人也吃一驚，難怪那女人表現出不在乎的樣子，原來這三個男人不簡單。

便是西門風也弄不清這四個老男女是甚麼個來路！

東方東不敢大意，他自髮髻上取出一根銀針扎入酒碗中，不見有異樣，再把銀針往肉盤挑扎着，却被那女人看到了。

這女人眞厲害，一怒衝到大桌邊，她火大了。

「怎麼了，你們這是懷疑酒菜之中有毒呀，何不早把話說明白？」

她立刻取過一隻酒碗來，從罈中舀了一碗，大口喝下肚，桌上的菜她不用筷，粗指頭夾了幾片塞入口中咬起來。

「看清楚，我可是先試給你們看的！」

她走到門口，又道：「你們不是三十八，你們來了三十六，我是守規矩的人，吃了你們快走路！」

西門風幾人已吃起來了。

西門風邊吃邊問：「老太太，我問你，可曾遇上官兵打從這兒過去！」

「有！」

她此言一出，所有的人瞪了眼。

西門風忙又問：「過去多久了？」

老太太想了一下，道：「總有個把時辰了，不，也許兩個時辰了！」

「他們有多少人馬呀！」

「大車十二輛，好像有家眷，保駕的官兵近百名，殺手好像二十個，大車壓路聲音沉，好像載的都是貴重金子銀子吧？」

東方東一聲叫：「快，快快吃飽去追趕！」

老太太一聽，道：「對了，你們是幹甚麼的？」

東方東吃吃冷笑了。

老太太不多問，一路來到灶台前。

四個老人臉上嘻嘻笑，好像在說，你們吃到天下最好吃的東西了！

怡然自得的樣子引人注意了。

東方東看看宇文鳳，低聲道：「他娘的，我這心口毛毛的，總覺有些不對勁！」

宇文鳳道：「我也有同感！」

申屠艮對上官文道：「你不覺得這四個老傢伙有問題？你看他們那副篤定的模樣！」

上官文道：「吃完咱們殺了他！」

公冶長已哈哈笑起來了。

公羊山道：「娘的，他敢在孔夫子門前賣三字經呀，甚麼東西！」

夏侯金哈哈笑，酒已喝了三碗多！

「太好了，這酒眞夠勁！」

就在這時候，門外幾個六袋花子有人一聲悶叫了：「嗨！頭昏腦脹呀！」

隨之發出「咚咚」聲，十幾個擠不進屋的花子倒地了，倒地口吐白沫，就好像一個個犯了羊癲瘋！

屋子裏的宇文鳳面朝外，一見

這光景，忽的就要跳起來，她却更快的又坐下了。

「哈……倒也，倒也！」

這是那個老女人的叫聲，也是極爲得意的叫聲。

有個老人暴吼一聲，「還不倒下！」

他叫了幾聲，也祇有花子幫的人紛紛往地上歪去，西門風未歪！

西門風還會開口說話！

東方東也會開口，他對西門風道：「花子頭，這是甚麼毒？」

「八成是蒙汗藥！」

「不是砒霜？」

「是砒霜咱們早已七孔流血死翹翹了！」

二人這是在對話，那老女人一聲冷笑，道：「這是咱們的獨門蒙汗藥，你們如果運功想抵抗，那就立刻人事不醒的任老娘宰割！」

東方東道：「老太婆，你說說，俺們聽聽，你是怎麼下的毒？」

老太婆看看三個男人，道：「妙吧，還是我的主意高，五千兩銀子賺到了！」

有個老者哈哈笑，道：「若非咱們發誓不殺生，我祇要門口佈上一道毒陣，叫他們三步一過便死絕！」

他此言一出，申屠艮急問：「你是白無忌？」

「哈……」老人笑了。

現在，白無忌與他老伴可樂歪了！

老太太迎向另外一個老者，道：「拿來吧，沈總管，人已弄得抖顫不得了，祇等這幾個功夫高的內力使盡，便也會昏倒在地，一切任由你們安排下手，就不關我們的事了！」

那老者自臉皮上用力抹了一把，嚄！人變了，原來是個壯漢！

西門風已驚怒交加開口咒駡起來。

「他奶奶的，可不是呀，個姓沈的王八蛋，長安城都知道你這老小子，打從青年到壯年，沈長明身邊的紅人，長安人眼中的惡人，你改變臉貌充老人呀？」

「哈……」

沈總管沈覺哈哈笑，他大搖大擺的走到花子頭面前打橫就是一脚踢，駡道：「娘的，倚靠門框的臭要飯的呀！原來也有你們一份呀，我操你們這羣好吃懶做的叫花子！你們平日伸手討，荒年比强盜還橫行，膽子養大了，也追來想打咱們老爺的主意了！」

他似乎越說越有氣，劈哩叭啦又是幾個大嘴巴，打得西門風的腦袋左右偏，口角在溢血。

西門風白白一身好功夫，這時候他一點力氣也使不出來了！

那沈覺邊打邊又生氣的道：「我們如果不帶上面具，不改扮一番，你們這批王八操的會上當？」

於是，另一人也把面具扯下來了！

那人的面具一扯，臉上還眞光，光得發亮，如果同女人比一比，他比女人還要美！

他的眼睛大，鼻子挺，紅嘟嘟的一張嘴，牙齒美得似珍珠，寬肩膀，細蜂腰，個頭也有六尺高，那眞的是美男子中的美男子！

這人一露面，宇文鳳也瞪眼，因爲這傢伙也是長安名人，城防副將潘安就是他！

此人雖非歷史上的美男子潘安，但此人在長安城中也是亮字號人物，長安城有幾句歌謠，唱的就是此人，這其中有兩句是：「俏妹妹喲脆蹦蹦，一把拉住潘相公，哎唷唷潘相公，妹子同你訂鴛盟！」

當然，長安的姑娘沒有當街唱，姑娘們祇在心裏唱，可也知道姓潘的人是長得有稜有角好模樣！

此刻，他緩緩自腰間拔出一對短刀來了！

就聽那老女人道：「喂，五千兩銀子呀，咱們拿了銀子就走人了，血腥事兒你們幹！」

那沈覺對潘安道：「潘老弟，把腰牌交他們二位，他們二位拿了腰牌之後，大人見了就會把他們應得的五千兩銀子給他們了！」

白無忌一聽火了。

「怎麼？五千兩銀子你二位未帶在身邊？」

沈覺乾乾一笑，道：「白老，你應該體諒的，天下大亂，五千兩銀子帶身上，萬一……」

老太婆冷笑道：「原來是怕我夫妻半道上坑了你二人，取了銀子遠走高飛？」

沈覺道：「也是無奈之事！」

那潘安把一塊腰牌抛向老者白無忌道：「接着，拿了這腰牌，就等於五千兩銀子到手了。」

白無忌接過腰牌，他對老伴道：「同老狐狸打交道，我們還是輸一招！」

老太太道：「走，我去討銀子！」

這二人正要走，東方東開口了。

「小心去送死！」

沈覺走過來，一拳打在東方東的面盤上，打得東方東鮮血直冒，好像石頭打爛熟西瓜！

東方東叫也不叫的還吃吃笑起來。

這裏九人沒即倒，全憑內功在抵擋！

小門外倒下二十多，這些人全是吃了白無忌夫妻二人的毒！

唐河毒王白無忌，吃吃笑着要與老伴往外走，東方東開口了！

他滿臉流血仍然要多口。

「唐河毒王！」

白無忌一笑，道：「不錯！」

他再笑笑，又道：「你們開口多了，昏倒的也會早一些，還是少開口吧！」

「我們無救了！」

「生死操在沈總管與潘副將二人之手了！」

東方東又急問：「我們中的甚麼毒？」

「普通了，因爲放倒你們幾人，何需白某特製的毒藥，普通的就足夠了！」

東方東見姓白的夫妻快要走出茅屋門，立刻急又問：「蒙汗藥必也是特製的了？」

「不錯，那是無色無味無臭的高等貨！」

「如何解？」

「休想吧，人家沈總管爲了收拾一路打算攔劫沈大人財物的人，那可是費盡了心機，絞盡了腦汁，傷透了腦筋，才把你們一網成擒！」

東方東噴着血水又問：「如何解毒？」

「你們已四肢虛脫，難以站起來了，知道又怎樣？」

「如何解？」

東方東幾乎是狂吼了。

老太太道：「冷水一澆就解了，哈……」

東方東仍然問，他似乎不甘心如此挨刀。

「說，你們是如何下的毒？」

嚄！已走出門口的老太太回過頭，她得意的笑笑，道：「每個碗的上面，我在邊沿塗了的，你們怎知碗上有毒呀，哈……」

她此言一出，四邪與四魔齊瞪眼，難怪這老太太的做作叫人會相信酒菜之中沒有毒，原來毒在碗口上，那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白無忌與他的老伴匆匆的走了。

他二老當然是去向沈長明討銀子的。

* * *

門口站着沈覺，他對潘安道：「潘副將，快把備妥的繩子取來，先把他們全部拴上，且等大人發落！」

姓潘的指着屋後，道：「我去拿出來。」

他往茅屋後面跑，沈覺哈哈冷笑了。

「娘的老皮，你們眞的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一批亡命傢伙！」

西門風已無力開口了。

東方東也一樣的在翻白眼。

申屠艮開口了。

「爺們還是追來了。」

沈覺怒叱道：「追來送死，娘的，先是十大車石頭蛋，竟然沒有阻止住你們的追趕，又是一車的暗器！」

他忽然一跳來到申屠艮的面前，齜牙咧嘴的冷冷又道：「難道你們沒中暗器？是不是暗器失靈了？」

「呸呸！」

申屠艮一口吐沫吐出去，吐得沈覺不動了。

沈覺慢悠悠的把臉上口水抹着，冷笑道：「你等着，等着老子拴你上樹，吊在門外的大樹下，用小刀一片一片的侍候你，嘿……」

申屠艮臉色驟變，他搖着雙肩也難以站起來！

如果他能站起來，沈覺就慘了！

* * *

「原來你不會騎馬呀，令狐爽？」

這是西門吹花的聲音，西門吹花扶起剛自馬背上摔下地的令狐爽，爲令狐爽推捏着傷處！

「摔痛你了！」

令狐爽吃吃笑了，笑得口角鮮血往下流！

「你還笑得出來呀！」

令狐爽道：「妳騎馬眞好看，我如果專心騎馬，就不會被馬摔下來，我在看妳的模樣，才會摔的！」

西門吹花道：「我有甚麼好看的？」

令狐爽道：「好看，而且好看得不得了，像小仙女在馬背上跳躍呀！」

西門吹花頭一低，道：「令狐爽，我眞的很好看？」

「眞的！」

「好了，我們快追上去吧，我爹發現我又不見了，他老人家又擔心了！」

令狐爽道：「我的馬也跑了！」

西門吹花道：「我們兩人騎一匹，你不會騎沒關係，我會騎！」

令狐爽心中大悅，他也暗自得意，因爲他自馬背上摔下來，是有目的的！

這也就是說，他有陰謀，打算同西門吹花騎上同一匹馬，那多自在呀！

他如果眞被馬掀下地，準定會受傷！

西門吹花就摸不出令狐爽的傷在何處。

她小心的扶着令狐爽到她的馬左面，她當先跳上馬背，身子一歪，把令狐爽拉在她身後。

嚄！令狐爽樂了，兩臂一張抱緊了西門吹花。（未完・五）

上文提要：陸浩綽號「九爪飛鷹」，雖非六扇門中人，却以抓衙門懸賞的人為生。某夜抓住「花花溫侯」巫雲，送交衙門路經「斷腸崖」，碰上「才子棍」裴華站於崖前欲尋短見，其女朋友「毒織女」黃玉前來勸解，反倒自動跳崖，陸浩乘機救下裴華……陸浩將巫雲交給好友「泥鰍」去領賞，譚珍則從泥鰍手上騙去巫雲，替她去偷一個包袱……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女子論劍定后冠　仲裁之人却遭殃

「我娘的確姓譚，也許五百年前有那麼點淵源，不過她比我矮一輩，她該叫我表叔。」

「陸浩，我們是平輩，你可別倚老賣老……喂……陸浩……還沒吃飽，要到哪裡去？」

「找個好地方吃喝去，不但可飽口腹之慾，就連耳朵和眼睛也都不會受到冷落。」

譚珍茫然道：「那是甚麼地方？『泥鰍』，你去過那地方嗎？」

「泥鰍」道：「那地方女人值錢，男人不值錢。」

「女人值錢，男人不值錢？」譚珍自語道，她還沒想通，陸浩已經大搖大擺的進入了「百花塢」，這是鎮上兩家勾欄之一。

大茶壺勢利眼，發現除了陸浩衣衫尚整齊之外，另外二人都髒兮兮的，其中一個像叫化子。

譚珍站在大門外猛吆呼：「『泥鰍』……你不要進去，在外面陪我好不好？」

「泥鰍」回頭眨眨眼道：「小譚，我不能委屈自己的肚皮，陸浩要到這兒吃酒，我陪妳，誰給我酒喝？」

「我請你。」

「算了吧！小譚，我看哪，妳也進來吧！也好長點見識。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兒，陸浩這人風流而不下流，這兒的娘兒們，他哪會看上眼。」

「既然看不上眼，這不是作賤嗎？又何必到這兒來花錢？」

「這是甚麼時候了？一般的酒樓飯館都關了門，停止作生意，也祇有這地方通宵達旦，來者不拒。」

「你們男人怎麼這麼下賤？」

「妳就進來開開眼界好不好？小譚，看看在這兒到底是男人下賤還是女人下賤？」

譚珍唾了一口，在大門外徘徊，不願進此大門。

而大茶壺正呵欠連連地瞧着進入廳堂的陸浩和「泥鰍」，道：「這麼晚了，是拉舖還是過夜，不過我要聲明，養眼的姑娘可都有了客人，祇剩下『五花肉』和『小雀斑』兩個了。」

「『五花肉』是甚麼玩藝兒？」「泥鰍」故作大行家，瞇着眼道：「兒子，爺們是來吃花酒的，我們不管你們有甚麼『五花肉』或『里脊肉』，趕緊做一桌上席，把紅姑娘叫出來陪酒。」

「五花肉」和「小雀斑」都是這兒最不受歡迎的姑娘，「五花肉」痴肥，「小雀斑」不用問是一臉的蒼蠅屎來的。

大茶壺太陽穴上貼着膏藥，正是歪戴帽子斜瞪眼這流貨色，道：「孫子，你們這貨色，最好還是

到百關外騾馬市去找半掩門，那兒便宜，『關門』祇要二十個制錢就夠了，快去吧！再遲了可就划不來囉！」

「泥鰍」道：「兒子，你敢把這話再重覆一遍嗎？」

「不要說一遍，三五百遍也是一樣，你能把大爺……」

「泥鰍」正要動手，陸浩揮手制止，道：「我們不要姑娘也成，祇希望弄五六個菜喝酒。」

「車門外夜市大概還有賣牛雜和驢肉的，他們也賣燒刀子，請便！」

陸浩道：「你是不願招待這兩個客人還是酒菜賣光了？」

「笑話！這種地方，酒菜隨叫隨有，永遠也賣不光，祇是爺們橫看豎看，你們這兩塊料子，也祇是將就半掩門吃牛雜的貨色，到這兒來，不配！」

「泥鰍」齜牙咧嘴地又要揍人，陸浩再次阻止了，笑笑道：「如果是配的客人來了，你是說祇要有錢，樣樣不缺？」

「當然！就直截了當告訴你吧！我們的紅姑娘紫水晶，根本就沒有客人，人家賣藝不賣身，不要說你們，就是著名的鹽商、名鏢師和高官，不要說作入幕之賓，就是侑酒甚至於見上一面，都要碰碰運氣哪！」

「那好極啦！」陸浩道：「『泥鰍』，先把這位茶壺大爺請到一邊涼快去。」

泥鰍衣袖一擄，伸手就抓，大茶壺大概也學了兩手，一式「分花拂柳」格了開去。可是「泥鰍」的小巧功夫很地道，另一手在大茶壺的肚皮上一點，對方一縮，「啪啪」兩聲，把他砸退五六步。

大茶壺想不到這個乾巴巴的小子眞有兩手，立刻扯着嗓門嚷嚷着：「有人砸窰子，踢門頭……馬大俠……梁師父快來呀！」

「泥鰍」上前一腿掃倒，把他的雙臂往背後一別一扭，就像把雞、鴨的翅膀別在一起，無法脫開一樣。事實上「泥鰍」是點了他的「肩井穴」和「環跳穴」，使他的雙臂及雙腿都不能動。

兩個大漢陪着老鴇趕了來，馬大俠人高馬大，梁師父長了一身的虬髯栗肉。老鴇子四十五六，徐娘半老，一身的綾羅綢緞，戴金掛玉，倒也有一股暴發戶的架勢。她細皮白肉，糊牆似地擦了一臉的白粉，斜着眼打量二人，道：「甚麼人在這兒搗蛋？」

「泥鰍」指指自己的鼻尖道：「大爺我！」

大茶壺在地上哭喪着臉道：「當家的，這小子不大好惹，手底下有兩套！」

「呸！沒用的東西！」老鴇道：「馬師父，我還以為是甚麼難纏的人物哩！偏勞儘快打發了，累了一整天，我也好去休息哩！」

「是……」馬師父身高沒有一丈，也有八尺，大步上前，蒲扇大手一掌砸下，「泥鰍」自他的腋下穿過，在他腋下砸了一肋。

這傢伙皮粗肉厚，居然祇退了半步，道：「小子，大爺就是讓你打，也能把你累個半死。」

果然，「泥鰍」連連砸了他三四拳，踢了他兩脚，根本像沒事一樣，陸浩道：「『大包』和『淵腋』……」

「泥鰍」如響斯應，「叭叭」兩肘，砸中了馬師父的「大包穴」及「淵腋穴」上，這兩穴都在腋的下部，此處的肋骨極為脆弱。

馬師父痛得蹲下來哼哼，梁師父吼叫着撲上來，這次「泥鰍」把小巧施到極致，凌空一脚砸中對方的右耳，正跟蹌後退中，又在他的小腹上踩了一脚。

梁師父的身子正好砸在馬師父的身子上，兩人滾作一團，凡是能在這種地方作護院的，一定不是甚麼成氣候的貨色。

「泥鰍」一不作二不休，上前一把揪住老鴇子就要揍人，老鴇子連忙陪笑道：「小……小俠……我是有眼不識泰山……二位要吃酒或者找個姑娘玩玩，你就自管吩咐，都是在外面混的，這又何必？」

「老梆子，這工夫妳也會講好聽的哩！剛才要是躺下的不是妳那些飯桶，妳他娘的怕不飛上天哩！」

陸浩道：「『泥鰍』，先放了她。當家的，為我們做五七個可口菜餚，來幾斤花雕，另外，把紫水晶姑娘請出來見見！」

「這……」老鴇子頗有難色，道：「不瞞二位爺，過去本塢也有過出色當行的紅姑娘，可不像這位那麼難侍候，紫水晶約法三章，不論任何身份的人，她看着順眼的才接，不順眼的錢再多也不接，而且是賣藝不賣身。」

「泥鰍」道：「她會甚麼藝呀？」

老鴇子道：「琴棋書畫，無一不精，唱段曲牌，能使客人如痴如醉。」

「就這麼辦！」泥鰍說：「她賣藝不賣身，咱們也會尊重她，祇請她陪爺們喝幾盅如何？」

「兩位爺，我去試試看，這麼晚了，萬一我辦不到，還請兩位爺多多包涵。」

「泥鰍」要發脾氣，陸浩揚手阻止，道：「妳盡量勸請，實在不成也就算了。」

老鴇子去了很久，連酒菜都弄好了，擺在樓上花廳中，由此可遠

眺鎮上夜景，似此小鎮，能有這麼一個不俗的勾欄，也很不錯了。

「兩位爺，紫姑娘都已經睡了，我把她叫醒，她很不高興，不過兩位爺的面子還眞不小，總算沒讓我下不了台，她願爲兩位撫琴侑酒。」

陸浩道：「怎麼？祇聞琴聲而見不到人嗎？」

老鴇子道：「這位小兄弟，你可別不知足，前天長白派一位武林知名大爺前來吃酒，想聆她一曲琴音還沒有辦到呢，那位爺很不高興，後來被另一位華山派的趙爺勸走了。」

「泥鰍」道：「那是趙斌，莫非長白派的汪奇也來逛窰子？」

「不會是他。」陸浩道：「八成是他的師弟張青。」

老鴇子嘆口氣道：「幹這行眞是有苦說不出，紅姑娘要像軟皮鷄蛋似地捧着，客人嘛，更不能得罪，這可就難了。」

這時突然傳來了錚錚琴韻，時如高山流水，時如萬馬奔騰，偶爾如駭浪驚濤，有時又似和風細雨，或如泣如訴。

總之，陸浩頗通此道，以爲這紫水晶不是一般世俗女子，反之，也不可能賣藝不賣身。

身在勾欄，有時身不由己，你就是想潔身自好，賣藝不賣身，也辦不到，惡勢力在這種地方最容易滋長。

一曲終了，不一會又重彈另一曲，似是「陽春白雪」，技藝不凡，令人神往。

一曲甫畢，餘音繚繞，祇聞小閣內傳來了鶯聲燕語，道：「小妹附庸風雅，公子莫要見笑。」

陸浩道：「姑娘忒嫌，妳乃此中高手，在下聽過不少工於韻律者的琴藝，仍難與姑娘相比。」

那知後面花園中有人朗聲道：「心無物欲，即是秋空霽海；坐有琴書，便成石室丹丘。紫妹必有空靈襟胸，才能彈出妙律，倒是小兄有些附庸風雅了。」

紫水晶道：「公子謬獎，小妹惶恐，改日小妹再爲公子助興，時已不早，小妹告退。」

「紫妹請便！」

後花園八角小亭中有一年輕人，衣着入時，看來臉如敷粉，英俊瀟洒，必爲世家子弟，而陸浩和「泥鰍」兩人，這工夫可就尷尬了，本以爲紫水晶是爲他們撫琴侑酒，那知是爲了後園小亭中的公子操琴的。

這等於開了陸浩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也可能是老鴇子玩了個花樣，讓他們沾了那麼點的光。總之，這在陸浩來說，是一次很沒面子的事。

「泥鰍」立刻就蹦了起來，道：「娘的！這是幹甚麼？爺們的銀子是假的？操！簡直是吃紅肉拉白屎的玩藝兒，老梆子！老梆子！」

因爲老鴇子早就走了，而此刻陸浩却已向小閣走去，祇在小閣門口，看到一個側影，向長廊緩緩走去，有兩個丫頭扶侍着。

儘是看到個側影，已知此女非庸脂俗粉之輩，陸浩雖然心有不甘，但世上甚麼事都可以發脾氣，祇有男女間的事兒勉强不得。

不一會，這妞兒就在長廊上不見了，一直向後園中望去，那八角亭上的公子不見了。

既然人家祇收酒菜飯資，不收甚麼侑酒費用，就無從發脾氣。人家願意彈給那公子聽，連老鴇子都管不着，誰能置喙？

「娘的！」「泥鰍」道：「眞是落水狗上岸，抖起來哩！我就不信用大把的銀子砸不開她的裙帶。」

「不要胡說！」陸浩道：「這女子果然不同凡俗，祇不知那公子何人？聽其談吐，諒也不是泛泛之輩。」

「老鴇子不是說她要爲咱們侑酒嗎？眞他娘的缺德帶冒烟，我去找這個老梆子。」

「算了，咱們能沾光聽到琴音，也算有緣。」

「怎會？你『九爪飛鷹』認輸哩？」

陸浩笑笑道：「雖然聽他們交談，似乎已有了點交情，但紫水晶口稱公子，而未稱名道姓，也足見他們的交情仍然有限。」

* * *

被救的裴華，除了對黃玉的死表示負疚之外，隻字不吐，而且也不承認有人狙擊暗算他。

陸浩以爲，裴華不宜再作仲裁人，非但危險，而且因此事而引起同道們對他的輕視，可能破壞了武林盛會的氣氛。

但武當派掌門的天一道長道：「陸施主此言也極合理，祇是裴大俠乃女子論劍大會的倡議人之一，且盛會已進入尾聲，此刻換人至爲不便。」

少林護法了性道：「此言極是，況且多數主持人及仲裁人都主張裴大俠主持到底，以免最後落敗者抱怨中途更換仲裁人而引起糾紛。」

陸浩道：「各位掌門人，如果依在下之意，根本不考慮讓裴大俠繼續作仲裁人。」

華山掌門人道：「不予考慮？」

陸浩道：「正是，由於裴兄一字不吐，黃玉的突然死諫，以及在下救人時有人暗襲，這都顯示此事的複雜性及存有危機。」

萬家堡主萬全道：「陸大俠，由於這次的論劍大會十分特殊，完全是女子參加，非但重視武技，也重視品格及節操，如聲譽不佳，即難登上寶座，因而，非但五大門派鄭重其事，連三大家也鼎力相助，樂觀其成，祇許成功不許失敗。」

萬全又道：「況且陸大俠也是仲裁人之一，有你在一邊保護，還怕甚麼？」

陸浩看得出來，萬堡主不過是個傀儡，他爲武林五大門派及三大家跑跑腿，也祇是圖個名利。以萬全的身份，是不夠資格作仲裁人的。陸浩笑笑道：「萬大俠戴高帽的絕技非比等閒。」

「難道小弟說錯了嗎？陸大俠是宵小及陰謀者尅星，有你在，正是所謂太公在此，諸神退位哩！」

* * *

夜，月如鈎。

女子論劍大會如期舉行決賽，經過兩次淘汰之後，餘下的祇有八位，自八女之中取名三位，稱之爲武林劍后，武林劍妃及武林劍嬪。

仲裁人由五大掌門人手中獲得決戰者的素行資料，據以評判名次。當然，仍以武功爲主。

然而，如武功第一，而素行不良，也絕不會中選，即使容貌不美，甚至很醜，祇要淑德並重，武功超凡，仍有希望。

所以這是武林中一次空前的大事，當然，也有人認爲是絕後的。

在這八位武林年輕俠女當中，最搶眼的一位是武林三大家之一的唐蓉，她美好動人，口齒伶俐，使劍。

龍家龍騰的女兒龍娟，人品平平，不醜也不美，但其餘六位姑娘，其家長多不是武林赫赫有名人物，而且有四五位長得很醜。

祇是聽衆人竊竊私議，似乎這位最美的唐家姑娘的希望不大，就算她的武功不錯，聲譽也不差，她想登上寶座也難如登天。

其中有人說的也言之成理：醜的人比較自卑，他們能把全部精神貫注在武功或學問上，而俊美的人(包括男女)就沒有醜的專心，必然心有旁騖，成績難以和醜的相比，即使能暫時佔點優勢，將來也會被醜的超越。

陸浩相信這說法，却不以爲這說法是絕對的，最後剩下八女，美的祇有一個，不美的佔絕大多數，也祇能說，世上美與不美的比例本就如此懸殊。

亥時開始，不到兩個時辰就有了最後的結果，一般人都以爲唐蓉先和張燕動手，唐家爲武林三大家之一，武功自然不含乎了。但在五大掌門人一干高人心目中，三大家的主人，也未必高過五大掌門人。

然而，唐蓉所用的拳掌及劍術，精妙無比，若非火候尚差，就是五大掌門人上台，也未必穩操勝劵。

所以這工夫長白派掌門人汪奇低聲對南海派掌門人譚長風道：「譚兄，據我所知，唐靖的劍術及拳掌功夫不怎麼精純，他的女兒……」

「不錯，譚某也正自納悶兒，昔年譚某和他發生誤會，還和他動手四十餘招，雖當時未分勝負，但是，譚某自信再有三十招即可小勝於他。而如今看他的掌珠的身手，似乎脫骨換胎了。」

「唐靖老鬼晚年會另有遇合嗎？」

「這箇我就不知道了。」

就在這時，「嗆郎」一聲，張燕的單刀出手，含羞帶愧，抱拳道：「小妹技遜一籌，獻醜了。」說畢，撿起單刀下台而去。

台下有寥落的喝采聲，也有噓聲。

爲甚麼唐蓉以技取勝，並未盛氣凌人，台下觀衆會有噓聲呢？難道說祇有醜的應該登上劍后之座，美的就該退避三舍嗎？

這一點陸浩一直想不通，就對萬全道：「萬大俠，今夜這情況就有點反常，觀衆似乎同情不美的。」

萬全道：「人類的同情心，往往也談不上理性，美的少，不美的多，而這麼多不美的落選，觀衆就會同情不美的，大致如此吧！」

陸浩却不以爲如此。

這工夫坐在陸浩身後的長白派掌門人師弟張青低聲道：「陸大俠可曾估計過武林三大家之首的麥家有多少財產，武功有多高？」

陸浩有點茫然，女子論劍，這和財產又有甚麼關係？道：「在下未曾估計過，但據說是武林首富。」

張青道：「麥家之富，即使把另外兩大家合併，也不及其一半，至於武功，據說絕對比五大門派還高。」

陸浩道：「張兄，麥家的財產和女子論劍有直接的關係嗎？」

張青道：「陸大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試問誰不想作麥家的媳婦？」

「這……」陸浩道：「這可就不一定了，麥氏夫婦我見過一面，可以說天下至醜，他的兒子無論如何也不會英俊瀟洒。」

「對，他們的寶貝兒子麥奇，幾乎比父母還醜，也許正因爲他們醜得奇，醜得怪，也醜得離譜，似乎反而變成了一些特殊人物，好像醜已變成了他們的招牌，非但不受輕視，反而到處使人刮目相看。」

「就因爲他們醜得不同，所以姑娘們根本不在乎麥奇的醜，爭相嫁他，希望成爲武林三大家之首的未來女主人。」

「大概是吧！」

這工夫，在台子四周竊竊私議聲中，龍娟上了台。這是最後一戰，也是后、妃之戰，這關係未來的身價及終身的幸福。

當然，即使不嫁給麥家，在女子論劍大會上奪得劍后之名，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龍娟拳掌上也不含乎，而且體形高大，掌勁呼呼，力大勁猛，祇是唐蓉的招式精奇，避重就輕，就顯得高明多了。

「照張兄之意，今日女子論劍盛會，等於是爲麥府選媳之擂台戰了？」

張青道：「這麼說也無不可。」

大約六七十招過後，唐蓉掃了龍娟一掌，肩衣裂開，但龍娟要求再在兵刃上見高下，仲裁人一致同意，祇是武當派掌門天一道長朗頌一聲佛號道：「兩位女施主務請點到爲止，大會有明文規定，惡意傷害對方者扣分，而使對方致殘或毀容者，除取銷其資格外，交武林各派公議處置。」

兩女聲言一定謹遵大會之規定，就以兵刃再次動上手。

儘管台下觀衆擁護龍娟的佔多數，但台上的情況却和他們希望的相反，唐蓉劍術高超，屢出奇招，就連一些高人也不時點頭，陸浩以爲，唐蓉的劍法，說不定比五大門派中第一流人物還要高明。

結果未出五十招，唐蓉的長劍，搭在龍娟的左肩上。

這一手顯示了唐家劍法的超然地位，也顯示了唐蓉的修養，以她的劍法，要擊落龍娟的長劍，或挑破她的衣衫，是輕而易擧的。

台下祇有稀落掌聲，仲裁人「逍遙羽士」宇文光鄭重站起宣佈唐蓉已榮登劍后，衆望所歸，今後武林中產生了女子的任何糾紛，唐姑娘有權過問。

龍娟含淚下台，唐蓉也喜極而泣，立刻下台投入唐夫人懷中。

這工夫陸浩才注意到三大家之一的唐夫人，高大而健美，雖已三十五六，四十歲上下，但風韻不減，艷光四射。

母女相擁，激動地享受這一刻的榮耀，而各派中人紛紛前往道賀，也紛紛到龍家父女處慰問。

陸浩對萬全道：「萬大俠，盛會雖已結束，但在下以爲危機未必結束，裴大俠的安全，可能關係一件大秘密。」

萬全道：「陸大俠放心，裴兄的安全由在下的門人以及五大門派各派一人負責照料，絕不會出岔的。」

陸浩道：「萬大俠，一切小心爲妙，我總以爲，裴大俠一身是謎，儘管他一字不吐。萬大俠返回鎮上，希望到裴大俠及黃姑娘的住處去看看。」

「小可一定奉陪。」

樂觀是人的天性，萬全似乎過份樂觀了些，他說他的部下都是百中挑一的高手，五大門派選派護送的人，也是各派的第二代精英。

五個仲裁人當中，大概最弱的就是萬全了。此人喜歡出風頭，所以五大門派掌門人就選上了他，而他也十分樂意。

現在萬全的部下及五大門派的人護送裴華、宇文光及方無極下山，下了山之後才有馬車送返鎮上。

保護的人足有十二三個，經過一線天巨大石縫時，突然落下巨磐，足有數千斤之重，大約有七八人被砸個正着，變成肉醬。

在這石縫之中，寬不過兩丈五六，越往上越窄，這巨磐是石縫中部壁上裂開掉落下來的，被砸死者，正好就有三個絕對不能死的仲裁人，另外有萬全的部下二人，五大門派中各有一人。

五大門派掌門人一起下山，當陸浩和「泥鰍」及譚珍一起獨自下山，走出不遠時，後面有兩乘便轎追了上來，可惜被砸死的人所走的路線不同。

前面的大漢快步上前抱拳道：「陸大俠請留步。」

陸浩停下道：「兄台有何見教？」

「在下是唐府的總管蔡昭，奉夫人之命，請大俠明日到唐府一敍。夫人有件事向大俠求教。」

「不敢！」陸浩道：「明天不知在下是否有空。」

突聞前轎中女聲道：「陸大俠，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俠如能到舍下作客，唐家無任歡迎，如不能分身，就便在此問問也成，據說陸大俠擒住了淫賊巫雲？」

「正是。」

「人呢？諒還在大俠手中吧？」

「不，陸某知該賊奇滑，昨日已送到縣衙去了，不知夫人問起此賊……」

「噢！也沒有甚麼，我在旅店中丟了一個包袱，事後據店伙述說可疑人物形象，我推測必是巫雲。」

陸浩和譚珍交換了一個眼色，道：「不知那包袱中可有貴重之物？」此刻他以爲，包袱中可能有「值錢」之物已被巫雲取走，祇把包袱交給了譚珍。

「這倒沒有，祇是隨身的衣物。」

「據說此賊下手之前，必然精選下手對象，此次選是選對了，可惜他的運氣欠佳，竟是一些衣物，此賊合該是末路窮途了。」

「陸大俠生擒他時可曾見到他身邊有個包袱？」

「沒有。依在下猜想，此賊得手之後，必然打開查看，發現並無貴重之物，必然隨手一丟而去。」

夫人道：「我也是這麼想，陸大俠，雖然如此，如大俠有暇能到舍下作客，唐家一定隆重接待。」

「多謝夫人，如有暇自當前往拜訪。」

唐夫人的兩乘便轎走後，陸浩對譚珍低聲道：「妳還是把那包袱丟了吧！犯不着惹上嫌疑。」

「我已經丟了。」

「那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祇是我很奇怪，妳爲甚麼要派巫雲去偷？」譚珍揚手丟出一件緋色內衣，陸浩一接，隱隱嗅到一股異味。

陸浩隨手就丟在小徑邊草中，道：「譚珍，以後再這麼頑皮，就不許妳跟着我們。」

譚珍道：「終有一天，你會知道，有我在你身邊，你前輩子燒了高香。」

「得哩！」「泥鰍」道：「和女人一起，準有麻煩，小譚，唐家的人惹不起，別以爲你們南海派是五大門派之一，在中原，比不上三大家吃得開。」

「我也沒說南海派有甚麼了不起，不過要轉托兩位，回到鎮上，可別『小譚、小譚』的叫，我爹發現了我，一定會叫我回家。」

「泥鰍」道：「我看妳還是回家算了，妳要是在此躭久了，保証天下大亂。」

譚珍道：「『泥鰍』，你沒資格攆我，我說的是眞話，如果沒有我，陸浩會變成一頭『廢鷹』。」

陸浩道：「妳似乎一直不斷地在故作神秘。」

「不是故作神秘，而是說，我的武功雖不如你，在另一方面，並未必比你差。」

「哪一方面呀？」

「警覺性以及調查疑案的本領。」

「嘿！如今又出了一位武林女捕頭、女飛鷹。聽妳的口氣，妳還有不少的秘密還沒有說出來。」

「當然，不過，事機尚未成熟，不便預言，走着瞧吧！」

* * *

裴華住在小鎮不遠處，也就是黃山山麓處。

這小木屋說它幽雅亦可，說它簡陋亦無不可，屋是用原木及原竹搭成的，相信有大風雨屋內便會漏水的。

和陸浩來此的還有萬全、張青、「泥鰍」及譚珍。他們本以爲裴華必已返家，由於他的心情不佳，不大可能在鎮上和一干武林名宿大吃大喝。可是人雖未回，門却未鎖。

這樣的一個家，實在也沒有鎖的必要了吧？除了一些典籍，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了，而在這小地方偸書的雅賊似乎不多。

張青道：「這小子混了這麼多年，越混越回去了！往後怕不會過穴居生活哩！」

「君子固窮……」陸浩道：「在下却以爲在武林中以『才子棍』蜚聲遐邇，而能對這種清苦生活甘之如飴，正是他十分難得之處。」

萬全道：「陸大俠說的不錯，武林中人有好人也有壞人，但沒有聖人。像裴大俠他如要過得寫意點，是輕而易擧的……」

數人離開裴華的住處，再到五里外另一莊院，也在黃山附近，這是「毒織女」的家，她父母已逝，只和一個女傭住在一起。

「我叫宮粉，是黃姑娘的僕人已經侍候她有六年多了！」

萬全道：「宮大嫂，近來黃姑娘有沒有對妳談及有人跟踪她的事？」

「說過，但沒有說是誰在跟踪她。」

陸浩道：「宮大嫂，我看得出來，妳是黃姑娘的忠僕，必然想及她的突然殉情，應有重大秘密，妳如有甚麼可疑的事不妨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幫助妳。」

宮粉搖搖頭，道：「我也以爲小姐突然殉情，絕不是一件單純的事，可是……」她忽然想起一事道：「對了……前幾天她夜晚上了床，突然大聲自語說：『這是公平的女子論劍，這怎麼可以，辦不到！』」

陸浩一直以爲這件事和女子論劍有關，又有了佐証，似乎有人暗中操縱大會，使其產生某種後果，也就是要某人登上劍后。他道：「宮大嫂，最近黃姑娘和裴大俠有無來往？」

「有，不久前約半月左右吧！裴大俠還來過。」

「他們都談論些甚麼？」

「我沒有注意，似乎他們在爭執甚麼，却又不像是吵架，所以我沒注意。而且小姐關心裴大俠，而裴大俠也關心她，還派人送來三隻山雞，兩隻野兔呢！」

談了一會，諸人正要告辭，忽見萬全的總管錢貴一頭大汗衝了進來，後面還有五大門派的部下三五人。陸浩一看錢貴的表情，就知道有了麻煩。

果然，錢貴來到萬全身邊低聲

道：「堡主，糟了……裴大俠……他們……」

萬全一把揪住了錢貴的胸衣，道：「裴大俠怎麼了？」

「他……他死了……」

「是誰殺死他的？」

「堡主……不是誰殺的……是經過『一線天』石縫……上面突然掉下一塊千斤巨石……把他們都砸死了……」

「他……他們？還有誰？」

「還有仲裁人『逍遙羽士』宇文光……『擎天手』方無極……以及本堡的得力弟兄和五六大門派門下各一人……」

「你……你怎麼沒死？」萬全不久前還對陸浩拍過胸膛，聲言不會出岔子，曾幾何時，居然發生這種事。

「泥鰍」道：「萬堡主，你的部下都是武林高手，怎麼這回兒又不管用了呢？這種搭漿縮水的貨色，居然派上用場，要不是萬堡主的眼睛沒開光，那必是貴部下吊兒郎當地，沒當一件正經事兒來辦……」

陸浩瞪了泥鰍一眼，道：「這兒沒有你說話的份兒，到一邊涼快去！」

萬全臉紅脖子粗，道：「當時沒有搜索現場附近有無可疑的人？」

「搜過，不過那一線天乃是天險，石縫上端在下面上不去，必須出來後繞道而上，可是甚麼也沒有看到，像是石壁自動裂碎掉下來的……」

「放屁！天下沒有那麼巧的事，正好在你們經過那石縫，又正好是三個仲裁人首當其衝之時落下……」

陸浩道：「我看還是馬上到現場去看看吧！錢總管，五大門派負責人等知不知道這件事？」

「還……還不知道，在下是先來報告堡主的……」

張青道：「快點去通知他們，這麼大的事你先來報告萬全堡主又有甚麼用？」

「是……」錢貴立刻帶着人匆匆離去。

他們正奔向一線天，由此去一線天足有二十餘里，萬全心情焦灼，全力奔馳，陸、張等人在後面跟着，張青道：「想不到這兔子不拉屎的小鎮，居然在一夕之間舉足輕重了！」

「是啊！尤其是因爲女子論劍在黃山舉行，武林中人不得不在此落脚。另外黃玉身殉斷腸崖，再加上三位仲裁人之死，這小鎮可就更熱鬧了！」

張青道：「陸大俠似乎還漏了一件事。」

「甚麼事？」

「還有百花塢的紫水晶，居然能在這小鎮上高掛艷幟，不也是使這小鎮聲價十倍的原因嗎？」

「不錯。」陸浩道：「紫水晶艷名大噪，王孫公子，荷花大少，巨商富賈，武林大豪眞正是趨之若鶩，但無不碰壁，張大俠可知此豸的來歷？」

張青搖搖頭，道：「在下不知道。不過，此女能峻拒一些有財有勢的人物，如無有力人士撐腰是不可能的。」

泥鰍道：「聽說張大俠帶了不少的黃白之物，希能買得千金一笑，結果也吃了閉門羹，連紫水晶是甚麼樣子都沒看到，這個小喇叭可眞會吊起來賣！」

張青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道：「甚麼叫吊起來賣呀？有典故嗎？」

陸浩使眼色，叫他少說兩句，別得罪人，但「泥鰍」裝着沒看見，道：「當年諸葛亮隱居南陽，待價而沽，但沒有人問津，而他所要找的主兒又要沾點帝王氣味的人物，於是就看上了劉備，於是佈好了一個局面，先由老友徐庶『走馬薦諸葛』，接着是『水鏡先生論名士』，把劉備引上臥龍崗，然後再上下齊出動，交代樵夫、牧子及親友等，不論當面或背後，代他猛吹，先是捧他如何深通陰陽八卦，如何高風亮節。吊上了劉備的胃口後，再來一次『三顧茅廬』，然後他才勉強下山，這不是吊起來賣是幹甚麼？娘的！女人嘛！醜的、俊的、肥的、瘦的，還不是一個鳥樣？美的難道能變出甚麼花樣來不成？」

這麼一說，張青反而樂了，拍拍「泥鰍」的肩胛，道：「老弟，你貴姓？」

「你張大俠就叫俺泥鰍好哩！」

「泥鰍老弟，我張青這人就喜歡胡同趕羊……直來直往的人。你說得對極了！美的女人實在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她們除了臉盤好看些以外，開門五件事：吃喝拉撒睡，缺一不可，有甚麼不同之處……」

一聽這份談吐，就是個粗漢的作風，陸浩也不插嘴，但譚珍却瞪了張青一眼，重重地哼了一聲。

「泥鰍」道：「張大哥說話眞痛快！俺也不喜歡轉彎抹角的人！看張大哥一表人才，文武全能，能光顧紫水晶，也是瞧得起她，這娘兒們眞是不識抬舉啊！」

「是啊！不過，聽說有個人才出衆、滿腹經綸的年輕公子，已獲得紫水晶的青睞……」

「娘的！可別信那一套，這年頭有很多人是猪八戒挾半刀火紙……混充唸書的人哪！」

「啪」地一聲，張青又在「泥鰍」肩上砸了一掌，道：「『泥鰍』老弟，待會我請你到鎮上喝兩盅去……」

一線天現場上還留了一個人看守，但那人却不見了。衆人合力翻開巨石，發現下面有三個人已成肉醬。

如憑衣着來辨認，可以看出其中之一是裴華，面孔已不可辨認，另外一人是「擎天手」方無極，因此人身材奇高，終年愛穿黑色衣衫。

只有「逍遙羽士」宇文光的衣着很難確定，至於身材和面貌，由於完全砸爛，實在無法辨認。

另外死的人，是在巨石落下時，被邊緣砸中，震到數步以外而亡的。

沒多久，五大門派掌門及屬下也都來了，看過之後也都不能確定其中「逍遙羽士」的屍體是不是他，因他的身材適中，衣着隨便，常常更換，也沒有甚麼特徵。

萬全眼濕濕地對武當掌門天一道長道：「道長，這眞是飛來奇禍，無妄之災……」

天一道長頌了一聲佛號，道：「如果確是意外，正是所謂在劫難逃……」

萬全道：「道長是說，也有可能不是意外落磐？」

天一道長道：「世上巧合之事並不太多，太多也就不能稱之爲巧合了！如此沉重的巨石落下，而且砸死的正好都是論劍會仲裁三人，不能不使吾人產生聯想……」

華山掌門金峯道：「天一道兄所言極是，這種巧合眞叫人難以置信，而且斷裂之處，頗似被巨靈之掌或高深的內力所震開的。」

長白掌門汪奇道：「這一巧合的確可怕，但岩壁碎裂落磐，在多雨之季也常有發生，不能據此而斷定是某人所爲。」

金峯道：「近日並無大雨，而且這岩壁石質堅靭，實在不應落下如此巨大的石塊，依金某推測，人爲之可能性較大。」

大家各抒己見，七嘴八舌，三大家之一，主人龍震海道：「如是人爲，不知在場各位以爲何人會如此殘酷？其目的何在？」

金峯道：「三位仲裁人無一倖免，如非巧合，應和女子論劍大會有關。」

五大門派中唯有少林派掌門沒來到，護法了性合什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依貧僧愚見，可能是仇殺，未必與論劍有關，因論劍大會已結束，劍后也已產生，也無糾紛發生，實在不應和大會扯上關係。」

天一道長道：「不管原因何在，當務之急應該把死者後事料理，且派人盡速通知其家屬以便前來見最後一面……」

這意見自然無人反對。立刻由萬全派出萬家堡的人三位，配合五大門派數人，去通知死者家屬，且順便在鎮上僱人手把血肉模糊的屍體運下山去。

陸浩正在自酌自飲，「泥鰍」和譚珍走了進來。譚珍一脚踏在陸浩對面的櫈子上，低聲道：「陸浩，叫聲好聽的，我有個秘密會讓你跳起來。」

陸浩頭也沒抬，道：「秘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不是秘密。」

「你不信是不是？果眞如此，陰謀者可是在背後笑掉大牙哩！」

「譚小妹，坐下來喝一杯如何？」

「怎麼樣？」譚珍對泥鰍道：「我就能讓他說好聽的。」

「泥鰍」道：「他不過叫妳一聲譚小妹，妳就得意忘形哩！他要是叫妳一聲珍妹妹！妳八成會當場暈倒！」

「去你的！」譚珍坐下來，陸浩爲她滿上一杯酒，道：「我敢說妳的秘密一定和大會有關。」

「這不是廢話嗎？」

「說得再明確點吧！秘密和三個死去的仲裁人有關！」

「這還差不多。」譚珍乾了一杯酒，道：「猜猜看，我要說甚麼？」

陸浩道：「妳要說『逍遙羽士』宇文光，對不對？」

譚珍一楞，道：「『九爪飛鷹』果然名不虛傳，請再說下去呀！」

「砸死的三人之中，其中一人非『逍遙羽士』宇文光……」

譚珍點點頭道：「高明！好！這一點你和我平手，你可知道『逍遙羽士』爲何未死？他去了何處？」

「這箇……」陸浩爲她滿上一杯酒，譚珍一口乾了，道：「陸浩，你這小子好會拍馬屁，却又不露痕跡。」

陸浩道：「我一向如此，別人尊敬我，我也尊敬別人，拍馬之說，我不承認。」

譚珍道：「可能他事先風聞會被人殺了滅口，在巨石落下前的一刹那，就已經及時躲藏起來……」

「原來只是『可能』，也只是妳的猜測，並非握有實據呀！」

「怎麼？在事情尚未完全証實之前，不用『可能』二字用甚麼？」

「好好，那麼『逍遙羽士』去了何處？」

「他去了何處，我也不知道，不過……」

「得了！小譚，我看妳他娘的只會吃胡楷拉蓆子，胡編。妳要是甚麼都知道，『九爪飛鷹』吃甚麼？」

「『泥鰍』，我的話還沒說完，你怎麼可以斷章取義？」

「讓她說……」陸浩說：「不過

甚麼？」

譚珍低聲道：「我雖不知他目前在何處，卻知道他有妻有子，而且夫妻感情很好，如今他死裡逃生，今後必然各處逃亡，所以這兩三天之內，必然回家去看他的妻子，也順便安頓一下。」

「嗯！有理。他也住在附近嗎？」

「不錯，你是知道，黃山這一帶住有不少的武林中人。因爲黃山位居中原，風景秀麗……」

這工夫萬全和他的部下走了進來，陸浩道：「萬大俠還沒有用飯吧？何如添雙杯筷……」

「不，不，我已用過，這件事一發生，不免有人背後閑話抱怨，我的頭都大了！」

陸浩道：「萬大俠何必和那些人計較。女子論劍，這是一次創舉，最初到底有多少人參加？」

「六十七名。」

「請問六十七名之中，外表美好的有幾位？」

「祇有五位……」

「這是很不合理的事。」陸浩道：「固然世上女人美的少不美的多，但比例也不該如此之大，美醜之比不及十分之一。這一點萬大俠怎麼說？」

「陸大俠，麥家要選媳，而且聞傳，其對象就是劍后！」

「麥家的人奇醜，他們憑甚麼要討一位技藝第一，人品出衆的姑娘？」

「麥家世代奇醜，可以說凡是麥家直系親屬，無一不醜，所以醜是麥家的招牌，而富有也是他們的招牌。」

「這就怪了！以麥家之財勢，要討個美媳婦，以改變醜的血統，應該沒有問題的。」

「對呀！但是，似乎麥家近三代的男主人找對象，非醜不可，美的根本不予考慮。」

「這是爲了甚麼？」

「據說他們以爲不美的女人心無旁騖，能專心於一些事務或技藝，爲了麥家永遠保持技藝高超、財富不減，他們就認定不美的女人能幹，不僅能專注於工作，更不會招蜂引蝶……這辦法是最可靠的。」

陸浩笑了起來，道：「萬大俠，表面聽來，似乎有理，但你不以爲這說法很荒謬嗎？」

「正因爲我也以爲如此，關於傳說麥家選媳要選劍后這件事，我並沒有立刻告訴陸大俠。」

「可是，在下却以爲此事也很値得懷疑。而萬大俠告訴在下這件事，也稍遲了些。」

「這正是一步錯步步錯，自裴華死亡時起，我就不能不承認自己無能了。」

「萬大俠，你不必過於自責，這事被任何一人來主持，其結果仍會如此。因爲這是一件絕對想不到的事。祇是三個仲裁人都死了，這事就不好辦了！」

「是啊！祇要有一個活着，也許還能弄出個頭緒出來。」

返回旅店，「泥鰍」道：「到底黃玉那娘們爲甚麼要自絕？」

「對，這是個很値得研究的問題，我又去過一次，問過黃玉的女傭，據她說，黃玉對裴華很癡，但裴華似乎相當冷淡，因而女傭很爲她抱不平。」

「這又是爲了甚麼？」

譚珍道：「依我猜想，這是一種猜忌，由於『毒織女』過去待人太無情，所以不論她待裴華如何體貼，他總以爲那不是眞的，直到她爲他殉情爲止。」

泥鰍道：「妳是說黃玉死了，裴華很後悔？」

「應該如此的。」

陸浩道：「『泥鰍』，你去保護唐蓉，技巧點，別叫唐家的人看到。」

「武林三大家之一，還要咱們保護？」

譚珍道：「我看不必。該保護的應是黃玉的女傭，和另外兩個仲裁人。」

（未完・二）